

歌舞江山

第二回 打鴨驚鴛夢搖湘女怨 落花逐水計賺阮郎歸

在馬禿子攻帥府第一聲砲響之後，同時又一聲哄咚巨響，這廳中的桌椅，都震動了，大廳裏好像死了一半，連姨太太們竟沒一個喊叫，人人心中都明白，必是馬占魁因為過了時限，未得復，已在開砲攻擊，這第一砲不知打中了那些屋子，說不定第二砲就把這廳堂打成飛灰，衆人不約而同的呆了一兩秒鐘，又同時恢復靈性，都向廳外奔逃，還是朱玉堂較為鎮定，一百倉皇奔逃，一閃一閃道：快招呼人到門上，告訴我們已經承認條件，就把梁保粹送出，暫且不要開砲，那知就這話，忽又全滅，衆人更是肌破魂飛，號叫着四下亂鑽。呂將軍已端不住大帥的架子，摸索逃回廳外，聽得鎗聲更密，料着變兵必在加緊攻擊，但不解大炮何以沒繼續開放，他伸手亂摸，想摸着一位姨太太，好同覓藏身之處，那知摸着又被絆了脚，原來地下倒着個人，他強刀站起，摸着那人，覺得肉爲滑膩，又帶着戒指，以爲是自鳳寶嚇昏了，跌在當路，就竭力拉他起來，奔到大廳裏，餘人越發驚慌，已是筋疲力盡，就坐在地上喘氣，這時外面的鎗聲，好似暮天暴雨，比戰場上還加激烈，再加回外男女啼號之聲，直疑到了世界末日，呂將軍在這黑暗之中，不比當衆需要矜持，就盡量亂摸起來，猛然轟的又響了一炮，呂將軍跳起老高，把頭撞在牆上，也不覺疼，倒把旁邊的人緊緊抓住，盡力價倚，他倒不是享受溫柔，而是爲着補助肌量，及至他和那人一對臉兒，覺得有福子確是，才明白不是鳳寶，但在驚惶之中仍未釋手，只咳了一聲，便聽那人顫聲喊道，大帥救命，呂將軍聽着這聲保粹聲，心中好生有氣，沒來由錯把他拉來，其低喝道，你別喊，梁保粹這時在大帥懷抱之中，不覺又現出他的本色，嬌啼着說道，大帥你是救了我，你可別再把我送給馬禿子，我倒不是怕死，是捨不了我的好大帥啊，呂將軍此際那還聽得這一套，猛地把他推開，思量方才這第二聲炮聲是奇怪，好像不是衝着帥府打的，馬占魁既然造反，當然一不作二不休，先攻破帥府，把我們殺死，如今他既把大炮架

好，爲何又停住不向裏打了呢，接着又聽鎗聲雖然照樣緊密，但聽着越打越遠，好似戰事焦點已離開帥府門前，呂將軍才生出徼倖的念頭，心想莫非有那個忠義將士，領兵來救，把叛兵趕走了，果然不大工夫，就聽有一群人從前面跑來，爲首的是賈全忠，手裏舉着電筒尋着大帥，呂將軍急忙跳起，作出安靜的態度，迎了出來，賈全忠見呂將軍，就高喊道，大帥洪福齊天，危險已經過去了，岳慕飛帶着他的部下，已經把馬禿子的變兵趕走，現在正四下追勦，不過府門還沒敢開，請大帥放心吧，呂將軍一聽，立刻精神百倍，腰板一挺咳嗽一聲，恢復了原來的凜凜威風，手捻鬍子道，本來這跳梁小丑，不直一擊，我早知道很快的可以解決，好，我們到前邊去辦理善後，說着就同賈全忠同前走，這時喜信已傳遍府中，每個藏在床底廁後的人，都已鑽了出來，個個都要表示不會害怕，姨太太們都提高聲音喊女僕，立時又變成一片喧嘩，和外面的鎗聲相應，各屋中也都點上蠟燭，呂將軍心內一鬆，才覺犯了煙癮，但當此時實不能再留在內庭，就命各副官取煙具送到前面花廳，並且教四姨太太派個燒煙的婢女同去，他才和賈全忠等走出，用電筒照着路，進了花廳，馬弁們燃上多數蠟燭，隨後便有捧着煙具進來，却並非是副官，而是那位死裏逃生的梁保粹，才得着了活命，便又巴結差使，放下煙具，蹲下就要燒煙，賈全忠看見，對他說梁處長告訴你個消息，你可別太難過，你的家被馬禿子燒了，細情怎樣還不知道，梁保粹一聽，立刻暈倒，呂將軍皺着眉頭兒，令馬弁把他扶到別的屋裏救治，另外四姨太太派來婢女急速燒煙，吸了兩口，朱玉堂孫寶錦等都進來同大帥道賀，呂將軍一面吸煙，一面向大家詢問細情，賈全忠道，馬占魁叛變，大概是因爲軍餉的事，至於細情，還不能明白，不過在他發動的時候，可真危險，若不是衛隊上那個排長，搶着關上轅門，叛兵就攻進來了，呂將軍道，那排長什麼名字，保粹你先賞他兩千塊錢，立即提陞營長，呂將軍還照着往日習慣，把要務交梁保粹辦理，及至說出才覺失口，很難爲情，便自低頭吸煙，賈全忠接着說道，衛隊長從白天就回家過年去了，衛隊也只剩一百多，沒人統帶，居然還能奮勇抵禦，人人勇戰，把馬禿子一族人擋住，沒容他們搶上來，幸而工夫不大，仰仗大帥洪福，岳師長的兵也就到了，最危險的是馬禿子拋進講條件的信

來，已經架好了砲，只等答覆，岳師長的兵恰在這時趕到，馬禿子一面迎敵，一面發令開了一砲，萬幸岳師長派兩營人衝鋒，沒容馬禿子開第二砲，就打了交手仗，把砲奪過來，這真是天帥洪福齊天，保佑全府和全省人民免遭大難，呂將軍舉着煙槍道：賈參謀長，今天的事，多虧你調度有方，募飛的救兵，也真來得神速，你兩個都是頭功，陶開遠却非斃不可，但不知外面的治安怎樣，李棲梧可曾出去了沒有，賈全忠道：他並沒出去，一直在門上幫我指揮，呂將軍大怒道：好個男子，不聽我的命令，快抓他來，說着就見一個副官走入，立正報告道：報告大帥，叛兵已經向西退下去，岳師長才從府外經過，並沒下馬，只留下一營兵，幫衛隊防守帥府，岳師長又向西追剿變兵去了，現在有陶衛隊旅長在外面叫門，請示大帥，轅門可開不開，呂將軍咬牙道：陶開遠來了，好，放他進來，就勢傳我命令綁了他，就在門口槍斃，那副官連應叱叱，呂將軍又道：李棲梧還在門上，把他也綁了，副官道：李廳長方才沒等開門，就爬牆出去了，呂將軍冷笑了一聲，揮那副官出去，稍遲一會，就聽外面很清脆的槍聲響，衆人明白那陶開遠已經身辭陽世，魂返家鄉，不由都慘然相視，呂將軍吸足了煙，便對衆人講起道理，述說自己存心忠厚，待人無虧，馬禿子不是早年收編的匪首，當時有多少人要收拾他，是我竭力保護，並且從營長直提拔到旅長，如今竟這樣報答我，陶開遠平日是我信任的人，從一個軍官學生，直陞到帶我的衛隊旅，不想這樣玩忽職務，在這緊要時候擅離職守，方才朱廳長說的有理，我的性命不算回事，可是我若死了，這兩省立刻天翻地覆，幾千萬百姓顛沛流離，那是多大罪孽，陶開遠這樣處分，還便宜他，說着又嘆氣道：反正是人心太壞，媽的都這麼忘恩負義，我從此得了教訓，對用人可小心了，衆人聽着，口中都唯唯稱是，但心裏全被刺了一下似的，又詫異大帥只罵馬禿子陶開遠，却對罪魁禍首的梁保粹，不提一字，好似仍有袒護之意，大家都有些不服，內中是朱玉堂却因曾作借力殺人之計，暗示大帥獻出梁保粹，眼看順利成功，不料救兵一來，使梁保粹死裏逃生，他日後如何能忘却此仇，不由心中懷上鬼胎，這時外面槍聲漸絕，府門已開，一般在家度歲，文武官員，夜中飽受驚恐，縮頸深藏，此際打聽得叛兵已逃，帥府無恙，大家不約而同的都趕奔而來，文

的要搶先作麻鞋赴難之臣，武的也爭先的作單騎動王之兵，夜而經過宿林彈雨的御府門前，這時一變而爲馬龍車水，熱鬧非常，這般人見着大帥，有的叩頭請罪，有伏地痛哭，漸漸把前廳都擠滿。呂將軍大不耐煩，方要揮他們出去，忽又想起呂克成尙未見面，甚不放心，就問大家誰曾見着，這次却有一個人知道踪跡，却是才來赴難的海關監督薛壽高，他聽見大帥一問，臉上忽紅忽白，嘖嘖喘喘的說道，少帥在……壽高家裏，呂將軍聽了，坐起臉目問道，他在你家，怎麼還不到來，薛壽高誠惶誠恐的說道，少帥在前半夜到壽高家去，方才坐下，外面就響了槍，少帥便要回府是壽高竭力央求少帥保重，不要出門，少帥非常着急，到後半夜才睡下休息，壽高出門時沒敢驚動，大約少帥一醒也就回府了，呂將軍聽了，沒說什麼，但朱玉堂聽着心中暗叫冤枉，原來小呂並沒在自己家中長久逗留，早如此，我又何必出來，在這裏受盡驚恐，還爲稚珠掛肚牽腸呢，他那裏知道，呂克成今日到他家去，不過爲着銷磨時間，根本沒想久留，因爲他在半夜還有個要緊約會，這約會却與正在替他們呂家奪奪江山，保護身命的岳慕飛，大有關係，因爲小呂對岳慕飛的女兒岳雪宜，久已覬覦，只苦不得如願，因爲薛壽高的女兒，和雪宜同學，雪宜常和薛家來往，小呂就纏磨薛壽高的太太，代爲設法，偏巧薛太太正是個慣操王婆事業的人，對於搬風弄月，具有專長，薛壽高的官兒，就由她那柄非正式的媒婆手段造成，他雖知岳慕飛利害，但因貪圖小呂的報酬，竟利令智昏，代爲安排陣式，約定在除夕夜裏，由她女兒鳳枝出名，約雪宜到家玩耍，她却暗地備下損壞陰德的藥，想給雪宜飲下，使少帥得其所哉，小呂得此良機，自然早去等候，那知他一到他家，外面便已兵變，雪宜自然不能赴約，小呂對外面亂事尚不焦急，只爲雪宜失望，懊恨萬狀，薛太太急得沒法，只得派自己女兒暫且陪少帥開心，這就是夜中的事，薛壽高所說的少帥正在他家睡着，確是實話，不過另外還受着優待一層，却沒對大帥表白出來，未免虛負盛情了，呂將軍方問過薛壽高，忽聽門外有副官喊岳師長到，呂將軍不由拋槍坐起，隨見岳慕飛一身戎裝，昂然而入，呂將軍忙迎着叫道，二弟，你辛苦了，今兒你算救了老哥哥，岳慕飛正色行個軍禮，報告道，叛兵已經勦盡，馬占魁跑到郊外，用槍自殺，亂事完全平定，請大帥放

心，呂將軍拉着他的手道，好好，二弟，你真是勞苦功高，若沒有你就沒有我了，你坐下，坐下，岳慕飛不坐，仍正色道，報告大帥，馬占魁是因爲梁保粹剋扣軍餉，才叛變的，現在他雖死了，可是照梁保粹的行事，將來還不定逼反多少人，請大帥細想，呂將軍此際萬分感激岳慕飛，對他的直言，自不拂意，但當着衆人，有些發窘，口中連說這話有理，我當然有辦法，但心中恨不得把這段事快掀過去，恰巧這時呂克成由外面進來，呂將軍猛得主意，就叫道，克成，你過來，給二叔叩頭，我父子的性命，是你二叔救的，甚至是你二叔保的，你以後對二叔得跟對我一樣，呂克成聽得父親命令，雖尚莫知就裏，只得從命向岳慕飛叩頭，岳慕飛連忙拉起，旁邊站的薛壽高看着，想起夜中呂克成所作的

事，再瞧現時所行之禮，不由轉過臉去幾乎笑出聲來，正在這時，又有人跑進報告，說犯人監獄曾被

變兵攻入，打死監獄長，把那行刺大帥的重犯何鵬救走，其餘犯人也全跑了，衆人聞聽全都一怔，馬

禿子這次叛變，可謂危機懸於一髮，倘若叛兵攻進帥府，莫說關到玉石俱焚，即使呂氏一人被殺，就

算群龍無首，任有岳慕飛等忠勇之士，也將無以爲力了，好在呂氏大運未終，尚有餘福未享，那保衛

帥府的衛隊長陶開遠，雖然遠離關守，幸而衛隊中一個排長，當叛兵襲來，首先瞥見，急忙指揮兵士

，關閉轅門，轅門一閉使衛隊兵士得以從容防守，馬禿子再攻轅門，受制於牆上屋頂的機槍，不能斬

關而入，兵心已餒，這就犯了兵法頓兵堅城之下那條大忌，及至岳慕飛大兵，一到便自潰逃，這一着

竟替呂帥保住了這一角江山，事後呂將軍論功行賞，第一個岳慕飛，封爲津清鎮守司令，給了十萬元

的犒賞金，以外又把全省烟酒稅局的局長，給了岳慕飛的秘書長洪大業，以資調劑，第二個是參謀長

賈全忠，陞爲兩省鎮撫使署的總參議，至於那個衛隊中的排長，名子叫作曾士寶，依呂帥的意思，

就想破格提陞，把他補了陶開遠的缺，但因他資格太老，恐怕兵士不服，若在普通隊伍，還可以軍令

壓制，惟有這衛隊，却是大帥身家的護法御藍，莫說全部激變，即使一二人心中不忿，也恐釀出危

險，所以大帥斟酌之下，只得把他暫行陞作營長，多賜金錢，以爲抵補，另外還有個罪魁禍首，剋扣

軍餉的梁保粹，和有忝職守使全城糜爛的李棲梧，兩人都該有極重處分，關於梁保粹，呂將軍已經

面許岳慕飛，決定從嚴治罪，但是當時未曾下令，到了大帥休息一日之後，由四姨太房中出來，對梁保粹的痛恨論調，已改變了，梁保粹又請求私見，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大帥對他的處分，竟再也不提，只於掩飾耳目，把他調作內府的財政處長，其實呂將軍回來就以家天下爲主義，在他管領下的財政，向來公家私財，沒有分別，所以梁氏改了名義，依然握着全部財權，至於李棲梧在變亂之時，若不是心中機靈，脚下滑溜，早一步跳牆出去，回警廳行使職權，恐怕也就和陶開遠一路歸陰了，事後也是經四姨太太替他說話，他又竭力辦理善後，不辭勞苦，以求將功拆罪，故而大帥怒意稍回，但是叛兵碰開監獄，把囚犯放走不少，連那行刺大帥的重犯何鵬，也逃跑了，這責任却要軍法處擔負，但軍法處却把責任推到警察廳，說是監獄守兵本少，只能管理囚犯，却不能抵禦外兵，附近本有警察分區，聞變竟未相援，否則不致失陷，這一狀告得好像在李棲梧搖搖欲墜的飯盤上，又給了一下打擊，李棲梧雖然拚命善後，兩日不食不寢，把眼熬得桃兒似的，但每到帥府稟謁，呂將軍總是不見，這下當告訴他寵眷已衰，吉兇難定，李棲梧嚇得走頭無路，只想大帥所以震怒，大半是因爲刺客何鵬逃走，自己倘能設法把何鵬捉住，或者可以獲得轉機，於是嚴諭部下，在全城中分頭搜查何鵬，限期務獲，他的部下，也爲貪圖陞賞，求免責罰，全體出動，在全城中都佈滿網羅，挨戶搜查，但是查了幾天，仍是杳無踪影，李棲梧急得要死，整大學着黃金台劇中伊立的話，莫非他上了天，莫非他入了地，向部下嚴厲追比，但是李棲梧作夢也想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奇巧的事，那重犯何鵬，一面在他搜查之中，一面却又在他女兒保護之下呢，內中情由，還要從根源說起，原來李湘蘭自從投奔喬宅，送志雲命，當夜便接到妓女玉花，送來志雲的信，報告已被劫入胡宅，逼允婚事，湘蘭因恐志雲執拗，危及性命，就甘心自行犧牲，假作喬大人口氣，寫了封要志雲允婚的信，托玉花帶回，然後悄然離開喬家，投入風雨之中，飄躑行去，她自被李棲梧責打，逃了出來，因爲實無投止之處，才忍恥投到未婚的婆家，這時又由婆家出來，當然仍無去處，她這闖關之身，根本也想不到那暫供止宿的旅館，心中悽悽惶惶，空空蕩蕩，自思幾點鐘前，由家中出來時，走到河邊，曾發生過投河的念頭，如今恐怕非要實

行不可，但是自己並不識路，想投河該向那裏走呢，幸而這書雲雖未止，風已漸息，可以容得她踏書徐行，她心裏雖想着奔到河邊，但是古語說得好，螻蛄尚且貪食，爲人豈不惜命，所以她在覓死之中，仍不斷求生之望，思索可以投止的地方，且延短時間的殘喘，想了一會，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原來湘蘭是李棲梧的姪女，對外假稱親生，在前文已然發表過，湘蘭在本身父母生下之時，因爲母親多病，所以自襁褓中便被乳母喂養長大，那乳母姓德，是位旗人，天生性情忠直，湘蘭到八九歲時，父母雙亡，自然更和這乳母相依爲命，那德媽因無子女，待湘蘭直比骨肉還親，但是她自己看透李棲梧，心裏奸詐狼毒，自湘蘭落到叔父手裏，李棲梧看待確是不錯，但德媽他總說他不是真心憐愛，時常因爲湘蘭一衣一食，供給不周，就對人抱怨，李棲梧聽到耳裏，自然惱怒，屢次要辭退他，都被湘蘭央求得收回成命，直到湘蘭十五歲的那年，德媽又惹惱了李棲梧，李棲梧雷厲風行，立行驅逐，湘蘭央勸無效，德媽負氣走後，仍是念記舊主，隔些日還偷來瞧看，告訴湘蘭說，她已在河北二馬路一家愛美女子學校，作了女僕，湘蘭念着舊情，每來必給她點錢，或是衣服，那知又被李棲梧知道，硬說德媽有竊盜嫌疑，分付門房，不許她進門，湘蘭由那時就和德媽消息不通，至今已五年多了，這時突然想起了她，幸而地名還記得清楚，好像憑空落下救星，決定前去尋覓，雖知爲時已久，也未必還尋得着，但好容易想起這一條唯一指望，怎能不去撞撞運氣，湘蘭主意已定，欲待喊輛車子，無奈在這風雪冬晨，便是車夫，也貪戀暖室溫衾，拉晚班的車已歸家休息，拉早班尚在作着好夢，湘蘭走遠了，並沒遇到一個行人，只得硬着頭皮，向值崗的警士詢問路徑，幸而道兒尙非甚遠，湘蘭問了五六個警士，走了一點多鐘，才道了二馬路，她以一個伶仃弱女，方經連夜失眠，數番打擊，又在晨風中跋涉風雪長途，早已筋疲力盡，只能忍着眼淚，掙扎前行，一進二馬路，她看着兩旁，多是兩三層的高樓，却是家家閉戶，雞犬無聲，好像這世界整個死了，只她一人活着，湘蘭想着德媽曾說她執教的學校，名叫愛美女子學校，門牌是一五五號，就沿途尋覓，走到馬路中間，才尋着那家學校，門外掛着牌子，名稱和牌子全對，湘蘭一見，就好像已經遇到親人一樣，通身全都有了力量，看看門上，安



着電鈴，就按了幾下，但半晌沒人答應。湘蘭只得再按，那知連按十多次，裏面一直沒有影響，湘蘭走路時候，身體因動生熱，尚可支持，這時站得工夫一久，身上都凍僵了，心裏一急，就舉手捶門，又連捶數次，忽聽頭上砰砰亂響，湘蘭抬頭一看，原來頭上便是兩扇樓窗，窗裏有人也在捶着玻璃，湘蘭便高聲問這裏可有個德媽媽，但只見窗內有個女人亂髮蓬飛的頭兒，向外觀看，僅見她口吻張闔，却不聞聲，想是那窗子已糊住，既難開放，又不通氣，裏面人的聲音透不出來，湘蘭的語聲自然傳不進去，接着見那女人臉兒，倏隱去，湘蘭不敢再來敲門，又不肯走，怔了一會，便聽門內有腳步聲音，門兒開了，只見裏面立着兩人，一男一女，女的就是窗內所見的人，年紀起碼有三十六七，滿臉都是綉紋，但臉上的粉約有銅錢厚薄，乾裂的嘴唇上，胭脂雖濃，但已斑駁剝蝕，一塊塊的深淺痕跡，好像伏着許多新吃飽的甘蠶皮的臭蟲，額上還擠着一行紅點兒身上披着一件深紅色鑲黑絨邊睡衣露着脚下的大紅繡花鞋，一見便知是個自覺着永是十八歲的老風流兒，那個男子却只二十多歲，生得像個下裝後的小且似鬢角下的短髮，直留到耳下，學作電影明星范倫戴諾的式樣，也披着一件西裝厚呢外衣，底下却露着嫩綠色華絲葛的皮袍，通身上下，現着一派的油滑氣，最妙是二人看年紀好像母子，却是互相擁抱，好像因為天氣太冷，藉此取煖似的，女人的一隻手，還伸到男子外衣袖管裏，兩個鼻孔，更偎貼到一處，湘蘭一見，倒羞了個面紅過耳，只得低下頭去，方要說話，但那婦人已先開口，嘴似爆豆般的說道，這位女士，想是來報名的吧，你也太心急，大概昨兒一見我們招生廣告，今兒忙不迭的就跑了來，求學的心真太盛了，難得啊，說着又向那男子拋個媚眼，笑道，這也是咱們學校名譽太大，所以這位女士，只怕滿了額考不上，趕五更來報名，說着似乎對那男子接吻，以資慶賀，幸而忽然生了羞恥之念，又兼那男子學首躲避，未及實行愛情表演，就又向湘蘭道，女士，請進來，交報名費註冊吧，湘蘭聽她住了口，這才自表來意道，我不是來上學，是我人的，那婦人一聽，面色驟變，兩眼瞪圓，大嘴一撇，立刻改了和悅聲音，呵七音叫道，你找誰，湘蘭吃吃問道，我找一個女僕姓德的，請問可還有這裏，那婦人聽了，不知怎麼竟大怒欲狂，搖頭頓足，指着湘蘭

罵道，你是甚麼樣的，誠心攪我呀，大冬天五更頭上，捶門找人，你們家裏大人怎麼教訓的，快你媽的滾蛋，她這一怒，身體亂搖，肌肉亂顫，臉上隔夜的厚粉，原就有些不相依附，要向皮膚告辭，這時更自不安於位，紛紛下落，被風一吹，湘蘭眼前似起了一陣白霧，那男子瞧着湘蘭，向婦人說道，她尋姓德的女僕，我沒聽說有這個人啊，那婦人憤憤的道，這都是沒影兒事，還是前四五年，我姐姐活着的時候，有一個姓德的老媽，這個人早已走了，也許早已死了，今兒忽然半夜有人找她，教我無故的挨冷受凍，一氣真得給她個耳光，說着又向湘蘭道，快滾吧，我這裏沒德，缺德，說着將身一退，倚入男子懷裏，忽的一響，就把門關上，罵罵咧咧的進去了，湘蘭望着那已關之門，聽明德媽早已不在，一陣傷心絕望，又加被罵得羞窘難堪，猛覺腦中轟的一聲，眼前似見天旋地轉，接着目中一黑，立即失了知覺，跌倒在地，不知經了多大時候，忽覺由喉嚨沖入一股熱氣，直透丹田，隨即四肢都覺暖融融地，恢復了知覺，只是頭腦昏昏，勉強睜開了眼，先看見灰黑色屋頂，接着又瞧見半段用舊紙糊的窗戶，心裏稍為清醒，自思我現在那裏呢，便聽耳旁有人低聲說道，醒過來了，湘蘭一驚，頭兒微側，才見身邊坐着個身穿青衣的半老婦人，向着自己微笑，手裏還拿着隻水盂，湘蘭心中才恍恍惚惚，想起自己夜中經歷，不由怔怔問道，我這是在那裏，你是誰啊，說着便要動身坐起，那知身上酸疼，毫無氣力，只把頭兒抬了一抬，仍舊倒下，那婦人按着她道，快不要動，老實躺着，這是我的家，在二馬路後街，我看你準是位大家小姐，怎麼會倒在馬路上，哦，你先養神，不要說話，湘蘭聞言，淚如雨下，淒然道，我覺着已經死了，這麼爽快的死，倒也不錯，怎麼又活轉來，是你救的我吧，老婦人點頭道，不錯，你倒的地方，正在愛美學堂門外，我正上那學堂去，看見了你，本想先把你送到學堂裏灌救，那知那學堂的女校長說你清早敲門找人，攪了她的好夢，正恨着你，一定不肯收留，我只得把你搭到家裏來，湘蘭喘着氣，望望房中，見自己睡的一鋪大炕，地下生着煤球爐，火光熊熊，滿屋除了桌椅之外，並無長物，只是日用的炊爨飲食之具，却極完全，看樣兒這婦人必是境遇寒素，只在這獨開房子，就道，媽媽，我現在實在沒法謝你，你貴姓啊，那婦人道，什麼謝不謝，別多

想吧，我姓趙，你呢，湘蘭嘆氣不語，那婦人見狀，便改口問道，小姐瞧你這樣兒，還是大家的闊閣，怎麼冒冒風雪，清晨奔波，莫非有什麼難心的事麼，你的家在那裏住，有什麼人，可要我給送信去，湘蘭搖頭道，沒有家，也沒有親人，那婦人愕然，望着她道：那麼，你從那兒來呢，湘蘭含悲道，趙媽媽，不必問吧，我現在不能說，將來也許有告訴你的日子，那趙媽媽點點頭道，你不願說，不說也罷，不過方才我聽那愛美學堂的校長說，你到學堂敲門，找一個姓德女僕，是麼，湘蘭點頭，趙媽媽道，你尋她作麼，小姐告訴我吧，我認識那德奶奶的，湘蘭聽了，不由又生希望，叫道，是麼，你認識她，她在那裏，趙媽媽道，那德奶奶是北京人，約摸有五十歲，對不對，她早就回了老家，一恍三四年沒音信，我在這地方住了也有六七年，替着串家門的營生，德奶奶在愛美學堂當老媽時候，跟我熟着呢，以後她走了，那個女校長也沒另雇人，只用我每天去兩趟，買買東西，收拾屋子，一月給幾塊錢，說着忽地打住，又望着湘蘭，你可說哪，我那德奶奶幹什麼，湘蘭未言早已心酸，頓聲說道，她是我的乳母，從小兒抱大我的，我現在特來投奔她，誰想她又早走了，說着就學手拭淚，那知趙媽媽忽然握住她的手腕，瞪目問道，哦，你姓李吧，湘蘭吃驚道，你怎知道，趙媽媽道，我是聽德奶奶說的，她告訴我，在一個李家連住了十五年，抱的小姐，叫……什麼……湘蘭是你吧，德奶奶提起來就哭，說跟小姐比親母女還親，若不是你叔叔趕出來……說到這裏，似乎猛有所觸，面色一變，望着湘蘭搖頭道，不對，不對，你若那位李湘蘭小姐，現在你的叔叔李棲梧，正是呂啓龍手下紅人，你怎麼落湘這樣，湘蘭聽她說得這樣清楚，不勝詫異，失聲叫道，哦，你怎麼知道我叔父的名字，趙媽媽上似乎現出笑影，但是一瞥即逝，說道，這也是我聽德奶奶說的，李棲梧那樣有名的人，誰不知道哪，說着端詳湘蘭面上顏色，點頭道，不錯，我信你是李湘蘭小姐，快告訴我，怎麼落到這裏，哦，我明白了，德奶奶常提你的人品眼兒，又說你叔叔好險陰毒，莫非你家裏出了什麼事吧，湘蘭聽她竟先提破自己隱痛，自覺不好再行隱瞞，但又思她祇是個買珠花的窮婆子，和自己素不相識，怎可以隨便傾吐心事，正在躊躇未答，趙媽媽似已窺知她的思想，就立起正色說道，

李小姐，你別把我當作好打聽人家私事的無知婦女，實告訴你，我也是個有來歷的人，不過這來歷也和你方才那句話一樣，暫時我不願說，將來也許有告訴你的日子，我向來對人家，沒多說過話，沒多管過事，今天既然問你，當然幫助你的心思，可是你若不願說，我也不能強你，自己思量着吧，湘蘭在初醒時，見這趙媽媽形容猥瑣，口角粗笨，祇是個窮巷老婦，及至這時向自己正色詢問，竟似換了個人，雙眸大張，射出異樣光來，臉上也添了無限英爽之氣，不特減去了十歲年紀，而且看出她年青必是個出色的美人，再加意氣揚揚，言詞侃侃，湘蘭不由心喜，但非常詫異，她怎很快變了樣兒，那知趙媽媽說完，又緩緩坐到炕邊，雙眉一蹙，又變了猥瑣老婆，方才的英武神光，忽又收斂淨盡，不可復覓，湘蘭才悟遇到異人，就拉住了手問道，趙媽媽，我現在未路前途，你既救了我的命，論恩情像我的父母一樣，我自然不能瞞你，不過我所經的事，奇百怪，得慢慢的說，三則我現在除死，就得隱姓埋名，你可得替我保守秘密，趙媽媽點頭道，我也是隱姓埋名的人，和你正該同病相憐，你放心吧，說着又問湘蘭可覺飢餓，且吃些東西再說，湘蘭腹中本餓，但口中還要推辭，趙媽媽已知就裏，就不由分說將吃食齋齊，湘蘭吃完，精神漸覺恢復，就倚牆而坐，把自己經歷，都仔細說了，情由雖長，但是悲歡離合，都發至於一夜之中，趙媽媽聽着，時而驚心，時而憤恨，時而嘆息，最後聽到湘蘭為救那志雲性命，甘自犧牲，假作妾母書信，使丈夫另娶他人，自行出走，忽地紅了眼圈，看着湘蘭，猛把她抱到懷裏，問道，我的姑娘，你太可敬了，這種事聖人也作不出來，可是你連自己也受苦了，若有人對我說這樣一段故事，我真不能信，世上那有這等心狠的人，可是出在你嘴裏，我信，我信，準沒一字是假，我這眼睛會看人呀，咳，咳，還算上天有眼，教你遇見我，說着又仰天叫道，呂昏龍你倒真多瞧的了，我若不為顧着自己的……說到這裏，忽又咽住，只哼了兩聲，湘蘭不知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也未着意，仍接着訴說完畢，趙媽媽撫着她的肩頭道，你現在把事已作絕了，那喬志雲接到你的假信，一定要應允胡家親事，等到他明白你的好處，那時已經生米作熟飯，沒法挽回了，即以喬志雲永遠心裏有你，他也不敢負罪呂昏龍，和胡家再行離婚，錯非呂

啓龍倒了，胡家跟着勢敗，你或者還有指望，可是呂啓龍勢力，若再接續十年八載，你的青春就算整個就快，更莫說再長了，還有喬志雲那年青的少爺，心裏沒一點準兒，一受胡月娟迷惑，連他爹的仇都暫忘記，何況你呢，所以我覺着這事情辦得……咳，我也不能說你錯啊，湘蘭淒然道，我也沒想錯不錯，只想着這樣辦，志雲將有性命之憂，他一家就全完了，我的前途更是無望，不如毀我自己救他一家，趙媽媽聽着，怔了半晌，才道，過去的事沒法講了，這時喬志雲也許和胡月娟拜了天地，你也已經落到這裏，便是後悔也來不及，只說你以後想怎麼樣吧，湘蘭流着淚，才說出個我字，趙媽媽已攔住她道，我多麼問你，你已說過，只在德奶奶一條路兒，你若不嫌這裏受屈，就暫且同我住着，咱們慢慢想法，你若願意，就不許客氣，湘蘭見她如此熱腸，自己又正無家可歸，就道，媽媽，你肯收留，我自然願意，不過……趙媽媽道，够了，別往下說，我還養得起你，你從此就把我當作老奶母德奶奶，咱們同住着，再不許說生分話，湘蘭聽她情意懇摯，心中一陣感激，又想和她長久同住，應該有個正式稱呼，就提議認她作乾娘，趙媽媽竟不謙遜，祇笑着道，姑娘，祇要你不覺委屈，我也不謙辭，你別看我是個貧婆，若是活動心頭，換個地方，只怕是乾兒子乾女兒，要擠破門呢，你也無須行禮，一說就算了，湘蘭也沒注意她說的什麼，跪下便行大禮，趙媽媽大馬金刀的，承受完了，拉起湘蘭起來，笑道，從此你就是我的女兒，可憐我孤鬼兒似的，過了這些年，雖然有個兒子，也和沒有一樣，今兒得到你，就算一樁喜事，料想你對別人那樣好心，待我也不會錯，可不知我這乾娘，幾時才對得住你磕的幾個頭，說着攬湘蘭到懷中，撫愛半晌，又掀開窗簾，指着院內說道，這裏雖是條小胡同兒，可是院裏還清靜，這小院只三間房子，一間東房我住，兩間西房，是一家姓朱的夫婦住，現在他夫婦回原籍辦喪事去了，還得個把月才能回來，所以只剩下我一個，你來得正好，我上學堂幹活兒去，你看家，省得來回鎖門，湘蘭聽她提起學堂，便問那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可是校長，怎那概兇橫，趙媽媽笑道，她正是學長，名子就叫張自美，提起她真是笑話兒，她不是個沒有出閣姑娘，年紀快四十了，從七八年頭裏，就和他姐姐張愛美，立了這個學校，以後她姐姐死了，學校

已歸她自己，教着二三十個學生，請一個教員幫忙，收的學費，倒够過的，那知到了今年夏天，她忽然遇着個姓賈的少年，不知怎的，迷住心竅，簡直成了老開花，鬧得風聲浪不好聽，她就半嫁半姘的，把姓賈的弄到學校同住，那姓賈的唱過文明戲，真是個拆白黨，張自美的積蓄，都被他騙去花了，還執迷不悟，好得密裏調油，你今兒在她正睡得香甜時候，前去打擾，怎會不招罵呢？再說還有個原故，這學校裏，長久請着一位女教員，張自美自從有了這姓賈的，就改了脾氣，因為那女教員年青貌美，只怕姓賈的愛上人家，奪了幾已的寵愛就托個原故，把人家辭退，又另換一個，過了沒幾天，她見姓賈的又和新女教員眉來眼去，一氣又辭退了，以後不敢再請女教員，就登報招聘男的，來了幾個人，張自美愛財如命，都嫌要的薪水太多，惟有一個姓何的情願盡義務，只要一張床，兩頓飽飯，張自美貪圖便宜，就聘用了，姓何的二十多歲，人既漂亮，學問更是出色，聽張自美說，憑他的能寫，教大學也用之不盡，自覺買了便宜貨，那知過了兩三個月，就在前幾天，姓何的那日早晨出去一直沒有回來，直到昨兒，才聽外面風言風語，說呂啓龍被刺，刺客姓何，已經捉住了，說的年貌衣服，都很彷彿，張自美聽見怕受連累，正懷鬼胎，你湊巧清早捶門，她一定嚇個不輕，還會不跟你發脾氣，湘蘭聽了，點頭道，這倒巧了，您說的這姓何的，可是名叫何鵬趙媽媽愕然道，不錯，你怎知道，湘蘭道，前兒我在家裏便聽跟我叔父的馬弁說，刺呂大帥的刺客，是個年青人，經軍法處審問，別提多麼挺硬，上了許多刑法，一句話也不說，只承認姓何名鵬，至於住處黨羽，只是不招。昨兒我叔父進內宅去罵我，又說出這何鵬是喬志雲捉住的，喬志雲捉刺客的時候，正是他父親在軍法處被呂啓龍槍斃的當兒，你看世上真有這樣巧事，竟被我這苦命的遇上了，趙媽媽抿着嘴兒，嘖嘖兩聲才道，左不過冤怨緣罷了，往後看吧，除了死的不能復生，活的將來都該有報應，壞人不能長久得意，好人也不能長久受苦，那個何鵬，我早看出他大有蹊蹺，只沒料到作出這手兒的事，我若早知道他要去行刺，定要勸他稍忍幾時，呂啓龍雖然大運將終，可是現時賊星還旺，何苦白送小命呢，不過我看何鵬那方面大耳，日後很有福澤，絕不致於橫死，也許有救，湘蘭聽他說得這樣迎達，便問乾娘莫非會相面

麼，趙媽媽微笑不答，湘蘭更覺這位乾娘意思深長，形跡詭異，絕非市井貧嫗，必然大有來歷，但料着問她也是枉費唇舌，只得留心暗自體察，從此湘蘭就住在這裏，趙媽媽對她雖寒問暖比慈母還加溫存體貼，每日去到學校兩次，餘時只在家中陪着湘蘭，常常買些雞鴨魚肉，教湘蘭幫她燒煮，作熟了圍爐共食，談笑融融，頗有天倫之樂，趙媽媽又常出去買來糖食藥品，把湘蘭當小孩兒似的，逼着她吃，湘蘭因她過於破費，想她生涯細微，來源有限，爲自己如此揮霍，心甚不定，及至發現了炕底，藏着很多的錢鈔，才知她非常富裕，因而把這位乾娘看得越發神秘了，又過了幾日，這一天早晨，趙媽媽忽然由破箱內取出一件青布的男子棉袍，當在外套似的，披在身上就出門而去，直到正午，方才回來，湘蘭問她那裏去了，趙媽媽說上車站去看個熱鬧，湘蘭問着什麼熱鬧，趙媽媽道，我聽說呂啓龍的兒子呂克成新從外國回來，今兒到天津，我想看看呂克成是什麼樣兒，就上車站去等，那知兵警把得太嚴，不許近前，我自等了半天，只見呂克成坐的汽車，真上車，湘蘭當時也沒介意，再過了兩日，這天晚上，趙媽媽又穿上那件大棉袍，戴了頂破布帽，自己出門，到半夜方才回來，湘蘭又問她何往，趙媽媽却含糊答應，二二便收拾安寢，並枕說着閑話兒，趙媽媽忽然問道，姑娘，你把我這乾娘，真當做親娘一樣看麼，湘蘭道，真呀，莫說我受您恩德，您只看這世界上，可還有第二個愛我的人，趙媽媽道，是呀，李棲梧對你算是義斷恩絕了，喬家又波你自己弄得過斷，這時你果然只有我這個乾娘了，那麼乾娘問你一句話，你可要實說，湘蘭道，您說吧，我怎能對您撒謊，趙媽媽道，好，我問你，你心裏可還想着喬志雲，湘蘭想不到她有此一問，一時回答不出，紅了臉兒，趙媽媽又道，你可說呀，湘蘭才吃吃的道，我不知道不想，他已娶了胡月娟，我還有什麼可想，趙媽媽插口道，你怎知道他和胡月娟已經結婚，湘蘭道，我只於猜想着，並沒聽誰說，趙媽媽道，你猜得很對，他們真的已經結婚了，你怎樣尋思呢，湘蘭將手掩面，半晌才道，沒什麼可尋思的，不過許許給喬家，不管志雲怎樣，我總是喬家的人，趙媽媽道，我早料着你有這樣想頭，果然不差，姑娘，乾娘並不是教你學壞，只是替你負氣，你自己認定是喬家的人，可是喬家不把你當作喬家的人，你怎樣

呢，湘蘭默然半晌，才道：你怎麼來由說起這詞，三瞞你說，我自從那夜到了喬家，在母親跟前跟志雲行過了禮，就自覺把一世的事交代過了，志雲應允胡家婚事，是我教他作的，並不是他負我，我怎麼對他變了本心，趙媽媽道，這樣說，喬志雲自去和胡月娟享受榮華富貴，你就甘心永遠爲他熬受淒涼歲月了，湘蘭顫聲道，我也說不到爲他，只是自己認命，趙媽媽拍着枕頭道，好，你真節烈，可是在這年頭兒，誰給你上烈天傳呢，乾娘我雖是一個老頭們，也闖蕩過半輩子，敢說是歷練出來的好人，眼睛裏鏡子，心子有天平，沒錯看過人，如今遇見姑娘你，倒把我難住了，我看你這一朵花沒開的人兒，若平白的湮沒了，真疼得狠，從認你那天起，沒一時不替你思路兒，起初我還覺着，志雲雖然娶了月娟，說下是不心清願，婚後回家，知道你這片苦心，定然有個標兒，即使他懼着胡家勢力，不敢反覆，也得暗地撒出來，各處找你，跟你定個夜來約會，那樣還算他一片良心，你也算有了指望，我算着呂督龍大運將終，不出幾年，就要滿盤都空，那時志雲還可以拋開月娟，跟你破鏡重圓，我這想頭，若是真能如願，自然是再好的結果，在前幾天，我不時到喬宅左邊探訪，才知道志雲日和月娟結婚，就同住在那老呂賞的書樓裏，兩人燕爾新婚，男貪女戀，志雲連母親都忘了，一直沒有回家，喬老太太每日傷心哭泣，我得了這個消息，還想眼兒爲實，耳聽是虛，沒敢對你訴說，直到今天，我因爲聽說老呂的手下，今晚在開家花園歡迎呂克成的會，又去瞧看熱鬧，藏在花園外面汽車縫裏，正等着呂克成，那知志雲月娟倒先來了，兩人下車，攜手抱腰同裏走，那肉麻的樣兒，我看着有氣，就裝作叫世，跟着月娟，故意用話嘲笑她，誇她稱心如意，月娟起初自然嫌惡我，但到聽我的話，立刻歡喜，賞了我十塊錢，才和志雲樓抱着進門去了，看他二人的樣子，那沒羞恥的月娟，倒是真愛志雲，志雲更嫌被月娟迷得神魂落魄，那份兒人得喜事精神爽的得意神氣，大概連死爹活娘，都已忘了，說着推着湘蘭道，姑娘，我敢保他如今作夢也想不到你了，那樣肯我忘仇的混賬人，還有什麼指望，姑娘，你這片血心，算酒到麩土上了，湘蘭聽着，只覺頭頂轟然一聲，天旋地轉，身體直如墜入萬丈深淵，只想乾娘所言，是非虛假，志雲果然如此負心，自己真悔不如死了，湘蘭當日既然自動斃



牲，甘居局外，志雲與月娟成婚，自爲是意中當然之事，而新婚夫婦，表現愛荷，也是人間大道理，沒有什麼奇異，這時她聽了趙媽媽所言，應該一笑置之，何以又這樣動心呢，這就因爲湘蘭對於志雲，原是情深一往，那時甘自退讓，只爲偉大的愛情所激，出走之後雖自覺都已解脫，但是春蠶自縛，仍在繭中，此際一聞刺心之言，不由真情暴露，方寸中不知是何滋味，似悲似恨，似苦似酸，似嫉妬，似懊悔，種種感情，一時暴發，把一顆芳心真將用碎，趙媽媽看她將被蒙頭，身體抖顫，就搗開她頭上的被兒，撫摩着嘆息道，姑娘，我爽興都說了，破解開你的死心眼兒吧，我回家路上，一面氣憤一面思索，喬志雲實已曲降胡月娟，死心踏地過下去了，莫說呂昏龍暫且不倒，就是立刻倒了，胡月娟有的是錢，必然挾着他一同遠走高飛，也許上海，也許外國，反正不會想起你，再說喬志雲戀着胡月娟，爲她有財有勢，本人又風流，又時髦，姑娘你呢，任你多麼端肅穩重，只這八十年前的老腦筋，就此不上胡月娟那樣狐媚，會迷惑人，再說財勢，你空有個作官的叔父，也和我的兒子一樣，好像在兩個世界上放着，所以我看，無論變成什麼樣兒，你也沒有得到喬志雲的指望，你那樣也爭不過胡月娟啊，好姑娘，你死了這條心吧，我是替你生氣，替你可惜，才說這不管你傷心的狠話，姑娘你要信服乾娘，拋開喬家這一段，乾娘准能給你打算個好收場，趙媽媽說了半天，嘴角都起沫，以爲總可以把湘蘭說動，從此忘却影事前塵免得終日愁眉淚眼，自己再替她另尋歸宿，既免虛負她的美貌青春，也不枉自己認這乾女兒一場，這原是一片熱腸，一團俠氣，那知湘蘭忽然拭乾眼淚微現笑容，淡淡道，乾娘，別提這話吧，我已和喬家斷絕關係，任他怎樣，與我無干，我現在心裏只有乾娘，你只肯長久收留我，就是我的福氣，若說別的路兒，我覺着還不如死呢，趙媽媽見她起初聞言悲泣如痴，最後竟轉回常態，說出這樣的話，便明白自己前話算白說了，她若非懷疑自己所言出於虛構，便是仍抱着女子從一而終的古訓，寧使男子不仁，自己不能不義，趙媽媽想着，心中甚爲懊惱，方要再勸，但一轉想，便住口不說，打個呵欠，自己閉目而睡，湘蘭却轉側終宵，淚濕性眸，她並非如趙媽媽所想的那樣思想腐舊，只是對於志雲這樁婚姻，起首雖由家長訂定，而實在由她本身當面自選，

一種處女神秘心情，久已有所專注，又加雪夜投奔婆家，既受到喬夫人撫愛，又和志雲行過交拜之禮，芳心密鑲深鵲，更有了生死不渝之志願，且她把志雲看得極重，所以自甘犧牲，把自己看得極輕，所以對本身前途，根本不加思索，這時聽趙媽媽這一番話初還難過，繼而想到自己雖和志雲只有須臾唔對，但看他那端重誠厚的樣兒，絕非負心無恥的人，即使他和月娟同居之後，未曾歸家，那也許是由於月娟監禁之故，至於他和月娟情形狎褻，也許是虛與委蛇，這樣一想，就有些疑惑乾娘所言失實，但也不好駁辯，只可含混作答，語氣却暗示堅決之意，及至趙媽媽睡後，她又前思後想，覺得乾娘雖多不入耳之言，只說自己無望與志雲復合，却是實情自己一身飄泊，終久如何是了，想着悲不自勝，哭了一夜，次日早起，趙媽媽見她雙目血紅，已知其故，也不說破，只和她說笑慰藉，從此再不起喬家的事，一恍兒又過了數日，已是大年除夕，趙媽媽置辦了許多年貨，預備和湘蘭過年，在白天母女二人，依着當地習慣，包着水餃閒談，趙媽媽說起外面如何熱鬧，富貴人家過年如何揮霍，又提到在街上經過，見闊宅府第，都在懸燈掛彩，異樣繁華，湘蘭聽了，不由暗生感觸，想到志雲必和月娟相守度歲，在那呂帥所賜穴樓中，享受快樂，自己却在這蓬門陋室，忍受淒涼，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了，不知他對新婚過着新年，也會偶然憶起我這苦鬼兒麼，想着又念自己雖孤，還有乾娘相伴，那婆母喬夫人，才真可憐，她的丈夫被呂啓龍殺害，兒子被月娟霸佔，我這兒媳，她那日曾說過要永久相依為命的，也拋下她走了，今日當着新年，她一人冷冷清清，不知如何難過，回想她那慈祥的面容，對我那樣真摯的情意，真覺感念難忘，只如今被情勢所迫，莫說隨身侍奉，就想去見她一面，也不能，湘蘭這樣想法，滿腹悲酸，不能自止，但因時當年節，對着乾娘，只得強顏歡笑，到了晚上，點上煤油燈，趙媽媽忽然想起一事，向湘蘭笑道，大年下的，還忘了給你買個花燈，這點在房裏也光華些，湘蘭見乾娘常把自己作小孩兒看待，就湊趣要自己去買，趙媽媽因她久未出門，這除夕街上熱鬧，可以開心，就給了她兩塊錢，令其就近購買，早去早歸，湘蘭應着出門，信步南行經過鐵橋，隨着大隊行人，瞧着街市風光，走出很遠，她還尋尋着帶燈的店肆，到了一道街口，覺

得腰酸，就小立休息，忽然有個半老的婆子，頭戴紅花，手提食盒，像是送禮的樣兒，向街口閒立的一個男子，打聽道兒，湘蘭無意中聽這婦人所說的地方，正是喬宅那條胡同名，不由心中一動，又見那男子指點明白，老婦致謝而行，湘蘭由那胡同名，想起喬夫人又生孺慕之心，也不知要作什麼，竟舉步隨那婦人入去，拐了幾個彎兒，才到了地方，那婦人自向前行，湘蘭將到喬家門前，方自愕然一怔，自思我糊裏糊塗，來到這裏作什麼，隨又轉想，既已到了這裏，不能和婆母見面，只得在外行個禮兒給婆母拜年吧，但反怕宅內人出來看見畏畏怯怯走向門外，見大門敞着，門房黑暗無燈，光景非常悽慘，心中方自一陣悲感，忽然聽得遠處似有咳嗽之聲，湘蘭只當宅內有人出來，倉卒奔避，跑出幾步遠，才立住休息，忽聽遠處槍聲四起，湘蘭大驚，急忙向回走，經過喬家大門外，便見迎面有幾個人跑來，喊着外面開了兵變，街上槍子亂飛，咱們回不去了，先找個地方躲躲，喊着飛跑而過，湘蘭嚇得魂不附體，一時慌不擇路，就進了喬家門內，又怕外面再有人進來，倉卒中把門關下，這時僕人王升出來看見，請她進去，湘蘭倒跑出門外，又怕外面再有人進來，倉卒中把門關下，這時僕人中曾表過的，湘蘭入內，發現了胡月娟，也住在宅中，又察知了志雲對月娟果然恩愛非常，方知乾娘所言不虛，既而進入內室，月娟因悞會志雲心在湘蘭，說出退讓之語，志雲竟哭將起來，湘蘭更自灰心絕望，知道自己已成贅瘤，無顏再留，正要尋機會躲走，恰巧這時梁保粹宅弟被焚，大家出去觀看，湘蘭趁着喬夫人和月娟仰首上望，便悄然溜將出去，到了門外，疾走數武，捲入小巷之中，見轉便轉，這時街上雖已斷絕行人，小巷却無危險，她轉出很遠，料着喬家的人追不到了，才坐在人家石階上休息，耳中聽着槍聲，恨不得有隻流彈飛來，把自己打死，想着方才所經的一切，禁放聲而哭，好在這時無人來往，她儘可哭個痛快，但是她心中並非全是悲慟，另有一種羞憤的情感，她便哭不出來，只覺心中隱隱作痛，她這時身體僵木，又料着大街不能通過，只可枯坐原處，直到大明日出，還是不見行人，她向街口探望數次，都被警察阻回，耗到將近正午，街上方才解嚴，行人漸漸多了，湘蘭方得覓路而歸，走到大街，遇見洋車，忙喚一輛坐上，直奔二馬路後街，到了家門，打發了車

鑄，見得門關閉，就舉手敲門，那知敲了半響，沒有答應，湘蘭心中詫異，初疑乾娘沒在家中，俱見門從裏面開，又顯見她是在家，也許是在家，也許是睡着了，就又用力捶門，一面喊叫乾娘，這才聽門內有人問道，誰啊，湘蘭聽這說話是陌生男子口音，大爲驚異，倒問裏問道，你是誰呀，裏面的人問道，你是趙媽媽的小姐麼，湘蘭應了一聲是，聽見門兒開了，門內立着少年男子，頭髮長如乞丐，面目垢污，有如病人，身上穿着趙媽媽那件青布大棉襖，形色非常詫異，湘蘭大吃一驚，不知家中何以突出此人，又不辨乾娘那裏去了，竟在門外不敢走入，那男子擺手教她進門，湘蘭才跨入門限，那男子已快把門關上，湘蘭見他舉動凶莽，更爲驚雷，忙躲開幾步，問道，你是誰呀，那男子似欲鞠躬，但腰方一彎，似乎疼痛難忍，細眉裂嘴的道，小姐，我是趙媽媽的朋友，才來了一會兒，湘蘭聽她言語文雅，心方稍釋，又問道，我乾娘呢，那男子道，趙媽媽出去尋找小姐去了，湘蘭才想起自己終夜未歸，外面又鬧得亂，乾娘必不放心，故而出去尋找，就又問她出去多大工夫，那男子道，趙媽媽上壞了，從半夜就出去找小姐，中間回來過兩次，這次出去才不大會兒，湘蘭聽了，深感乾娘關切，欲待出去再尋找她，又恐弄得兩下撲空，只得坐待歸來，又想着男子既是乾娘朋友，自己以主人地位，應該招待，就招呼他房裏坐，那男子唯唯，隨湘蘭走入房中，湘蘭見他行走不便，似乎腿上有什麼毛病，進到房中，又嚶呀一聲，撲地坐到炕上，湘蘭料着必有病，就自摸摸水壺，想給他壺水喝，那知壺中只有冷水，就自斟了一盃，向他道，先生，你有病能喝冷水麼，那男子道，謝謝小姐，我喝過了，請問您可有剪子，賞我一用，湘蘭就由炕邊取了一把剪子，遞給他，那男子接過，對着桌上的梳頭鏡子，把頭上亂髮，和臉上長鬚，全部剪掉，湘蘭見他弄得滿地頭髮，心中甚是厭惡，暗想這人好沒道理，要剪髮怎不上理髮館，却跑來人家房中，弄得遍地污穢，人生面不熟的，又當着女子，真太不懂事了，想着又見他用乾布拭面，更自不悅，却見那男子剪完鬚髮，露出本來面目，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男子鬚髮甚長，夾着泥污，把臉上的皮膚都遮蔽了，這一前除，又拭面淨目，竟現在一個俊雅少年的本色，只是眼睛深陷，帶着病容，那少年似已看出湘蘭神情，忙向着她道，小姐，請原諒

我放學，我恐怕這時來個外人，認出我這凶犯形跡，又怕有性命危險，所以趕着剪去，湘蘭聽了，這才明白，怪不得看他形跡有異，還只當是個乞丐，那知竟是囚犯，囚犯怎會跑到乾娘家裏，想者不由又怕起來，變色說道，你原來是囚犯……怎麼跑到這裏來呢，那少年道，小姐你該聽趙媽媽談過我，我就是刺呂啓龍的何鵬，今夜夜裏關兵變，攻開監獄，我被人救出，唯聞腳跡，放我自己已逃命，我不在愛美學校作事，想奔回校裏改了裝再逃，不料走到河北，忽遇趙媽媽，他本是出去尋找小姐你的，看見我，問明原由，聽我說要回學校，他就攔我，說張自美夫婦狠心，見我回去，必然報官請賞，勸我另尋地方躲避，我因本地沒有熟人可投，正自爲難，趙媽媽就把我領到家來，教我等候，她出去尋着小姐，再給我想法子，小姐，你不要害怕，我現在雖難保死活，可是絕不會連累人的，湘蘭聽說他是刺客何鵬，不由注目端詳，心思乾娘真好多事，怎把個刺客弄到家裏，又想這何鵬便是高志雲和呂啓龍中間的介紹人，倘要何鵬刺老呂，志雲便不會立下救駕功勞，老呂也不會特別報答，把胡月娟嫁他，那樣自己和高志雲的婚姻，便致有這樣挫折了，這何鵬豈非自己命中魔星，但又聽思，自己現在已被志雲傷透了心，從此算義斷恩絕，對這何鵬，又有什麼恩怨計較，只是這何鵬音知道，這情山暫時我不能說，湘蘭低頭，忽看見地下的斷髮，不禁生疑，就問道，何先生，你爲什麼要殺呂啓龍，何鵬搖頭，刺呂啓龍，不過于幾天以前的事，怎在獄裏長了這樣長的頭髮呢，何鵬一笑湘蘭正要聽說何鵬這長髮的緣故，忽聽外面有、捶打街門聲音，湘蘭忙走出去，隔門一問，原來是趙媽媽回來了，急忙將門開放，趙媽媽在門外聽得湘蘭聲音，已自驚喜歡狂，進門就一把揪住湘蘭道，好孩子，你買燈買到那裏去了，這一夜差點把我急死，你到底截在那裏，怎麼回來的，湘蘭道，我的話長了，娘快進屋裏燉和燉和，慢慢說吧，說着就關上街門，母女就一同走進屋中，何鵬立起招呼，趙媽媽道，何先生，你還不認識我這女兒吧，何鵬道，我自己拜見過，趙媽媽指着湘蘭道，她姓李，是我的乾女兒，我跑了一夜，就爲的找他，又向湘蘭道，你倒是躲在那兒，快說呀，湘蘭不想把紅塵的傷心事，告訴

鶻娘，但當着何鵬，不便出口，只可說等會兒再告訴你，偏趙媽媽急於明白她夜中顛連景況，追問不已，湘蘭無法，只得附在她身邊說道，我跑到喬家去了，湘蘭一能當着人說，你且等會兒，趙媽媽聽了，翻着白眼想了半天，才向湘蘭點頭道，這可新鮮，我真在夢也想不到，說完便不向下問，看着何鵬，忽然想起一事就問道，何先生，你從我走後，可曾出去過沒有，何鵬搖頭道，沒有啊，我除了在小小姐來時，曾去開門，一直連房門也沒出，趙媽媽沉吟道，這可有點奇怪，我方才回來的時候，一進巷口，有個人攔住我，指着咱們這門兒，打聽主人姓甚麼，我很詫異，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也沒事，我說沒事打聽甚麼，我就是這院主人，那人也沒回答，掉頭就走了，何鵬大驚道，這人是甚麼樣兒，莫非是官人已經發現我的下落了，趙媽媽道，那人是五六十的老頭兒，憑我的眼力看，總不是官人，倒像個大宅門的下人，何先生你不用害怕，那人也許認錯了門兒，我只想問你，你年青青的，怎樣這大膽量，敢去刺呂啓龍，跟他有甚舊仇呢，何鵬道，我跟他並沒有私仇，趙媽媽道，沒仇爲什麼要毀他，何鵬道，趙媽媽，你原諒我，我暫且不能說，趙媽媽笑道，你不說我也明白，呂啓龍這些年，把老百姓害苦了，想毀他的的人都結了群，你就是那群中的一個，說着又笑道從你到愛美學校教書，也有不少日子，我真輸了眼，並沒看出你是這樣人，若早看出一定勸你不要鹵莽行事，呂啓龍現在賊星還旺何苦的白送小命兒，何鵬望着趙媽媽，面上現出詫異之色，道，你怎會早知道我毀不了他呢，趙媽媽笑道，我說是廢話，你這樣有學問的人，如何肯信一個女僕的話，何況我也只是迷信，並不能說出理兒來，你不用問了，且商量現在怎麼辦，何鵬道，現時外面還不知怎樣，叛兵到底成功沒有，趙媽媽道，我都探明白了，馬柔子已經被殺，亂兵完全解決，老呂的勢力仍舊穩如泰山，何鵬聽着顏色滲沮，嘆氣說道，這樣說，我算沒希望了，老呂必然派一拿我，住在這裏，恐怕連累趙媽媽和李小姐，我還得快走，趙媽媽道，現在外面還戒着嚴，滿地都是軍警，你身上又帶着傷，能逃向那裏，何鵬道，至大不過被他再捉去，我只當昨夜沒逃出來，趙媽媽道，你別把小命兒當兒戲，好容易活的這麼大，我不怕連累你老實住在這裏，這院裏沒人來往，萬透不出風聲，官人搜查，也只着眼車站旅館，不會搜到民宅

裏來，何鵬道，趙媽媽這樣古道熱腸，我真慚愧以前小看了你，不過我身上背着死罪，住在你這裏於心不安罷，而且也怕不大方便，趙媽媽正色道，你在這性命交關當兒，用不着客氣，我這院裏的兩間西房，是姓朱的夫婦住着，年前他們就回原籍辦喪事去了，總得出正月才回來，他們臨行托我照管，顧些還存在我手裏呢，你且借住他們房裏，有什麼不方便，說着話走出院中將西房門開了，教何鵬且進去休息，湘蘭也隨進去看，見那房中陳設粗備，一見便知鄉人在外立家，一切因陋就簡的樣兒，而且米缸面袋，全散放着，飲食用具，也擺在桌上，未曾收拾，想見這一雙夫婦倉卒奔喪的忙迫情景，趙媽媽教何鵬安心休息，自和湘蘭回到自己房中，才細問夜中情況，湘蘭已把趙媽媽當作唯一親人，正要對她訴說衷懷，自然一字不遺，詳細把這番家裏情說了，趙媽媽聽完，歎道，孩子，我的話應驗了吧，你這可認識喬志雲了，世上執袴公子，個個都是桃花眼，猴兒心，那有像你這樣一條腸子的，這倒也好，教你明白明白，喬志雲並不是無可奈何，實是真心實意的愛上胡月娟了，只看他一聽胡月娟要跟你散，就哭得死去，心裏那還有你，不過聽這情形，喬老太太倒是個有心的，還認你是兒媳婦，可是更看出喬志雲的敷衍你，只爲怕他母親說話了，若不在他母親面前，他還未必理會你呢，再告訴你說從胡月娟一露面，喬志雲就沒了魂兒，再不理你一句，就看出他的心了，孩子，你從此可少念記他吧，湘蘭心中真是萬分難過，又經趙媽媽這一解釋，更覺悲中生怨，自誓和志雲地老天荒，恩情永絕了，就凄然點頭，趙媽媽又道，胡月娟很是利害，她把喬志雲把得風雨不透，好像看守囚犯似的，只看喬志雲偷着回家，前脚進門，她後脚就趕到，使得是多火心機，別聽她口裏說自己善善，把志雲誤人，那只是以退爲進的着數，也許是試驗志雲，她本心寧死也不肯誤呵，說着哼了一聲道，樹大千握終要倒，得意獨猴有散時，孩子，咱們撐乾了眼往後看吧，接着又安慰湘蘭半晌，便洗手做飯，三人一同吃過，趙媽媽又出門上街買衣服，給何鵬買了兩套可身衣裳，教他換上，何鵬感激自不必說，到了晚上，大家都因爲昨夜失眠，覺得困倦難支，只草草買了些茶餅熱菜，將就吃些，便睡了覺，這一覺好似都要補償昨夜損失，睡得特別香甜，冬寒黑得木早，睡下時不過七點多鐘，全是沾枕便着，

趙媽媽却是上了幾歲年紀，沒有少年那樣善睡，到夜半十二點鐘後，忽然醒了，飲了杯白水，肚子又覺空虛，因昨晚餓吃得太多，又覺她年青時曾受過奔波流寓之苦，作了病根，每一覺醒便須立時吃東西，否則心慌嘔吐，恰巧這時房中沒有食物，她正在難過，起來挑燈坐着，忽聽街上有人喚賣茶鵝蛋之聲，她好似得了救星，急忙穿齊衣服，開門走出，向街上叫了兩聲，才見遠遠有一盞小燈，搖搖相近，等走近前，才看出賣蛋的挑兒，歇下之後，趙媽媽恐怕湘蘭醒了要吃，就買了十幾個，那賣蛋的挑兒挑着，手捧了次交易，就遞些和氣，向趙媽媽道，老太太，這麼晚怎麼沒歇着，是等着那件事兒吧，大約也快到了，我方才在孫家胡同，看見他們，趙媽媽聽他頭兩句，還以為是說壞話討便宜，正要變臉發怒，但聽他後面，又覺事有蹊蹺，忙問道，你說什麼，我等着什麼事，又是誰在孫家胡同，那賣蛋的望着她道，敢請你老還不知道，今兒官面上不是挨家搜查麼，聽說警察廳全班都出來了，還有探訪員幫着，也不是分成十幾隊，分撥搜查，要把全城都翻過來，趙媽媽聽了，心中一驚道，查什麼，沒聽別人說呀，賣蛋的道，聽說是查逃獄的囚犯，我也聞不甚清，今天白天還沒人知道信兒，到晚上冷不防的查起來，方才我在孫家胡同，看見連房上都是穿號掛子的，查得好兇，外面街口巷口，也都下了卡子，見人就攔住盤問，我這作小買賣的，還叫他們相了幾回呢，趙媽媽聽完，情知是何鵬的事發作了，不由心中亂跳，但還鎮靜得住，又問道，這樣說，我們這裏也得搜查，今夜睡不安靜了，賣蛋的道，可不是，大概一會兒就到，你老趁早別睡等着，那群兇極了，叫門鬧晚了，就把門撞倒進去，趙媽媽應着，付了錢，開門走入，連忙到西房窗戶，把何鵬叫醒了，教他快穿衣服，又逃到東房，湘蘭已被叫醒，揉着眼睛問乾娘有什麼事，趙媽媽一面催他快穿衣服一面擺着手，低頭思索，須臾便聽何鵬在院中相喚，趙媽媽見湘蘭已着衣下地，就喚他進房，何鵬帶着滿面驚惶一心疑慮，走入便問有什麼事，趙媽媽先叮囑他不要心慌，隨將由賣蛋人聽來的話，訴說一遍，何鵬聽着，條條面白如紙，忽一咬牙，又一頓足道，完了，我快走吧，謝謝趙媽媽，你的恩情，我但盼今生能報，說着就要向外走，趙媽媽還未說話，湘蘭已聽明內裏情形，見他要走，心中好生不忍，沖口叫道，你怎能



走，沒聽見街上也有人盤查麼，趙媽媽這時已拉住何鵬，接口道，是啊，你出去就算自投羅網，何鵬仍向外掙扎道，快放手，我到街上教他們捉住，總比在這裏查着，連累你們好，趙媽媽催他坐下道，你先別慌，他們才查到孫家胡同，離這裏還遠，起碼還得兩點鐘，才到這裏，咱們大家想個法兒，把他們騙過去，湘蘭道，教他上茅房躲着可好，趙媽媽道，傻話，沒聽見連房上都查到了，怎會放得過茅房，何鵬道，我瞧沒有法兒，還是依我的道兒吧，趙媽媽立起揮手道，你別亂吵，容我想，說着在地下來回走了幾次，忽然把腰一挺，睜目望着何鵬，端詳半晌，又轉臉瞧着湘蘭，湘蘭見她雙目灼灼生光，平添了無限英武之氣，記得自己初來之日，也曾見她這種變態，心中正在暗詫，趙媽媽已大聲道，我有了法兒了，何鵬忙問什麼法兒，趙媽媽坐卜道，法兒雖有，可是還得商量，說時一指湘蘭道，這法兒全得仗着我這女兒，她肯不肯還是難說，何鵬方問了句小姐怎能救我，湘蘭已答道，救人的事，我有什麼不肯，可是你教我怎樣救呢，趙媽媽道，你先別包攬，只怕我一說，你又肯了，我這主意，是從西屋裏朱家夫妻想出來的，他們恰巧不在這裏，何先生和我女兒，正好假充他倆，在那屋裏裝睡，搜查的必然帶着本區的戶口冊子，看冊子上寫着是兩夫婦，已在這裏住過幾年，再見房裏果然是兩口兒，自然沒有疑惑，不致仔細盤查了，湘蘭聽乾娘教她和何鵬偽裝夫婦，並且同室而居，不由緋紅了臉，再不答言，何鵬也覺不好意思，急忙說道，這如何成，我不敢唐突李小姐，更不忍教她拋頭露面，爲我受累，其實就依您主意，我一人仍睡在西房，假充那姓朱的男子，搜查的來了，見房中不過少個女人，並不是多了人，料想也不致疑惑，何必要……說着停了一停，趙媽媽已搖手道，你說的全是廢話，請問你 possibly 和搜查的人對面，他們手裏必有你的照片，一對盤兒，就算沒跑兒了，我這主意，是要他們不近前細看，你和湘蘭都穿炕上裝睡，搜查的人來時，我去開門，你們作鳥沒驚醒，他們到西門房外向裏一看，見人數跟戶口冊上相合，又加看人家夫婦正在睡着，誰家裏都有妻兒老小，誰都顧全臉面，既看看絕無可疑，自然不會近前細看你的臉兒了，我這主意敢說十全九穩，萬沒失閃，不過……說着又向湘蘭道女兒，你是開通人，明白輕重，天大事可重不過人命，這是

作德的事，何鵬忙攔阻道，趙媽媽，你不必說了，就是李小姐肯受委屈，我也不能那樣作，還是讓我走吧，話未說完，忽聽湘蘭叫了聲何先生，趙媽媽何鵬全都一怔，湘蘭已挺立正色的問何鵬道，救命的事，但凡有點人心的，誰能不作，我乾娘出的主意，實在是好，可是也太教我……爲難，現在我問你一句，你可肯也認作我乾娘作義子，何鵬不知她在百忙中提出這沒要緊的問題，是何心意，方覺一怔，趙媽媽却自己明白湘蘭的衷曲，忙道，姑娘，你這是何苦，我是個在學校作女僕的，怎麼敢當……湘蘭哼了一聲，仍向何鵬道，你若看我乾娘真是作女僕的，可太沒眼晴了，何鵬忙道，何必你說，趙奶奶若是平常人，也絕作不出這樣俠義的事，她救我的命，已經就是重生父母，我早就願意認她作義母，湘蘭道，你既願意，還不叩頭，何鵬雖並非不願，但覺在這生死關頭，弄這不急之務，未免過於草率，但被湘蘭逼着，只得糊糊塗塗，迷迷糊糊，跪倒向趙媽媽叩頭行禮，趙媽媽急忙拉住，叫道，這是怎麼說，我可不敢當，湘蘭插口道，娘，你不必讓了，救他的命，這還不應當，何鵬拜罷立起，恭恭敬敬，也學着湘蘭叫聲乾娘，趙媽媽道，我也讓讓不得了，就認你這乾兒吧，說着誤往湘蘭笑道，我給你們引見，何鵬你幾歲了，何鵬心想只湘蘭一個開這開言惹致，還不够受，怎趙媽媽還幫着她起鬨，她們好像都忘記我是在什麼當口了，但雖這樣想着，口中仍答應道，我二十二歲，趙媽媽道，那麼你是哥哥，湘蘭過來，見你大哥，只行新禮兒鞠躬吧，湘蘭聞言，就端容正色的向何鵬鞠了三躬，何鵬照樣還禮已畢，心想這真開篇兒，可鬧過去了，就誤老大工夫，到底該怎麼辦呢，想着忽聞湘蘭叫道，何大哥，你別愁了，現在你我都成了乾娘的兒女，我可以照乾娘說的法兒救你了，你別怪我多事，請想你我男女有別，又加素不相識，我一個女子，怎能和你同在一个屋裏，現在你既拜了我乾娘，就是我的哥哥，哥哥有難妹妹救你，就用不着避嫌了，何鵬聽了，方才覺悟她的用心，不由在感激中更生敬重，但心中仍老大不安，方要開口，趙媽媽已拍着湘蘭肩頭道，好孩子，你的心真深，我越發的愛你了，方才從你一說，我就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何鵬拜我，並沒深攔，說着見何鵬望着自己，似將有話，就擺手道，你什麼也不用說，老實聽我調動，若再開客氣，就對不過你妹妹

這番苦心了，你更無須不安，日子比樹葉還長，但盼你這次得逃羅網，日後發達，多孝順我，多疼你妹妹就成了，說着就拉着何鵬，和湘蘭同向外走道，他們也許快來了，咱們得趕着預備，別到時弄出破綻，三人到了西屋，見桌上油燈尚明，趙媽媽跑上炕去，將朱家夫婦留下的現成被褥，完全打開，鋪好棉褥，在上面將兩付被，都疊成被筒，並列成雙，另用一幅被將被筒蓋沒，被頭又放好長枕，令人看着，只疑是一個被筒，却不知底下竟是一宅子爲兩院，各有遮欄，收拾完了，又取來暖壺茶杯，放炕沿，炕下並置了一隻溺器，湘蘭看着乾娘佈置，只覺一陣陣的面紅耳熱，想到少時搜查的人到來，這一道難關，不知能否闖過，倘若被露，便不堪設想，再瞧瞧炕上衾衾，直如洞房中的佈置，自己一個少女怎麼竟和陌生男子弄到一床上去，這事豈羞殺人，雖然自己志在救人，問心無愧，而且和何鵬已成兄弟，可以滅口嫌疑，但身當此境，任是心正不怕影斜，也自覺過於難堪，好在自已昨夜由喬宅歸來，此心已冷如稿木死灰，把此身正看得可生可死，可有可無，今日將此這無足輕重之身，來搭救一個有志青年的性命，也算廢物何用，不足珍惜，但着此事出在前天，那時我的心還在志雲身上，恐怕寧忍坐視何鵬死亡，也不肯受這羞辱，看起來何鵬豈算有運氣，恰遇我這灰心時候，就迷信眼光看，在這時便可斷定他脫險，湘蘭如此尋思，但總有些羞憤交迫，坐立不安，何鵬也是不住搔腮抓耳，方寸懸懸，只趙媽媽從容料理，毫不慌亂，向房中各處端詳，一一擺弄，務使作成小家庭的平常狀態，及至收拾完了，才道很好啦，任憑來個頭等偵探，也看不出可疑地方了，你們先上炕去睡罷，別等他們來，鬧得手忙脚亂，露出破綻，照本地風俗，都是女的倒在外面，好伺候男，替他拿東拿西，何鵬就倒炕裏被筒裏，便是搜查的人進屋裏來，也離得遠些，湘蘭就倒在外面，快上去，我還有話分付，何鵬這時，終有些不好意思，但經不住趙媽媽催促，只得說聲有罪了脫鞋上炕，鑽進炕內被筒裏，趙媽媽端詳端詳，又教湘蘭也快睡，湘蘭羞極欲哭，但想這們若一害羞，倒顯着自己心中太不坦白，只得強忍羞顏，裝作滿不在乎的，也照樣在外面睡下，趙媽媽道，你們先閉上眼裝睡，我看看，二人依言，話未說完，猛聽得外面巷中人語喧嘩，步履雜沓，夾着閨門閉門之聲，三人面

色同時變白，互相愕顧，湘蘭心裏立刻藏了小鼓，趙媽媽立起身來說道，大概許是來了，湘蘭你可子細了，千萬不要羞愧，教人家看出破綻，不光你哥哥的性命難保，就連乾娘我還若不是哩，湘蘭點一點頭，趙媽媽將他二人，安在房中，好似倆小夫妻過那美滿的家庭狀況一樣，又說道湘蘭你大方點不要羞愧，你倆都太規矩了，搜查的人叫門一定很響，你倆要睡著沒被驚醒，定然和睡得極熟那有熟睡的人，還這麼直挺着端端正正，像練操似的，你們得改樣兒，何鵬可以仰臉睡，教他們一目了然，省得細看，不過要用被子遮到鼻子下面，這是很自然的睡覺樣兒，湘蘭可以臉兒朝外，那群官人，也許有不老實的，見着女人，難免多看兩眼你臉兒朝外，給他們看，就免得他們向裏探頭，連着看何鵬了，湘蘭聽着，暗服乾娘的細心，就依她的話轉身向外，趙媽媽又教她把左臂衣袖捲到腋下，將胳膊伸出搭在炕沿，又替何鵬矯正姿勢，半天方才滿意，點頭道，好了，等他們來時，你們就這樣罷，可別錯一點兒，還要記住，別裝着打鼾聲，這是聽得出真假的，不打鼾聲到妥當，細緻的人睡覺，多半沒有聲音，說着又道，你們這時可以起來坐着，等有消息再端架子，二人巴不得一聲都坐起來，趙媽媽支到東房收來的蛋和紙煙，教他二人吃，二人那裏吃得下去，趙媽媽却吃了五六個，蛋殼拋在地下，也不打掃，吃完又被紙煙，煙屁股也亂拋在地，過了一會，忽兒地下放着何鵬的皮鞋，不由嚮一聲道，我幾乎失神悞了，這皮鞋不合派兒，在這小浣住的人，那有穿尖頭皮鞋的，說着急忙藏起，又翻箱倒篋，尋出房主朱先生的一雙舊布鞋，放在原處，才坐下和他二人默默相對，只聽着外面消息，那知過了很長時間，還不見來，何鵬和湘蘭又不敢下地，只坐在炕上，這時三人心理，都似生了變態，明知搜查人來了，便是生死關頭，豈有不怕，但在坐待之際，倒看像等候好事佳音，盼其速至，幾乎等了些發急，而且當此境況，又沒有閑談的心緒，只剩下面面相覷，悶悶相對，湘蘭坐在外面，身後對着何鵬，她一直不敢回頭，只看着趙媽媽，半晌忽說出一句可笑的話道，怎麼還不來，趙媽媽道，大約也快來了，說完又沉默下去，真是嫌人易醜，等人易久，何況三人又懷着異樣心情，卻覺這夜特別長久，以為過了有一天工夫，但是外面天還沒亮，證明仍在這漫漫長夜之中，既而聽近處

家的時鐘，敲了五下，何鵬嘆氣道：「才五點啊。怎麼還不來呢，趙媽媽笑道：『你們倒盼着他們來啊，何鵬道：『道既然要來，不如早來，無論是死是活，也早落個心靜。趙媽媽道：『半夜時候，賣蛋的就說已查到孫家胡同，這裏離孫家胡同只隔一道大街，論說早該來了，莫非漏了我們這裏，那可是皇天保佑，自己又說孩子你千萬別教人家看出來才好，湘蘭點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趙媽媽道：『你預備着，我還回東房去等着開門，說着揮了揮手，暗示教他們珍重，又將煤油燈的亮兒捻暗了些，使房中光線僅能辨人，便走出將門倒帶，回了東房，湘蘭在趙媽媽出去後，倒好姿式，閉上了眼，屏息凝神的期待，但過了半晌，外面反倒寂靜了，她覺得背後有人轉側，忽想到自己已和男子共枕同衾，方才有趙媽媽在着，還不覺得怎樣，此際只剩了兩人，虛室殘燈，孤男寡女，真是成何體態，想着不由心中熱辣辣，面上燒烘烘，似覺背後一陣熱氣蒸灸，倏又變冷，從頸後有一條線似涼到腳跟，身體好像軟了，意念中又相臥在獨木橋上，稍一傾側，便將落入萬丈深淵，就把心疚成一團，絲毫不敢動，過了一會，聽外面又一陣人語履聲，隨後靜寂，好像查者由第一家轉到第二家，湘蘭忍不住睜開眼，見桌上淺燈，半明半暗，火焰變成微苗，似有了曙光，正要看着窗戶，是否天明，因為這房連着前簷，就輕輕轉過身，向窗上一看，天果然微現虛白之色，到了將明未明，俗稱鬼噬牙的時候，心中直擔心一整夜，到此際還在吉凶莫卜，真乃苦惱，正要翻身轉回，無意中眼向下一掃，似見枕上有一點光亮閃動，再一細看是何鵬的黑漆似的明眸，正對着自己看，湘蘭立覺身上似被刺了一針，臉上似被打了一掌，急忙翻過身了，緊閉了眼，心中撲撲亂跳，半響神思方定，忽聽何鵬咳嗽了一聲，低聲叫道：『妹妹，湘蘭心中又跳起來，閉口不應，何鵬又低聲道：『妹妹，我真想不到在這種地方，遇見你這樣俠心的人，我雖然生死難保，你的恩情，總已在那裏，我若被他們識破，捉去殺死，咳，我向來不說迷信話，今天若盼着真有陰司，真有輪迴，只好到來世報答你的恩情，說着遲了一遲，又道：『倘若我能逃活命，也許今世就要報答妹妹，今天的事，實在太委屈你了，你這個青春少女，竟爲救我這樣受屈，真是英雄肝膽，恐怕世界上沒第二人能作這種事，可是我心裏怎過得去，你有多麼深的恩情，我便留多麼大的

虧但心盼，……但盼將來我能補上這虧心，妹妹，我現在對天立誓，只要我不死，以後你這性命與身體的保障都歸哥哥負責，妹妹應該明白我的意思，我若有一字虛言，立刻被他們捉去槍斃……湘蘭聽着，更覺心慌意亂，想不得他在此時此地，竟有如此表示，本來湘蘭自始便含着一片坦白之心，毫未思及別情，所以要和他結爲兄妹，才肯同室而居，這時聽了他的言語，起初恨怒他輕薄，心思我忍恥救你，你怎倒說出這樣話來，但一轉想，似覺他別有體貼之意，並非邪僻之言，他大約看自己住在乾娘家裏，認爲是孤苦無依的人，今日爲救他性命，竟爾忍羞忍恥，以黃花少女之身，和他假充夫婦，他感激之下，自要爲自己着想一個少女，和陌生男子同衾共枕，雖說純心潔白，但日後漏揚出去，旁人誰能相諒，也許因此敗了名譽，喪失終身幸福，豈不造了大孽，他想補這可怕的缺憾，只有以身相報，所以在這時迫不及待的說出，當然是爲着安我的心，由此看來，他倒是個忠厚君子，絕非有意輕侮。但他那裏知道，我的心已經死了，自昨夜喬家歸來，就決定終良與男子絕緣，從此只和乾娘相伴，消磨殘生，乾娘若不管我，還可以投入尼菴，在木魚蒲團上，了此一生呢，他空有這番好意，可惜我不能承受了，想着只聽何鵬又道，妹妹，我知道你是孤苦的人，我也一樣天涯飄泊，舉目無親，這番奇巧遇合……我又迷信了，我想不是沒因由的，湘蘭覺得聽了不能不說話了，但既不接他這個碴兒，也不對答他方才的暗示，只把他的言語，當作一句感謝之詞，就回他沒頭沒尾的話道，談不到，你我在乾娘的面前一拜，已成了兄妹，就是親骨肉一樣，何必說這種話呢，湘蘭言中，就是語妙雙關，機鋒深潛，何鵬聽了，立覺撞了釘子，不由爽然自失，二人正在都感難堪，猛聽街門一陣踏得山響，……都驚得一抖，互相報告道，來了來了，立刻全都作好姿勢，屏息裝睡，只聽外面連捶一陣，方聞趙媽媽在東房內，發出睡夢的聲音，叫道，誰呀，外面有人高聲應道，在戶口，快開門，趙媽媽應道，你們可等我穿上衣服呀，半夜查戶口，這是沒有過的事，說完慢騰騰的從房中跑出，隨開大門開了，便有許多大皮鞋窸窣而入，有的靴底釘着鐵掌，踏得磚地嘖嘖作響，脚步雜亂，何鵬和湘蘭都把心提到喉嚨口，把耳朵伸到額角上，聽那外面有人高聲問道，你姓什麼，住在那屋裏有幾口人

，趙媽媽似乎故作怯官神氣，問道，老爺，我姓趙，又孤又寡，只一個人住在東房，那問的人似已看過東房內絕無可疑，就問道，這西房呢，可是姓朱的夫婦住着，湘蘭聽着，心裏乾果料得不錯，這問的人一定拿着戶口簿子呢，就聽趙媽媽答道，不錯，是朱家兩口兒，另一人問道，你快叫他們開門，趙媽媽諾諾連聲，似乎走過推窗房門，口中喊叫朱嫂，但是房門本只虛掩，一推就嘆開了，趙媽媽自己揚鬼道，朱嫂怎麼忘記開門咧說着走入房中，便有皮靴聲同着走進，趙媽媽走近裏間門口，就住步叫道，呦，他們睡得真死，還沒醒，湘蘭聽皮靴聲也由外間走近裏間門內，嚇得一顆心要跳出口來，每聽靴聲一震，便覺跳動的心，猛撞喉一下，身軀也似乎僵了，想動也不能，這時房中一陣寂靜，似乎那爲首的人，正在向屋中注視，湘蘭知道這是千鈞一髮，生死分界的當兒，屏着氣息，只念佛保護，過了須臾，忽聽門口皮靴聲一響，湘蘭以爲他們要向前走來，暗叫可要命了，那知靴聲一動，許多靴子跟着都響起來，就聽有個山東口音的人笑罵道，他媽小舅子，小兩口真睡得香黑是前半夜練他媽的雙刀破花槍，練過了方咧，餘人開言，俱都大笑，接着步聲亂踏，都往外走去，到了院中，還聽趙媽媽說道，衆位老爺不坐會兒咧，也該喝盞茶，說完也沒聽見有人理她，只聽一聲出門，趙媽媽才把門關上，對隣の門又撞得亂響了，這時屋內的何鵬，知道大難已過，直如死後還陽，又被窩中使了個鯉魚打挺，坐了起來，但忘了腿上着傷，這一劇烈震動，猛覺疼入骨髓，忍不住切齒呻吟，湘蘭却因方才神經過於緊張，及聞官人走去，心裏猛然一暢，便要坐起，不料何鵬又號叫起來，這一下比方有官人進來時說驚得利害，幾乎剛返竅了魂兒又給嚇跑，只疑房內還有官人，把何鵬捉住，他才如此哀號，倉卒惶急之中，那容得思索，她奮的一躍而起，翻身便把何鵬抱住，厲聲叫道，你們捉他，就帶我一回見李棲梧去，叫着只見眼前並無他人，只何鵬一個，皺眉咬牙的手抱大腿，才明白自己想錯了，立時羞得頭上轟響，耳根烘熱，眼中亂冒金星，急忙放了手，轉身跳到炕上，把被子都帶落於地，才見趙媽媽帶着滿面驚恐，走進來着急道，官人並後走遠，還在對面，你們怎大呼小叫，湘蘭倉卒無話可答，何鵬這時似已深深領悟了湘蘭的親切，只不解她喊的話是何意思，更不解爲什

麼她要見李樓船，當時料難詢問，便把這疑團存在心中，及見趙媽媽進來責問，忙點頭答道，是收起得猛了，撞着腿上的傷，痛得一叫，李小姐……；妹妹只當官人又來捉我，也嚇出了聲兒，趙媽媽聽了，笑向湘蘭道，孩子，你沒聽見我開門，把兇神都送出去了，屋裏怎會有人，湘蘭聽了何鵬的話，明白他是以前深悟自己所喊兩句話的意思，他替自己瞞住，未同乾娘直說，由此更可見他是有心的人，想着不由看了他一眼，又自解嘲道，我也糊塗了，趙媽媽嘆息道，你一個女孩兒家，這還不難為你，現在大難已過，姑娘你算救人救到底，作成天大的陰德事了，何鵬你可不能忘了你妹妹的好處，何鵬道，我這個人，從今天起，就算乾娘和妹妹的了，我沒法表示感激，言語說，大德不言報，看將來吧，湘蘭方欲答言，又想起方才他自誓之言，便咽住不語，趙媽媽攔住湘蘭道，我的兒你昨晚兒奔波一夜，還可算是過大除夕照例昨夜兒，今兒大年初一該是睡覺的日子，你又坐了個通宵，看你眼兒都個個了，顏色也不成顏色，快隨我睡覺去吧，湘蘭聽了一聲，又道，這屋裏給人家亂得大翻地覆，也得收拾，收拾趙媽媽道，何必忙在一時，明兒收拾還晚麼，說着把地下的被筒拾起，放炕上，就向何鵬道，你也不用下地，就在原窩兒放心大胆睡吧，何鵬因腿上疼痛，也不願動彈，就成着道，乾娘你安歇吧，妹妹明天見，趙媽媽和湘蘭就替他帶上門，走了出來，回到東屋內，又談了會儼偉說險的經過，就一同睡下，說來也是世間冤孽事，多半湊巧，趙媽媽因自己妙計成功，中心慶幸，又加新作了這件好事，精神愉快，躺下便睡着了，湘蘭却因神經震動過厲，一時未能恢復常態，再加回想方才與何鵬的一番離奇遇合，不禁由他的隱秀心情，發生了許多的思索，心中一陣動蕩，一陣淒冷，一陣羞恥，一陣悲哀，她思想自己既和家庭斷絕，又與喬氏分離，如今一身飄泊，確已成了沒有着落，沒有拘管的人，此後雖然孤苦，倒也自由隨便，想死想活，或嫁人，或出家，都可無掛無礙的自作主張，方才何鵬那樣暗示，固然感恩報德應有之事，但爲自己着想，似乎未嘗不可接受他的好意，何鵬所作所爲，實是個有出息的男子，再看他一言一動，心地也自光明，我們又同是天涯淪落人，若是結爲終身伴侶，定然從同病相憐中，發生幸福，保持愛情，何況還有這一層救命保障呢，不過我自受喬志雲打擊



以後，此心已冷如冰雪，自己立誓永不接近男子，自尋苦惱，何鵬這番好意，我只有辜負他了，湘蘭這樣想着，自己甚爲解脫，把以前的事看作浮光幻影，以後之境，也是水月鏡花，自己身軀尚不覺置意，當然更難絕雜念，不使漏入靈府但她的中心，却完全互相矛盾，立誓不念志雲，然而志雲的影子，一直不離開她的心頭，這時又決意把何鵬請求，付諸一笑，不加理會，然而何鵬所說的真心話，好似灌了留聲機，放在她耳邊，反覆唱個不休，故而她雖然疲乏，却展轉反側，永不入寐，過一會又聽何鵬在西房中的低啾聲音，被晨風傳送過來，湘蘭知道他至今未睡着必在那裏想念自己，和自己在這裏想念他一樣，想到這裏，忽然醒悟，不由自己責問自己道，我爲什麼在這裏想他呢，立覺慚愧非常，把頭兒縮入被裏，許久才睡着了，但睡想得遲，竟而醒得也快，大約睡到十點多鐘，她作了一個夢，夢中仍是晚夜光景，好相自己和何鵬正和倒炕上，那搜查的人又來了，却不是軍警裝束，個個都像戲台上的大花面，並且身穿唱戲的武裝，手中都握着洋鎗，這夥人進屋，便要網縛何鵬，趙媽媽忽地從外面進來，跟他們打了交手仗，自己也不知從那裏生的勇氣，那裏來的力量，居然趁空兒拉住何鵬，向外逃跑，跑了半天，到一座大樓前面，回頭見趙媽媽也跟來了，三人跑進樓中，進到一室，把門鎖上，方才喘息，不料官人們已追來了，在外面推門不開，就用重物來砸，湘蘭眼看見屋門已被打開一道縫隙，就在驚恐中驚醒了，醒後揉了揉眼，心境尚在迷離，忽覺那房門聲音，似乎還在耳邊，砰力聲不絕，她幾乎重又墜入夢景，但稍一清醒，悟到才由夢中醒來，只是那聲音確仍在耳，凝神細聽，才聽出外面有人扣打衙門，不由暗叫奇怪，自己睡中被衙門聲驚醒，怎麼醒後恰聞有人叩門，只好像我被這叩門聲驚醒似的，這夢可作得奇怪啊，其實像湘蘭這種情形，很是常見，只於是精神感應的道理，並沒有什麼神秘，譬如我們睡覺被燈光照着，就許夢見大火，睡中受到寒冷，就許夢見赤身雪地走路，湘蘭只是正做着夢，忽被打門聲傳入神經系統，夢境就轉入打門的事，外面叩門一下，她心中就聽見捶門一聲了，且說當時，湘蘭心中還留着夜中餘悸，初聞叩門聲，自有些驚恐，繼而想到未必仍是官人，且到外面看看，再作道理，就不驚動乾娘，悄然下炕，開門走出，到了門口，就揚聲問

誰，外面有人答道，請問你老，有使李小姐，可在這裏住麼，湘蘭聽這、說聲響，腿一轉，已想  
出是喬宅老僕王升的口音，隨即憶到昨日乾娘會說，有個僕人積德的老頭兒，在門外張望，並且問她  
打聽主人姓氏，當時何腳還疑是追緝他的官人，這時才明白定然是這個王升，只是王升何以知道我  
在這裏，必是前夜我由喬宅溜出來時，當王升看見，便暗地追隨，看明我住在這裏，回去報告，今天  
又復前來，想是奉命接我回去，我和喬志雲業已陌路，怎能還弄這等牽扯，只可說謊搗他回去也罷，  
想替就道，這兒姓趙，沒有這麼個李小姐，話未說完，只聽外面王升叫道，李小姐，您別哄我，我早  
聽出您的語聲，懇請開門，我奉老太太的命，接您來了，湘蘭心想既已被他識破，不如索性對他說明  
我的決心，教他帶信兒回去，使喬夫人絕了指望，從此免却糾纏，便把門開了道縫兒，向外一看，只  
見王升正當門而立，他兒門開了，就要推門走入，湘蘭喝住道，你別進來，就站在那兒，聽我說，你  
可去告訴喬老太太，我已經與喬家斷絕關係了，請她不要再念我，我主意已定，寧死不能改變，你  
回去就這樣說，王升聽了，似乎吃了一驚，叫道，小姐，您這是爲什麼，老太太從前天您走了以後，  
急得坐立不安，幸虧我探知你的下落，老太太才安了心，昨天忙不迭就要親自接你來，因爲……湘  
蘭攔住道，你別說了，說什麼也沒有用，快回去，王升道，小姐，我可不敢傳這話，擔不起這沉重，  
你同我們少爺說吧，湘蘭聞言愕然，方說出你們……字，王升已把身向後一閃，只見在門旁赫然  
立着個喬志雲，先前湘蘭只顧王升說話，沒向兩旁瞧看，這時突然看見不由心中亂跳，兩人目光一對，  
志雲已趕上一步，叫道，姐姐咱娘請你回去呢，湘蘭望着志雲，見他面容憔悴，神情慘淡，方覺心  
中有些悽惻，但又看他眼泡帶着紅腫，似乎曾經哭泣，不由想起前夜他為月娟痛哭，不願自己難堪的  
情形，心想他既對月娟那樣情熱，此番前來，定是受母親逼迫，無可奈何，大約口說接我回去，心裏  
未必不怕我真個的回去，想着立刻把微熱的心，成又變了冰冷，忙把門一推，只留了寸許的縫兒，張  
口向外說道，你是有太太的人，不要再亂稱呼，我與你毫無關係，你接我幹什麼去，你請回去吧，說完  
猛一門關上，插了橫栓，身體向旁一閃，却不離開，仍聽着門外聲息，隨聞外面又連連捶門，志雲的

聲音連叫着姐姐你請出來，容我說一句話，湘蘭只咬牙不成，過了一會，外面不撞門了，只聽志雲低聲嘆道，這可怎麼好，她只不理我，也不容說話，停了半晌，才聽到王升答言，我看還得老太太親身來一輪，要不然簡直沒辦法，志雲點頭道，對了，我們就回去請老太太，王升道，還得請老太太快來若工夫長久，怕她又躲到別處，就不易再找了，志雲說道，對對，快走，說着便聽二人走遠，湘蘭知道二人走了，忽爾微微向後退了兩步，舉手搔着頭髮，仰天嘆了一聲道，完了，猛聽身後有人笑道，完了麼，完了正好，湘蘭大驚回頭，見趙媽媽正立在東房門口，招手笑道，來吧，好姑娘，你這件事作得好，我都聽明白了，喬志雲也應該撞這麼個硬釘子，省得他再小看女人，這一來他算死了心，你也解了氣，這才叫快刀切脆瓜，真教痛快，湘蘭搖頭道，還不能痛快，麻煩就在後面，志雲回去，就把他母親搬來，喬老太太待我極好，她來了，我怎麼也把趙媽在門外，只要她進來對我一說好話，我真沒法兒翻臉無情，這可怎麼辦呢，趙媽媽也皺眉道，這倒是難題，喬老太太那樣年紀，倘若說到分際，際給你上下一跪，你可怎麼對付她，難道就拚着一輩子受氣忍辱，真跟她去麼，湘蘭道，我是寧死也不進他喬家門，可是悠料的真在禮上，只怕她軟磨苦央，就要了我的好看，說着只叫怎麼好，在滿院亂度，趙媽媽也想不到妙法，正在替她着急，湘蘭走到西房窗下，忽然招手叫道，我有主意了，趙媽媽問道，什麼主意，湘蘭道，我先不能細說，俟且跟我進來，一看就明白，說着拉趙媽媽進了西房，直入裏間，見何鵬還在熟睡，就排排炕沿，將袍解醒，何鵬睜眼，看見她們，忙要坐起，湘蘭擺手道，不要起來，還躺着，聽我說話，大哥，我夜裏救了你的命，你現在可能幫我一點忙，何鵬忙說的道，成成，當然成，你要我怎樣幫忙，就是赴湯蹈火，我也願去，湘蘭道，全用不着，我只要你還在炕上照樣睡覺，無論有誰來，也不許你動，我無論作什麼事，你也不許問，你可以答應麼，何鵬道，當然答應，不過你是什麼意思，湘蘭道，我已說過不許問了，你再問就是不肯幫我，何鵬不敢復言，只點頭表示完全從命，湘蘭道，好，你仍舊睡罷，幾時我叫你，你再醒何鵬應聲，就又閉上眼了，湘蘭把被子整理整理，仍弄成夜中趙媽媽所創一宅兩院的格式，收拾好了，回問趙媽媽道，你明白了嗎

趙媽媽點頭道：「我知道，你是照方兒吃炒肉，不過意思不一樣，你是借這個陣式，把喬家母子搗回去，教他們永遠死了心，湘蘭道：「對了，等他們來時，還得先去開門，她一問我，你就把這屋子指給她，教她們走進來一看，大概連話也不必說一句，撥頭就走了，趙媽媽挑着大指道：「好主意，可是也虧我擺下這個陣式，本爲救何鵬的命，那知又救了你的急，說着忽聽外面大門聲響，趙媽媽吐舌頭道：「好心急的人，來得真快，湘蘭連忙上炕頭入被中，面向乾娘擺手，趙媽媽這便走將出去，這一開門，不要緊，正是，床頭景幻，只看偵騎回車，洞口雲路，又阻漁郎返棹，這且不提他三人定計哄騙喬老夫，反回再說在馬禿子變亂後的第五天，天津地面秩序，已完全恢復，帥府的解嚴佈告，已的懸煌貼在街頭，李棲梧不想捉回刺客何鵬，將功抵罪，以求保固祿位，却作夢也想不到，何鵬竟因他女兒的保護，得脫羅網，因此他自搜查多日，幾乎把全市都給翻過個兒，那何鵬仍是鴻飛冥冥，戈。奈何，這日帥府一佈告解嚴，他只得自認失敗，放棄了最後的希望，進府去報告，何鵬遍尋不獲，想已遠颺，當時被呂大帥臭罵了一頓，他還忍羞忍恥，不肯言辭，到底自討苦臉。出府以後回到廳中，不大工夫，便接到魏聞諭令，他才知道了山窮水盡，無可戀棧，垂頭喪氣走回家中，等候交代後任。家中妻妾僕人，自然都遭了劫數，這且不提，再說大帥府中的善後情形，經過這次變亂以後，馬禿子的一派，已悉消滅，呂大帥對這非嫡系軍隊，本不愛惜，自然並不急於補充，惟有新出的兩個要缺，一個是帥府衙門旅長陶開遠的遺缺，一個是警察廳長李棲梧的遺缺，一是關係大帥安全，一是關係地方治安，任大責重，一日不可虛懸，但是人選問題，却是大費斟酌的，一則因陶開遠李棲梧二人荒棄職守的前車之鑒，一則由於馬禿子的教訓，感到人心難測，萬一付託非人，更恐患生肘腋，不堪設想，因此帥府的主腦人物，爲這兩個要缺，曾密議了數日，直到下半夜免李棲梧這一天，尚未議得結果，這會議的中心人物，仍是郭譽夫，賈全忠，朱玉堂，梁保粹，幾個入，而以梁保粹郭譽夫爲主腦，說來梁保粹真是神通廣大，她雖然是這次釀亂的罪魁禍首，幾乎囚她一人，弄壞了呂家兩省江山，而且國入皆曰可殺，呂大帥也預備犧牲他了，後來雖然事機一轉，使他絕處逢生，在衆人以爲呂帥既已知道他

的罪惡，縱不治罪，也該失寵了，那知在亂反數日之中，他不知對呂大帥施了什麼法術，說了什麼言語，呂帥竟似忘了他過去一切，不但把權仍交給他，並且言聽計從，一如往昔，梁保粹也似忘了過去受的驚恐羞辱，仍然作威作福起來，郭譽夫向來和他是一對狼狽，雖然郭譽夫會對梁保粹下井投石，但梁保粹尚茫無所知，小人之交，本以利合，這時梁保粹既然恢復權勢，郭譽夫當然一仍舊貫，他倆朋比為奸，二人素知呂大帥脾氣，向來自己作不出實確主張，又要故作精明，表示不聽別人主張，所以他們每逢想要慫恿呂帥作什麼事，必先預先商量妥當，設法把這辦法貫入呂帥腦內，再隔一天這辦法就變成呂帥自己的老謀碩策，發表出來，而實際却作了他們的傀儡，這時梁保粹知道衛談旅長和警察廳長這兩個要缺，後任入選，極關重要，呂帥必然有所諮詢，就暗自打算，他自被馬禿子殺滅全家，悟到自己樹怨已多，性命時有危險，後日更當善作保護之計，自己常居帥府，雖有大帥護庇，但這衛隊旅長若是馬禿子一樣的人，再開起清君側來，豈不甕中捉鰲，而警察廳長掌管地方，關係自己身家性命，更不待言，所以對這兩個入選，必須忠於大帥，還是次要，而求其善於自己，更為先決問題，但是為資格繼此兩缺的人，必不出於現任的師旅長，而這師旅長中，那個可靠，却苦於知人知面不知心，任用何人，真難決定，但是終要自己先行選定，他好搶先設法向大帥推薦，否則萬一大帥竟派了自己仇人，那可如何是好，梁保粹為此苦心焦慮，一直想不出善法，只得向郭譽夫求計，郭譽夫探知他的私心，就搜索枯腸，代為設了奇想入開的辦法，就是先選了幾個有繼任資格的旅長，作一番試驗，另外托一位同黨的屬官，假作他不堪梁保粹的尅扣，同情於馬禿子的行動，也要舉行第二次的清君側，邀那幾個旅長加入，共同行動，却要把理由說圓滿些，例如只要推梁保粹，而不離叛大帥，並且只待梁保粹出外加以暗殺，並不驚擾帥府，等等限制，但須分別個人試驗，看那些旅長怎樣表示，其中嚴厲甫絕，不肯附和的，必然妥實可用，就內定為兩缺繼任的人，向大帥設法推薦，務求成功，以後還可引作我們的同黨，若有表示甘願作亂，與我們為仇的，也可由此明白他的心跡，從此嚴加防範，再俟機排除，郭譽夫這個主意，本不算十分高明，但在好弄機巧的梁保粹聽了，以為却是神機妙

算，決意照此行事，郭譽夫又勸他索性把這計策對呂大帥說明，可以直截痛快的排除異己，不過對大帥祇要說試驗中是否尚有人包藏禍心，圖謀搗亂，並由此選拔忠義之士，好付以保衛帥府，和維持治安的責任，大帥被馬禿子鬧得對部下頗有成心必恭聽從，祇要他答應了我們行事時很可以便利，不過主試的人，却要尋個同黨，試驗時仍用清君側的原題，但若試驗出有反對梁保粹的人，豈不較為痛快，梁保粹本來早把呂督龍脾氣摸準，料着如此談話，正中呂帥猜忌畏怯的心內，必能准允許就和郭譽夫詳細商量了進言的方法，與個機會，進內庭對呂大帥一說，果然呂大帥正因馬禿子這條魚，攪得滿鍋都有腥味，又為警衛兩處，選發愁，精神非常不安，一聞梁保粹獻此兩全良計，竟忘了這樣欺詐見戲辦法，不虞體統，且將使人離心，反認為適合需要，實無可行，於是又請來郭譽夫，共同商議，結果選定了幾個族長，江漢生，郎太化，胡楚天任總籌等人，定為被試驗的對象，至於主試的人，却大費斟酌，因為必須要個色彩不大鮮明，與呂既非嫡系，和梁保粹又素少瓜葛的人否則便為他人所疑，不能達到目的，研究半天，並沒有適當人選，還是郭譽夫心靈，臨時又獻議以楊汝地行回苦肉計，暫把他的第二師長職務，改委別人，降調他作暫編師長，可以宣傳梁保粹因兵變時他的部下救援不力，以致全家被馬禿子所害，故而向大帥進讒，把他降調，這樣一辦，外人自會深信楊汝地，反對梁保粹，並不願這樣輕舉妄動，胎患無窮，就如此議定，郭梁二人自去分頭進行，這且不表，祇說呂大帥既定此議，好像得了什麼長治久安的大計，心裏非常高興，回至內庭，進七姨太太胡素娟屋中吸煙，因為呂帥素信素娟有學識，常與她談論政事，這時在談話中間，不由便把這件事說將出來，素娟因為將領中頗有她的私黨，心中關切，便問明個中詳情，以及被試驗的人名，及聽果有自己親信的江漢生在內，便想給他送個信兒，教他在被試驗時，注意裝得忠勇頂發，由此便可博得大帥信任，倘若真降了衛隊旅長，好處更是勝不可言，想着便暗打主意，素娟心思最細，知道此事洩密非常，自己不便由帥府給江漢生通電話，寫信又怕落痕跡，更不能在這時候親赴江宅，只好尋個秘密地方借打電話

於是就想到妹妹月娟家裏，等大帥吸完烟，陪着用過晚飯，就借着上天仙戲院觀劇爲名，坐汽車出府，直奔月娟的新宅，到了門外，將車停住，素娟猛看見門外立着個人，似乎見汽車開到，立即躲到一旁一恍就沒入黑影之中倏然而隱，素娟以爲是過路行人，也未注意，便下了車門房僕人聽得喇叭響，早趕出來開了門，素娟直走進去，因爲僕人是胡宅帶過來的，便問二小姐可在家，門房回答正在樓上，素娟便走入樓上，直入起居室中，見月娟獨自一人，坐在大躺椅上，旁邊立着那德國古典式的落地燭台式高座燈，在乳白的柔光下，照見她仰着脂粉不施的清水臉兒，正在看書，玉膚微黃，峨眉淺蹙，一雙星眸，因爲日暈微青，顯得眼兒有了凹陷，以做深思，神采一點不似往日飛揚，而且身上只穿件淺綠色素絨睡衣，更顯得暗淡，素娟見她這般光景，而且當這時候，竟只一人獨坐，不見她的可人志雲相伴，不由暗自詫異，月娟聽得履聲，抬頭看見素娟，就放了書，面上方現笑容，盈盈起立，叫聲姐姐，就走過來抱了一抱，揚着手回坐在沙發上，素娟道，妹妹是病了麼，自從開了這回亂子，我因爲府裏嚴了門禁，出入不便，也沒出來看你，你也沒瞧我去，只前天你打電話問候我，聽你鼻子好像傷風似的，問你只說有點小感冒，現在看你臉上氣色也不好，也瘦了許多，這場感冒別不輕吧，月娟聽了，點頭笑道，沒有什麼，只冷着點兒，過了兩天，吃了劑藥，已經好了，素娟道，前天電話也沒得細談，除夕鬧亂那夜，你和姐夫都在那裏，可曾受着驚恐，月娟眼珠一轉，淡淡答道，我和志雲都在家裏，並沒出門，好在馬禿子回亂兵，不從城南城經過，所以一點沒有受驚，只於悶得難過，又擔心你和呂大帥，別提多麼着急，和志雲直在樓頂晒台上站到早晨，我就在那時候感冒風寒的，到元旦午前，才得了消息，知道馬禿子叛變已無平定，帥府平安無事，我才放下心，可是一回臥室，就頭昏眼花，病倒床上，也沒得去問候你，前天病好了些，才給你打電話，素娟因不知月娟近日所遭的情形，以及近日所發生的事，李棲梧已被免職，月娟想到湘蘭，莞爾而笑，素娟忽然問道，我進門見你只一人在房裏，就想問姐夫，却爲你的病絮叨了半天，將他忘了，他難道這麼早就睡了覺，怎不見面

兒，月娟從姐姐來時，就已打點好回答的話，見問便道，他出門上皇宮戲院看戲去了，素娟道，你的病方好，他怎這樣大的戲癡，把你冷清清地拋在家裏，自己出去玩，月娟笑道，是我逼他出去的，這幾日他伺候我的病，一直悶在房裏，我看他精神也不大好，恐怕他出毛病，今兒想巧已解了嚴，從進這正月節裏，皇宮戲院今兒第一夜唱夜戲，是梅蘭芳叔叔唱的慶頂珠，案口老袁給送了包箱票來，我就強逼志雲開心去了，素娟點頭道，這就是了，我說呢，你們這樣忌愛，他怎會教你自個兒冷清，月娟聽了恩愛二字，覺得刺心，鼻頭一酸，自料眼圈必是紅了，恐怕被姐姐看破，急忙裝作取櫃上紙烟，背過身去，素娟立起道，志雲大概總得半夜回來，我也不能多坐，這就走走，先打個電話，說着就先開了房門，素娟走到屋隅，拿起電話耳機，撥到江漢生住宅的號數，叫通了，請江漢生說話，這江大帥和梁郭等人，原計議以試驗要員的辦法，仔細說明，又告訴了內定被試的人名，教他善自為計，江漢生那邊不知說些什麼，料想必是感恩戴德的話頭，月娟一旁，却把姐姐的言語聽得明白，心中暗自盤算，素娟說完，放了耳機，又對月娟把這件事略加解釋，月娟心內十分緊張，俱表面上只裝着漠不相關，唯唯諾諾，素娟又坐了一會，便告別要走，月娟挽他稍留，素娟道，我若不爲給江漢生送信兒，今天還不能出來，你不知道這幾天我們又變成罪是三分了，本來從這……說那伸出四個手指道，這個賤貨出了冷宮，又得了寵，我和她暗鬥，已很費心思，那知從除夕以後，大帥好像成了那一次，只鬧着要靜養，居然到三的屋裏住了兩夜，這一來，三的好像得了臉，這兩天直有點要成精，大帥昨兒他又到了我屋裏，我怎能不防着那兩個賤貨，下工夫把着啊，你別留我，明天進府去瞧我不是一樣，說着反笑道，我忘了，你也跟我一樣，未必勻出工夫來，那麼過幾天再見吧，月娟含笑不語，送她出門，素娟因她病體初愈，推回房中，不許相送，自己下樓走了，月娟呆呆立在房門口，聽那鐵門開闔，和汽車鳴鳴之聲，頃刻復歸靜寂，知道姐姐已經走了，她重仰在大躺椅上，想想一會，忽地嘆喟的笑，自語道，姐姐這次來，直是帶我送來一條妙計，這妙計可太絕些兒，未免對不住姐姐，還得害許多人，不過我這口氣說順了，說着嘆了一聲道，志雲的母親，把我看成惡人，志雲固



愛我，可是有他母親那樣看管，他未必不覺着，我是個狐狸精迷住他的心竅，消磨了他報父仇的雄心，你們母子把我胡月娟看錯了，這次我作出來，給你們看看，不用你們賣力，我自己一手把老呂毀了，給你們報了仇，那時再看是李湘蘭好，還是我胡月娟好，你們跪着來叩謝我，求我回去的時候，我再問喬太太，胡月娟是你家仇人，還是想入非非，可配作你喬家媳婦，再教志雲仍去尋他的湘蘭姐姐，要將他折磨够了，我才吐口兒呢，可是若把老呂毀了，我姐姐豈不跟着受害，我看姐姐對老呂本沒愛情，即使老呂死了，姐姐手裏已經有錢，還能另選個好男子作丈夫，享後半世的幸福，至於我自己呢，現在雖是占了老呂的光，只能安富尊榮，老呂倒後，是否我連帶受累，是否準能得到志雲的長久愛護，以致落到弄巧成拙，變福爲禍，也就不顧得那麼多，想不到那麼遠了，我本自知是倒行施逆啊，可像倘若真由我一人手裏毀了老呂的基業，報了志雲的冤仇，真可算能以自家的事，只是老呂也真是倒運，我和志雲母子負氣，和李湘蘭爭勝，本是極小的問題，那知竟因此牽連到他的百年基業，兩省大局，倘我真能成功，老呂這份兒冤枉，可實是古今中外所未有，不過他作惡多端，也許上天假我的手，給他報應，要不然我怎麼能想出這樣的妙法兒呢，月娟正在像發神經似的，自言自語，忽由門外走進了看門的張升，向月娟垂手稟道，回太太，老爺又來了，從天夕就在門外打轉，直到方才，大帥太太來時，老爺才走，我因受了太太吩咐，不許老爺進門，在大帥太太進門時，我還怕他跟着擠進來，幸而沒有，老爺一見大帥太太汽車開到，倒躲走了，月娟聽着，明白他所爲老爺，便是志雲，不由想到這樣冷天，害他沖風冒凍守在門外，真是可憐，但轉念到自己所定大計，就得狠着心腸，向門房說道，好，你選得加小心，若被他闖進來，一定趕你滾蛋，門房諾諾而退，原來月娟除夜在喬宅聽了喬夫人教子的言語，又見着她母子對待湘蘭的情形，一時傷心負氣，就說出退讓的話，及見志雲痛哭，心已稍軟，恰巧衆人因窗上火光照耀，失驚出去觀看，湘蘭趁機逃走，及至喬夫人發現湘蘭失蹤，喊叫起來，志雲在屋中聽見，也自跑出，他母子都想到湘蘭一個弱女，冒着外面的危險彈雨，出去亂闖，很有性命危險，都萬分焦急，喬夫人更因愛惜湘蘭，關心太切，竟忘了前面還有胡月娟，力迫

志雲出去追趕，尋覓志雲這時也因念湘蘭出去的高險，不暇思想，就跑了出去，這本是很自然的行動，莫說湘蘭和他不爲夫婦，即使是不相干的人，遇到危險，也該捨身往救，但是立在一對地位的月娟，因爲姘妹關係，竟失去理性，並不想喬夫人所以着急，志雲所以狂奔，只是因爲湘蘭身入險境，倒只想他母子終是愛重湘蘭，故而如此關心，志雲聽得湘蘭走了，如飛追去，可謂愛情流露於不自覺，他眼裏那還有我，由此看來，方才痛哭，也是假裝着敷衍我了，月娟這樣一想，那裏忍耐得住，就一直往外走出，喬夫人看見，急忙追喚，月娟不理，三脚兩步，已到了外院，這時志雲已出去半晌，而老僕王升，也早已自動的追趕湘蘭去了，月娟一路無阻，走到門房，喚出車夫，一同出門，就上了汽車，立命車夫開走，喬夫人追到門外，月娟的車已走遠了，這時變兵已然去攻帥府，路上連警察都絕了跡，那趁火行劫的土匪尚在活動，月娟命車夫冒險開回家中，居然途中無阻，一直到家，月娟進屋先自哭了一陣，心如灰冷，而又怨恨，直想真個實踐自己的約言，和志雲永斷葛藤，從此離異，但也不能叫湘蘭得意，自己總得設法蹂躪她一下，以洩今日之憤，當時自己決定這樣辦了，但在時光老人，最是掛難解紛的好手，世上許多大事，都可以被他解釋得由大化小，由小化無，月娟初回家中，憤恨不已，直有對志雲誓不相見之勢，及至經過一夜思索，漸漸氣平了些，又因乍嘗婚後孤眠的滋味，寂寞之間，不由想起志雲的好處，既然想起他的好處，自己不由便恨意漸消，嫉心漸滅，對他生了原諒，所爲志雲處在那樣局面，上有母親以大義責備，下有湘蘭以舊情引動，所以當然心意慌亂不能回滿應付，細想他對我並沒有冷淡的表示，輕蔑的行爲，致當當着她們，未曾對我特別偏袒，可是他聽了我退讓的話，情急而哭，那情意也就很可感了，至於最後他拋下我不管，出去趕湘蘭，雖很教我難堪，但他也是一半受着母親逼迫，一面恐怕湘蘭危險，他下暇思索的追出去，過後見我走，未必不下一二分懊悔呢，這是月娟到第二日心想稍平時的想法，對志雲已大半諒解，直有意設法轉還，使他歸來重溫舊夢，但又想到那夜自己真氣表明退讓，怎好輕易食言，這跟頭裁給湘蘭，而且自己走後，志雲若把湘蘭追着拉回家去，在喬夫人主持之下，勢必仍認她作兒媳，同時也爲她留住志雲，不

放出門，或者進一步，使他二人從權合房，以安志雲的心，也未可知，難道我還用勢力欺壓，把志雲強奪回來，那可太沒味兒了，再想夫人背地批評自己的話，直把我當作報仇的障礙物，也等於他家的仇人，這真太屈枉我了，我自嫁了志雲，就已和他同心共命，及至第一次聽到喬夫人教訓志雲，更生了同情的心，我想幫着志雲上進，等到羽毛豐滿之日，再助他實行報仇，但是他們一點不知我這片血心，倒把我當作家賊似的防備，如今落到這步田地，我一賭氣，就得與他母子絕情斷義，並且給他們樣兒看，可是我實捨不得志雲，若沒有他我一世就算完了，但是與他復合，却又大有問題，若動勢力壓迫，固然手到擒來，可是那種無味的事，我不願再作第二次了，何苦教志雲把我看成惡霸似的，而且旁人也笑我無恥，仗勢力奪男人，我必得另想個法兒，教志雲與他母親知道我的真心，自動前來謝罪，志雲也拋了湘蘭，死心踏地的愛我，更教外人看看，我胡月娟並不要會胡鬧，也能作出男子才不出的事，月娟這一打算，於是想到志雲母子所生的心在念着者就是復仇，所以愛重湘蘭厭恨自己的原故，也就是因爲自己是太帥的親戚，我若自己能把老呂毀滅，作他母子所不能作的事，我竟替他們辦了，他們本把我當作仇人，而我竟反替他毀了仇人，那時他該怎樣想，管保喬夫人跑來央求我還作他兒子媳婦，那時我再萬事重提起，定要喬夫人親自打了自己的嘴巴，要志雲給我跪一天，我才順過這口氣呢，但月娟容自這樣打算，老呂管着兩省地盤，數十萬軍馬憑她一個赤手空拳的女子，想毀掉他，真是談何容易，那知月娟實是個奇女子，胸中富有韜略，又加自從知道志雲心事，發生物他復仇的意念，就常常暗自盤算，心中已稍有成見，這時又因鐘情和負氣兩種力量鼓動，苦心焦思，居然被她想出了眉目，就守在家中，仔細籌畫，預備把步驟佈置停妥，再出去實地進行，於是數日不出大門，她靜坐凝思，她又料着志雲或者難忘自己舊情，回來纏繞，應該如何應付，想了半天，決定自己既已定下這條大計，還是姑忍須臾，求個揚眉吐氣，一勞永逸，不要小不忍而亂大謀，就切實叮囑僕人，若是志雲回來，定要閉門不納，僕人知道月娟的皮氣，只有從命，那敢詢問原因，果然在正月初三年後，志雲真個來了，僕人對他說明太太命令，不許入門，可憐志雲只在貧窮密內，受了湘蘭欺騙，見

她與男子同床，不但認她已失身他人，並且連帶累她這些日獨身在外，必然久和這男子發生關係，於是灰心氣短。忽然歸家連喬夫人也無以慰他，志雲因湘蘭已負了自己，更自思念月娟，強忍了兩日，到初三午後，可再忍耐不住，就偷窺出門，喬夫人雖然看見，明知他是去投月娟，也不能攔阻，任其自去，那知志雲到了自己的公館，竟吃了閉門羹，任怎樣對門房央求威嚇，終是無效，只得回去，但他終不死心，仍常到門外徘徊，希望見着月娟，對她細訴苦衷，但月娟因知志雲時在門外逡巡，就更深藏不出，到素娟來的這日，志雲正在門外，遙望樓窗中的燈光人影，見車來了他方才避去，月娟這幾日在樓中，已把志雲計劃到十分之九，即尚缺少一步要着，未得完成，好似下棋好手，佈置一局，全盤都定，只差一個子兒，不能決定，恰巧素娟寫給江漢生送信，來到這裏，月娟聽她對江漢生訴說的話，忽動靈機，立刻把那信中未定的那一着給想定了，及至素娟走後，他又盤算半晌，門房進來，報告志雲行蹤，月娟揮了出去，凝眸想了想，忽地微笑道，我真佩服自己，居然想出這樣絕着，大約老呂真個氣數已終，要不然怎恰巧有這些好機會，供我利用呢，這也是果子不爛，不會生蟲，他這樣果子爛的地方太多了，又自語道，志雲你且委屈幾時，我終久是你的，至多三兩個月，我們就團圓了，說着立起在屋中走了幾步，走到東面窗前，這窗子下臨街，就除夕那夜，志雲自聽見行路的小孩兒想念母親，大受感動，立逃回家，就是這窗子望出去的，月娟走進窗下，忽聽自低喚之聲，疲於樓下，因窗子緊閉，傳聲不暢，凝身再聽，就如喚着自己名兒，月娟明白必是志雲，在外面看見這屋中燈光，故而到窗下相喚，不由的一陣悽悽，呆心的向前進了一步，忽又倒退，搖了搖頭，就循牆根走到窗旁，使人影不落在窗上，伸手把窗簾拉嚴，她對着窗外揮手送了個吻道，親愛的，你原諒我，爲着我們的將來，這時只得冷淡你了，說完忽的轉過身，回頭自語道，我不理他，他若天天總來，可怎麼好，這天冷的大，倘若把他折騰病了，不是罪孽，我應該想法兒留住他，不要再來，可有什麼法兒，我又不能跟他說話，若一開窗，怕就不易放他走了，我若被他央告得心軟，開得進退兩難，豈不自尋苦惱，還是狠住心，不理他吧，就走進窗前，轉到西墻下的沙發坐了，取下電話簿翻着，用纖指指

着上面一行行的字，須臾尋到胡字部的中間，手指序住不動，念道，胡楚天公館四〇七六八，隨即回電話盤上撥對了號碼，叫通之後，便聽那邊有、問誰，月娟道，找我你們胡旅長，你不用問我是誰，快叫他來接，那邊聽話的想是僕人，好像被女子聲音所震，居然不再詢問，立刻請來了胡楚天說話，月娟便問你是胡旅長麼，那邊答道是，又問他是那位，月娟道，我的名暫且不願明說，只能告訴你，我是令妹楚芳的朋友，因為楚芳的關係，所以通知你一個要緊的消息，那邊聽了哦哦兩聲，便問有什麼消息，月娟道，呂大帥恐怕人心不穩，已派楊汝璉施行苦肉計，假裝要圖謀叛變，來試驗軍官們的心理，你就是在被試驗的一個，可要留神，倘若露出不滿大帥的意思，恐怕立時就有危險，可是你若表示忠心耿耿，立時就能陞官，我只能告訴你這些，至於怎樣應付，請你自己斟酌罷，說完聽那邊連聲諾諾忙問道，是真的……有這樣的事……謝謝你，你到底是誰，請告訴我，日後……月娟接口道，真正真你過幾日自然知道，至於我是誰，你不必問，好在我是教你們對大帥表示忠心，總不是害你，你自己想吧，說完也不等他再答，就把耳機放下，微笑自語道，這一着雖是利用胡楚天，却是，無形中救了他的性命，自從呂克成糟踐了胡楚芳，他就恨透了呂家父子，楊汝璉一試驗他，管保上當如今經我說破，他自然有番盤算，但盼他裝作好能將楊汝璉哄信了，教老呂放他衛隊旅長，就算是老呂來個養虎自衛，第一步便成了功，那胡楚天念着呂克成的仇恨，將來到第二步發動時他定然裏應外合，作顛覆老呂的先鋒，只是知道這消息的，只還有江漢生，衛隊旅未準能落到胡楚天頭上，好在缺有兩個，他能得着警察廳長，也是爲老呂致命之患，且看結果如何，再作道理又思第一步棋已經走了，我就跟着進行第二步，第二步的風潮，却需要個製造場所，這場所不須他求，早有個現成地方，明日我就出去撥動好了，主意打定，又把前因後果，以及日後變化情況，想了一想，不由嘆息，老呂生了個佳兒，本希望可以繼成中業，那知竟成了傾覆江山的根源，倘若呂克成尚未歸國，老呂任如何作惡多端，我也沒有收拾他的把柄，看來世上的事，真是迷離莫測，老呂信寵他的兒子，怎曉兒子便是敗家禍根，老呂起初利用我籠絡志雲，又怎知我倒反爲志雲圖謀他呢，想着兒時已不早，恐怕志雲

仍在窗外守着不去，只得強狠心腸，又向窗外拋了個物，才捻滅了室中電燈，使他知道自已業已就寢，今日再無相見之望，便可自行回家，但志雲是否業已走了，抑或熄燈後還留戀，月娟回到寢室安睡，也不能知曉了，按下這裏不提，且說到了次日，帥府果施行了撤換楊汝璉的命命，因而軍政兩界，議論紛紛，人人傳說楊汝璉是爲梁保粹一陷，很有同僚爲楊汝璉不平，楊汝璉本人却從這一日就稱病在家，不見賓客，而且那被陞作繼任第二師長賈全忠，也恰巧在早一天害病，入了醫院，所以並沒有舉行交代，一恍過了兩天，這兩天軍隊中都以楊汝璉這件事當作談料，到處都聽到痛罵大帥昏庸，和梁保粹奸佞之輩，楊汝璉却在暗中安排，將他的幾個親信部下，素日和那指定被試驗的各旅長較爲熟識者，分頭前去延請，因爲預定在一夜內試驗完畢，好向呂帥復命，而且這種事，恐怕他們各懷疑忌，便是素有異志的，也不敢顯露出來，故而斟酌好了約會時間，和他們分別見面，俗語說小人之無信，真是不錯，梁保粹雖和楊汝璉結爲私黨，但行此秘事，但還怕他或因感情作用，有袒護欺蒙，竟約了郭譽夫，到時同來旁聽，在楊汝璉會客廳的隔壁隱藏，屬耳於門，偷聽實情，他們預備妥當，到了晚上八點鐘，第一個受試驗的第二師第一旅的旅長丁振遠來了，這人本是楊汝璉直屬部下，但是由帥府直接派的，和楊汝璉並無密切關係，而且感情不和，所以楊汝璉倒很願意他失陷落阱，毫無關照之意，當時延入密室，寒暄幾句，丁振遠在夢也不知幕內隱藏如許機關，提到楊汝璉左遷的事，自然要替他發了幾句牢騷，這本是應有之談，不能作準，楊汝璉先裝作不介意的樣兒，說這樣平常的事，無所怨尤，縱聽人告訴，你老兄爲我的事，很抱不平，非常不平，我是十分感激，丁振遠其實毫沒生過氣憤，抱過不平，反而倒有些趁願，但聽楊汝璉這樣說法，只得賣點人情，趁趁披兒說道，實在這事太教人不平了，聽說都是梁保粹在內鼓動的，真是奸臣在朝，忠良被害，我爲這事直恨得兩天沒好生吃飯，楊汝璉聽說提到梁保粹，便徐徐引入正題，先罵梁保粹怎樣奸惡，馬禿子上次的行動，深可同情，可惜沒有成功，留了他這個奸賊，事長只由我們這班替天師賣命的人，枉有汗馬功勞，終久都得受他的害，莫說別的，只說我們這班帥旅長，本來除了薪餉以外，照例還可以有很多外快，

就只爲財權在梁保粹手裏。有點好處都割了去，害得我們人、關窮，這氣真該法生。只怕還有第二個馬禿子出來，楊汝璉把話說到這個分際，只望丁振遠自動的說，勸他與郭保粹保粹的話，便算收了第一功，那知振遠閃閃騰騰，雖在不着痛癢時，也陪着他罵梁保粹，但說到這真有圖標的當兒，就含糊起來，只跟着哼哼哈哈，不加可否，楊汝璉見他不肯聽，便知就要徒勞無功，但試驗需要弄個切實清楚，不能及此而止，只得仍說了下去，裝作感說越氣，最後直吐出自己也要作請君側之舉，問他可能相助，丁振遠聽了半日，就改了口吻，反說出了解釋勸話頭，言說我們軍人以服從爲天職，受天師洪恩怎能背叛，收拾梁保粹雖不同背叛，但雖保不使天師受驚險，我們於心何安，再說天師受梁保粹，我們殺他無論當時未必成功，有馬禿子而軍可鑒，而且即得成功，天師在事後也未必肯容留犯上作亂的人，我們終必有罪，總而言之，此事萬不可行，帥長還是暫忍這口氣，等待將來機會的好，丁振遠這番忠告，好像很關切楊汝璉，其實是自圖免禍，宛轉的辭謝他，楊汝璉知道無可再說，只得裝作聞言大悟滴淚謝他的善言，表示取消這糊塗念頭，又敘談幾句，丁振遠便自辭去，梁郭二人在隔室，早聽得明白，認爲這丁振遠雖不忠義，却看得出是胆小怕事，穩健一路的人，今日這場試驗，只算無功無過而已，過了一會，第四混成旅旅長任縉壽來到，楊汝璉迎入密室，仍是使了方才那一套，任縉壽起先却比丁振遠似乎沉着，只慰問楊汝璉，並不罵梁保粹，楊汝璉下廻百轉，把話鋒引入正道，由自己的私憤，談到軍中團體的公憤，又轉又清君側的話，任縉壽却忽然慷慨激昂起來，似乎他胸中的積怨，比楊汝璉還深，頓足捶胸，指天誓日，大呼誓除此賊，以報天師知遇之恩，兼爲同寅除害，並且情願不顧生死，作個舉事先鋒，楊汝璉心中暗喜，居然沒自設陷阱，竟有一個落進去的了，但面上還勸他且莫急躁，行此大事，需要小心，任縉壽唯唯，又和他商議，半天施行計劃，並且詢問共事尙有何人，楊汝璉答以已有數人加入，明日還要開個全體會議，你到場自然明白，任縉壽也不再問，又對楊汝璉作了許多忠誠的表示，說了許多叮嚀，約下了明日會期，方才珍重別去，楊汝璉以爲有了成績，進隔室去才要報告郭譽夫先向他笑道，怎樣，任縉壽這反賊，楊汝璉道，你沒聽

見他的兇話，這人好危險，幸而早試驗出來，得以防備，要不然，他這樣包藏禍心，將來必有日爆發，不知鬧成什麼樣兒，郭譽夫笑道：「你上他的當了，以為他有心助你麼，我却早聽出來，他起初態度非常冷淡，到你說出起事的話，他忽然激烈起來，就是生心要害你了，只看他前後變得太快，又詳細問你起事計劃，同黨之名，就為打聽明白了，好去出首，他那樣裝作，只能騙你，我從他一發誓，就看出破綻了，他和梁保粹向沒芥蒂，何致那樣仇恨，何況他的話頭雖兇，氣却不盛呢，你不信就看，他或者試時已進帥府，也許到了梁大人家裏，可是他若沉得住氣，却要等明天黎明同黨，再去獻功，楊汝璉聽了，不甚謂然，但還未出言駁辯，忽聽門外鈴響，急忙走了出去，這次來的却是暫編第二旅長郎大化，這人却是直隸漢子，久已不滿梁保粹，和楊汝璉照舊交套，對他一試，郎大化立刻表示贊成，但不像任輔壽那樣激昂，只答說久蓄此志，肯願合作，不過他是一介武人，沒有藉略，只能暗地佈置兵卒，靜候楊汝璉命令行事，商議定了，即行辭去，楊汝璉以為這人意態平淡，跡近敷衍，未必不內藏奸詐，郭譽夫却認定這郎大化實是真誠的幫他舉事，其意甚堅，絕非詐偽，楊汝璉只是不信，梁保粹也很有猶疑，那郭譽夫眼力真高，到了次日，任輔壽果然到梁保粹家告密，再派密探向郎大化旅一窺探，果然他已暗地購買許多白布，裁製臂章，預備在夜間起事的暗號了，這是假話，暫且不提，且說當時，梁保粹和郭譽夫在密室中，聽得外面又來了人和楊汝璉互相寒暄，知道是江漢生，便側耳細聽，楊汝璉漸漸提到梁保粹，率由舊章，越說越有氣，排案大罵，只聽江漢生笑道：「你真不英雄，這樣背地罵人，他又聽不見，當得什麼。」楊汝璉以為他已表同情，所以用話激動，就趁勢說道：「我豈止罵，還想殺他呢。」江漢生道：「你要殺他，好大口氣，有什麼法兒殺他。」楊汝璉道：「只要有我助我，我自自有法兒。」江漢生道：「對大帥怎樣呀？」楊汝璉道：「我怎敢冒罪大帥，只要殺死梁保粹，除了這口氣便罷，我們是老朋友，你總能助我，說完聽不見各話，楊汝璉又道：「這件事我是為我們除害，並非為己，話未說完，江漢生忽厲聲答道：「楊汝璉，你真非活夠了，要找不自在麼，什麼大家除害，我知道必是因為大帥把你降了一步，心裏怨恨，要借題道反，什麼叫石側，馬鬣子也曾這樣說，可是



架上砲打帥府，我看你與他一樣心，我姓江受帥深恩，怎幫助你這叛賊造反，可是以前既知你是朋友，也不忍把你獻功，楊汝璉你既然生了叛心，我爲大帥安全，絕不能容你在這裏，你快收拾行李帶着家眷離開這個首城，限你明天早晨動身，若是不然，我就對不起，把你的陰謀揭穿，你喪了性命，可別怨我，說着只聽皮鞋聲向外走去，走到門口，又高聲叫道，你還是別想行險徼倖，我現在出去，就給帥府打電話，教衛隊防備，再派我一連兵守在你門外監視，我的話一言一句，你可趁早走，說完鞋聲案案，漸漸走遠，楊汝璉好似嚇呆了，聲息都渺，就見他推門進來，向梁保粹苦笑道，二哥，瞧你賞我的好差使，無故的挨了這一頓窩心罵，還要驅逐出境了郭響天道，想不到江漢王這樣骨硬，行事也大有道理，他忠於大帥，破壞你的陰謀，可是又顧着朋友，不肯害你，只逼着快走，還怕你挺而走險，又說明他的仰置，教你不要妄想，這人真是有智有勇，又忠於我，我以前真失了眼，小看了他，楊汝璉答道，你且別贊成他，也替我想梁保粹笑道，少時我進軍報告，先去對江漢王說明原由，他就不會再監視你了，楊汝璉鼓着嘴道，反正他算走好運，罵我一陣，不是吃師長的餉餉隊旅長，就是發財的警察廳長，反正準有一份兒，我這賣力挨罵，丟人現眼，爲的什麼，梁保粹道，大帥當然不會白了你，楊汝璉搖頭道，什麼白不白，反正是這一回我算嘗够了滋味，下次再遇這種事，就降我八級也不幹，幸而只還有一個，就功回滿滿了，梁保粹道，只剩了一個胡楚天了那小子軍頭立腦，容易對付，準得和那大化一樣，楊汝璉道，但盼如此，多毀兩個倒黜的，也替我解恨，說着外面的鈴聲又響，楊汝璉忙跑出去，須臾迎着胡楚天進來，胡楚天舉止粗豪，向來不拘禮法，一進屋中，便坐在對面的椅上，和楊汝璉說話，因爲坐的地方，離着通隔室的門太遠，所以梁郭二人聽不見他們說何言語，過了一會，就聽胡楚天大聲叫好，又哈哈大笑，楊汝璉也笑，梁郭二人以爲果然不出所料，胡楚天真被楊汝璉說得投機，表示同意，那知笑聲未已，忽砰的一響，內聲清脆，隨着楊汝璉高聲叫道，嘩嘞，你怎麼打我，一語未終，又聞咕嚕嚕，似乎踢倒了桌椅，胡楚天大聲震屋瓦的喊道，好小子，你真想造反哪，還想拉胡天爺下水，你可太賊了，姓胡的殺人放火，破壞事都幹，只不會忘忌負義

小子別做你媽的春夢了，你今兒不找別人，單與我商量，看我是那種。哪好小子，我教你認識認識，打死你這賊，替天誅除害，說着只聽楊汝璉那位百戰英雄，忽然呀的聲叫起來，聲猶未止，又聞桌椅亂響，脚步奔動之聲，楊汝璉又叫變呀，胡楚天同時喊你那裏跑，接着似乎兩人互相追逐，遂聞嘆息一聲，似乎有人跌倒，楊汝璉高叫你別放槍，我我有話說，胡楚天作切齒聲道，你這反賊，還有什麼可說，楊汝璉好像掙着命哀號道，你們還不出來，他要斃了我，房內的郭梁二人，本想不到胡楚人如此忠直，竟要嚴懲這反叛的楊汝璉，正在聽得貌變色動，不料又變本加厲，動了全武行，眼看要出人命，又聽楊汝璉呼救，二人實在不能不出門了，只得開門奔出，連喊不要動手，楊師長不是真……；但這時胡楚天已把楊汝璉按在地下，一手低住他的胸口，一手持槍對着他的前額，似乎沒聽見有人出來，只低頭向楊汝璉囑道，我不打死你，也成，你起來老實跟我進帥府自首去，這時楊汝璉仰面朝先，却已看見梁郭二人，着急喊道，你們可拉開他，快說話呀，梁保粹這才醒悟，忙叫道，胡旅長你放手，楊師長是試驗你，我……；話未說完，胡楚天抬頭看見了他，好似入了夢境，兩眼睜直，嘴兒大張，怔怔的說不出話，梁保粹忙拉他立起，楊汝璉也翻身爬起，他使勁拍着屁股，冤氣沖天的向梁保粹道，瞧我這份禍，你真害苦了我，差點兒挨了槍彈，你們還忍心不露而見，要真教他打死，上那兒訴冤去梁保粹忙陪笑道，對不住，教老兄受屈，改日小弟請客賠禮，大帥當堂還酬謝你呢，又轉臉瞧胡楚天，見他直宕眼兒，瞧瞧這兒，望望那兒，好似迷了魂一樣，正要對他細說原由，却不，胡楚天猛蒸眼珠一轉，似乎明白了個中秘密，立時顏色一變，轉身就向外走，梁保粹忙喊胡旅長別走，請回來胡楚人一聲不應，竟自走去，梁保粹等急忙蜂擁追出，正是，掛盜開門，交陳平展奇計，移薪就火，蠢公子再種禍根，這且不提再說呂將軍自從梁保粹擊夫楊汝璉三人，用奇計去禦將以後，就下令派江漢生兼警察廳長，胡楚天為衛旅長，楊汝璉久官復原職，並且因設職特添了個軍官訓練處，委他作長官，以為酬勞，至於那曾經試驗出心懷叵測的旅長郎大化，自然藉題免職，另派他繼任，經過這一着改革，呂將軍以為保衛盡屬忠良，不肯亂已黜退，自覺從此高枕無憂，江山更

加穩固，却不知已經引狼入室，與虎同眠，危險更不堪言狀，那少帥呂克成，見胡楚天忽然遞級高座，負起拱衛帥府之責，想自己曾污辱過人家，結仇非淺，心中也很覺不安，但是他自己胡作非為的事，既不敷直告呂帥，又想胡楚天軟直，不會陰謀，現在經呂帥以恩相結，或者他仍着前程，將舊憾忘却，因此也就不加防備，其實呂克成那裏知道的，胡楚天性情爽直，不會陰險，但被逼到極處，懦夫也會變成兇橫，直入也會變成陰毒，俗語說，老虎吃人，並不可怕，綿羊咬人，才算危險呢，且說呂克成大性好色，却因久住外國，學得一身外國的紳士皮氣，一方面好像品行很高，對狎伶嫖妓等污下之事，向不沾染，却只喜同交際場中，轉向一腔閨閣的姑娘動念頭，他以少帥之尊，當然無求不得，自歸國以後，把文武屬僚的內眷，已沾辱了不少，在這交際社中，有名的四大美人，他已到手兩個，一個是宋玉堂的寡媳章稚珠，一個是胡楚天的妹妹胡楚芳，至於胡月娟，他還因着輩分關係，休着素娟，未敢即言追求，而且月娟因着志雲，竭力遠避着他，故而未曾出什事端，還有呂克成最迷戀傾顛的，朝思暮想的，就是岳慕飛的女兒岳雪宜，他雖怕岳慕飛，但經不住色胆如天，竟有一度與走狗勾串合謀，藉邀請岳雪宜夜宴為名，用計灌醉她加以侮辱，幸而恰巧那夜馬歪子鬧起事變，岳雪宜不能出門，才逃脫這場劫數，以後她又因害了一場小病，謝絕酬，深居簡出，呂克成空苦相思，也無法可想，他因此起首便遇着這領袖群芳的四大美人，曾經滄海，眼界已高，再尋求好的人才，便苦不易，而且胡楚芳曾經被他蹂躪，事後幾乎自殺，幸而婚期已屆，男方雖知此事亦無奈何，到期仍娶過去，不幾日就藉着蜜月旅行為名，和她的丈夫，遠避到上海去了，所以呂克成只剩了章稚珠，章稚珠貌美善媚，身體又完全自由，雖然和翁公宋玉堂有些說處，不過宋玉堂也以巴結少帥為前提，只好她在心中，笑在面上，絕不敢阻礙兒媳行動，所以章稚珠很可無拘無束，長陪少帥行樂，但克成和她纏綿既久竟犯了久則生厭的皮氣，以為一個美人，就好比一處名勝山水，任風景如何美麗，若長住其中，日夕遊賞，把好處全探盡了，就沒有再流連的價值，只苦一時尋不着替身，只可暫時將就，慰情勝無，但一心終在岳雪宜身上，屢次和親信人曹芝阜等，像會商軍國大事似的，研討圖謀岳雪宜之法

，却因爲忌憚岳慕飛的兵權，足以左右大局，威脅大帥，若爲此事惹翻了，他便將不了，故而結果都是搖頭而散，呂克成精神十分抑鬱，忽有一日，他在晚間，感覺無聊，閑翻報紙，忽見戲園廣告上載清明大戲院，梅蘭芳演花木蘭，就對曹芝皋談起梅蘭芳，曹芝皋勸他去看看開心，呂克成一時高興，就立時前往，他因向來不上這等地方，也沒派人先去要廂定座，而且也沒預先吩咐下邊，當時說走便走，只帶着曹芝皋和一個副官，出府坐上汽車，便奔了清明戲院，到了地方，副官才知道少帥要看戲，急忙先驅而入，到了樓上，向戲園中人說明少帥要廂看戲，戲園中人嚇得屎滾尿流，急忙叫人跑到後台，通知止住了戲，先吹打一套得勝令，再跳一回加官，這本是當時一種風氣，戲園中見了軍人，必恭必敬，且求得免擾聽衆，延遲時間也所不惜，所以仿照堂會辦法，每逢有軍官入園聽戲，或是抱大令的，查街軍隊，入園敬觀，便要暫時停戲，吹打一套得勝令，以表恭敬，且久便成爲慣例，軍人們認爲是應該承受的榮點，若吹打稍有遲悞，這戲園主人便要遭到申斥，這時他們因少帥到來，不敢似常禮相待，所以外加一場跳官，又忙着給我包廂，無奈包廂都已人滿，只有第三廂的客人尙還未來，戲園中人也管不得什麼營業規矩，就請少帥坐了第三廂，呂克成並不曉得這等優待儀注，見台上空無一人，文場單獨作樂，又出來跳加官，還只當方才開台呢，就向曹芝皋說，我們來早了，幸而曹芝皋還明白此中情形，對他解釋，少帥才曉得這是對自己致敬，須臾加官跳完，正戲又開了場，是王鳳卿的文昭關，少帥看着毫不在意，回頭見副官在廂後立着，就吩咐他自去尋座位聽戲，不必伺候，那副官巴不得一聲，就走回到戲園索要包廂，戲園中人因實在沒法騰挪，央他在散座暫坐，副官以爲不可不肯依，直要另找地方，幸而園中有聰明人，對他好央央央，園主出來給他幾句好話，他才不作聲了，便坐在散座看戲，再說少帥那邊，看了半齣文昭關，忽聽背後有高跟鞋聲響，回頭看時，只見一個艷裝少婦，穿着男式水獺大衣，盈盈立在身後走道之上，眼看着這第三廂，面現詫異之色，和少帥眼光一觸，那秋波中射出兩道媚光，黑漆般的眼珠，好像說出了話，質問你是何人爲什麼坐我定的包廂，少帥見這少婦生得秀麗異常，一張張略爲清瘦的臉兒，沒有一處不充滿美意，整個窈窕的

身軀，無一處不流露風韻，尤其那玉柱般的凸鼻，和那小得可愛而緊緊閉那小嘴兒，更襯出她的宜嘔宜笑春風面，只看她正當嬌嗔之際，已嬌美不可當，若是颯呼一笑，更不知怎樣迷人，俗語說，天生麗質難自棄，真是不錯，凡美人，都能自知其美點所在，必然加意表彰，不肯掩沒，這少婦不過有二十上下年紀，打扮得很是清雅，毫無妖艷之氣，然而她的面上，似乎隱有一種爽爽氣，自似美男，由此可見她穿這男式大衣，並非無意的了，少帥看得心動神蕩，暗想這人怎好美貌，在四美之外，別有一種動人風度，此地有這樣人，我怎會不知道，正這時，只見由前而趕過一個案目，到那位少婦面前，張手作勢，似乎請她出去，低聲叫曹吳太太，齊請這邊，說音似恐少帥聽見，神情非常詭異，那少婦見了大怒，高聲叫道，你教我上那邊去，我定的包廂，爲什麼教別入坐，還不快給我聽，那案目聽了，只嚇得額頭發色，只向她擠眼努嘴，亂使眼色，那少婦更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要我定的廂房，憑他是誰，也得講理，叫你們管事的來，那案目本來是戲園中特派在樓梯口等候這第三廂的定主兒，就防着在少帥面前鬧起糾紛，惹他生氣，偏這案目一時疏忽，竟沒看見這少婦上來，此時已急得要死，如何敢去招喚，只望着把這少婦叫到旁邊，對她訴說原委，料着她必然畏勢善退，這已就卸了責任，那知道少婦只立着不動，厲聲質問，他急得沒法，正要說出包廂被少帥佔用的話，嚇他一下，那知少帥這時已走出廂外，走到少婦近前，作出紳士派頭，鞠躬盡禮的道，小姐，對不起，是我佔了你的包廂，現在旁處實已沒了空隙，今天我作主人，請小姐進廂去坐，千萬不要客氣，那少婦聽了，似乎一驚，望着少帥道，你佔了我定的……如何反說自作主人，好好，我並不要聽戲，就讓了你吧，說完回身就走，少帥見美人就要走逝，心中一急，想要伸手拉她，又覺不好意思，正在焦急無策，旁邊有趣的曹芝草，忙對少帥使個眼色，自趕到少婦身旁，鞠躬叫道，小姐你請留步，我們怎能佔你的包廂，倒把你趕走，來來，你邊請進去坐，我們走，那少婦聽了，才正步回頭，曹芝草已伸手把廂中放的帽子手杖取出，裝作要走的樣兒，那少婦以爲他們知禮讓，就點頭說聲對不住，走入廂中坐下，曹芝草又對呂克成使個眼色，呂克成就跟着進去，悄然坐在少婦身旁，那少婦方畏

開戰單，猛覺旁邊有人，轉臉看見呂克成，又驚又怒，急忙立起，就要向外走，呂克成一手拉着她的出路，一手取出名片，遞到她的面前，那少婦已氣得花容失色，說道：「你這是什麼道理，強佔我的包廂，還不許我走，我可要喊了。」呂克成仍鞠躬含笑，道：「女士不必生氣，請你先看看我的名片，呂克成的意思，自然是想借着自己的勢力，使他懾服，那少婦本索憤恨已掉頭向外，不去看那名片，但那名片近在目前，不由用眼角掃了一下，似乎看見呂克成三字，立刻面色一變，又注目細看了看，猛然臉上一陣緋紅，又由紅轉白，現着驚懼神情，目光直注意那名片，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呂克成見她這樣，明白是名片發生了効力，她已知道自己是威威赫赫的少帥，想他芳心可可，生了愛慕英雄之意，只於尙含嬌羞，不肯自表衷懷罷了，於是就放下胆量，伸手撫着她的香肩，低聲說道：「吳太太，今日真是幸會，我對你實在萬分愛慕，要不然也不肯這樣唐突，請你原諒我，並且別當我是少帥，只當是尋常朋友，不要客氣，請坐下談吧，那少婦自知身落陷阱之中，不免悔懼交迹，但態度尙還鎮定，聽呂克成說完，才勉強現出笑容，發出恭順而帶冷澀的聲音，道：「謝謝少帥好意，我能和少帥作朋友，真是幸運，不過……現在我還有點小事，得回家一行，只得暫時失陪，你且請坐，就少時就來。」呂克成聽了，明白她說話雖然委婉，實是藉詞作脫身之計，不肯和自己親近，不由心中微惱，但念頭一轉，仍攔住她，作笑說道：「你這是說謊了，明明前來看戲，怎又說家中有事，吳太太，你這樣絕人太甚，太孤負我的誠心了，那吳太太則言，似乎羞窘交乘，把清水臉燒得紅霞片片，更顯出無限嬌媚，顫聲說道：「我是臨時想起一件要緊的事，非得立刻回去，不過半點鐘必然回來，再和你長談，呂克成他是仗勢欺人，毫不講理，又笑嘻嘻的道：「你想起什麼事呢，可以告訴我，那吳太太聽了，氣得星眼圓睜，銀牙直咬，秋波一轉，隨即恢復原來笑容，低聲道：「我們女人的事，不能告訴人的多了，你問得不過分些兒麼，說時你暫時納會兒開吧少時再見，說着又向着呂克成嫣然一笑，向外便走，呂克成此際心中也改辦了主意，不再阻止，又見她改變神情，作態相媚，而且口中稱呼，也改稱爲你，傳神發話，俱都脈脈含情，心中雖明知她這是以進爲退的脫身之計，但愛心更自勃發，不可遏止，就一言

不發，悄悄跟在後面，曹芝臯又跟在他的背後，遙遙相隨，那吳太太出了包廂，不覺得通身嚇出汗，一顆心也是要跳出喉嚨，腳腿更酥軟欲跌，他心中却自念着阿彌陀佛，以為得着上天保佑，居然脫開這場意外的危險，難免的羞辱，就好像漢高祖逃出了鴻門宴似的，只顧奔命前行，那敢回顧，直奔到樓下，出了戲院的門，暗叫一聲慚愧，這可逃出龍潭虎穴，便舉目尋覓自己的包車，急忙回家，那知道時呂克成正在身後，早已暗地吩咐副官將汽車開過來，吳太太看眼前沒後有自己包車心中焦急，她要走過對街尋找，不料由旁邊開過一部淨光耀目的紫色大汽車，直向迎面衝來，吳太太急忙退回便道上，那汽車恰恰在她面前停住，吳太太方要重下便道不想左臂已被人握住大驚回顧，見又是呂克成。她直如一個落水的人，才得掙扎回到岸邊，忽然又被一隻鱷魚咬住了腿，重拖下萬丈深淵，一陣又羞又急，幾乎暈倒，呂克成也善於利用機會，趁她這驚恐失措的當兒，已扶入汽車廂內，曹芝臯和副官都上了前面，汽車就開始動了，吳太太一清醒，已然是身在車中，並且入了呂克成懷抱之內，急忙掙扎離開，就要和他拚命，推著車窗，厲聲喊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還不停住放我下去，呂克成笑道，你別着急，到地方自然放你下去，吳太太瞧着他那狡黠的樣子，直相給他幾個嘴巴，但一思他的威勢，再想到自身的利害，不由又心怯了，只頓足說道，你打算把我帶到那裏，呂克成道，你不是回家麼，我送你去，吳太太道，你可知道我家在那裏住，呂克成道，我自然不知道，請你告訴我，我好吩咐車夫，吳太太一聽，心中自思他既把我強劫人車，難道真的就能送我回家，但事已至此，只有告訴他住址，且看他如何舉動，就把住址說了，話已出口，心中又後悔起來，想到被他知道住址，以後必然常去纏繞，後患已無寧日，但是若不告訴他，他也未必肯放我下車，勢必鬧到更危險的地方，那就更不好了，現在只可聽天由命，看他如何再作應付之計，想着見呂克成果然拍車夫後背，吩咐開到自己家中，那車夫也居然從命，轉入大路，向自己家中開去，吳太太心中稍寬，呂克成攔住她的手，很溫柔的笑道，你似乎太怕我了，我得對你道歉，我自知行動太凶，不過你未免棄我大甚，直想躲避，我實在太愛慕你了，自從方才見你，就覺我的魂靈，已附到你身上了，倘若敢你逃走，

我就敢不回魂靈，必煞爲你害相喪命。你明白我是爲着性命，才不得已冒犯你，總可以原諒我吧，呂克成這一套，本是在外國時，追逐婦女，早已學成的風月遊詞，自以爲十分漂亮，能動女人的心，但吳太太聽了，只覺肉麻可恨，但因技鼠忘器，仍自不敢發作，只得強笑答道，少卿好意，太教我榮幸了，不過我當不起，說着便要把手徐徐縮回，那呂克成緊握不放，又接着道，你當不起，這世界上還有誰當得起呢，我敢賭咒，平生見的女子，屬你最美，今日實是我終身最享福的日子，我情願把我的名譽地位，換你的一笑你真太美了，只恨我久在外國上學，直到現下才遇見你，方才我聽戲院裏的人稱你吳太太，請問你那有幅的丈夫，是……話才說到這裏，吳太太已望見自家的家門，不自主的喊聲到了，停車，呂克成聞言，很快的拍了車夫一掌，車子戛然而止，副官首先跳下，開了車門，吳太太走下，就回身說道，謝謝少卿，您請回吧，改……她因恐呂克成再作糾纏，故而先向他致謝告別，那知這樣言外示意之法，只是拘束知禮君子，怎能抵制慝願小人，底下再見三字還未說出，呂克成已跳下車，扶着她走上門前石階，且行且語道，我既然到了貴府，怎能不進去拜望，說着就舉手去按門鈴，吳太太聞言，急得通身抖顫，恨不得立時死在當地，因爲她知道丈夫現在家中，自己引了這霸王式的少帥來家，教丈夫何以爲情，而且還不知惹出什麼禍事，恐怕這安樂家庭，便要毀在今日，從此丈夫不能見人，自己不能作人，一切都完了，想就顧不得開罪少卿，向他說道，你不能進去，你太逼我了，呂克成道，爲什麼我不能進去，吳太太急得把話兒連頓，說道，不成，我的丈夫在家，呂克成哈哈笑道，你的丈夫，我有什麼不能見的，吳太太發着啜哭的聲音道，我……我丈夫是你的副屬，怎能……呂克成擺手道，這樣更好啦，我見見面，以後好提拔他啊，吳太太見他只管纏磨，又央告道，好少卿，你開恩請回吧，我萬萬不能讓你進去，呂克成方欲答言，只見大門已蒸開了，一個僕人立在門內，呂克成不由分說，挽着吳太太直向裏走，穿過院落，直入樓門，吳太太抵禦不住，掙逃不脫，隨他走着，心中直比罪犯赴法場還要痛苦，因爲罪犯自知一經處決，便昇一了百了，她却自知一進家門，便有大禍發作，不知關到什麼地步，身體抖得如同秋風落葉，若非呂克成挽着，直



將跌倒，果然一進家門，方走到起居室的門外，猛見一個身着便服的翩翩少年，由室中奔出，口中叫道，靜嫻你怎這時就回來了，威可聽無聲，說着已到近前看見靜嫻身旁邊立着個男子，和她携手攙跪，靜嫻神色又似醉如痴，不由大驚，立住睜目再看，才瞧出靜嫻身旁的男子，是自己的長官少帥呂克成，他這時雖覺驚恐欲絕，但因久在軍中，對長官的禮節，已成習慣，當時也忘了身穿便服，不由就雙腳一並，右手上伸，行個軍禮，峙立不動，呂克成一見，認得這少年是自己的新軍第一師中的參謀吳凌亞，立刻鬆開靜嫻，趕前一步，哈哈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我們吳參謀，這更好了，今天我是不速之客，你不必拘束，我也不客氣，進房去談談，說着就昂然進入起居室中，吳凌亞峙立之間，心中想着少帥怎麼與自己愛妻携手同歸，此事太已奇怪，而且也素知少帥風流偉蹟，又看着當着靜嫻神情，覺着好生不是滋味，舉着的手，不由就落不下來，見自己夫人仍痴立在對面，就用眼光向他詢問吳太太愁眉苦臉，只向他作無可奈何之狀，吳凌亞方要開口問她，那知呂克成進入室中，見主人不跟着進來，就叫道，你們怎麼還不來，幹什麼呢，吳太太無奈，只得向丈夫使個眼色，一同走入，呂克成這時倒像到了自己家裏似的，早坐到沙發上，代執主之禮，讓他夫婦就座，望着吳凌亞笑道，今天真巧，我在戲院遇見你的夫人因為戲太壞，她不願聽下去，我就送她回來，想不到又遇見你，這太好了，都是一家人，哈哈，說着又向吳太太道，吳參謀學問智識，都是頭等，我早想調劑他，今天認識了嫂夫人，更提醒了我，明天我就去對少帥說，起碼給他個局長當當，說完見吳太太和他丈夫相視無語，他又問道，嫂夫人，你看怎樣，吳太太沒法，只得望丈夫使個眼色，夫婦同時立起，說了句謝少帥栽培，呂克成仍向着吳太太道，嫂夫人，不要這樣稱呼，更別客氣，咱們往後就是頭親近的朋友，說時眼光向他夫婦轉了一轉，似乎明白這時當着吳凌亞，不會得遂自己心願，再留下去也是無聊，不如且把種子埋在他們心裏，令其自行萌芽，等他們自己結成的果實，給我送去享受，想着就立起來，裝着正人君子的態度道，我已經把嫂夫人送到家了，因為想見見吳參謀，才進來坐坐，我還有事，不打了，改日再見，吳凌亞自見着呂克成，就又驚又氣，迷惑又智，一直沒說出話，這時見呂克成要走

才說出一句客氣話道，少爺何如再坐會兒，吳太太雖巴不得呂克成快走，地事也跟着丈夫讓了一句呂克成笑道，我不坐了，再見罷，他說完向外走，吳凌亞夫婦只得在後相送，方出屋門，呂克成回身攔住吳凌亞，連說不要送，不要送，吳亞以為少帥同他客氣，仍跟着向外走，呂克成忽一沉臉說道，吳少帥，你是軍人，該懂得服從命令，我說過不要你送了，吳凌亞聽了，方悻然止步，呂克成又轉爲笑容道，倒是嫂夫人送我出去吧，說時已拉住靜嫻的衣袖，向外便走，吳凌亞才明白他的用意，只是需要靜嫻相送，所以拒却自己，只氣得顏色更變，伸手向衣袋中去摸手鎗，直想把呂克成打死，那知把手伸空，却摸不着褲袋，方知身上穿的是中裝便服，那手槍却在軍服袋內，只得眼望着自己愛妻，被呂克成拉出樓門，不過他這時便有手槍，是否真個有胆敢放，那倒是個問題呢，再說靜嫻跟呂克成走高，心中更覺驚悸，只怕這惡魔再動手把自己挾到別處，那可如何是好，不料一出大門，呂克成便低聲說道，親愛的，恭喜你，明天就是局長太太了，現在本地釐金局長出缺，我一定保舉你丈夫，這是發財的差使，你便明白，我是爲誰，明天委任準可以下來，可得你親自去取，明天下午六點鐘，我派汽車來接你，說着見靜嫻低首不答，他又說道，這可關着你丈夫的前途，吉凶禍福，都在明天咱們見面時決定，你可注意些兒，呂克成本是挾着靜嫻，且行且語，這時已走到街門，他居然賊不走空，抱住靜嫻重重接了一吻，靜嫻驚懼之間，這未及撐拒，呂克成已鬆開他，拉開門走出，回頭說句明天六點，就跑上汽車，又從車窗中遙拋個飛吻，得意洋洋，揮令車夫駛疾而去，靜嫻痴立門際，好像作了一場惡夢，知道自己落入離奇災難之中，這安樂的家庭，已似騰上半空，即將傾跌粉碎，再想起自己在前一時餘前往戲院消遣，丈夫送到門首，看着上車，那時心意暢滿，自覺是世上第一快樂的人，那知只隔須臾，自己竟把災患帶到家中，看看自己的百操，和丈夫的身命，已立於不能兩全之地，自己若拒絕呂克成，這家庭必然傾覆，自己若允從呂克成，這家庭仍是不得安全，凌亞豈是軟弱男子，能忍受這樣羞辱，可恨自己過於享樂，今天舉把凌亞一人在家，也要出去看戲，如今招出大禍，連累凌亞，我可把什麼臉兒見他，靜嫻正在心酸腸轉，覺后頭被人拍了一下，知是凌亞，也不敢回頭看他

才嘆息說道，凌亞，我害苦你了，咱們進去說吧，凌亞無言，就關上街門，扶她同入室中，並坐在沙發上，凌亞懷着滿腹疑雲，忍不住沖口問道，到底怎麼回事，你怎與他會到一處，靜嫻默然頓會，驚她眼光一亮，悚然立起，重又坐下，自語道，我愁也沒有法，羞也沒有用，現任最要緊是思辦法……才向凌亞說道，我太對不住你，惹來這樣大禍，不過現在也沒別話可說，先把細情告你吧，你若愛我，千萬不要着急，不要生氣，雖即將自己到戲院遇着呂克成，以及被送回家的情形，都詳細說了，於把他侮辱的程度，說得稍輕，因為恐怕丈夫神經承受不住，又接着道，他真是作惡的魔鬼，明知丈夫你在家，偏要進來，當然是仗勢欺人，我很怕禍事就要發在今日，幸而一見你，倒規矩些了，我還不明白什麼原故，直到他走，強迫我送出去，不明白他是另有打算，借着給你發表什麼局長，致我親自去取委任狀，明天六點他派汽車來接，這是什麼意思，不用說我就很明白，吳凌亞聽到這裏，顏色大變，眼睛幾乎突將出來，拍案跳起罵道，好東西，我和他誓不兩立，你若早告訴我，我絕不教他出門，靜嫻才揪他坐下，說道，你先沉住氣，慢慢商量，吳凌亞頓足道，呂克成這小子，真瞎了眼，他把公家的官兒，換人家的妻女，便宜已經占得多了，今天竟欺侮到我頭上，看我也是那種無恥人哪，我非要他性命不可，靜嫻大聲道，你不是無恥的人，我也不是無恥的人，咱倆既是同心共命的夫妻，如今無端遇着災禍，只好來想躲避的法兒，若是沒有法逃避，寧不濟還可以一塊兒死呢，你現在拿麼去殺呂克成，管保殺不死他，你先陷進羅網，那時我可怎好，吳凌亞聽着，漸漸把頭垂下，頹然而坐，靜嫻又接着道，這禍事完全起在我的身上，若不是我看戲，何致於撞着太歲，可是現時我也顧不得埋怨自己，事到如今，只有先想法兒要緊，吳凌亞道，有什麼法兒，明天他必來接你，你若不去，他會派人強架你去，到那時我一定用鎗打死他們幾個，再打死你，我也自殺，靜嫻搖頭道，你且聽我說，事情還未必走到那個地步，我們也不致於拚命，……吳凌亞聽着，才冷笑道，哦，到不了那個地步，你的命還值錢呢，我明白，你被呂克成說動心了，願意跟他……靜嫻伸手堵住他的嘴巴，氣得渾身打戰，顫聲說道，凌亞，你不能再說下去，咱們結婚三年多，難得你還不知道我的為人，居然說

出這話，可是我不怨你，在這時候，你的心已經亂了，凌亞聽了，面上現出差愧之色，似乎覺着自己過於兩笨，不該懷疑到靜嫻的人格，但口中說不出話，才握她的手，又用眼光向她謝罪，靜嫻也握住他的手，表示已經恕他，仍接着道，你以爲我想替作局長太太呢，那知你的局長作不成，連原有地位都要完了，我問你，你以前常說只要有我，什麼都可以犧牲，現在快到了你犧牲的時候，想保全我，什麼都不能顧了，小呂心毒手辣，方才已對我說，明天的約會關着你的吉凶禍福，就是暗示我要不從他，他必然設法毀害你，再強奪我，現在這地方是呂家的天下，沒處講理，我們既不能忍受恥辱，還只能逃走，好在離明天六點還有時候，可以從容逃脫，你思怎樣，吳凌亞拍手道，好，咱們就走，我除了你什麼也不在心上，靜嫻答道，可是太苦你了，自從你在學校畢業，總沒好運氣，從去年才在軍械處得個小差便，苦熬苦修，直到上月，呂克成回國組織新軍，又托了許多人情，才得這參謀職位，日子過得稍爲舒服，我才爲你前程高興，你也覺得以後可以好下去了，可憐我往時受的貧苦，只得教我快樂，就像今天你在戲院定了包廂，定要我去，就爲我隨你在此處住了幾年，還沒聽過梅蘭芳的戲，那知你的好心，竟闖出這樣禍事，咳，我不該明白，憑我的身分，實在不配花許多錢看這樣好戲，早些勸你去退票好了，如今鬧得此地不能存身，我們逃雖容易，可是到外邊既沒有錢，又沒有熟人，你可怎麼掙扎啊，我真害煞你了，凌亞聞言，抱住她說道，且不要想得這麼遠，只要有我在你身邊，我就是賣力服苦，也是樂的，何況船到橋頭自然直，人生到處都有機緣，我們逃出去再說，靜嫻聽了，望着他流淚無言，說道，趁這時下去都睡睡覺，我們快收拾東西，等天明就走，凌亞點頭，二人又相視半晌，覺得在患難之中，更增加了無限愛情，心頭雖覺悽愴，精神却很安慰，雖然前途茫茫，渺無歸宿，但夫婦都互相看作落海的救命圈，以爲只要緊緊抓住，就不愁沉落，任憑風濤如何險惡，終有得生之望，二人這時都把憂愁消失，一同收拾起來，靜嫻把東西檢視一回，覺得件件都需要攜帶，但逃難又怎能多帶行李，只得強狠心腸，減了又減，結果仍裝了三隻箱子，兩隻提籃，還有一個大襖套，二人一面收拾，一面商量去處，減亞想起山東尚有一位軍界朋友，就決定前往濟南，及至收拾完

畢，二人也不再睡，就在床上互相偎倚，坐以待旦，這時情味的甜蜜濃厚，直使他們都想起結婚的前夜，也曾有過這樣感情，因為他二人在婚前，便常公開往還，却爲家庭管束，別一講論，時常在提心弔胆之中，直自結婚前夜，才覺得從今走入光明之路，再不致畏首畏尾，首挨受荷禱痛苦了，這時二人因被愛情鼓動，完全忘了畏懼，忘了憂愁，只覺今日雖在難中，但明日一此難關，便算磨免，而且似乎前途處處，都有樂境在等待他們，於是這失意的逃難，直變爲賞心的旅行，只於靜嫻因丈夫得到這樣地位，非是容易，如今移居他鄉，還要他重新努力，造就前程，應付環境，不知要受何等勞苦，不覺十分憐恤，但想到丈夫少年英俊，才能出衆，這番換個地方，倒許轉了好運，從此升騰也未可知，這樣一想，心中便又釋然，當下夫婦喁喁密語，直到天明，凌亞便喚起男女二僕，對她們說，因有急事要上北京，不定何日回來，也許就在那裏長住，你們趁這機會，回家看看，另投主人去吧，二僕聽了，既驚且悵，靜嫻就多給了一月工錢，又許她房中所遺東西，任意撈取，二僕方才大喜，伺候他夫婦梳洗完畢，就去收斂東西，兩人說妥，衣服陳設歸女僕，木器什麼歸男僕，倒沒起什麼爭競，女僕因所携輕便，就先帶着東西，辭別走了，男僕却要等主人走後，再尋車子把所帶搬走，尚在等待，靜嫻見轉眼之間，這個家竟似遭了盜劫，滿目紛亂淒涼，回想這家庭是自己費了無限心力，無限錢財，許多光陰，才創造佈置，成爲夫婦雙棲之所，如今只一會兒，就完全失掉，而且立時即將離開，不能再作須臾貪戀了，不由悽然欲淚，凌亞也惘然無語，只握緊她的手，又看看表道，够時候了，我們該要動身，就派男僕雇車，靜嫻見僕人出去，移步向各房中，都仔細看了一下，走到臥室，見壁上還有凌亞幼時的照片，就取下來，放入外衣袋中，向空房低聲嘆道，我要走了這住了好幾年，今天竟拋了你，咳，這是我享過幸福的地方，我到死也不能忘記，倘然上天見憐，我們有日回來，我仍要住在這裏，說着又手指窗上綉帘，和帳上繡額，向凌亞道，這都是我親手做的，不知費了幾個月工夫，咳，又豈止這個，這房裏，那一處沒有我的手跡，當日不辭辛苦，實指望跟你長久享受，那知全留給別人，真好慘啊，凌亞知道她心中難過，只得勉強安慰道，你不必傷心來日方長，我們還都年輕，無論

走到那裏，我都要照樣的給你立個安樂家庭，這些東西，值不得可惜，靜嫻嘆道：我不是可惜東西，是可惜我的心力，我的心力還包含着愛情呢，你可明白，這裏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們的紀念品啊，凌亞也自可憐，但仍勸道：你雖過也沒用了，我們先出去尋車，省得在這裏傷心，靜嫻無言，隨他出了臥室，走近屋門，見外面天已黎明，只見陰雲密布，滿天都作灰白慘淡之色，頗有雨意，似乎天公也悲悼這一對失路的人，將要代爲垂淚，靜嫻走出屋門，立在階上，望着牆角的兩株香椿，高過簷頭，挺然並峙，因爲時在初春，尚未茁發枝葉，靜嫻想着自移居此地，每屆春中，香椿綠芽初生，常在微雨之後，教人採下供膳，嫩碧清香，是凌亞最愛吃的東西，以後香椿重茁新芽，不知供何人口腹，我們却不再看見這綠葉繁殖，也不能再在夏中倚樹乘涼了，又見廊下擺得許多盆景，和院中數種花畦，畦中新經靜嫻種下花籽，尙未出芽，但標識花名的小竹牌，却縱橫排列，行伍整齊，靜嫻方凜然思想，畦中花開之時，自己已遠在天涯，不知花兒可會想念種它的人，忽然看見廊下掛着籠的琴繩，猛有所觸，忙回身走入屋門，須臾取出兩個烏籠，一個鸚鵡，一個畫眉，她拿着烏籠說道：我要走了，你們也去罷，我不能教你們再受別人監禁，去吧，得此遠走高飛，在山林裏享受清福，千萬可別再到人世這人世太壞了，你有好看的羽毛，好聽的喉嚨，都是殺身的禍根，我這是經驗的話，說完把籠門開啓，那畫眉首先飛出，飛到香椿樹枯枝上，落了一下，隨即院中打了個旋，高飛而去，那鸚鵡却遲遲不出，靜嫻把籠開了兩次，它才緩緩飛出，那知竟飛到靜嫻前上，用嘴兒輕輕啄着她的鬢髮，口中學着英語大耳令，這原是靜嫻夫婦，日常互相呼喚，被它學會了的，但此際靜嫻聽着，直如想到良朋訣別的呼聲，不由淚滴如雨，伸手撫着它道：大耳令，我最愛你的，除了凌亞就是你，但我有一絲之路，也不會捨你，你是靈鳥，要常想着我，去吧，那鸚鵡被靜嫻撫摩，並不稍動，但手方離開，它忽特的聲飛起來，越過房簷而逝，大耳令的叫聲，還從遠處曳着餘音，送入靜嫻耳裏，靜嫻倚入凌亞懷中，哽咽不已，凌亞正要慰她，却見僕人走入，報告車已雇到了，凌亞就吩咐把行李搬將出去，靜嫻又周視院內，作最後的告別，才淒然挽着凌亞，一同出門，洋車一共五輛，三輛已裝滿了箱籠，夫婦

坐上車去，見僕人立在門首，深有惜別之色，靜嫻忍不住，就又取了兩張鈔票，遞給他，却又怕他作謝詞，更催車夫急行，一行車走出沒有幾丈，忽然自宅傍小巷中，溜出兩人，望着車子，交頭接耳說了幾句，便見一人奔走如飛，隨在車子後面跑去，一個人却向着相反的路徑，奔馳而去，須臾却無踪影，真是世上萬事怕犯小人，若只有呂克成，靜嫻夫婦，本可安然脫逃，絕無險阻，只爲小呂的身邊，有個足智多謀，勇於爲虎的曹芝臯，竟使靜嫻的謀策，完全失敗，原來昨夜呂克成從吳宅出去，坐汽車回府，途中便把詳情告訴曹芝臯，自覺大功已成，美從可到手，非常得意，曹芝臯却是眼光銳利，傍觀者清，他已在戲院中看出靜嫻，對這威勢蓋天，富貴絕頂的少帥，只有畏懼之意，毫無羨慕之情，又見過吳凌亞，少年英俊，和靜嫻必是恩愛夫妻，少帥雖然橫行情場，無戰不勝，但這次却未必能够得意，就把這意思說了，少帥以爲若干大僚眷屬，尙對自己已結惟恐不及，何況這處在自己手下的小小參謀，再說自己曾以肥缺誘她，好虛榮的女人，又怎會不上鈎呢，就不以爲曹芝臯所言爲然，曹芝臯解釋半晌，呂克成才有些相信，就問倘然她真個不願，又有什麼法兒抗我，曹芝臯說，他們自然無法相抗，想不出脫於逃跑一途，少帥若是真愛這個女子，還得嚴防爲是，免得被她逃脫，空遺後悔，少帥覺得自己想要卸用某人妻女，便是賞某人肉臉，只沾我雨露之恩，已是絕大榮幸，應該感激涕零，何況我還以高官厚祿相酬，吳凌亞若是不識抬舉，反對供獻妻子，那直是大逆不到，罪不容誅，就把這意思告訴曹芝臯，交他全權辦理，倘若吳凌亞真個携眷潛逃，便趁勢收拾了他，教他看着享受他的妻子，曹芝臯得了這命令，急去安排，分派手下走狗，分頭行事，不特實行監視，而且把以後應付步驟，也籌備停妥，故而靜嫻夫婦方一出門，就被人攔上，並且數分鐘內，他夫婦圍逃的消息，便傳到許多關係者耳內，但他夫婦還茫然無覺，自慶將脫虎口，只要踏上火車，一出這座危城，所向都是康莊，儘是樂境，車子到了車站門外停住，便有腳夫奔過，代運行李，凌亞付了車錢，和靜嫻買票入站，那知才走到月台上，便見迎面立着許多灰衣軍人，正在檢查旅客行李，腳夫走至近前，便將箱籠放下，只見爲首一個小軍官，喝令打開，凌亞若在常時，很可以說出自己職名，要求免驗，但這

時隱隱還恐不及，怎敢自露姓名，只得捂着褲夫把箱籠打開，那小軍官囑命手下檢查，立時過來七八個兵士，動手翻起來，就見內中一高喊一聲，隨即跳起，手中拿着一隻四寸多高的小瓶，裏面盛着白色東西，說道，呀，這是海龍國，話猶未了，另一人也由袖口伸出手來，擎着同樣的瓶子，那小軍官本立在凌亞身旁，一伸手把他揪住，道，朋友，你好大胆，私運這些毒品，沒說的，認命打官司吧，凌亞大驚之下，立即明白遭了陷害，在傍邊沒有閱歷的靜嫻，起初還只詫異自己箱內何以出現兩個小瓶，繼而聽他們喊出海龍國，又見那小軍官很快地抓住凌亞，便也明白了內幕，本來這陷害手段，如同兒戲，很容易看出，不過主使的仗着勢力，並不怕顯露破綻，只要借個罪名，陷害入罪，又怕誰來打不平，但是那知這時傍邊竟立着五十多歲的婦人，身穿黑衣，頭裹黑帽，神情猥瑣，像是個僕婦，到車站送一扇門的，但當兵士搜出毒品，小軍官捉住凌亞的當兒，她忽然雙目直瞪，射出神光，面上現出驚異之色，緩緩邁步走近，這時兵士已把吳凌亞捆住，簇擁着向車站外而去，靜嫻紅了眼睛追上前去，面辨凌亞，吳凌亞被兵士揪住頭髮，連頭也不能回，靜嫻，此時想與丈夫同死，就抓住那小軍官的手道，我是他的妻子，你把我帶去，那小軍官把手一揮，說走開，不要胡吵，就跑出站外，靜嫻再向前追，不料一個兵士擋在前面，不容她走出，靜嫻亂罵亂跳，眼看着凌亞被架上一輛汽車飛馳而去，她猛氣兩淚一直手一伸，不由栽倒在地，這時那低聲說道的婦人，上前將她抱住，盤上腿兒，又插入巾，捶後背，救治半晌，靜嫻方才醒轉，哭出聲來，那黑衣老婦人，態度十分沉着，見看熟關了閉入圍繞前，也不問靜嫻遇何事，只有向她低聲說道，你不要哭，哭也沒用，現在你一個人料想不記得門，還是先回家，再打主意吧，靜嫻神智俱昏，正在六神無主，見這不相識的婦人前來相助，就好像遇着救星一樣，自己也想丈夫既被捉去，儘留在站上，也於事無補，只可先回家去，就點了點頭，也沒顧得詢問老婦姓氏，就扶着她立起，老婦道，你在那裏住，說了，我送你回去，你的箱籠行李呢，說也奇怪，那班軍警查得毒敗，理應將同伴的人以及所帶行李，完全帶案，但這次却破了舊例，只帶走凌亞和搜得的毒品，不但把同伴的靜嫻留下，而且連箱籠都置之未動，此際老婦叫了



幾個脚夫，把行李送到站外，自己扶着靜嫻走出，問明住址，雇了幾輛洋車坐上，便離站歸家。靜嫻心中只想着丈夫神志昏昏，有着痴呆，只由着那老婦擺佈，及至到了家門，老婦在前揚聲問她可是這門兒，靜嫻才一張眼，看見自己舊居家庭，才招手叫停住，這時他那僕人尚在裏面收拾東西，聽見門外車聲，走出來看見主婦一人獨歸，神色詭異，又不見主人，倒多添了個面生老婦，不由驚異非常，就問太太怎麼回來了，靜嫻聽了，不禁啞咽難言，那老婦就向僕人道，你們太太遇着事，你先不必問，快照管着把行李運進來，打發了車錢，說完就扶靜嫻，走進院中，一進正房，靜嫻看見房中殘破之狀，在一點鐘之前，尚與丈夫相伴，那時只打算比翼同飛，永遠離開這舊宅了，怎想得到須臾之間，自己又回到這裏，已變成隻身單影，想着心腸崩裂，撲到迎面的大椅上，放聲大哭，那老婦走過，用力在她肩上一拍說道，你年青青的人，怎麼這麼沒出息呀。遇着逆事，得挺着肩膀擔承，儘夾有什麼用，靜嫻被她打的肩上一痛，才抬起頭看了她一眼，老婦就坐在她身邊，正色說道，你的事我已看出大約摸，一定受人陷害，只還不知細情，你對我說，靜嫻這字詳細打量這老婦，見她衣衫寒素，面容猥的，形狀若非僕婦，也是寒家老婦，心中雖甚感激她的熱心相助，但覺他絕非有知識的人，莫說用她幫忙，就只對她訴說原委，也恐未必聽得明白，自己當這樣時候，這樣心緒，那有工夫和為閑談，不如謝謝幾個錢，打發走了，先圖個清靜，就含淚說道，老太太，多謝你幫我，我的事你管不了，現在也沒工夫對你說，這兒有幾塊錢，你拿去買茶葉……話未說完，只見老婦臉兒一沉，眼光一亮，似乎憤然將有所言，但隨即悔了原狀，冷笑說道，吳太太，你的眼力不強，只當我是求財來的麼，哈哈，我也不怪你，現在你且別管我能不能幫你，權當發洩冤氣，把細情對我說說，萬一我能給你出個主意呢，靜嫻見老婦此時目光如電，瞳子比孩童還加黑添，而且灼灼逼人，真知有異，又聽她言談不俗，立刻心中一動，自思平常人怎能管這樣閑事，也不會有這樣言語，或者是有來歷的，我何不就對他談談底細，才立起說道，老太太你原諒我，我乍遭禍事，神經錯亂，說話太已冒味，你跟我進來吧談，說着就拉着老婦進到起居室，在沙發上坐下，這時候，來門外，報告說東西已收進來，車

子打發走了，說着就要向裏走，靜嫻尚未答言，老婦已向他揮手道，好，你先出去，等會兒太太再和你說話，現在先給泡些茶來，僕人因為心裏慌記所得東西，只怕主婦回來，又要收回成命，所以心中懸念，急欲探知底細，又不知這老婦是何如人，見她代主婦發令，心甚不悅，但見主婦無言，只可應聲退去，這裏靜嫻又問老婦貴姓，家住何處，老婦道，我姓趙，人們都稱我趙媽媽，你不必細問，只說自己的吧，靜嫻便把所遭的事述說，才說到一半，趙媽媽忽忽跳起，憤道，呂克成啊，呂克成啊，好好，真是父是英雄兒好漢，我還在想……說到這裏，忽然住口，見靜嫻愕然相視，忙擺手道，你別理我，還往下說，靜嫻心中打轉，覺得她有些可疑，對後半段事情，就不敢再加絲毫議論，只據實直述，趙媽媽聽說完，怔了半晌，才對靜嫻挑起大指道，你是好的，你丈夫也是好的，現在有許多無恥人，想謀你們這樣巧宗兒，還尋不着呢，好吧，現在我纔明白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了，靜嫻低頭不語，趙媽媽道，你何必還裝糊塗，事到如今，還有什麼想的，這件事就是三歲孩子，也能明白，定然是呂克成弄的圈套，給你丈夫栽贓，他看透你這步棋，所以先派人在車站等着，把你丈夫收進去，再收拾你，靜嫻本已想到這層，聞言點頭，切齒說道，你看的對，我也明白是這個路數，說着又頓足咬牙道，千刀萬剮的呂克成，你是白費心思，你的勢力雖大，我同命却屬自己管，我寧死了，也不從你，趙媽媽微笑道，可是他把你丈夫捉去，作押包兒，這種官司，說大就大，說小就小，你不從呂克成，他必把你丈夫問成販毒軍人販毒，準定死罪，你可該怎麼辦呢，靜嫻聽着，悚然無措，忽厲聲道，那我就隨着和丈夫一塊兒死，趙媽媽笑道，只怕你死不了，便是死也不能一塊兒，靜嫻聽着，忽忽眼珠一轉，跳起叫進，哦，我還當你是好人，原來你就是呂克成派出來的說客，怪不得這樣巧呢，你快滾出去，告訴呂克成，昨天我對付應酬他，是爲着丈夫，現在我丈夫既已遭禍，我還有什麼可怕的，豁着這條命，與他拚了趙媽媽聽了，只向趙嫻，靜嫻正要罵她，只聽外面有敲門之聲，就見僕人在門外出現，稟告道，外面有位姓曹的，要見太太，說有要緊的事，靜嫻方自一驚，趙媽媽怕手笑道，你罵我是說客，現在真說客來了，快請進來問問吧，靜嫻還不知道這姓曹的是誰，但不甚信趙媽媽的話，心

想也許是丈夫被捉在什麼地方，派人來送信息，自己總要問個明白，想着不由走出門外，向院中張望，只見一個獐頭鼠目，身軀瘦長，直如塗了臭油的電線桿的人，已走到樓梯，脫帽向自己鞠躬，靜嫻一見，便認的是昨夜與呂克成同伴的人，心中方明白趙媽媽的話不錯，方要罵他出去，但轉想自己總要問明丈夫消息，如果呂克成以此相逼，自己再尋死路，反正既立志自身不辱，現在便與這姓曹的說上幾句，也不爲喪節，就沉着臉兒說道：「你是誰，見我有什麼事，曹芝皋鞠躬說道：「吳太太，我爲吳參謀的事，特來與您商議，請借一步說話，靜嫻無語，向後退了幾步，曹芝皋鞠躬而行，靜嫻也不讓他也坐，但向房中一看，那趙媽媽已經不在，這房中另有側室，通着別室，料想她必是走了出去，靜嫻也顧不得尋她，就向曹芝皋道：「吳參謀已經被呂克成陷害了，我心裏早清清楚楚，你又來送什麼信，曹芝皋抵嘴道：「罪過，這怎麼能說少帥陷害，少帥連影子還不知道呢，我是才聽見信兒，因爲素日跟吳參謀至好，我在四處打聽，原來是犯了販毒案，聽說毒品不少呢，靜嫻憤然道：「你住口，我嫁了凌亞許多年，就是不知道有你這位朋友，再說你們栽贓的鬼計，連小孩子却都瞞不過，何必跟我裝好人，曹芝嫻臉上一黑一紫的道：「吳太太你太冤枉人，我實在是關切吳參謀，來跟您商量營救他的法兒，您聽我細說，靜嫻冷笑道：「我倒要聽你怎麼個說法，其實你不說我也明白，曹芝皋逡巡坐在椅上，把手杖放在身旁常先咳嗽了一聲，然後開口道：「我實在不信吳參謀會作販毒的事，吳太太猜的不錯，許真是受人陷害，不過我聽軍法處人說，確實當場從吳參謀行李裏搜出兩瓶海龍因，約有七八十兩，現行法律，販賣五兩以上，就要槍斃，這罪案情太已嚴重，太已危險，論吳參謀的年齡才志和前途希望，若因此……咳，那不疼死人麼，何況還有嫂夫人你，莫說真遭不幸，便能從輕而又從輕，只得個十年監禁，他把青春歲月都遭蹋了，多麼慘呢，所以我想必託用大力量，根本解決，不從法律上着手，只由人情上想法，求個人把他硬保出來，靜嫻接口道：「求誰呢，我並不認識有大權利的人，曹芝皋以爲逼到分際，但還不願暢口說出，正嚙嚙着要使個迂迴轉拆的筆法，再轉到正題，靜嫻已經指向他罵道：「也不必多費你那狗肺狼心，我替你說了吧，這事就去求呂啓龍，也不成，必得求呂克成，呂克成把

我丈夫捉進去，當然也能放出來，可是有個交換條件，就是拿我的身體去抵丈夫所有罪名，服服貼貼，任憑少帥玩弄，姓曹的對不對，你再說也不過這一套，可未免開尊口吧，我若肯答應呂克成，樂得的等曹當局長太太，何必奔奔逃逃，倒落個丟臉求人，呂克成也許認爲世上女子，真沒廉沒恥，見不得金錢勢力，今兒教他開開眼，你回去告訴他，這一段小事，用不着張惶，不過兩條人命罷了，曹芝阜又鞠躬說道，吳太太，真是聖明，把我的話都替說了，我不必絮叨，不過還得你念着吳參謀的生命和前途，不要爲一時負氣，把他害了，你現在家中，自覺這樣才對得住吳參謀，可是你怎麼能斷定吳參謀不盼望自輕一時的節，保百年到老好呢，他若知道你這樣固執，全不以他的性命爲重，又怎麼保他不怨你呢，靜嫻聽到這裏，忍不住一口吐沫，噴了他個滿面生花，大聲罵道，你不要拿小人心來度君子，凌亞才沒有這樣卑鄙惡念，一定贊成我的行爲，除非你這樣無恥東西，才願意用女人巴結上司，曹芝阜一聲眉兒道，是是，不錯，只可惜賤內臉子太壞，一直沒巴結上，我就不在乎這個，我認爲夫妻只要有愛情犧牲身體，並沒有一點關係，少帥對於女人，向來不貪長久，只三朝五日，就算了事，便是屈辱，時候也很短，得的利益，却是享用無窮，你只要答應，釋放吳參謀不算，局長的事還照原議，另外少帥還有幾件好首飾奉送，說着又低聲道，吳太太恕我說句放肆的話，少帥是最能給女人快樂的，凡是和他有過關係的人，都……靜嫻聽他居然說出這種混賬話，氣得星眼圓睜，跳腳大罵快滾，又怕他再說出難聽的話，只見桌旁立着他的手杖，就抓起來，向他沒頭沒臉的亂打，曹芝阜被打得噉噉亂叫，一面舉手遮攔，一面向外逃跑，靜嫻不是個深閨弱質，有生以來，也沒打過人，今日却因怒氣沖心，不自主的動起武來，而且不知那裏來的若大氣力，打得曹芝阜鼻青臉腫，抱頭鼠竄，靜嫻好似瘋了一樣，直追到院中追出街門，見曹芝阜已到街上，才把手杖拋了出去，關上大門這時覺得怒氣稍減，心內一鬆，全身失去緊張，才覺得氣力俱盡，手脚一軟，就伏到門上，喘喘喘喘，汗流溢溢，但曹芝阜還在未走，又捶着門說道，吳太太，多謝你這頓飽打，打我沒一點關係，只求你詳細想想，聰明人別作糊塗事，少帥爲你費盡了心思，萬萬不能罷手，你要明白些，別鬧到沒趣兒的

地步，敬酒不吃，倒吃了罰酒，何苦呢，現在我走了，下午還來聽信兒，告訴你吧，下午你再不應，吳參謀在獄裏就要受苦，晚上你再不應，吳參謀的屍首，就從狗洞裏往外拉了，請你詳細計度，我午後來，說完就聽他上了汽車，嗚嗚的開走了，靜嫻仍伏在門上，心中自思，這可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自己若不從呂克成，丈夫就難活命，若從了他，即能救丈夫性命，日後又何顏相見，何況我自幼曾受閨訓，深知女子貞操的貴重，又與凌亞情深義厚，寧死也不忍丟身於人，固然凌亞性命危急，他的遭禍，完全受我所累，我應該學道達權變忍辱救他，即便在他脫難之時，我以一死相謝，也未必不可，但是凌亞爲人，我所深知，這時他寧願喪生，也不願我受辱，而且他一心在我，我死了，他也未必能活，那我救他等於不救，反而自落個夫身喪節，這可怎麼好呢，靜嫻左思右想，毫無善計，只有仰望蒼天，抱怨相扼太甚，人生到此，真落入最艱難的境地了，她一陣焦急欲死，忽忽怒攻心，忘了呂克成，與曹芝學的仇恨，也不再思想吳凌亞的危機，只自己對自己動了肝火，一想自己不該生來這樣惹禍的容貌，既生了這容貌，就該善自隱藏，怎竟出去到人前顯耀，就說昨夜老實在家和凌亞相守，有何不好，偏偏要出去聽戲可見我實是一個不安分好浮華的女人，本來容易惹是非，可是惹出禍事來，自作自受也罷，却偏偏害了丈夫，自己倒安然無事，現在即使上天保佑，立刻救凌亞無恙歸來，我也沒臉見他，何況當前還擺着絕大難題呢，靜嫻既然痛恨自己，又感到無計可施，不由狠心完全碎了，只覺局勢萬難，怎樣辦也沒有好結果，自己既罪孽深重，而且伶仃弱質，無智無勇，又無幫助，遇此奇禍，實在無力支持，而且軟弱神經，也禁受不住，只可自己求死，且走出這個苦境，口眼一閉，後事茫茫，全不管了，靜嫻想到這裏，猛覺凌亞影子浮在眼前，心中又有些猶豫不決，但忽一想死，呂克成與凌亞本無仇恨，目標本只在我身上，我若一就，呂克成不但不害他，必然釋放出來，想肅猛然精神一震，要離開大門，一直跑上樓去，進了臥房，回手把門闔上，心想已給丈夫留數行訣別之言，但覺寫了也未心能到他手，人由將死，何必還顧念後來，凌亞日後知我自殺，當然明白原由，我無須多增加他的悲苦了，主意已定，便坐在床上，從手上摘下隻金戒，看了又看，心知吃下去就

要斷腸而死，不由落下淚來，正在這時，忽聽門外脚步聲響，聽有人高喊吳太太，靜嫻聽出是那趙媽媽的聲音，不自主的應了一聲，外面道趙媽媽聽了，循着聲音來推房門，一見房門緊閉，就驚問她，吳太太，你關上門作什麼，靜嫻在應聲以後，便覺後悔，聽外詢問，只得答道，我要睡一會兒，請你回家去吧，話方說完，說面的趙媽媽，不知是觸動靈機，還是聽出聲音有異，猛然說道，你必是胡鬧，這可不成，快開門，靜嫻道，你去吧，我不開……底下的話還沒說出來，只聽哄的一聲，那很結實的門鎖，便被踢斷，門便大開，趙媽媽直奔而來，靜嫻驚懼之下，倉皇把手中的戒指，很快的送到口中，在她狗意思，本想把戒指先吞入肚中，再和來人說話，那知道趙媽媽眼光更快，一見她把個番澄澄的東西遞送人口中，就從門口一躍已到床前，這行動比猿猴還要敏捷，一隻手先捂住了靜嫻的脖子，另一隻手就向她口中掏取，靜嫻沒得把戒指咽下，就被她摀得喘不出氣，就閉緊了嘴，咬定牙關，伸手和她支拒，趙媽媽一面挖她的嘴，一面說道，你這是糊塗主意，事情不是沒有活路，爲什麼尋死，快吐出來，咱們好商量，靜嫻只是不應，支持半晌，趙媽媽着急說道，你真糊塗，怎不替你丈夫想，你死了他怎麼活下去，靜嫻這時才在牙縫斷斷續續的道，我死了，他倒可以活，趙媽媽道，錯了，你活着，他才可以活，救他的法子有的是，何必行這短見，靜嫻聽着，似乎疑惑她所言是表示自己順從呂克成，就罵她滾開，又用手掙扎，趙媽媽道，你還把我當好細呀，實告訴你，我另有救你夫婦的主意，決不勸你作手臉的事，你要信我，快吐出來，聽我慢慢的說，靜嫻仍自不信，氣息僅屬的道，你瞎說，一個婦道，會能救我，去去，別管我的事，趙媽媽見事在危急，不由嘆道，我二三十年沒有露過形跡，今天可沒有法兒，要她信我，只得說實話了，就向靜嫻道，這樣說吧，在世界上能管呂克成的，除了呂啓龍就是我，你大概還不明白，現在你吐去戒指，聽我幾句話，若是還不信我，或是覺得我不能救你，性命還是你自己的，接着再尋死也就誤不了很大工夫，靜嫻這時心中盤算，這老婦來得形跡詭秘，而且目光怪異，言語離奇，我已看出她不是常人，再加方才把這麼結實的門一脚踢開，我只覺眼花繚亂，不知她怎麼到了面前，直彷彿飛進來的，靜嫻平日好讀小說，腦中常有渺渺思

想，此際尋思小說中常見患難中人，意外遇着俠士拯救，雖然向不認爲實事，但今日這老婦實在可憐，自己何必固執，就是聽她說些什麼，也無妨害，如其語出虛謬，我再死不遲，想着就點點頭，把嘴張開，老婦一鬆手，把戒指接住，但仍交與靜嫻道，你收着，預備第二回死，靜嫻顧不得回答，嘔逆了一陣，又用水嗽了口，喘息略定，才向趙媽媽說道，老太太，你是真心來救我的，我可太失禮了，趙媽媽道，不用談這客氣話，我今天本是送一個人出門，才在車站遇見你，當時覺你怪可憐，才送你回家，等到知道了細情，心裏很是不平，就打算救你，可是還沒打好主意，那姓曹的來時，我聽你說的話，暗中直挑大拇指，更決定非救你不可，那知你心眼這麼拙，跑上樓來就要吞金死，靜嫻道，老太太，多費你的好心，可是你是誰，有什麼法兒救我，要知道呂克成的勢力，在這省裏沒有人敢惹，老太太你救我一個人沒用，除非救出我的丈夫，才算真救我呢，趙媽媽默然半晌，才道，現在我問你一句，你可能一心信服我，別問我是誰，只要聽我的調動，成不成，靜嫻搖頭，老太太，你要明白，這事關乎我的貞節，我丈夫的臉面，性命倒在其次，我怎能問明白，就冒昧信服人，不怕你過意，呂克成他料到我先尋死，他也許先派人來使穩軍計呢，趙媽媽拍着靜嫻肩頭道，你是好的，真稱得起外慧內秀，這樣非得問個明白不可了，好，我就實告訴你，可是你不要害怕，也不許告訴人，靜嫻點頭道，我到這步，還有什麼怕的，你要我守秘密，自然從命，趙媽又道，你若知道我是誰，還不驚慌，我更服你，至於洩漏我的形跡，只怕於你沒有好處，要記住了，現在先告訴你，害你丈夫的呂克成，就是我親生自養的兒子，靜嫻聽了這一句，就好像中了電一樣，霍然立起，兩目如痴，趙媽媽笑着拉他坐下道，你怕了吧，可是別當我是幫着呂克成來圖謀你，他還不知道有我這個母親，連呂啓龍都不知道我還在世上，我且把身世對你說說，前二十多年，呂啓龍在河南作武官，我那時也正在河南邊境上作女賊頭，呂啓龍奉命去剿我，論勢力，他有一千條性命，也被我收拾了，可是我一時動了凡心，竟改邪歸正，嫁他作了太太，又把我同夥都替他收撫過來，呂啓龍從我身上，陞官發財，轉了好運，過了一年，我生了個兒子，就是呂克成，正過得好好的，不料我的同夥部下，因爲弟兄受了軍法

，都譁變了，帶着軍械，跑回老巢，呂啓龍因此受了處分，回家開槍打我，我奪過槍，本要打他，但一想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就沒忍下手，可是關到這個份兒，決不能再跟他了，當時就拋下孩子，自己跑了出去，投到山中一座尼庵去當尼姑，過了沒幾個月，被我的同夥知道了，大家跑來央告我，還出去帥領他們，我辭不脫，我又幹了七八年舊營生，年歲漸漸老了，覺得在綠林殺人害人，終是沒有好下場，就遣散了同夥，自己單身各處飄蕩，本打算幾時遊倦了，就仍回尼庵修行，了此殘生，那知我自從離了呂家，雖然已經把男女之情全看淡了，但是兒女情腸，却斷不了，這時和年紀很有關係，初從呂家出來，丟下親生孩子，滿沒理會，以後簡直忘掉，可是一到老來，竟另換個心情，在前二年，偶然聽說呂啓龍已經作了二省督軍，我忽然想起，我還有個兒子在他呂家，我在世上孤孤零零，心懷冰冷，但一想起兒子，忽然又熱起來，覺得自己身上落下的肉，雖已離別多年，却不能不在歿世之前，見他一面，以慰淒冷的心，我因為這個念頭，把我從四川引到這裏，細一打聽，原來我的兒子，已被送到外國留學去了，我只得投到人家作女僕，安心等待，因為我既不願露出形跡，更不願和呂啓龍相見，其實我與老呂一年夫妻緣分，到如今我雖沒有恩情可戀，也沒有仇恨可記，去見他本自無妨，而且我若真的前去，莫說老呂不忍不認我，也不敢不認我，只於老呂在我走後，早已另娶太太，我又何必多留一次痕跡，使他不安呢，我在此處隱居二年，實地查考呂啓龍所作所爲，俱是傷天害理，天道循環，終必受到慘報，而且我更算出他不得好死，結果家破人亡，無法挽救，我對他認爲是自作自受，決不關心，呂克成是我的兒子，就決定長住此地，等待來呂家遭到報應之時，我或是事先超度，或是事後拯救，總要保全了呂克成，也算盡了母子情分，然後我再出家修行，了却風願，這心就可以海闊天空，無掛無碍了，及至等到軍前克成從外國回來，我裝作乞丐在大門外見了他一面，他因爲乞丐到了門前，埋怨警察獲衛不力，警察廳長因此丟了官，其實警察就再多些，也攔不住我啊，以後我再留心克成的行爲孽事，比他老子還加倍萬惡，回國不多日子，就像對待你的這種事，已作過多次，因爲人家太太小姐，被他強姦軟誘的，都沒有數兒，我已經十分寒心，想不到今兒又遇見你這件事，



你總以聽明白我的來歷了，但不知可信不信，靜嫻聽他說得奇怪荒渺，心中半信半疑，見他相問，只可點頭道，我信，我信，從方才我已覺你不是平常人，却想不到竟是呂克成的母親，趙媽媽笑道，你還是未必信我，本來我的經歷，太已奇怪，也難得入信，其實這也沒什麼關係，現在說說我的來歷，只爲教你明白我有能力救你，可以安心等我施爲，不致再尋短見，靜嫻這時望着他倒不知怎麼稱呼是好了，吃吃的道，老……呂……呂……呂太太，你打算怎樣救我呢，趙媽媽道，你不要這樣叫，我不姓呂，你還叫我趙媽媽，凡是認識我的全這樣叫我……說完沉了一沉，我救你的法兒，想了兩個，頭一個，你聽着更不會信，我想教你先另到一個地方等着我，在夜裏飛進軍法處獄中，把你丈夫救出來，你夫婦還是一同逃走，靜嫻聽着，覺着她說得大有張桂蘭盜金牌，十三妹能仁寺的風味，未免過於戲劇化，在這時代，誰看見過飛簷走壁的人，進牢獄偷走囚犯，何況又是個女子，不由呆自無言，只自發怔，趙媽媽道，你不信，是不是，其實我說的真話，我本是出名的女賊，得工夫可以給你試驗一下，不過這一着我還不想用，預備先使第二個法兒，靜嫻道，第二個怎樣呢，趙媽媽道，我本來是爲着救你，可是也憑藉着救你，假公濟私，圖自己的方便，你也得幫我點忙，靜嫻道，我怎能幫你呢，趙媽媽笑道，人老惜子，這話實在不錯，呂克成這孩子，本不是好來頭，我在他初生時，已知道了，爽性都告訴你吧，我在十九歲時，已經嫁給一個鄉農人家，正在懷孕，恰趕上我父親被人連累，打了盜案官司，官府判成死罪，我在產褥上聞得消息，急得要死，央我的公爹和丈夫，出頭營救，他們偏生怯官，袖手不管，我要自己上衙門喊冤，他們又藉口孩子初生，不能離乳，不許我去，我心疼父親，怨恨婆家，就狠心不給孩子奶吃，生生把他餓死，以後我就跟婆家強要婚書，斷了關係，跑出來救我父親，可是已來不了，等父親死後，我立刻上山作了賊首，陸續把害我父親的人都治死了，報完大仇，闖蕩了二年，以後嫁給呂啓龍，生下克成，在落生時候，我一看就嚇壞了，原來克成的相貌和我以前餓死的那個孩子，一模一樣，連身上的紅痣，都不差分毫，我知道不是討債，就是報冤來的，打算拋棄，結果沒有捨得，我又不好對人訴說原故，只好將就撫養，生下幾個月，就妨得我幾乎

被呂啓龍打死，如今看他這等行爲，可知實是個逆種，不過我總想是自己親生，又是世界上獨一的親人，不能不關心他，所以還得借這機會，超度他一下，他若還有點福分，就許聽了我的勸，從此改邪歸正，或者將來在呂家失敗時，得以保住性命，若是不聽我勸，那就是他在劫難逃，我也許早處治了他，免得再多害人，自己生的，自己殺掉，倒也不錯，靜嫻聽了個冷戰，頓聲問道，這個我可不敢參預，不過我想你最好還是善勸，趙媽媽笑道，你當真我忍心殺死自己生的兒子麼，你儘管放心，無論如何，絕不會連累你，靜嫻這時由趙媽媽的言語神色之中，才看出她誠實懇切，心中才轉疑猜而爲信賴，就又問道，你打算怎樣對呂克成，他對你追得很急，再過一會，那姓曹的又要來了，趙媽媽道，他來時你就答應他好了，說完見靜嫻面色又變，趙媽媽道你又不放心我了，你不答應他，我怎能近到呂克成面前呢，他又附在靜嫻耳邊，低聲說了許多的話，靜嫻聽得忽而詫異，忽而驚駭，忽而猶疑，繼而思索，最後才現出領悟之色，趙媽媽又提高聲問道，你只依我的話，準能轉禍爲福，不至不濟，也能教你夫婦重新團圓，我既出頭管你的事，定要救你救到底，你只靜等丈夫回來，不要再犯愁了，靜嫻點頭，望着她道，你這樣好心救我夫婦，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趙媽媽擺手道，現在談不到還個，你就依我的話去辦事，不要再就快了，靜嫻聞言，便要下樓，叫進男僕，向他說因爲凌亞遭了意外事故，自己暫時還得在這裏再住幾日，但已另有女友作伴，用不着男僕伺候，你可仍依舊議，立時離去，至於屋中家俱，業已說明贈你，總不食言，只是還得借用兩天，你到第三日早晨，再來搬取，那僕人不知是依戀舊主，還是捨不得離開所得的東西，自言惜願仍在這伺候主人，無論日期長短，不受工資，靜嫻却堅執不可，必令他立時離去，僕人只得悻悻自去，靜嫻見他走後，又上樓去，見趙媽媽已代她把箱籠行李，擺臥室又重新布置陳設，靜嫻也幫她工作，忙了一會，這房中雖未盡復舊觀，但起居已足可舒適，趙媽媽收拾完了見天已將午，就笑道，你把你的下人打發走了，現在到了吃飯時候，我該替代他的驅使，下廚給你作飯去了，靜嫻道這怎敢勞動您，我自己去，趙媽媽道，我是伺候人慣了的，你這飯來張口的嬌慣人兒，怎能下廚，靜嫻仍自不敢勞她，結果二人一齊到了廚房，草草

作了些飯菜，端回房中，靜嫻讓趙媽媽上座，趙媽媽却放下捲着的袖子道，我不能陪你吃，得回家了，靜嫻大驚道，您怎能拋下我去，趙媽媽笑道，你別慌，我回去瞧瞧，一會兒就回來，你不知道我家裏還有累贅，一個乾女兒，一個乾兒子，今天早是這乾兒子出去，在車站和你見遇，到這早晚還不回去，我那乾女兒必不放心，我得回家，告訴他一聲，今夜好在這裏替你辦事，靜嫻道，你便是回家，也可以吃過飯再去，趙媽媽笑道，世界上小姐太太，不會作飯的不止你一個人呀，我那乾女兒，也是要人伺候的，我不回去，就守着乾糧也會挨餓，靜嫻聽了心思她自言爲人傭僕，乾女兒也不會高貴，何以說得如此嬌氣，但這時也不暇詢問，只叫囑她快回來，趙媽媽答應道，我自然不會耽誤，倘若我沒回來，那姓曹的先來了，你就照我的話對付他，可是不要露出破綻，惹他疑心，我想你這聰明人，一定能裝得像樣，這本和演戲一樣啊，靜嫻點頭領會，趙媽媽便自上樓，靜嫻直送進門外，又諄諄叮囑，趙媽媽應着，見街的東端放着一個賣糖的磨兒，有三五兒童圍着買，那小販雖然衣裳破爛，但面目豐潤，神情精悍，一望便知是出於喬裝，再回頭看街的西端，在一家大門階上，有一個乞丐蹣跚向陽，滿臉都塗着污泥，但是目光灼灼，只向這邊張望，不由心裏好美，呂克成對付情人，竟如同盜賊，在四外都下了卡子，到這時還怕靜嫻跑了呢，但這是走狗所忌，呂克成倒未必有此細心，於是也不對靜嫻說破，只囑他快回房去，切記不要出門，就自走了，靜嫻掩上街門，回到屋中，獨自思量，這趙媽媽形態過於詭秘，她又自稱是呂克成母親，所逃情節，直比小說還要荒渺，實在令人不敢盡信，但是她好像心腸極熱，意思很誠，自告奮勇要求我夫婦，但細想起來，她這人是否可靠，已自難定，而且即便她真是仗義而來，是否能制伏呂克成，更自難保，不過我的境遇，已壞無可壞，前後左右，俱是絕路，只有她這一條可望的生機，縱使明知難恃，也只得權行一試，這就是病急亂投醫的話了，若是此路失望，我仍不過一死，還有什麼顧慮，想着心裏倒覺寬鬆許多，生死既置度外，便靜心任命，不再焦慮，只打點精神，籌備應付曹芝草，凝思許久，見鐘已到了三點，料着他要來了，果然不大工夫，便聽門外有汽車聲音，靜嫻立起由樓窗中下視，見曹芝草由外面推門而入，先向房門扎了

一頭，看見裏面無人，又走出來，直奔樓上，口中直喊吳太太，靜嫻只不作聲，回房便在椅上低首而坐，須臾樓梯聲響，曹芝阜上來，又嘆了兩聲吳太太，詫異得自言自語道：「人上那裏去了，莫非又……不能啊，他叨念着已到臥房門外，用手掀了門帘，才見靜嫻，不由哈哈笑道：「吳太太原來在這裏，害得我好找，您也不答應一聲，說着就鞠一躬，僂僂而座，靜嫻仍坐着紋絲不動，毫不理他，曹芝阜又道：「吳太太，您一人在此，貴管家呢，說着見靜嫻不理，就搭訕着挪過一張椅子，坐對面，說出好美之聲道：「我才從軍法處來，看見吳參謀還平安，聽說晚飯面就要過堂，只怕吳參謀，一定不能招認，可是軍法處的刑罰是厲害的，動不動的就是一百藤鞭，說着又張手比劃道：「這麼長的特製藤鞭，打起來真像一條怪蟒似的，從背後下去，鞭梢正掃着胸口，打上廿下，胸口就被個大窟窿，若打百二下，從傷口就看得見血，那真怕人哪，靜嫻初苦尚堅持不動聲色，及至聽到後面突然身體亂抖，淚如泉湧，拾頭看看曹芝阜，又低下頭去，以手掩面，曹芝阜看着，覺得她已爲自己所詞所震，心中歡喜，又接着道：「打藤鞭打得暈死過去，就用草紙裹活了，跟着三打三黨，若還不招，就要動青鮮刑法，什麼竹鞭扎指甲啦，什麼道棕探馬……說着忽低了一聲，自打嘴巴道：「胡說，該死，該死對胡太太怎該說這個，反正刑法都兇極了，我會親見驚雷一個拐軍械的逃兵，用一塊鐵板，燒紅了，叫他光脚在上面走，只見那兵咳嗽亂叫，跳一下，板上就冒一股青烟，燒得噴噴的響，好個熱鍋煎魚聲，頭前搭下來，兩隻脚都焦了，直流黃油，你看慘不慘話還未說完，只見靜嫻身兒一歪，倒在地上，嗷的聲哀號起來，曹芝阜一見，心思那怕你不動心，這一哭就是屈服的先聲，我算已有五成把握了，就連忙屈身來扶，靜嫻推開他的手，坐在地下，哭着道：「凌亞亞，我可害苦你了，這這……：：：：：下就噎住了氣，似昏暈絕，曹芝阜忙扶住她說道：「您先不必這樣難過，吳參謀現在並沒到這地步，還有法兒轉彎呢，您只要回心轉意，立刻他就能平安無恙，這不是沒指望的事情，靜嫻聽了，却轉身伏在椅上，仍自哭泣，但哭聲漸漸，似乎心中已在思索，曹芝阜更覺有望，就又問道：「我並不是勸您作壞事，實在因為吳參謀太危險了，若一受刑，便是不死也落個殘廢，您難道一點不可憐他，凡事都

要審量緩就輕重，不能只看一條道兒。我說一個故事，出在我的……：……：痛快說吧，就是再在我家，這事並不算丟人，可以說得講得，我們三世單傳，四十年前，我的父親被瘋狗咬了一口，過了兩大毒氣發作，身上都生了白毛，滿地亂爬，見人就咬，據說七天準死，把我的祖母和母親，吓得要死，當地只有一個醫生，會治這病，沒有二份，我祖母前去求他，那知醫生說，這是叫他賣命，定要二百兩銀子，還得先付，可憐我家裏一兩也拿不出，只得向他告求，誰想那混蛋醫生看上我母親姿色，生了壞心，對我祖母說，當天晚上教你兒媳到我家來住一夜，就算抵了二百兩，明大一早，我便活活你兒，我祖母無法，回家對我母親實說，婆媳對哭了半夜，我祖母痛見心盛，勸我母親從權，我母親節烈冰霜，怎肯答應，但眼看丈夫性命，就在自己身上，若不依從，曹家定要斷根，那份爲難，就不用提了，哭到定更，我祖母忍不住給兒媳下了一跪，我母親把腳一頓，一言未發，對鏡擦粉梳頭，換件乾淨衣服，就出門去了，次日那醫生果然把我父親治好，這件事後來傳說開了，沒人敢贊成我母親作得好，雖煞失身，可是比節婦還加倍可敬，當地知縣還要給立牌坊，後來因爲研究不出用什麼字眼，才作罷了，我父親病好，對我母親更加敬重，只怕她爲前事芥蒂，就和那醫生認乾親，常來常往，好泯去以前的痕跡，直到如今，我作了官啦，鄉人還都說是母親賢孝之報呢，吳太太，我這是現身說法，請你細想一想，靜嫻聽着他擺出家譜，述說先世盛德，暗想天下竟有這樣無恥的人，直恨不得打他一頓嘴吧，但爲着自己計畫，不得不裝糊塗，而且還要表示已受感化，就停住哭聲，又啞咽半响，才一抬頭道，好話好話，虧你厚臉說得出來，我一點也不聽你這無恥的道理，可是從你的話裏，我明白人到了不得已時，也只好犧牲自己，不能猶疑，凌亞也是單傳，我怎忍他家絕後，何況禍事本是我惹起的，怎忍單叫凌亞當災，便是他死了，我跟了去，也是對不住他，咳，我只得走這條路兒了，那曹芝草大喜道，吳太太，這才是聰明人的行爲，太已好了，我就去報告……：……：靜嫻沒等他說完，已哼了一聲道，放屁，你當我是答應了，少要妄想，我是決意自殺，捨了這條命，出克成沒的指望，沒的挾制，何苦這苦凌亞，當然可以把他罷了，曹芝草初聞一怔，繼而笑道，這樣吳參謀死得更慘，少御在

你身上失望，還不在他身上解恨，少帥心恨手辣，一受打擊作事更毒，你把他當作慈心人，可就錯了，靜嫻聽了，二目失神，怔了半晌，忽地一躍而起，咬牙冷笑着曹芝皐答道，曹先生，你勝利了，回去報功吧，現在只問你，我丈夫可準能沒事出來，曹芝皐道，只要……靜嫻很快的搶着道，那是自然只呂克成現在放丈夫回家，我就任她的便，曹芝皐沉吟道，只若事成，少帥絕不騙你，和你見面以後，吳參謀必能回家，靜嫻道，這是怕我變卦，還要留音押包，好吧，呂克成目的在我，本與凌亞無仇，我應了自不致害他，這倒可以相信，我現只求保丈夫性命，管什麼貞操，莫說呂克成，就是呵貓呵狗，我也甘心受辱，曹先生，你可也有親近我的心，不妨就來，靜嫻說着好似狂了一樣，向曹芝皐撲去，曹芝皐倒嚇得倒退，張手遮擋道，不敢，不敢吳太太請坐下說話，靜嫻才笑着坐下道，你既不敢，還頓在這裏作甚麼，你還忙回去報功請賞，曹芝皐這時倒被他鬧得不知所以，但心裏却深信她已無奈屈服，這反常的現象，不過是神經受壓迫的反響罷了，就鞠躬問道，我當去回覆少帥，可是你幾時和他見面，靜嫻發怒道，我不能像你娘似的那樣湊合人家，教呂克成上這裏來，他若嫌屈尊，就不要來，他若怕我害他，也不必來，曹芝皐情知她這是牢騷滾滾，又曉得少帥對於追求女人，常是隨遇而安，不嫌簡陋，就代爲應道，是是，那麼我就回去，少帥今日早晚必來，這便一言爲定，靜嫻應了一聲道，你快滾吧，可是我一夜沒睡，這時要歇息歇息，你教他晚上過十點再來，可不許帶一個孤群狗黨，我丟醜給一個賊就變了，不能教許多賊混着，如若不然，我可把他罵出去，曹芝皐聽着，心想這婦人雖然口硬，却已心蕩，只要她說先要歇息，便見是養精神，預備奉承少帥，這些硬話，不過對我遮虛臉罷了，就故意調侃道，是是，少帥一定尊你的命，不過夜間少帥來時，你可對她溫存些兒，其實這話不用我說你自……話未說完，猛見靜嫻由桌上抓起一隻花瓶，就對他劈頭擲來，撞到牆上，落地粉碎，曹芝皐嚇得呀的一叫，抱頭鼠竄，方跑到樓下，便聽靜嫻發出淒厲幽長之聲，哈哈大笑起來，吳靜嫻依着雪裏紅的計策，對呂克成走狗曹芝皐，作了一次表演以後，靜嫻就等雪裏紅歸來，待至日暮，雪裏紅果然來了，靜嫻見他言出有信，更覺放心，二人又下廚通力合作的弄

了晚飯，一同吃完，時將入夜，外面市聲漸寂，院內更是萬籟俱靜，二人同坐在樓下空榻裏，靜嫻心中害怕，瞧着燈光，都覺分外慘淡，不安的模樣，過一會便增加一些，天才九點，這院裏的雪裏紅面議，說小呂眼看就來，恁要和他親而，我却不要看，他，忽看我應該報他那裏，就快躲進去吧，別等他來時閃避不及，又撞上了，雪裏紅想了想道，他不會這樣早來的，不過衙門又不能開，也得提防他萬一闖進來，好，我們就上樓去吧，說着便一同出了空室，尋嫻熄了燈，雪裏紅問道，不必，也得給小呂留個眼目，要向外摸黑兒怎麼上樓啊，却即挽着靜嫻上樓，進了裏面臥室，雪裏紅道，這是正式的戲場，你當要在臥室等着他啊，說着見靜嫻一怔，就又道，是你，是我代表你的，應該在這裏等他，你却應該藏起來，藏在那兒呢，最好近些，能只隔一道牆，才可以聽見我對他說什麼話，靜嫻當初只是胆怯，恐怕萬一有口廢意外變化，自己再落呂克或圈套，在這黑夜之中，更無脫逃之計，所以希望越離得遠越妙，能避到門外，或暫居旅館，把善後事宜都交給雪裏紅獨任，明日再聽他報告一句經過，最爲上策，但這時一聽雪裏紅的話，她又生出欲明真相之心，又想臥室這一間小屋，是素日僕婦所居，既可鎖閉，和臥室絕無交通，又另有側門，通着外面陽臺樓梯，自己何不躲在裏面，竊聽雪裏紅與呂克成作何交涉，以免被人蒙哄，即使雪裏紅與呂克成同謀，我還可以由樓梯逃走，否則由陽台跳下去自殺，也能自保貞操，免爲所辱，想罷道，好吧，我躲在這小下房裏就成，雪裏紅指着那下房道，這門從裏面能鎖吧，靜嫻一怔道，你怎麼知道，雪裏紅道若不能鎖，你竊沒胆量敢藏得這麼近，靜嫻不由苦笑了一下，當時避入下房，把門鎖閉，雪裏紅也把電燈熄了，坐在床上，閉目養神，只沒聲息，這燈光景，大有水滸傳上，小霸王醉入金帳，花和尚魯智深假扮首領，這等待周通前來，用種種佛法度化他之勢，豈不好似一齣變相的桃花村，但是事實相似情節不同，結果也完全相異，因爲桃花村全本連台，魯智深到廟用拳頭才度化了周通這齣新桃花村，却只排成了而未能演唱，這一點差異，可關着呂氏江山的氣運，讀者試想，譬如呂克或來到吳宅，必是和雪裏紅相見，雪裏紅必然施展武技，先將他制伏，然後加以勸告，呂克若是答應，雪裏紅勢將說明自己來歷

，以母訓勸誡，呂克成對於生母快事，未必毫無影響，聞言一動天性，便得唯唯聽命，而且回去報告父親，老呂對雪裏紅，即使久別情淡，但看在兒子面上，也必對故妻有一番敬慕，雪裏紅一受骨肉情分感動，必然對他父子披心瀝胆的大進忠告，歷陳危險，呂氏父子即不因此而翻然改悔，也許稍欲鬼談，深加謹慎，這樣一來，江山就又暫得穩固，不致即行傾覆了，但是呂氏父子造孽萬端，已到惡貫滿盈的地步，上天又怎肯給他個懸崖勒馬的機會呢，但上天若不肯給他機會，呂克成既費盡千方百計，才把靜嫻謀取到手，今日已無約定，豈肯不來，一來就必與雪裏紅相見，又有誰能攔阻呢，豈知天道至巧，自有安排，呂克成把姦淫人家妻女，看得比軍國大事還加緊要，對於已到手的靜嫻，本無孤負佳期之理，但上天却使他到更加十倍緊要的事，致他於不自知覺之中失却千載一時之機，這才是造化弄人呢，且說雪裏紅和靜嫻在暗室中，等待呂克成，由九點起直至夜半十二點過，還是不見來到屋中，只聞鐘聲滴答，和遠處汽車鳴鳴，外面越來越靜，她二人搔頭着急，不但雪裏紅，就是靜嫻也好似忘了呂克成對她是何等關係，反而相在舞台前等候開幕的變態，心理恨不得他立刻前來，瞧個結果，二人都焦急的想，呂克成何以此時還不見來，莫非失約了麼，她們那裏知道，呂克成果然失約不來了，誰也沒有作書人心中明白，呂克成好色成性，慾焰甚熾，軍政大事，倒常延遲因循，至於追逐美人，却原來勇往直前，永無反顧，今日並不是改常，而是在別處另圖好夢，故而對此間有悞佳期了，至於內中原故，却從胡月娟身上說起，胡月娟，自從戀愛志雲，結成鴛侶，本想安富尊榮，百年偕老，不料受喬老夫人的岐視，認她為呂氏私黨，報仇阻礙，月娟受了刺激，由傷心而負氣，立志要傾覆呂氏江山，替志雲報了父仇，好教喬老夫夫看看，她和湘蘭誰真是喬家兒婦，誰肯為志雲犧牲，月娟實不愧巾幗奇才，居然因兒女柔情，引起英雄辣手，先與志雲暫時斷絕關係，用全力進行她的計畫，既從素娟口中，探出呂氏選將辦法，就暗通消息，使呂克成的仇家對頭，作了帥府衛隊旅長，撤去呂氏內防，將來外敵一來，便可全局盡翻，她安置下這一要着，便再去給呂氏製造外敵，她近因內感，當面對呂氏以及僚屬一切秘密，無所不知，她知道呂將軍原有兩員大將，盧鳴天是擎天玉柱，岳慕飛是架



海金港，地盤勢力，多由這二人造成，不過盧鳴天爲人澁警，善於趨奉帥座，結納黨羽，岳慕飛却爲人正直嚴冷，對呂昌氏倭倖，概不答理，所以在前年爲擴空地盤，而和隣省起釁時，誰都知道隣省兵力脆弱，無論何人掛印爲帥，都能以摧枯拉朽之勢，收開疆闢土之功。當時論論拜帥領兵的資格，盧岳二人却是可望而不可軒輊，呂氏很費了一番斟酌，結果畢竟因盧鳴天密謀有術，爭得先着，以總領各名流，帶兵進攻隣省，大獲全勝，呂帥因之成爲兩省巡閱使，自是盧大鳴保爲隣省都督，盧鳴天雖名義上仍受呂帥節制，但在隣省却已推我獨尊了，岳慕飛相形見絀，自難免抑鬱不平，呂帥也深知對他不佳，也曾多方籠絡，但無論如何，總是徒受虛榮，不得實權，呂帥不肯只留撫閱使虛銜，把本省地盤勻出給他，所以終無法使這兩個比肩事主的舊人，得到地的德齊的待遇，呂帥曾表示第二次擴充地盤，必由岳慕飛儘先享受，但是隣近諸省，都畏懼呂帥野心，已成立聯盟，共同整軍經武的許可，認爲是抹在鼻尖上的糖，聞得到香到不了口，當驚恐下知情，礙近又經馬占魁一番變亂，岳慕飛獨力勸平，建下大功，呂帥仍是無以爲酬，除了贈崇高的榮號，大量的寶玩，別無使其滿意之道，不過岳慕飛心地深沈，雖他手一將官都替室將抱屈，言說盧鳴天下過因利乘便，書呂帥佔了一省地盤，我們主將却是竭智盡忠，給呂帥保住全家性命，若沒我們主將，他的命早沒了，豈說什麼名位地盤，可是我們主將現在仍是個光棍師長，盧鳴天竟成了一省首領，手下人人身官發財，我們還與主將挨窮受氣，呂大帥總這樣裝腔作勢，真是令人寒心，岳慕飛有見聽見這些怨言，就把說話的左擁加申斥，並且解釋自己知呂帥關係久遠，情誼深厚，一時待遇稍差，不足掛懷，你們只爲着自己不得升職，嫉妬他人發達罷了，以後再有此言，定重責不貸，因此手下都抱怨岳慕飛庸庸碌碌無能，沒有大志，而岳慕飛在表面上看，也真是呂帥的不二之臣，好像即使待遇再涼薄些，也不致稍萌異志，而且他善於治軍，威望素著，有他在省中坐鎮，呂帥天下真有驚石之安，看他薄平馬占魁的事，便是榜樣，月娟深知呂帥的安危，完全關係在岳慕飛身上，若要顛覆呂氏，非先去岳慕飛不可，但去岳慕飛絕不

可罷，若要從岳慕飛身上想法，倒許有望，一期岳慕飛久爲盧鳴天所抑，雖然表面上善自韜晦，心內未必無所怨望，不過他老成持重，不肯妄爲而已，若再遇有特殊戟刺，也許一發而不可制，二期恰巧有着絕妙機會，呂克成正在暗算他的女兒雪宜，只因雪宜溫靜嫺淑，不肯上他圈套，呂克成又有所顧忌，不敢使出對付胡楚芳橫暴手段，來對付他，因此遷延多日，未得到手，一直到除夜，呂克成實忍耐不住，又得到薛壽高夫婦的幫助，他們設下陷阱，預備乘岳雪宜到薛宅飲宴，用美酒醉，加以姦淫，想不到馬占魁亂事一起，斷絕了交通，岳雪宜不能出門，無意中得免此劫，以後她因害小病很少出門，最近病已全愈，却仍深居鮮出，想是聽得小呂在閹群中的有不法情形，故而蓄有成心，也許受着庭訓，令其隱晦，現在若趁此機會，把岳雪宜引將出來使其受到小呂的侮辱，我再設法傳到岳慕飛耳邊，岳慕飛絕不是能忍受這等恥辱的人，那時對呂氏舊怨新仇，一時並發，必然大動干戈，呂氏就算完了，胡月娟打定這個主意就努力進行，她爲着志雲和自己前途，還要殺人不落兩手，以免爲岳慕飛仇視，到他得勢時，不能在此地安身，於是就先去拜訪津海關監督薛壽高的夫人萬舞貞，和他的女兒薛鳳枝，這薛壽高向以懼內著名，任憑太太在家廣蓄鬪首，車夫僕役，都是太太的近人，他一個在津海關署中，有着很優厚的位置，但他夫婦雖然爲他所間隔，好似肉體上不甚親密，但精神上，却是非常融洽，因爲夫婦都是醉心利祿，但求有官可作，有利可圖，有財可發，不論什麼無恥的事，都能志同道合的通力合作，薛壽高的初步混進官途，就是仗着太太裙帶之力，所以太太才得了永久的自由權，絕不受丈夫限制，例如這次薛壽高所以得海關監督的美缺，太太也與有力，不過這時太太業已年近四十，任如何善於修飾，也戰不勝光陰的痕跡，除了營弄持有的風情，去迷惑中年以上的人，還有力量外，若遺逐少女群中，向少年對壘，那就軍容欠整，軍威不揚了，自從少帥回國以後，萬舞貞觀察他的行爲嗜好，認爲這是一座寶山，若能接近，便致富貴無窮，於是施展媚術，向呂克成面前幌了幾幌，但結果都遭了失敗，她知道少帥年紀正青，閱歷尚淺，並不知道徐娘風味勝離年的玄妙，只解追逐少女，自己祇見無望成功，就急忙退下陣來，換上她的女兒鳳枝，若說也可憐，這

薛鳳枝小姐，年方十七歲，新從學校畢業，還是采出淤泥而未染的蓮花，竟因她母親的利祿薰心，臨時教以作人道理，媚人法術，就驅上戰場，代替作戰，鳳枝生得不來一錯，又是黃花少女，天然有一種嬌怯風神，少帥一眼看中，就和她跳了兩場舞，萬真見大功將成，又恐良機再逝，急忙上前代女兒邀少帥到家中小坐，少帥居然慨然息允，同至薛家，萬真備了一席盛宴，飲宴之後，便說少帥醉了，不能歸去，把她扶入女兒閨閣，萬真便替女兒完結了終身大事，萬真真以為從此就把少帥把持住了。那知少帥不甚愛惜鳳枝，只來住了兩三夜便自絕跡，薛家白賠了個黃花女兒，連一張空頭支票也沒換得，自益大為失望，而且萬真更自惹了麻煩，原本始之所以勾誘小呂，原不為自己丈夫陞遷，因為關監督已是極品美缺，若再高些，便作了財政廳長，反倒減少實惠，她所望的，一在虛榮，能把持住少帥，誰敢下來巴結，二在實利，有少帥常常來往，自有、來說事談話，便可擅權納賄，但她空想得好，少帥竟淺嘗即止，不受牢籠，眼看煮熟的鴨子，又飛走了，反落個賠了夫人又折兵，她已煞有苦難訴，有淚難揮，那知她還有個狠心窩子的面首，就是第一回書中所說，因為呂西坡太太和票友合影照片，被累落職的儲府財務局長王開元，最初本是薛宅管帳先生，因為人材出眾，特為萬真寵愛，加意提拔，先隨薛壽嵩作事，薛壽嵩無論到那裏為官，都是他作會計課長，以後又歷着萬真，代謀獨當一面的事，在外辦了幾年公務，積有多金，廣行交接，又借着萬真的代為鑽營，竟漸漸打進帥府，作了財務所長，但是和萬真真的關係，仍是親愛如初，萬真也對她異樣深情，十幾年來情人換了不知多少，只與王開元未好，而且不知何故，對他竟有些由愛生懼，王開元每到薛宅，不但薛壽嵩望影先逃，叫誰走開，連萬真也不能挽回，據說萬真私囊，歷年來也不知被他掏去多少，這次他被累革職，日常來纏磨萬真，替他設法，及至萬真用女兒作階梯，結識了少帥，王開元更認為天賜良機，覺得萬真若對少帥代為說項，不難重膺顯職，自然竭力催促，他那知呂克成並沒容萬真弄得到進言縫隙，便已飛鴻喚喚，萬真又具有愛好虛榮的個性，起初既將交結少帥的事，對眾人榮耀，以後受了少帥拋棄，她認為奇恥大辱，恐怕被人譏笑，便盡力隱諱，連王開元面前諱莫

如深，只暗地圖謀，把少帥重拉回來，以圖險阻，但少帥以行云流水之身，到處作拈花惹草之事，行踪不定，比神龍還難捉摸，又那容易拉得回來，可是王開元以為少帥仍在薛宅走動，對萬真處處留意，萬真這時再對他說話，也不能得他聽信，正在苦惱非常，忽然有一日少帥自己送上門來，萬真以為他又想念鳳枝，重來教舊，正在歡喜，那知少帥說明來意，原來前日在房廳長宴會上，看見鳳枝和岳雪宜在一處談笑，情誼甚密，向人詢問鳳枝和雪宜同學，並曾結為姊妹，故而來托薛家代為設法，使其了結對雪宜的相思舊債，萬真聽了，當然掃興，但覺少帥前來相托，直是賞下絕大面子，而且若立下這件奇功，報酬當然不小，起碼也可以把替王開元的事辦成，當時沒顧細想利害，慨然承命，清輝已結這件差使，但是她女兒鳳枝，卻沒有她會堂那樣雅量，見少帥全不以自己為念，氣得哭了幾天，然而畢竟拗不過母親，終在哄勸逼迫之下，收拾起本身幽怨，暫昧天理良心，打聽出虛偽面目，幫着母親，安排騙局，因為雪宜曾到薛家去過，頗為熟悉，萬真費了許多心計，才豫先選定雪宜，除夕到她家小坐，並且也已通知少帥屆期前來赴約了，不料馬占魁天怒風發，恰在除夕作亂，以致雪宜臨時被阻住，少帥却早來竭誠恭候，進門不久，外面槍聲四起，及至黎明起了亂事，知道雪宜絕不能來，他也不敢冒險出去，自焦焦急非常，萬真却以為這是天賜女兒的機會，就和丈夫離開，使鳳枝與少帥清靜談話，少帥也慰情勝無，把鳳枝消遣了一夜，次晨臨走，仍是托付萬真，繼續辦岳雪宜的事，他辭待佳音，事成必有重謝，說完揚長而去，鳳枝才知自己又自獻了一夜殷勤，少帥仍是只串神經，未入內臟，這樣替代品都够不上，直如戲台上演大軸的正角悞場，一個小丑臨時來一勸大送燈，台下觀眾只等待正角，任這小丑賣盡氣力，簡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小丑怎能不傷心呢，萬真却抱怨女兒不善逢迎，發了一大篇理論說這種事兒，既不在乎年紀，也不用人教導，只要自己能够悟會，你天生沒有出息，攔不住少帥的心，不自己害羞，還有臉兒生氣，我可惜滅數大了，外貌引不動人，就叫沒法，昨夜若是我當你那份兒差使，到這時候，小甚還想什麼風宜雪宜，連他自己的姓都得忘記，管教他從此捨不得出這門兒，鳳枝聽了，更氣得要死，跑回自己房中，關門痛哭，自此

以後，萬蕪貞仍察記少帥重託，多方和雪宜聯絡，無奈雪宜一次小病之後，就不大出門，任她屢次延請，終不一至，少帥也絕跡不到薛宅，只偶然來個電話，詢問雪宜的事可有希望，蕪貞怎敢令他失望，只向後推延，許以過幾日便有佳音，一面王開元又常常催促，訊問對少帥請托的事，可有眉目，蕪貞也只得應付少帥的法兒，對他拖延，她處在這種境地，實在感覺萬分苦惱，月娟却已深知底細，這一日就去薛宅拜訪，蕪貞見大帥的小姨到來，真乃貴客臨門，自然竭誠接待，月娟述回來意，說有幾位要好姐妹，因閑居無聊，聽戲打牌都玩膩了，想作點清雅同事，多約些朋友，組織一個益友會，在會中聘請教師，學習中西音樂，以及書畫等等，現在已有多人加入，大家商議請鳳枝小姐作一基本會員，特來徵求同意，蕪貞素日就好聯絡逢迎，鳳枝又喜熱鬧，聞言便欣然應允，既而問起加入的部是何人，月娟舉出幾個名子，都是當地品行高尚的閩秀，又說預備邀請，尙未接洽的，還有幾位，如黃道尹的小姐，岳師長的小姐等等，隨即提到岳雪宜，月娟說雪宜人品極好，這會中一定要請她加入，不過我和她沒什交情，不好登門造訪，聽說鳳枝小姐和她是至厚，可否轉邀一下，蕪貞便說鳳枝與雪宜是手足姐妹，代邀不沒問題，只是近來岳慕飛對女兒管束很嚴，不大教她出門應酬，就是我們這裏也有很多日不來了，鳳枝邀她一下，自然可以，不過恐怕徒勞無功，她父親不放出門，怎能加入這會呢，月娟道，岳慕飛管束女兒，是怕他學得浮華，失了規矩，像我們這會學習音樂書畫，都是有益的事，又不許男子加入，可說再正當沒有，任憑一廢頑固的父親，也不會反對的，今天我印的簡章帶了幾份來，鳳枝小姐送給雪宜，可以請她父親看看，說着就把印的簡章遞過，萬蕪貞看了看，心中頗有所觸，暗想我屢次約請雪宜，都被她回絕，大約因為用的題目不好，吃敵打牌觀影聽戲等事，她家人認爲無聊，又不正當，所以攔阻雪宜，不令前來，可是我及想不出能够引動她的新鮮題目，今日胡月娟忽然爲組織這小姐益友會而來，真是提醒了我，這題目確是堂皇，岳慕飛總不能攔阻雪宜交結女友，學些書畫，雪宜靜極思動，也必願尋這合乎閩秀身份的消遣，借這題目，必然能引她出門，我也可乘此機會，收穫全功，我以前用了許多心思，怎竟想不出這好辦法，今天胡月娟此來，真似上天

特意助我成功，要不然怎這樣巧呢？她想着欣喜下勝，覺得月娟大可供自己利用，就滿口答應，教鳳枝極力向雪宜勸駕，但她作夢也想不到月娟安排巧計，倒是前來利用她呢，當時月娟見大事停妥，就約定次日再見，起身告辭，臨行又托付非貞代爲覓尋會址，最好就在薛宅附近，因爲此處居於城市住宅區中心，交通便利，而且清靜，這一看中丁萬貞同意，一口擔承起來，月娟離開薛家，又到幾位女友處相訪，仍是接洽益友會的事，但把發起人的名義，却推在薛鳳枝岳雪宜身上，並自稱是受托代邀朋友入會，那班女友都是好玩的人，又圍着月娟情面，無不應允，跑了半天，已邀得十餘人，足夠敷衍一時耳目，就也不再多邀，次日又去薛宅送信，原來萬貞因別有用心，對於邀岳雪宜入會，比月娟加倍熱心，當日月娟走後，她就交給厚枝一套說詞，令其親往岳宅，與雪宜當面接洽，鳳枝還不解他母親暗織奸謀，只當是有意巴結月娟，就從命前往，到岳宅直入內室，見雪宜正在繡閣中間着無線電，身穿布素衣服，脂粉不施，雅淡得一朶白菊似的，迎着鳳枝，寒暄之後，問你怎不常來看我，我很想念你呢，鳳枝說你家裏一股酸腐空氣，不許跳舞，又不許打牌，能把人鬱悶死，誰又願意來，我三番五次，請你出去散心，你又不肯賞臉，這時倒有嘴說我，雪宜握住鳳枝的手道，妹妹，我得對你道歉，前者你和伯母屢次約我，我都沒去，實在太對不住了，你可別怪我，鳳枝道，我知道伯父不火教你出門，怎會惱你，雪宜搖頭道，我父親倒不十分管我，只是我天生不好熱鬧，往日出去應酬，也只出於勉強，父親倒常勸我上外面散心，不過前些日老人家對我說，近來外面太亂，頂好少上亂雜地方，我也沒問什麼原故，反正老人家說話必有道理，妹妹你想，像我這大歲數的人，若再教老人家多操心，惹起人家多說話，還有什麼意味，何況我原來就不愛亂跑，所以一直守在家裏，沒有出門，有時也覺悶得慌，想有一來談談，偏你們嫌我家古板，都一背來，鳳枝聽着雪宜的話，深深佩服她的溫柔淑婉，真是少有的好女子，但同時想到自己的墜落爛污，不免心內慚愧，面上發熱，再想自己母親野心的陰謀，更覺臟腑都似被尖針刺痛一下，回幸她還不知此來的另有作用，所以尙能運用後天習染的惡性，壓下了先天具有的良心，勉強盡其使命，倘若她知道乃母的老謀深算，差她來一劍子

手，她手中所持的益友一邀請函，便是雪宜的勾魂取命符，恐怕她的惡性，就要戰不過良心，難免露出破綻了，當時她定了神，便徐徐退引道，姐姐在家裏，天天作什麼消遣呢，雪宜笑道，左不過是些無聊的事兒，你知道我好種花養鳥，現在天冷，房裏殘盆花，都是花窖送來的，沒有一點意思，只應前那兩架鵬哥，和這三間房裏上幾盆小盆景，每天得費時候收拾，是我的功課，前幾日我拾掇舊箱子，尋出幾種是在校內的畫譜，就動筆塗抹了兩張，自己看着很不是樣兒，就急忙撕了，鳳枝聽她說到這裏，急忙捉住題目，笑着說道，姐姐想學畫屏麼，雪宜點頭道，在學校就沒用過心，現在再想學，又跟誰學去，鳳枝道，你要學，我有地方，今兒就爲這事來的，雪宜方問什麼事，鳳枝把益友會的章程遞過，雪宜愕然看着，鳳枝又從傍講解道，這個組織太好了，聯絡友誼，修養性情，對我們益處很大，而且完全女性團體，聘請的音樂書畫各門教師，也盡是女子，再說會期又不多，每星期只兩三次集會，並不得我們的正事，不過因爲限制人數，免得雜亂了，就糜費多些，我們也出得起，姐姐務必加入，我們要請你作會長呢，雪宜搖頭道，你先別胡扯，我還不認識這會裏的人，人家也不認識我，世上有這樣冒請會長，混充會長的麼，鳳枝道，不然，不然，這會裏發起人，跟你多數熟識，說着就把月娟告訴的人名，轉述一遍，這些人本是月娟精心選擇的閨秀淑女，絕無聲名狼藉之人，雪宜聽着，由發起人的本身，而看重這會的價值，覺得必是正當組織，又看那簡章上則例，真是宗旨正大，立場光明，想到自己性情不近繁華，厭惡俗事，平人所好的娛樂，一概應付不來，因而漸絕交游，連朋友都稀少了，自己素然深居，也覺寡趣，正需要有一種清雅組合，供我養性怡情，消閒解悶，並且因此也可得幾個素心伴的，時相往還，免得衆人議我孤介，想着心裏已經動了，但越向來性情謹慎，事無大小，自己既要三思，還須稟明堂上，這時雖已願意，但仍拿着那簡章不作表示，鳳枝忍不住催足道，姐姐到底怎樣，可願意加入麼，雪宜道，這個會確是很好，對我也極合適，鳳枝道，那麼你當然加入了，雪宜道，現在我還不能決定，明後天再給你回信吧，若是加入，就請你介紹鳳枝道，那不成，人家已經預備差不多了，三兩日就正式成立，從前天已托我來請你，我因爲有事擱住，已經

就快了兩天，你可不能再就快，快給個痛快話兒，說音又未聲道，好姐姐，你不知那些人對你多麼敬重，多麼盼望呢，就是妹妹我，以前跟你同了四年學，那時天天見面，耳鬢廝磨，何等親熱，自從畢業以後，雖然誰也沒離開此處，可是那處分居兩回似同，輕易不能見面，姐姐也許忘了我們舊日交情，不理會妹妹了，可是妹妹那一時也忘不下姐姐，每逢我請你來談談，三催四阻，總請不到，姊妹每星期可見幾次面，我是多麼高興，姐姐你就……說音忽忽停住，小嘴一鼓，似乎氣得要哭，她這套話，本是馬真所致，居然大有功效，雪宜被她用舊情感動，又加姐姐叫得震心，立時軟了心腸，也連帶決定主意，就撫着馬真頭說道，看你氣得這小樣兒，何致於呢，我不贊成這會，現在就答應你加入，不過……我們還得去問問父親，明天再回覆你可好，鳳枝不肯，定要當時回信，雪宜無法，只得拿這簡章去向父親請示，岳慕飛恰巧在家，聽得女兒一說他本深知雪宜品性高尚，向來守禮，若是不正當之事，根本不會向家長請求，又見那簡章所列，都是合乎女孩兒身分的作業，有利無弊，當下就慨然允許，雪宜向房報告鳳枝，鳳枝大喜，便說不會不日妥開籌備會議，凡是加人的人，都要集齊，互相介紹，並且研究進行事宜，姐姐那時可得準去，雪宜答應說，我只接到通知，屆時準到，鳳枝見事已成功，又坐了一會，便自告辭回家，把經過對母親說了，蕪貞更喜得心花怒放，好似雪宜一來，自己便算揪住呂克成的龍尾，立即一步升天，但却沒想此事一成，就如搗了岳慕飛的虎鬚，先將自身難保，其實她並非未慮後來禍患，他是認為根本沒有禍患，因為普通人常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比如小竊賊中，看看世界下人人都有偷盜的嫌疑，蕪貞看看世界上人人都是邪淫嗜好，萬蕪貞因本身閱人甚多，就不信世上會有貞女，他的理論，是放言快樂不享的，只有呆子，所謂貞潔的人，多是故意裝作，以博美名，或是未經人道，根本不解個中滋味，所以她對於雪宜，認定她的守身如玉，是由於知識未開，只要經少帥給以甜頭，就會一變初心，從此成爲同道，那時囑咐家庭尚恐不及，又怎能洩漏呢，他這樣着想，自是肆無忌憚，欣一布置，當天便在附近租下一處樓房，作爲會址，把自己家中



的富餘家俱，搬過去許多，並且打電話喚來了海關署中的庶務課長代為辦理，限令一天內布置完成，及至第二日月娟再判薛家討信，才知不但約請雪宜的事已經成功，連會址也已收拾妥當了，月娟雖會料定蕪貞必從中取事，却想不到竟如此風聲火急，明白她的機關已然發動，即將用捷速手段實行，這樣一看，自己只出個題目，把文章起個頭兒，她就立刻順着筆路，滔滔汨汨的作下去完篇了，這婦人作惡的才幹，真不可及，自己起初本想替她開一條路，待這益友會組織成功，把雪宜誘出，家門以外，再慢慢把她點醒，替她籌策使，她撮合雪宜失身少帥，以挑起岳呂兩家的風波，如今想不到她竟如此腦筋靈活，行動迅速，看來這件大事，竟是由她一手包辦，真乃天緣湊巧，既使我省了無限力量，又替我泯滅許多痕跡，這才是百年難遇的俏事呢，月娟思着便把自己進行的也報告了，蕪貞萬分熱心，催促月娟急速召集會員，先開籌備會議，月娟聽着蕪貞的急迫語氣，心想她替少帥辦事，比少帥謀岳雪宜的心，還來得急，看這情形，大約已預備在開籌備會議那天，便要教岳雪宜不得完壁而歸，這婦人狼心辣手，好生可怕，也許她是恐怕雪宜萬一對會中有所不滿，第二次謝絕不來，又失機會，故而在第一次便來個當機立斷，岳雪宜只怕難逃劫運了，當時自然樂得應允，蕪貞又提議次日替發出通知，約於第四日下午七時，在新會址齊集開會，作初次的會見，由薛宅廚房代備酒宴，請大家飲宴，月娟明白她的意思，贊成不迭，就開出各會員的姓名住址，把發送通知的責任，也推在蕪貞身上，蕪貞那知月娟深心，便自欣然允諾，當時月娟又和薛家母女同去看了新會址，就告辭回家，覺得天大一件事，竟輕輕易易的卸却了責任，好似萬鈞重擔，得到代為肩負的人，並且還擔保她能盡力執行，等於成功，自己只作到這個階級，就算功行圓滿，以後就可袖手傍觀，一個主謀的人，竟作得如此乾淨，連嫌疑都受不着，天下還有比這再便宜的事麼，月娟快樂非常，回到家，就閉門不出，將息前些日奔走籌畫的勞倦，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接到蕪貞代發的益友會初次召集的通知，她看着笑了半晌，因為她這主謀的人，不但屈辱決定不去赴約，而且定決永不再和這會發生關係了，她知道這會的壽命止有一天，萬蕪貞毀完雪宜以後，再不會熱心會務，而且那時不知鬧出何等巨變，刀兵一動，這會

自然隨而失之，在萬蕩貞已代自己安排停妥，到了會期，無論自己不到，即使其他會員完全不到，也沒問題，只要岳雪宜一人到了萬蕩貞，就不會放她逃走，我又何必自去現形，多留一回痕跡，惹後來的嫌疑呢，於是月娟從此便置身事外，消消閑閑的靜聽消息，但萬蕩貞那邊却忙碌非常，到了會期前日，又派鳳枝去岳宅再申前約，雪宜答應必到，萬蕩貞雖然放了心，但不敢先向少帥報告，因為除夕便少帥掃興，這次雖然有把握，但恐怕臨時再生外意變化，雪宜托詞不來，便要重犯誑駕之罪，於是特別小心謹慎，決定等雪宜入了羅網，再請少帥光臨，也給他們意外的驚喜，及至到了會期，萬蕩貞女早把會址收拾得十分華麗，恭候佳賓，真比她自選主人還要盡心，天到黃昏，會員陸續到來，大家因多半是月娟所邀，進門都問月娟，見她未到，正在詫異，蕩貞進來報告，喬太太府上來了電話說，今天因為帥府七太太害病，喬太太進府瞧看，還未回來，大約在帥府裏住下，請各位太太小姐不必等候大家聽了，自不免有些掃興，所以相互間多半稔熟也無須介紹便可作笑酬酢，又過一會岳雪宜來到了，萬蕩貞如接着寶貝一樣，竭力周旋，及至入席，萬蕩貞以長輩資格，被推為會中顧問，坐了首座，她本來心裏只注意岳雪宜，並不要談什麼會務，就說今天你們會員來的不齊，不能會議，這一次就算大家聯歡，我來領頭，勸你們痛飲幾杯，說着就勸起酒來，萬蕩貞本意是要灌醉雪宜，無奈席中閻秀，都不善飲，也鬧不出高興，雪宜更滴酒不聞，百勸無效，既而把飯吃完，大家見無事可議，無話可談，都紛紛告辭，雪宜也要回走，蕩貞對他人都不挽留，只拉住雪宜，說少待有話說，雪宜只得時候，至至眾人散盡，蕩貞又邀雪宜到家中小坐，雪宜推辭不肯，蕩貞硬出親熱的勁兒，像綁票似的把她挾至己家，雪宜無奈，只得稍留和她母女談話，過了一會又要告辭，蕩貞留她吃杯咖啡再走，雪宜却不過她的盛情，只得行命，那知一杯咖啡飲下，就覺頭目昏眩，心神迷亂，搖搖欲倒，蕩貞扶她倒在床上，雪宜兩眼一閉，就失了知覺，蕩貞喜得直拍屁股，教鳳枝給她脫去衣服，送入屋中，鳳枝這才明白母親的用意，望着雪宜，一陣慚愧，一陣羞憤，忽然把身一轉，跑到別室中哭泣去了，蕩貞也顧不得呵斥女兒，自將雪宜安排睡好，忙去給少帥打電話，那知她請少帥來償夙願之際，正是少帥將

要別赴幽期之時，原來無巧不巧，這一日正是少帥施用手段，震伏了吳太太靜嫻，由曹芝臬代定了夜中約會，少帥得報，欣喜非常，晚上理完公私事務，天已十點多鐘，正要出門赴約，不料這時恰接到蕪真的電話，真是妙境逼人而來，好事從天而降，少帥怎會不喜上加喜，但是兩下時間衝突，魚與熊掌，怎能一口同吃，到底是消受久縈魂夢的蕪真呢，還是去享用新經營取的靜嫻呢？少帥真煞費躊躇了，著者這時且暫歇秃筆，容他考慮一下子吧，正是春色兩家分，羊車安適，芳魂一魂盡，飴血空留，在薛宅裏面，自從蕪真將好事通知少帥，聞聽少帥在電話中稍一沉吟，隨即答應就來以後，蕪真可就忙了方脚，預先發下第一道令，教他的德配薛壽高先生，在外庭戒嚴司令，執行歡迎接待少帥，並且犧牲一夜睡眠，督同僕人廚司，預備茶水酒宴，若有遲悞，惟他是問，第二道命令，差個心腹僕婦，令其在少帥進門入了洞房之後，就把電話的電流塞斷，以便少帥得以盡歡，不受外間攪擾，這兩道命令，都立刻順利頒佈下去，但到第三道命令，却發生障礙了，因為蕪真心細如髮，把一切都想得週到，務求盡心竭力，把少帥伺候就無毫髮遺憾，總想到少帥今夜初入桃源，岳雪宜又在昏迷之中，遞煙送茶，既須有人服侍，而且萬一岳雪宜清醒，有撒潑嘔氣，扭手扭腳，更需要有人解圍，要尋取適當的人選，自然非女兒鳳枝莫屬，於是他命人去喚鳳枝，去入回報說，小姐還在屋中哭著生氣，只不肯來，蕪真只得屈尊自往，到了女兒房中，見鳳枝正倚枕而臥，眼圈通紅，小嘴兒鼓得包子似的，蕪真走到床邊坐下，催著她道，好孩子，你也得打扮打扮，少帥一會來就來了，鳳枝不應，蕪真又說了一聲，鳳枝憤然推開她的手，鳳枝說道，他來關我什麼事，他爲的雪宜，有雪宜在那裏就得了我，我出去算幹什麼的，蕪真道，哦，孩子，你別瞎說了，我們是主人，不出去照應照應，是日壓理數，再說你與少帥又有過好兒，怎能不照面兒，鳳枝唾了一口唾沫道，別提他與我的事，那是扯淡，人家急死急活，只爲着雪宜，你發昏把我白填了限，還有臉兒說呢，蕪真道，你糊塗，這好比作買賣，各人作各人的生意，俗語說事多不碍路啊，譬如說你到瑞林祥買了兩件衣料，又到敦慶隆買了兩件皮袍子，兩家都能從你身上賺錢，都認你是好照顧主兒，瑞林祥見你買別家皮貨，就生氣把你推出來

麼，沒這個理兒吧，孩子，你等着，早晚你從少帥身上得着好處，那時就明白娘的心怎樣爲你了，現在已沒有工夫，你快起來洗臉擦粉，換件衣服，還有很要緊的差使，等你富呢，鳳枝翻身坐起，揉着眼睛道，哦，這倒怪了，今兒還有我的婆緊差使，雪貞道，這差使還是非你不可，雪宜在房裡昏睡，少帥來了，面前總得有個人伺候，也許得婆人幫把手兒，再說夜裡端茶送水，一時時都得用人哪，你去當這差使，雪保得少帥喜歡，鳳枝聽着，臉上一陣發紅，倏又變白，搖頭說道，什麼話，人家兩人在屋裡……我憑什麼去當這份梅香，我死也不幹，雪貞道，好孩子，別教我着急，你不去可教誰去呢，你別忘了，我們一家都沾着呂家的光，吃着呂家的飯，往後還有多大指望，不巴結好……鳳枝憤然接口道，怎樣沒人，我們這些了頭老媽，誰不能去伺候，再說你婆巴結他，爲什麼自己不去伺候，鳳枝也是氣極了，才對母親說出這樣無理的話來，那知雪貞竟然不以爲然，啾然說道，我倒願意去，而且也曾打算着去，只因細想覺得不妥，才來找你，你想少帥不論怎樣，總是年青人，臉皮還薄，我與他連手都沒拉過，總算生人，強湊到屋裡，少帥一定覺着不方便，把我趕出來，落個沒面子，還是好的，倘若他爲這個不高興起來，我們這股的心血，不都白費了麼，鳳枝插口道，別說我們，我沒費過心血，貞道，好，就算我自己的事，孩子今兒也總得捧我，你和少帥有過好兒，是一床上的人，進去伺候，他一定喜歡，明兒你爸爸一陞官，我準教他給你立一個十萬塊錢存摺，等你出嫁時帶着走，還有你上回要買的大鑽石戒指，你爸爸嫌貴沒有買，這回包在我身上，明天少帥一走，我就打電話給三德金店把那戒指送來，不到正午，准叫到你手上，好孩子，你快洗臉吧，鳳枝還是不肯，但禁不住乃堂妙舌蓮花，連哄帶嚇，結果鳳枝終於屈服，只得起身強打精神，抱着無謂的心情，作無謂的修飾，萬舞只把女兒勸好，又引囑了些話，才離開另行布置他事去了，反至天近夜半，聽外面有汽車到來，嗚嗚兩聲，宅內恭候已久的薛壽高，已如飛奔出迎接，只見由車上走下來那西裝筆挺的少帥，帶着滿臉的雲情雨意滿身的粉飾脂香，神情好似戲台上跳花福的張生，和那日在帥府團部威武嚴厲的少帥，似已另易一人，但車中並無一人護駕，他下車就擺手令軍夫開回去，自行走歸宅內，薛壽高把腰

兒變得九十度，在門外敬禮迎接，少帥把手杖向他背上敲了一下，笑道：「老五車，你少開這些虛文，我們是誰對誰，快進去，再彎腰擦着，我就敲你的硬蓋兒，薛壽高聽着，毫不感覺侮辱，只覺受寵若驚，連聲諾諾，其實少帥也只是素日和常作諧談，今日又看他晃肩駝背，以爲頗有所似，故而信口加以比擬，絕沒有得着便宜及實乖之意，兩人向裡走着，少帥向來具有領袖氣概，與人同行，總是走在前面，好似自負有領導之責，要別人追逐着他，這時他大踏步前行，薛壽高兩條羅圈腿兒，向不合作，左脚尖兒向着右方，右脚尖兒向着左方，一走起路來，左腳只想向右方橫行，右腳也想向左方橫行，兩腳一反一復，力量雖全才的平衡力而得互目抵觸，但右腳總是較爲雄壯，於是走路常向左方偏，少帥有喚他，他是對着那方走去，但若略一失神，忘却努力幫助左腳，身體便一歪，少帥走的目的地左方二尺以外，這時他因少帥走得很快，盡力追逐，脚下常常失却管束，離開原定路線，薛壽高時常加以矯正，而且走時一快，兩隻腳尖互相爭鬪，屢次幾乎跌倒，少帥走到內宅，薛壽高他自行開門，恐怕失禮，急忙說道：「少帥，等等，我來，我來，少帥聞聲回頭，薛壽高打一溜歪斜的趕將門推開，少帥看着他，不禁好笑道：「你何必呢，我們自己八不客氣，薛壽高那裏肯聽，直逐少帥上樓，到起居門口，看見弗貞母女已在門外迎接，他才覺得接引職責已盡，以後的正式左作，自有妻女擔任，他再慫慂，反倒惹厭，於是急流勇退，向少帥鞠了個加深加長的大躬，便自退下，這裡萬氏母女，延少帥進了起居室，萬氏因逢迎貴人，早已吩咐婢女遠避，自己送煙遞茶，少帥見房中沒有雪宜，並不落坐，只在地板上站着，露出情意迫切的樣兒，萬氏因爲自己這場汗馬功勞，得來不易，想婆先和少帥說兩句閑話，自己表表功勞使他多多承情，薛壽高說道：「少帥今兒公事忙吧，這半天才來，呂克成道：「忙倒不忙，不過今兒夜裡正有件要緊事，幾乎不能到這兒來，萬氏笑道：「忙什麼要緊事，比這裡還要緊，今兒你要不來，我豈不白費了心，少帥道：「所以啊，我怕教你白費心，才臨時丟下那邊的事，來辦你這邊的事，說着面上微露笑影，但隨即消逝不見，這時鳳枝遞過一支紙煙，呂克成把手一擋，說了一句我不用，眼中好像並沒看見鳳枝，就轉向萬氏道：「你

說雪宜已經來到你這裡，到底她在那兒，鳳枝撞了個小軟釘，又見少帥對她的存在，根本沒加注意，不由又感難堪，赧然躲過一傍，萬氏在少帥面前，全部精神向他專注，那還留得出半隻眼注意女兒呢，在少帥一問雪宜，覺得到了自己表功的機會，就搬出早已訂好的腹稿，預備作篇冗長的敘事文章，忙鄭重說道，雪宜在傍邊房裡呢，我爲請她來，真是不易，費了千方百計，經過許多日的預備，那少帥已聽明雪宜在傍邊房中，就已急不可待，萬氏這刺刺訴一說，他更大不耐煩，擺手叫道，好，她既在傍邊房裡，就快領我去，別的話以後再說，萬氏見少帥不許她再說下去，甚爲掃興，但知他心急，怎敢違拗，只得應道，是，是，就在鳳枝他的臥房，少帥一聽，好像對於她的臥房，久感熟路似的，轉身向外便去，萬氏忙叫了聲鳳枝，你陪少帥過去，說時又想起一件事，覺得有向少帥聲明的必要，忙又趕了兩步，叫道，少帥，對你說，雪宜可是我用藥酒迷過去的，大約三兩點鐘內就要醒過來，那孩子愛撒嬌放潑的，少帥可溫存着些，只要哄過這一遭，以後就好了，她這回不說以後就隨手兒轉了，少帥聽，似乎不甚滿意道，原來遲，這些日工夫，還用這樣辦法，我還以爲你把她說服了呢，說着沉了一沉，又抬頭道，不論怎樣，我總算如了心願了，又轉向鳳枝道，好，你就領我去，說時推着鳳枝，直走出去，勇貞初因少帥不聽她表功，這時少帥又似對她這件空前絕後，制勝出奇的大勳績，相似尚有所不滿，由上愧喪，等少帥與鳳枝走出，就倒退幾步，頽然坐到椅子上，自語道，少帥真難伺候，即使盡了心機，又自饒上一個黃花女兒，到如今倒落得他一口冷氣，真是教人窩心，我到底圖的什麼呢，想到這裡，回憶起自己並非無所貪圖，本來這件大事動機，第一就打算利用岳雪宜貞潔的身體，恢復情人王開元失去的官職，呂克成無論如何，總算欠下我情分，略時等他出來，必然向我道謝，乘機向他請求，他絕不好意思駁我，這事總有九成希望，何況雪宜和少帥一發生關係，以後必要借我軍中當作酬會，外人見少帥時常蒞臨，誰敢不來巴結，走道路，賈缺分，更要爭來投止，我就縱用雪宜這般嚴厲的弱點，對他挾制，令他轉去纏磨呂克成，任我撥弄，從此財勢俱得，簡直可以操利一切，

對着笑鏡，作了個得意笑容，他一會聽得外面靜靜悄悄，渺無聲息

，她又想出去向臥房外聽聽少帥的動靜，正要推門走出，不料外面有人也正推門闖進，和她正撞個滿懷，蕪貞大驚看時，原來是女兒鳳枝，她慘白着面色，十分氣恨的樣兒，進門便直奔到大椅上，撲地坐下，屈膝抱頭，將臉埋在椅背之上，蕪貞大爲詫異，忙趕過問道，你怎麼，自己出來，少帥……：……鳳枝猛的抬頭，望着她娘的臉兒，說道，都是你出的倒壩主意，還有臉兒問我，蕪貞大驚道，怎麼了，少帥有什麼事，鳳枝發恨道，他有什麼事，他沒一點事，只我無故的吃虧受氣，往後寧死也不聽你的話了，蕪貞聽了半天，仍是莫明其妙，只得耐性連哄帶問，鳳枝才氣憤說道，你想昏了心，只用我填眼，人家可用得着我啊，白去討沒味兒，方才我與他進那邊房裡去，雪宜還在床上昏睡不醒，他樓着抱着，愛了半天，一句沒答理我，等到他上床時候，我又回去伺候脫衣服，那知他把手一擺，像吩咐下人似的，說這兒不用你，快出去吧，我聽了這話，還能再賴着不動麼，於是乎就出來了，這都是你的好主意，害苦了我了，說着又落淚哽咽，蕪貞聽明只是鳳枝吃了沒趣，並非少帥有何問題，心中方才釋然，就勸慰了鳳枝幾句，送他回房安息，蕪貞仍回到臥室門外，屏息站立，一面暫代少帥的近侍護衛職責，一面滿足自己耳官的好奇慾望，這時若有人在旁看着，一定可以見到她忽而聳肩、忽而傾耳，忽而繃眉，忽而翻眼，忽而面紅耳赤，忽而微笑搖頭，種種表情，真是瞬息萬變，好像電影公司招聘新進演員時，在鏡頭前試而表情的光景，但演員若能由她這樣的全能盡心表演，恐怕定要迷着幾位導演，還不定差殺幾位明星呢，蕪貞聽了足有一點多鐘，尙沒有離開的意思，她自己想少帥真不愧將門虎子，大約他由外國軍事學校所學才能，今日卻給雪宜施展了，可惜雪宜未經大道，又在昏夢之中，等於暗啞的人，在戲院聽楊小樓和梅蘭芳的霸王別姬，白白作踐了名角好戲，若是換上我這樣顧曲周郎，知音種子，那才是人間大快事呢，蕪貞這樣一想，不由有些心跳，隨因心跳而覺心酸，因心酸而腿軟，正想想起居室中休息，忽聽遠處有鼎沸之聲，急忙回頭看時，只見自己丈夫薛壽嵩正立在文許外的樓門口，揚着雪白的臉兒，揮着顫抖的手兒，口內發出舌抵上顎的聲音，似乎要招呼自己，又恐驚動少帥，故此做作，蕪貞連忙向他奔去，走着似覺兩股之間，有些不得勁兒，腿也酸軟

異常，勉強奔到樓門口，薛壽高已拉着他，氣急敗壞的嚷着叫道，要命，這可怎麼好，你作的事你自己擋，我可惹不起了，弗貞聽他說得烏煙瘴氣，並沒有一句事實，就打了他一掌道，老狗你叫喚什麼，到底是那兒的事，值得大驚小怪，薛壽高頓足道，還怨我大驚小怪，人家已找上門來了，立等着要把人接回去，弗貞聽着，心中已有了幾成失料，頭頂轟的一震，但口中仍問接誰呀，薛壽高着急道，你還裝糊塗，接岳雪宜呀，萬弗貞吸了一口冷氣道，是岳慕飛來了麼，薛壽高道，還用岳慕飛親身來，派了個弁口坐車來接，傳他主、的話，立刻要接他們小姐回去，來勢挺急，好像你按排下的計策，不知誰說走了嘴，岳慕飛知道了什麼似的，這……這……：我看快叫起岳雪宜來，教她回家，要不然老岳……：萬氏沒等他說完，已擺手道，胡說，這怎麼成，少帥正在高興頭上，誰敢打斷他呀，再說雪宜還在昏着，怎能……：說了不佳搔頭，薛壽高本來蠢然無知，素日只倚仗着太太，這時見太太也傍徨無策，想到岳慕飛慣動手鎗的兇相，立刻惹起腎虧的病根，存首一陣發冷，不自覺的走了小水，和太太一樣有了更換中衣的必要，但當時尚不覺察，只急得亂拍屁股忘了慣說藍青官話，發出鄉音，直叫唔呀弗得了哉，我得逃上海，你害苦我了，叫着又傍徨回走，但忘了正在樓梯口，一足踏空，就落了下來，幸而七八級下，有一道轉折，被樓欄把他接住，雖未受傷，但額上已起了個絕大的舍利子，左臂擦破一塊肉皮，鮮血淋漓，痛的他，直作鹿鳴，萬氏趕下去，把他扶起，厲色斷喝不許作聲，可憐薛壽高，以如柴之身，突遭墜樓之禍，一樓幽魂，雖未離殼而飛，通身骨節，却將解體而戰，疼痛程度，可想而知，無奈賢妻竟禁止呼喊，他只有張着大嘴流淚，飽嘗啞子吃黃連的味道，萬氏這時更不顧丈夫的死活，只凝神思想主義，猛把手頭額上打了三下，便已得計，忽用力一推薛壽高叫道，你給我走開一邊，夾着卵子睡去，我自己會辦，說完便跳下樓，直入客廳，按鈴招呼僕人進來，問岳宅來人在那裡，僕人回答還在門外車上等候，萬氏便罵一群不明人事的東西，怎麼把人家留在外頭，還不快請進來，僕人唯唯，將要退出，萬氏又叫住吩咐道，你把那弁口請到這裡，你就出去，不要守在旁邊，僕人出去，須臾把岳宅派的弁口陪入，望着萬氏介紹了句這是我家的太太，便自退出，



那弁目給萬氏行了個軍禮，萬氏看來八身軀高大，面目庸俗，却帶着愚蠢貪婪的神情，口含笑說道，貴你姓啊，那弁目又行個禮，慌恐道，報告太太，我叫張德標，萬氏道，你家師長怎樣不得人心哪，你家小姐輕易不出大門，今兒好容易跟小姐妹湊到一處，正玩得高興，偏又派來接，這不成，你回去見你們師長，就說我們小姐不放手走，一定留住一夜，明兒我這裡有車送她回去，不用派人來接，那弁目聽了，搖頭說道，太太，我們師長諄諄囑咐，務必接小姐立刻回去，你知道我們老爺的皮氣，說話就是一句，我若接不回小姐，準得挨一頓皮鞋，太太就教我們小姐走吧，萬氏聽了，眼珠一轉道，今天我就是不放手走，你知道……回去可不要對你們師長說，今天恰巧是我的生日，凡是來的太太小姐，都不許走，給我湊個熱鬧，你們小姐引頭兒一走，大家全要散了，你就依我的話，快回去吧，那弁目本是貪鄙之徒，又有闖入家庭開走鬧慣了，時時張着鼻孔，嗅取財氣的來路，這時聽萬氏自己說是壽日的話，怎能放過機會，當時就拋開正文，向她猛然跪下，叩了個頭，回說給太太拜壽，萬氏正要他這樣，很客氣的說聲起來，又從身上取出二十元鈔票，遞給他道，拿去買茶葉喝吧，那弁目先說怎敢領太太的賞，却即伸手接過鈔去，又說了句謝太太的賞，同時找補了個軍禮，那真微笑說道，好，你就回去吧，對師長說得好些，那弁目得這二十塊錢，雖然由小拜壽，與接小姐的事無關，但他既因拜壽而得錢，對接人的事就之好意思再堅持了，心中固然知道回去不好交待，好正有二十元錢在身上下肚，居然忘了憂慮，諸語連聲而退，那真見他走了，不由愕然自笑，心中深服自己的才能，這樣一道難關，居然略施小計，就搪塞過去了，這弁目回去當然善爲說詞，使岳慕飛不再來接，有這一夜工夫，既使少帥得以盡歡，並且對雪宜也可以應付圓滿，我真是個能人，遇事一動政治手腕，無不成功，可惜生爲女子，不能馳名宦途，若是蒼天變我作男兒，還不知多麼得意呢，萬氏想着，欣然自得，真與聽得門外汽響響發作，漸漸遠去無聲，知道那弁目已自驅車歸去，就出了客廳，趁着，自己在後房榻上呻吟的丈夫，報告風波已平的佳音，又罵了半大他的庸碌無能，誇了半大自己的神機妙策，自己得意洋洋的重復上樓，走到自己臥室門外，忽然想起稍時雪宜醒來，發現自己已爲少帥所弄，

也許有一番做作，我雖有法應付，但總不如鳳枝和她容易說話，還是去看看鳳枝，教他暫且不要睡覺，想着就推門而入，見鳳枝正在床上倚枕而坐，仍是原身衣服，呆呆的低睜視地，似有所思，看樣兒便知她這姿式已維持很久了，鳳枝已到床前，坐到她身邊，徐徐訴明來意，鳳枝起初仍是不肯，但她終敵不過老奸巨滑的母親，每有交涉，都是女兒起首反抗，結果屈服幾乎已成公式，這次自然也是照樣，萬氏因夜已將闌，恐怕鳳枝獨自無聲睡了，就拉她出來，走過少帥洞房門外，又立住竊聽，裏面已竟悄悄地，沒了聲息，萬氏算算時刻，少帥自入洞房，已有兩點半鐘，在這長時間裏，當他完了心猿意馬豪情已倦，想必亟缺暫停，陽台夢斷，正在酣睡養神呢，但是雪宜過這大的時候，藥力已減，應該醒來了，怎麼還沒有聲息呢，正在想着，忽聲屋中嚶嚶有聲，似乎嘆息，似乎呻吟，聲音非常慘厲，萬氏這明白是雪宜醒來，也不在預略之中，但轉着聲音，不自覺的手髮悚然，通身發冷，她忽然心血來潮，低聲向鳳枝，道他醒了，你進去看看好麼，鳳枝咬牙搖頭，雖不作聲，但已示意誓死不從之意，萬氏方要再用別的話語勸導鳳枝，但耳中又聞房中起了很輕微的聲音，先是床榻微響，接着樓板有拖曳之音，好像有個人坐在床邊，將腳伸入地下的鞋內，用力踏重，將鞋措動，發出很輕的摩擦聲，但在此聲音之中，又夾有極低細的嗚咽，彷彿人在深悲極痛之際，竭力遏制感情，不使發動，但終禁抑不住的情景，萬氏聽着，又低聲道，她下床了，少帥一定正睡着，你進去看看……話未說完，猛聽樓下砸門聲音大作，像是有人敲打街門，萬氏心中懷着鬼胎，不由便轉身隔窗向外觀，看見自己立的地方，是二樓上頂道，後面是一溜房間，前面却是一面明窗，可以看到院中和街門，這時三人由玻璃窗向外窺視，只見家人向外詢問，外面的人大喊是岳少爺來的，家人便亮了電燈，開了街門，萬氏借着燈光，看見門外停着部黑色一汽車，車內坐着車夫，車前站着兩人，一個軍裝的是張德標，一個穿着長袍馬褂，却不認識，本宅家人向他們問了幾句，因為聲音甚低，沒有聽見，但聞那穿長衣的大聲叫道，我們接小姐來了，請你們太太快放我們小姐回家，我們師長在家正發皮氣，把張德標也打了，又派我接小姐立時回去，片刻不能就慢，你們快給說聲兒吧，萬氏聽着雖甚吃驚，但想雪宜已經使少帥憤

完心願，今天的節目，總算演唱完畢，可以放她回去，不過自己對雪宜本預備有一番控制，一番教導，現在時間已來不及，只可叫出她來，囑咐幾句，就放她走吧，想着一面叫鳳枝去喚雪宜出來，不料正在這時忽聽在背後噉聲一響，萬氏鳳枝回頭來看時，猛撞了個冷戰，幾乎呀的叫將起來，她眼中見向門內出來的，確是雪宜，但幾疑是另一個，因為雪宜幾乎完全變了，那張玉面可愛的瓜子臉兒，本來很豐滿的，此際好似肌肉都已消蝕，顴骨突出，兩頰深陷，兩隻剪水明眸，此際也枯澀失神，現出痴迷失智的光，頭上秀髮蓬散，臉上顏色變得非青非黃，而且浮有一層很奇怪的油光，再加眼兒瞪着，嘴兒哆嗦着，這付神情，非常怕人，簡直是戲台上演紅梅閣，或陰陽河女鬼帶的那付鬼臉兒，鳳枝也回頭看見，三點鐘前花容月貌的絕代美，轉瞬間竟帶了鬼氣，不由嚇得叫喚，你看她……；雪宜兩眼發直，由門內走了出來，搖身的挪，兩步，身上四肢百體，好似都已失。連繫，雙手亂擺，脚步飄浮不定，直像影子移動似的，一團陰氣逼人，不由鳳枝看着害怕，連忙倚入母親懷中，便是萬氏也覺奇怪，心思雪宜和少德合歡，正該喜氣透酥胸，春色極眉潤，即便初經風雨，不禁摧殘，也不過頰額紅霞，目凝清淚而已，又何致像害了一場大病似的，變成小鬼樣兒，而且她眉目間隱含死灰，看着怕人，這是什麼原故呢，想着不由向後倒退，口中却叫道，岳小姐你起來，這屋裏坐……；雪宜對她的說話，好像並未聽見，眼睛明明望着她母女二人，却似並未看見她們，直着眼向前移動，萬氏更爲害怕，心想她這樣兒好像神經亂錯，將近瘋狂，莫非犯了什麼毛病，聽人說有種夢中遊行的怪病，睡着覺起床亂跑，但她的神氣也不像啊，想着只見雪宜已走到近前，萬氏和她一對臉兒，才看出她的眼中自青自紅，烏珠發凸，射出一種陰慘的凶光，驚得她身發冷，連忙擁着鳳枝向旁挪開，雪宜就挪到她母女原立處，臉兒貼近玻璃，立住不動，萬氏母女在驚疑無措，只見看門的家人，由樓梯上來，看見她們在窗前立着，就跑過稟道，岳宅又派人接小姐來了，一定要立刻……；萬氏擺手道，好，我知道，教他們等一下，岳小姐再喝碗茶就走，那家人應聲退下，萬氏心想雪宜這樣兒回家，被她父親看見，必要詰問，固然雪宜必和普通兒女一樣，萬一不對家人去說失貞的事，必然設法遮掩，絕

無後患可慮，但只愁她閱歷太淺，口齒欠利，又加正在迷迷糊糊，萬一回去說得驢唇不對馬嘴，岳老飛看着她這難看的樣兒，就許生了疑心，不許她出來，以後少帥再回我要人，豈不仍要爲難，想着就打算先把雪宜扶到起居室中，一面替她稍加修飾，一面對她略行教導，再送出回去，這些念頭，在萬氏腦中，不過轉了兩三秒鐘，便已打定主意，急忙轉身，向雪宜道，岳小姐，你家裏來車接你了，先上你妹妹屋裏擦擦臉再走，我還有話囑咐，說着見雪宜似不雕泥塑一樣，毫無反應，就又向鳳枝道，扶你姐姐……不料才說出這幾個字，就見雪宜身體，好似機器驟然開動，突地挺身往前一躍，有如運動場上立定跳遠的姿勢，用的力量非常之大，因爲前面緊挨玻璃窗，就把頭撞到窗上，大塊玻璃撞破兩塊，碎片直落到樓下，發出巨聲，鳳枝吓得狂叫欲逃，還是萬氏較比鎮定，也有急智，知道事有蹊蹺，急忙奔過，將雪宜抱住，一面叫你怎麼了，一面對她細看，說也奇怪，雪宜撞碎玻璃，臉上竟連油皮都未擦破，精神仍和方才一樣，兩眼勾勾望外注視，僵立無聲，萬氏知道事情並不能如自己想的那樣順利，要出意外麻煩，急忙頓足叫道，鳳枝，鳳枝，你別儘看着，快幫我把她……話未說完就覺雪宜將一掙扎，隨即發出像被殺時將絕命的一聲慘叫，又哀聲喊道，表舅表舅，我被入害了，萬氏大驚之下，急忙用手去掩她的嘴，那知雪宜這時兩眼一翻，雙手上舉，望天一仰，就栽倒在地，萬氏望着她手足無措，想把她扶起來，無奈雪宜身軀僵直，她也因驚嚇而沒了力氣，只得無理山的亂罵鳳枝，鳳枝更嚇軟癱，連木人尙無力支持，莫說要她幫助這賢母了，二人正在手忙腳亂，那家中岳府來人，早聽見雪宜喊叫聲音，那個穿長袍的已帶着張德標直奔上樓，萬氏聽得脚步聲，更自驚異欲死，但同時又心中生智，忙轉在雪宜旁邊，用手先撫着她的口鼻，覺得尚有呼吸，先放了一半心，就裝作用力要扶的樣兒，口中喃喃說道，這多麼煩心，年青人不管不顧，一味逞性，我沒口的攔，直說小姐不能喝酒，你們一勁兒灌她，瞧醉到這樣兒，我怎麼對得住岳帥長，說完已聽得脚步到了背後，抬頭看時，見張德標和一個穿長袍的中年人，正立在窗前，對地下的雪宜愕視，萬氏立起，與張德標說道，很對不過你們府上了，岳小姐和小姐妹們鬧酒，竟喝醉了，方才你來接的時候，我因爲醉着，怕她回

去挨說，所以托詞兒打發你走，想教她睡醒了再送回去，那知她這麼沒酒量，直到這時還昏迷不醒，神夢譫語的其實喝了不過三兩盃酒，何致於呢，這次你們又來接，說岳師長犯皮氣，我知道這留不住，就喚她起來，她也好像清醒一些，還說要搗梳頭，擦擦臉，我和我們小姐才扶她上臥室來收拾，不想半路又發了酒瘋，胡喊亂叫，還槌窗撞牆的，差點嚇掉我的魂兒，她又倒在地下睡了，這可怎麼辦呢，張德標聽了，只把眼望着那穿長袍的似乎要他作主，那穿長袍的看看地下的雪宜、直咂牙說，臉上現出疑說的神情，搖頭說道，喝兩盃酒，何至於這樣兒，你看，姑娘臉上都成了香灰色，眼泡也青了，好像害過大病，出來時候，好好的呀，萬氏聽着，一顆心都躍到喉嚨口，又聽這人說話口氣，料着不是下人，就哦了聲道，我還忘了，他曾出過一回酒，岳小姐身子太嬌，禁不住折騰，又向那人道，您貴姓啊，那人還未開口，張德標已代介紹道，這是我們表舅老爺尤副官。萬氏明白這必是雪宜外家的長親，在岳宅管理內庭庶務，故而岳慕養才派他來接甥女，就向他說道，尤先生，你看該怎麼樣，岳小姐這情形，怎好回家，只好還在我這兒住一夜，你回去給說好些，現在我們還有點兒嚇糊塗了，竟看着她在地上倒了半天，來，尤先生，快幫我抬，她到屋裏去吧，說着就伏下作勢。預備動手，那尤表舅擺手道，不成不成，我們師長正在發皮氣，吩咐一定要小姐立刻回去，你不知道他說的什麼話呢，我也明白，姑娘這樣兒不便回去，住在貴府最好，可是……沒有法兒，姑娘的衣服在那裏呢，啊，怎麼身上只穿這點衣服，還沒繫好扣兒，萬氏聽着又一陣心跳，忙道，咳，都是喝酒的害，她嘔吐的時候，只鬧着心裏發癢，把衣服全脫了，只剩貼身單衣服，還是我強給她又重穿上兩件，尤表舅點頭沉音道，姑娘向來可沒這樣過，我是看着她長大的，永未見她錯過格兒，得得，薛太太快把姑娘的衣服拿過來吧，萬氏因不放心雪宜這樣回去，仍苦苦挽留，無奈尤表舅畏懼主人，不敢違令，定要帶雪宜同回，萬氏無奈，只得把衣服取來，和尤表舅將雪宜扶起，替她草草穿上外衣，尤表舅見雪宜仍然暈迷不醒，雖覺有異，但因萬氏已說明酒醉的話，心雖疑惑，却不好詰問，及至雪宜衣服穿好，就和萬氏一左一右，連扶帶拖，三人勉強搭下樓去，直至大門，將雪宜推入車中倚定，萬氏已累得嬌

喘吁吁，但還得竭力強支殘喘，向尤表舅深致歉意，假裝關心雪宜，托他在岳慕飛面前代為遮飾，免的使她挨說，尤表舅答道，那是自然，不用您說，我這外甥女兒，素日別提多麼痛我，我還有不衛護她的，您放心吧，萬氏聽了，果然寬放了心，因為他替甥女遮蓋，就等於替自己遮蓋，聞言自然如意，當時尤表舅和張德標也上了車，萬氏還不住叮囑，不住道歉，直等汽車開行，方才轉身入門，且不上表她回去怎樣將少帥邀功請賞，對丈夫如何耀德顯能，以及怎樣訓洗她臥床上的被褥，如何添補樓窗上的玻璃，凡是薛府內一應大事小節，俱都拋開不管，只說岳府汽車，飛駛而歸，在途中尤表舅便已打定袒護甥女的主意，第一先決定雪宜這付神情，絕不能和她父親見面，第二既在外就誤了半夜，只有把酒醉的話實說，但把罪過都推到薛太太身上，好使雪宜不致深受斥責，及至將到家門，先令車夫不要按動喇叭，靜悄悄在門前停住，輕輕的叫開大門，然後尤表舅抱起雪宜，同張德標在旁扶掖，悄悄走進去，從側面過道轉至後面樓門，由後樓梯走上，走到雪宜臥房，輕輕將她放在床上，尤表舅素日極畏懼岳慕飛，今日為護着甥女，第一次作欺瞞的行爲，心裏非常慌亂，而且因為相信雪宜只是醉酒，並無他異，把醜放在床上以後，也沒顧得細察情狀，立即自己走出，到後房叫醒一個侍候雪宜的婢女，告訴她說小姐已蒸回來，令其速去侍候，說完便跑至前面，向岳慕飛報告了，不料她所喚婢女，年歲甚青，只有十三四歲，正在打盹善睡的年齡，這時被尤表舅喚起來加以吩咐，在尤表舅以為她已經清醒明白，定能遵命行事，但那知道婢女只由黑甜鄉中伸出個頭兒，聽他說話，他說完一走，立即又把頭縮回，從滾中斷之夢，把這件實事也當着夢境的一部分，隨着鼾聲便散於空氣中了，尤表舅却以為料理停妥，到前門見着岳慕飛，報告小姐已經接回，岳慕飛憤然拍案道，他在那裏，怎麼不來見我，想不到她也這樣沒規矩，我非得嚴辦他不可，要不然以後更不知鬧出什麼事來，尤表舅聽他對女兒力主嚴辦，雖知這是他用慣了官場語的原故，但也代為吃驚，就答道，雪宜已被我送進房裏安睡下去了，岳慕飛方一睜眼，尤表舅忙接着道，我問明白了，這怨不上雪宜，因為今天在薛家吃飯，有許多同鄉，拚命勸她吃酒，她卻不過兩子，只得吃了一杯，那知她量淺竟醉了，睡到起不來，頭

一次張德標去接，薛太太因為她正睡着，不肯放回來，這次我去，她雖醒了，還鬧頭暈，勉強回來，我見她實在站不住腳，只得把她送到房裏去睡，雪宜素日最守規矩，這回定是駁不過別人面子，才吃醉了，也怨薛太太不好，縱着她的孩子胡鬧……岳慕飛聽着，猛把桌子一拍，大叫道，一個女孩子，在外面吃酒，什麼規矩，這薛壽崗本就不是好東西，我今兒只知她上什麼益友會，若知道上薛家，早就不許去了，你去告訴門上，以後薛家來人別教進門，電話也不要接，尤表舅唯唯應命，岳慕飛又道，雪宜已經睡了，尤表舅道，睡了，岳慕飛哼了一聲，便揮他退去，尤表舅知道他已不再追究了，心中方才安穩，以為一天雲霧盡散，雖然還不放心甥女，但料着早有婢女侍候，自能舒貼扶養，明日酒醒，便可霍然，也就沒再向後面去看，自去睡覺不提，如令再回頭再說那水清玉潔的雪宜，論起雪宜，誰已被少帥沾污，似乎不該稱她水清玉潔四字，但作者援着春秋褒貶之法，略跡原心，認為雪宜受人陷害，事非由己，身體雖污，靈魂自潔，再說她受污後的行爲，豈止清潔，直更可證明她是處女呢，原來她口波藥力蒙住以後，知覺全失，呂克成的侮辱，全在夢中度過，直至呂克成完全得償大慾，倦極而眠，又過了半晌，雪宜方悠悠醒轉，先覺身體似在半空飄蕩，繼又徐徐落下，心中微微明白自己是在床上睡着，但下部着實感覺不好受，待要睜眼看，眼皮似重有萬斤，只張不開，待要細想自己睡前是在何處，腦中又似變成石塊，不能運用，木然過了半響，腦中神智稍清，身上神經也很爲靈敏，她猛覺身上一部分非常刺疼，而且疼得非常奇怪，不由把腿兒一擡，更感覺有異，心中突有感觸，想到一件可怕的事，一陣發急，竟不自覺的把眼睜開，眼光最先看到床頭的淺玫瑰色電燈，更使神經一震，明白不是在自己家裏，眼珠再一轉，看見牆上掛的裝飾品，心裏一陣迷糊，方詫異自己這是到了那兒，但身上那一部分又非常痛楚，這一來使她腦中把景物的生疎，和身體的變態，聯想到一起，立刻大驚欲絕，這一吃驚，更把她刺激得神智清醒，筋骨靈動猛一翻身，便要坐起，身方移動，立覺胸際有物阻碍，低頭一看，竟是一隻男子的大手，由手再看過去，才瞧見身旁睡着個男子，雪宜在宴會上會見過呂克成兩次，這時一瞥即已認識，同時也明白了自己的全部遭遇，在睡夢中已被呂克

成污染了，雪宜本性清潔，又自小受禮教的熏陶，把身體看得比性命還重，這時一覺着此身已污，更無暇思想怎樣來到這裏，如何受了欺騙，只覺胸中轟的一聲，似乎靈魂出竅而去，又似乎坐的地方，突然陷成大洞，把身體直落下去，萬丈深淵，一墜無底，胸中又似乎暴發火氣，要把身體漲裂，心中別無他想，只想自己遭到奇恥大辱，比死還酷，盼望立時死去，又想這恥辱到死後也不能消滅，這種刺激，實在太深刻了，她的軟弱神經，怎能承受得住，瞪着眼睛，對着呂克成，却似看着一張白紙，茫然無知，忽然眼睛又恢復了作用，看見呂克成的臉兒，心中隱約明白他污辱了自己，猛推開他的手，好像瘋子似的，一躍下床，又在床前立住，將手掩住臉兒，臉又放下手，喉嚨啞聲自語道，完了，完了，忽然向前一走，就覺脚下有什麼東西絆住，低頭看時，原來鞋子直落到腳下，這覺得多謝呂克成，只給她結開紐扣，並未脫去衣服，否則雪宜脫光着身體出去了，這時她雖想把鞋子提起，又把旗袍的紐子扣上，這些動作，全不由理智支配，而是由自動作的習慣性，因為這時雪宜的靈性，已無朦朧，唯一的念頭，就是想死，循着床走了兩步，無意中眼光觸到牆上，牆上掛着兩隻大鏡，是薛鳳枝放大的肖像照片雪宜一瞧到鳳枝影像，心中就又一陣清白，因認識是鳳枝的住室，而想到自己受少帥污辱，是鳳枝安排的陷阱，由再想到萬氏鳳枝必然同謀，不由把怨恨羞恥的感情，百作一團怒火，這怒火都在一瞪目一咬牙中勃發出來，但一部發洩不出的怒火，挾着積鬱之氣，上沖腦府，使她又復迷昧，而且由這一刹那的刺激過度，竟使身體全部起了變化，四肢變鬆弛，臉上肌肉驟然稍失，面容現出死氣，煞然帶上鬼臉兒，這種現象，作者不會用生理學解釋，只能用舊話來講，好似她已心碎腸斷，或而魂魄喪失，所以雖是活着，却已似行屍走肉，介於人鬼之間了，此際她如在夢中，人也如同鬼影，飄飄走出門外，看見鳳枝，好似仍把她當作鏡中虛像，毫不理會，值走過去及至到了窗前，眼光射到外面，不想正看見院中立着的尤表舅，人的神經真是奇怪，不可思議，那尤表舅本立在大門之下，而離樓窗約有兩丈遠，且尤表舅立的地方，又燈影地映之間，常人尚看不清面目，那知前朝中的雪宜，倒看真切了，因為腦中的舊印象，却又引起知覺的作用，猛的打破樓窗，高聲喊了兩聲，但



因氣力用盡，她即栽倒，尤表男聞聲而入，扶她上車回家，以至到家歸入臥室，這一節的事，他是懵懵無知，一直就睡下去，直到天將黎明，他才轉醒，但醒後仍是神經麻木，自己身體僵直躺在牀上，他並不能記起呂克成和萬氏的事，也知道自己現在那裏，但腦筋上只印着一個死字，因為他在醒悟被污之時，刺激太甚，把入瘋了，而在將瘋之前，腦中恰決定死念，故而這死字成爲他唯一的思想，就如同婦、日思子或爲瘋狂，瘋後逢、便認作他的兒子，原由就爲他思子而得，未瘋前腦中正深印他的兒子影像，故而神智雖失，這一念頭永、磨滅、享宜也是如此，醒後只想要死，掙扎下地，東尋西覓，居然在抽廳裏尋得一柄並州利刃，他拿着確切兩下，又尋着一塊大的端硯，仍倒在牀上，也沒有悲痛，也沒覺害怕，更沒思索，因何要死，死後如何，只心無雜念，口無一聲的，將男子扎了喉嚨，用端硯努力訂了一下，即已深陷入肉，立刻香魂渺渺，歸向西方，可惜一個絕世美人，無端受人陷害，竟遭、這樣慘死、真乃冤枉，只不解她一個嬌怯美的人兒，何以竟有此決心大力，把自己扎死，雖然由、瘋狂，却也令、難解，這又得生理學心理學種種來學專加以研究了，享宜死後，屍體橫陳，直等到三四點鐘之久，才被、發現，那個被尤表男喚而未醒的婢女，睡到九點多鐘起來，還以爲小姐終夜未歸，自己梳洗完畢，才進小姐房中，打掃房間，一進內室，看見小姐橫陳牀上，頸上插着剪子，一手握着硯台，放在胸上，點血山頸上流了半牀，地下還汪着一片，嚇得大驚而倒，連滾帶爬，才到了外面，狂喊起來，把全家俱都驚醒，岳慕飛聞聽，急忙跑入屋中，見愛女死狀奇慘，痛急大哭，但只哭幾了聲，忽然想到女兒的死必有原故，聯帶記起昨夜的事，就把牙一咬，把脚一頓，住聲不哭，反身走出，叫尤表男張德標進來，尤表男聽尤甥女慘死，自然驚痛，又想到自己頗有干係，嚇得戰戰兢兢，岳慕飛瞪着在前線上督隊作戰的眼光，現在在軍營中處決死犯的顏色，但聲音倒放低了，向尤表男道，享宜現在已經死了，昨夜是你把他接回來的，我並沒見她的面兒，這孩子素常極規矩，久沒出門，昨天初次到外面赴什麼會，從薛宅接回來，今兒就死了，而且血都凝住，必然死的很久，你是從薛家接她回來的人，又親自把她送進臥房，還有張德標也在數，今兒我問你們兩個，到底是

怎麼回事，若有含糊，就教你二人償命，尤表舅嚇得亂抖着叫道，我……接她回來，是活人……沒死呀，張德標也在上下牙齒的交響聲中顫着聲音說道，尤老爺說的不錯，我們接……接小姐的時候，小……小姐只暈迷不醒的在地下躺着，並沒……沒死，薛太太說是醉……尤表舅聽他說話多不檢點，恐怕越說越和昨夜自己報告的不符，難免要擔干係，忙對他使個眼色，不料被岳慕飛看見了，忽然由袋中取出手槍，厲聲說道，尤副官，你還是雪宜的表舅，你也來哄我，說着持槍作式道，我打死你個舅子的，尤表舅嚇得連忙跪倒，連叫別打，別打，我說，我正要說……岳慕飛道，快說，雪宜怎麼暈迷不醒，在地上躺着，你快把細情告訴我，尤表舅見已瞞不住了，只得把昨夜在薛宅所見情形全盤托出一又解說自己只恐怕姑娘挨說，故而代爲遮蓋，不想到會出這大事情，岳慕飛罵道，混蛋，你既聽見雪宜喊被她們害了，又看見臉上變了樣，爲什麼不切實根究，尤表舅道，我原也疑心，只因聽薛太太說她醉了，我又想不出會有別的因由，所以……岳慕飛聽了她末一句，才把眼珠一轉，揮手道，你們先滾出去等着，不許離開，也不許將小姐的死信傳出去，尤表舅和張德標同聲應諾，四條腿都彈着琵琶出去了，岳慕飛扶頭想了想，雖即高喊外面，快把跟小姐的老奶媽高媽找來，外面應聲去叫來，岳慕飛在房中來回度着等待，走到裡間門口，屋內望望女兒遺屍，就咬牙切齒，但是隱忍無淚，慘然無聲，似已胸有成竹，才把門帘放下，又度了一會，老奶媽來了，進門就哭，岳慕飛喝道，不許哭，你先替我辦件事，我賞你二百元錢，說着向帘內一指，又低聲說了兩句，老奶媽似有所懼，遲疑不應，岳慕飛又拿出槍來，老奶媽一見，立刻掀帘走入內室，口中連叫我驗我驗，岳慕飛隔帘說道，你可驗明白了，這事大有關係，說完又來回度着，過了約十分鐘，老奶媽才顫微微而出，面色慘白，涕淚交流，哭着說道，老爺，老爺，小姐可不是教人欺負死了，我的天爺，怎麼小姐……岳慕飛聽了頭三句，已跳過抓住她的衣領，目眦欲裂的叫道，怎麼，真的，你看她是早就……還是昨兒才……才失……真，老奶媽拍着大腿哭道，小姐可是好小姐，這不是纔見……見紅塵，我明白了，小姐就爲這個死的呀，岳慕飛聞聽，忽然蹶身一跳，幾乎頭觸屋頂，又狂叫了兩聲，好

，好，隨手抓起一隻椅子，把房中陳設均砸了個粉碎，老奶母嚇得飛滾而逃，岳慕飛瘋了似的鬧了一陣，大叫噯呀，好可惡的薛太太，我派人去請她，給女兒報仇，自己一時氣的不知所措不由無名大火，自己摔砸了一頓，將老奶母嚇的滾爬而逃，既至自己已清醒過來，在房中負手徐行，踱了一會，忽高聲叫尤副官，尤表舅在外面一聽，立刻把久已忍着的一泡小水，遺在褲中，慌慌走入，岳慕飛已不似方才兇厲，和聲說道，尤副官，你是孩子的表舅，她的死，你真一半的責任，你也不必聲張，你去給我辦一件事，你可替我跑一趟，尤表舅聽着，只疑他是瘋了，但又不敢爭辯，只得聽着，岳慕飛又道，你就說雪宜昨夜從薛宅回來的慌促，忘了和鳳枝小姐說句要緊的話，今天因為身上不舒服，不能出門，請鳳枝小姐過這邊來吃早飯，順便談談，請你現在就去，務必把薛鳳枝接來，若是接不來，你可估量着，我可教你找雪宜去，尤表舅聽着吓的戰戰兢兢，不知一措初還迷惑，不知岳慕飛是何用意，繼而一看甥女雪宜見陳屋隅恍然大悟，不由毛髮悚然，大叫噯呀，好可惡薛太太，我去請她，給甥女報仇尤副官下了樓，到了門房叫車夫開出了汽車，說明上薛監督家去，車夫開車而去，不言尤副官到薛宅去請薛鳳枝小姐，返回再說薛宅中萬蕪真把雪宜送走之後，滿以為大功成就，雪宜已被自己捉住把柄，自此再不會守身如玉，但歸去必然守口如瓶，自己以後只等着少帥酬庸了，和鳳枝回到屋中，滿面春風談說方才的經過，自誇神機妙算，鳳枝聽着本已不耐煩，而且疲倦難支，就要回房去睡，蕪真還要他伺候少帥，鳳枝聞言，氣得一語未發，轉身便走出去，蕪真也知道不能相強，只可任其自去，但自己却不敢睡覺，恐怕少帥醒來，有悞承應，就先差個小婢，到廚房去吩咐預備燕窩粥，蓮子羹，鴨湯麵，西米稀粥，牛骨茶，等等十多種中外不同的點心，以供少帥醒時選用，然後自己悄悄搬把椅子，到臥房門外，靜坐聽候聲息，她所以不敢進去，大約一半鑒於鳳枝撞釘之事，一半也有自慚形穢之明，否則早已入室作進一步的巴結了，自己坐在室外尋思，少時怎樣向少帥索取報酬，將來對雪宜怎樣盡情利用，想了半天，只見樓窗已漸透曙光，外面的夜色已漸次消失，現出黯淡的灰色雲天，一顆孤星，倏倏的對着窗戶眨眼，光景十分冷清，凌晨寒風，又從窗間吹出，蕪真覺得身體微冷

一個呵欠，又引了倦意上來，想要睡覺又怕快了差使，只得回到室中，取了一件皮斗蓬來，圍在身上，又坐了一會，身上這一溫暖，更覺支持不住，上下眼皮只向一處合攏，聽聽房中仍然毫無動靜，心想少帥想是身體過乏，睡得十分沉酣，我就打個盹兒，他也未必便醒。這樣一想，立刻向後靠着椅背，頭腦一昏，頓然入夢，她這一天一夜，勞心勞力，都已過度，這一睡着了可就不可就易醒了，又過了半點多鐘，東方升起的朝陽，照到房頂，樓外樹上群雀啼噪，她越睡越沉，毫無聞見不料房內却已有了一聲響，先聞大聲呵欠，隨聞咳嗽了一聲，接着有着履下床之聲，不大工夫，少帥便蓬着頭髮，凸着眼泡，推門走了出走，身上的衣服款斜不整，鈕扣多半開着，外衣挾在臂間，出門看見弗貞，聳了聳肩，自語道，雪宜不知什麼時候走了，這老傢伙也不叫醒我，倒坐門外打盹兒，說着舉腕看了看表道，七點過了，我還有約會呢，早叫醒我，還可以上吳家去再來個樂子，這一就快，只好晚上去了，說完對弗貞作個醜臉，從衣袋中取出皮夾，檢了一張現成的支票，丟在她身上，便掉頭自去，下了樓，才想起自己的車並未在此，就奔到門房喊醒僕人，教他尋薛壽高的車夫，開車送他回去，僕人急忙到車房喚醒車夫，把車開出去，少帥已等得不耐煩，罵着上了車，直回帥府去了，汽車在開行時，響了兩聲喇叭，樓上睡的弗貞，早不醒，晚不醒，偏在這時聞聲驚醒，睜開眼先覺臥室的房門開了，她方覺詫異，又聽街門外汽車鳴鳴開行之聲，不由心中一動，跳起來回房內一探頭兒，見床上已空無人影，急得變了顏色，立刻轉身奔到窗口，向外一看，只見大門已開，看門的僕張泰正在門內向外張望，弗貞知道少帥必已走了，不由急得跳腳，由方才雪宜撞破的窗口，向外叫喊，令那張泰上樓來才聽得張泰答應，方才回身重坐到椅上，忽見地上有張淺橘黃的洋紙，上面印着字，就俯身拾起一看，原來是百利銀行的一張支票，數目百元，票面圖章是呂克成三字，弗貞初尚莫明其妙，想了想方才醒悟，這心是呂克成給我自己的酬謝，立刻好似頭上受了一下重擊，幾乎發昏，她這樣竭智盡忠，甘為爽心昧良之事，來已結呂克成，又白鶴上一個黃花女兒，毫無顧惜，原是有大願存焉，如今呂克成竟只酬以區區八百元，她怎不灰心短氣，但在初允支票之際，雖已想到少帥的作用，只把這時金數目和自



謝我，而且他走得也十分奇怪，論理我給他成全這樣美事，他心裏應該對我大有好感，何況醒來見我坐在門口，明白我是這樣盡心伺候，更應當滿心感激，即使有萬分要緊公事，也該叫我一聲，說句客氣話再走，怎這樣悄不聲的暗溜了呢？

那少帥這一轉念，又覺少帥或者有點不樂意，故而擲下少數的錢，匆匆而去，所以不滿，莫非因為醒時發現雪宜失蹤，有什麼款情未盡的遺憾，但他也該對我說明，我可以致鳳枝再去應差啊，那少帥這好似追究出真正原因，認為少帥是因為雪宜半途離去，大感不快，因而遷怒於她，減少報酬，以為懲罰，在恍然大悟之下，想到這事只怨雪宜的爹混蛋，把她早早接回，害我失了少帥歡心，一件極漂亮的事，竟弄成這樣糟糕，不由把拳頭猛擊大腿，頓足咬牙的道：「她媽的真該死，那麼早就來車接走……話方說完，忽聽背後有人乾嗽着顫聲說道：『太太，是才走的，沒來車接。』是坐咱們車走的，那少帥吓了一跳，回頭看時，原來是看門的僕人張泰，那張泰因聽太太呼喚，走上樓來，正趕上那少帥舉着支票出神，又不住的聳肩搔頭，咳聲嘆氣，作出許多奇怪樣兒，他就不敢言語，只立着靜候吩咐，及至那少帥開口自言自語，他聽說那麼早來車接走的話，還以為是說少帥，故而那樣回答，那少帥吃驚之下，瞧見了他，才想起自己曾喚他上來，但不解他說的話，就問你說什麼，張泰道：『您不是說少帥麼？』少帥才走，帥府的車沒來接，他教我喊醒了開車的毛二，送他走的，那少帥道：『他走時說什麼來？』張泰道：『沒說什麼，只是因為小毛乍一喊醒，昏昏迷迷，手忙腳亂，越要快越不得快，少帥嫌就快工夫，發了脾氣，把我跟小毛都罵了一頓，等到車開出去，我瞧見少帥就把小毛推到旁邊，自己坐司機位上，開着走的，那少帥聽了，更認定少帥走時，必然怒氣沖天，所以見人就罵，自己這場好夢真要白作了，心中好生難過，越罵越罵道：『你真混蛋，少帥要走，你就讓他那樣走，也不上來告訴我一聲，真一點入事不懂，可惜我的大米飯，喂你們這群蠢豬，張泰被罵得昏頭轉向，不知什麼來由，心想少帥要走，可不那樣走可怎樣走，我敢攔他而且憑什麼攔，少帥又不是小偷，需要盤查，誰不知道他是來找藥子的，我們那位王老爺，從他來時，就縮着脖子，上清靜地方躲着，少帥跟着你們這兩個不要臉的太太小姐，還有外串來借台玩票的，岳小姐，橫豎都在一張橫

床滾了，少帥樂够了自然要走，你早先又沒囑咐我，他走就報信，你們娘們雖教少帥驕着，可是這兒外面總是薛監督大人的公署，門口沒貼着堂名，內裡沒照着班子規矩行事，我姓張的只應着公館門房的差使，不是班子打更的伙計，難道應該替你們考查客人，不開住局錢不放走麼，再說你手裡的支票，準是少帥給的，錢賺到手，憑什麼還罵我，大清早的，那裡的晦氣，這些話都在張泰胸膈之上，喉嚨以內，暗自嚥，口中却沒一點聲音，勇貞那能知道，只顧用張泰惡氣，張泰心裡把她罵苦了，勇貞又發作一陣說一聲滾蛋，把張泰喝退，她仍自己坐着，生了半天悶氣，想着費盡心機，受盡凌辱，結果竟未酬所望之萬一，僅只得了八百元，這數目還不及薛壽嵩關上一兩天的收入，真是越想越覺難堪，滿腹冤苦，無可申訴，直有仰天泣血之概，但不知恨誰是好，罵誰是好，後來悲憤至極，真要給自己一頓嘴巴，却又不忍下手，一陣心中焦燥，立起來跑進臥室，看看床上的凌亂被褥，越發傷心，就拉過用力撕扯，把一幅被面撕成碎條，方才放手，又看見雪宜遺下的一件小襖，也給撕成兩半，又從房中走出，茫茫然走入女兒房中，見電燈仍在亮着，光談被日光欺得昏黃無色，鳳枝和衣睡在床上，下身只蓋着一角薄被，一外面皎潔的陽光，穿過玻璃窗的紗帘，射到古黃色的牆壁上，變成柔和的光線，再反射到床上，鳳枝頭兒斜枕在粉紅色的軟緞枕頭上，耳上垂着的妃色珍珠長耳環，他尚未卸下，也搭在枕邊，身上穿的印度紅旗袍，領鈕鬆放，高的硬領直聳上耳際，一遮住香腮，這橫陳之態，顯得妖艷動人，只是臉兒微現萎減，柳眉微蹙，好似芳心有所抑鬱，睡中也不得好夢，粉頰之上，隱隱有兩道淚痕，又似曾經哭泣，勇貞却理會不到這些，看着女兒睡中媚態，想到少帥的可恨，自思憑我這樣女兒，雖不及四大美人，也是看得過，無論把她獻給誰，都能得到善價，前二年安肅知縣王癩子，把個丫頭假充姪女，送進帥府，住了兩天，跟着王癩子就墮了道尹，丫頭尚且如此，何況真正千金小姐，現在鳳枝竟算給雪宜當了饒頭，少帥白佔了便宜，還情不答義不答，也別怪孩子委屈，我實在對不住孩子，把她的白淹踐了，勇貞想着，也有些良心發現，打算着把這八百元交與給鳳枝買件首飾，安慰安慰孩子的心，但又恐拋開雪宜不算，只說我這一朵花兒似的女兒，前數日還是冰清玉潔

，現在床上睡的，已經變爲殘花敗柳。這一錢只值八百元，好混帳的呂克成，看起來還是老舊忠厚，我若把女兒進獻老呂，報酬絕不在此，可是，家辦這種事都有貪圖，我又貪圖什麼，丈夫的官，在這一省已經作到頭兒，財產也是够了，還有什麼值得用女兒身去抵換的事，怎麼竟糊裡糊塗的把女兒糟蹋了呢，又一轉想，自己也並非無所貪圖，本來大目的在操縱少帥，以求攬權納賄，初步希望却在替王開元謀事，如今別的不提，王開元就沒法交代，昨天我已許他有十成把握了，現在事情這一變卦，他必因失望而生氣，就許一怒跟我斷絕，那沒良心的向來作事斬截，若真閃了我，那不要命麼，再貞想到切身的事，更覺難過，而且心裡覺得吃虧上當，無可辯說，肚裡一股橫氣，喘不出來，雖然由她的推想，少帥所以孤負功臣，憤然而去，定是因爲雪宜退席太早，有失承應，雪宜若一直留著伺候，局面絕不會變到如此惡劣，少帥貴脾氣，惱了可以把人推墜深淵，但高興了也會把人加諸膝上，雪宜若是沒走，這八百元就許變爲八萬，我的圖謀，也許三言兩語全成功了看起來誰也不怨，只怨岳慕飛那老該死的，鬼催着似的把雪宜老早接走，壞了我的大事，想想直恨不得把岳慕飛咬上兩口，無奈岳慕飛不在面前，怨氣無可發洩，咬牙切齒半晌，忽然想起家中現放着一個洩氣的傢伙，正可拿來一用，就走出鳳枝屋中，直奔樓下，本來當憤怒至極之時，若是積鬱在心，很容易受病，故而必須儘量發洩，方合衛生之道，一但發洩必有對象，而這對象又必需是實質的，譬如一個受了氣惱，只望空罵詈一頓，終嫌發洩得不痛快，所以我國古代有位大官，向以妻師德自命，奴顏婢膝，唾面自乾，因此博得上峰契重，得以位致道顯，但他終是個男子，養氣工夫並未到家，所謂泥人也有土性兒，每當在外遭上峰或同僚欺辱，當面固然色悅容和，心領面受，但回到家中，也有時心中怫鬱難堪，恐怕日久成疾，於是奇想天開，爲用重資雇用兩個僕人，却不司使役之事，只供打罵之需，每逢他受氣回來，就把這兩打個頭青印腫，罵個爹泣娘愁，將本身所受氣惱羞辱，完全移轉到他人身上，他自己就可以清神暢旺食隱餐加，因此壽登期域，成爲人瑞，這個妙法，後來傳播甚廣，雖然普通人未必僱得起洩氣專員，但官場僕人，多少也得兼當這等差使，混賬王八旦的惡聲，常常無因而至，那就



是老爺把他當作洩氣對象，實行衛生之道了，至於外國人，因為尊重人權，保護動物，只能用無洩氣作洩氣工具，瑞典火柴大王，在蓋敗破產之前，每到夜總會飲酒，入醉之後，必令僕毆取過數百磁磚一一擲碎，才照價賠償，付賬而去，法國巴黎，並且有專營的磁盤商店，店內遍置日常用物，佈置一如家庭，標明價目，任人進去搗毀，據說生油鼎盛，仿效風起雲湧，可見人類氣腦之多，和洩氣是怎樣需要，至於平常家庭，既雇不起僕人，也捨不得毀東西，那就要視長幼強弱，而為經濟的洩氣了，丈夫豪橫的，在外面受了氣，回家就找碰見打老婆，太太凶悍的，和街坊打了架，氣不出可以把丈夫罵三天，父親在外被上司申斥，想要辭職，又怕失業受窮，只把養深不執氣的話，安慰自己，忍耐下去，可是回家看見孩子，覺得他們就是自己受氣的根源，就許沒來由給一頓嘴巴，這樣日子長了，成為習慣，於是每人都有了洩氣的專用品了，菲真固蒸奴僕成群，家私滿屋，可以任意打罵摔砸，但是奴僕多有火氣，罵急了恐怕拚命捶而走險，把家傢砸壞了，還得重買，仍破費自己的錢，惟有一個老物，打死罵死，管保不會還手還口，任摔任砸，也不見損壞，即便損壞了，也無須重買，重買也不用花錢，這就是她的丈夫薛壽嵩，薛壽嵩自從入了中年，失去離繫太太的能力，就走了背字兒，因為既不能供太太洩慾，只可供太太洩氣，若干年來，常常淨洗頭顱，長伸脖頸，甘心認命的接受太太賞的翠綠頭巾，堅其膝蓋，挺其脊梁，安常守分的挨受太太賞的粉嫩拳頭，至於臉面，是太太敲不碎的唾壺，身體是太太捶爛的箭垛，其餘不用提了，這洩氣的老爺依用了多年，業已得心應手這時受了大氣，當蒸立時想起丈夫，就下樓直奔到丈夫臥室，他夫婦分房，業已多年，平日有事，都是薛壽嵩登樓請命，菲真却把丈夫住室，視同化外，輕易不肯屈尊光降，這時薛壽嵩因在樓梯上跌了一交，腰腿痛疼，正蟻臥在煙榻上，半死不活的呻吟，菲真脚步一響，他驚醒睜眼一看，還以為太太惦着他的傷痛，前來慰問，却不知少帥已走，覺得她百忙之中，居然還念着自己，真是大恩高厚，異數非常，幾乎感激涕零，正要開口說話，不料菲真已走到床前，用力戳着他的腦門，先罵了一大串，這一串都用死字當作骨幹，什麼死人，死鬼，死骨，死屍，老不死，死不了，薛壽嵩被罵得面如死灰，鬚髯欲

死，不知所爲何來，蕪貞罵着還不解氣，又把他拉過來，推過去，揪住衣領亂抖，薛壽嵩不得已跌得四肢酸楚，經這一抖，直覺通身骨頭互相告別，大有各奔前程之意，痛得忍不住，才拚死冒險哀聲問了句你爲什麼，有話好說，一言未了，嘴巴上已吧吧響。三聲，立見滿面紅光，頰肉豐滿，突然現出福相，而且一口濃唾唾由眉毛上掛了下來，飄飄蕩蕩，直似珠珞流連狀態，蕪貞這才罵着把少帥不辭而別的事，繼續續續，夾罵夾敍的說出來，薛壽嵩對於這次的事，原本無所關心，而且也未參加意見，只是沿着向來家庭規例，全由太太主持操縱，薛壽嵩偶然有所舉動，也是由於命令差遣，根本不能稍參末議，因爲蕪貞深知丈夫勢軟無能，除了有時用他家家主身分，擺擺樣子以外，什麼事都是獨斷獨行，不曾與他商量，即使加以驅遣，也是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辦法，所以薛壽嵩這次蕪貞攔路少帥的事，雖然處在局中，但實際却只知大概，並，甚同瞭蕪貞的神妙作用，只女兒失身的經過，他倒深悉首尾，不過知道時已在木已成舟之後，心中雖有些不是滋味，但一思到和少帥發生翁婿關係，何等榮耀，道如嚼食爛果，初覺苦澀，可是回味甘芳，便把苦澀忘了，至於鳳枝失寵，和蕪貞別具深心，他却懵然罔覺，這時蕪貞來用他洩氣，打罵之下，把自己心中冤苦，也聲說出來，薛壽嵩倒覺聞所未聞，明白了許多秘密，心中最難過的，是女兒被少帥洩管即止，尤其蕪貞把她自己一意孤行，毫末和薛壽嵩商量過的事，全推到薛壽嵩身上，好似少帥的颶河香橋，岳燕飛的接走女兒，鳳枝的攔路無功，都是薛壽嵩一人所致，一切失敗責任，都要他擔負，打了又罵，罵了又打，薛壽嵩本來常受這樣折磨，業已養氣功深，任憑自己怎麼冤枉，蕪貞怎樣欺凌，都能忍耐到底，讓她打得臂酸無力，罵得喉啞無聲便可了事了，但今日薛壽嵩才受了跌傷，正在痛苦，蕪貞又罵得又分外加勁，而且這件事又完全是蕪貞一人作錯，自賠了自家女兒，並未博得少帥好感，薛壽嵩自己心疼，蕪貞又自恃過深，輕視丈夫太甚，把王開元的事，也順口說了出來，薛壽嵩昔日雖因曾得幾裙帶之力，又因自己屏弱無能，曾默許太太廣置田產，不加干涉，但這時聽明蕪貞所以千方百計，攔路少帥，並非爲丈夫打算，而是爲情人營謀，居然甘心犧牲了獨生的愛女，這一氣可非同小可，立覺身戰眼蒙，但久處淫威之下

表面還竭力抑制，不敢現於詞色，但暗地把牙一咬，把心一橫，斗然生出致死於薨貞的心，論起薛嵩的庸懦猥瑣，久已馳名，有人比他作奇種鳥龜，即使放在萬斤大石之下，壓上三五天，也不會伸一下長脖，放一聲響屁，薨貞更是摸準了脾氣，認定他具有十足的奴性，即使欺凌至死，也只有服從，絕無反抗，那柔軟勁兒，連棉花都不能比擬，因新彈的棉花，雖極柔軟，但多少還有些彈性，一下打攪了，仍要鼓起來，多少帶點不服貼的勁兒，薛嵩只能算一塊爛泥，隨人捏扁捏圓，輕敲重擊，連一點彈性都沒有，任憑如何收拾，絕無危險，但薨貞却看錯了，常人仁知道老虎吃人最爲可怕，而不知綿羊咬人，更爲危險，因爲老虎兇惡，人人都知道而有戒心，可以小心趨避，綿羊却有柔順之名，誰也不加注意，可是他一但被欺侮急了，拚命致死於仇敵，攻其不備，一咬便着，薛嵩素日固然忍氣含羞，甘受薨貞侮辱，從無怨言，但是氣憤和羞恥，却是有的，只於深藏心中，不使發洩，再加他久在官場，練得氣量既廣，排洩又自多方，所以仍然不識不知，怡然自樂，但這時聽見薨貞自承把女兒的寶貴貞操，作情人的終南捷徑，這刺激却太大了，同時把多年積存的怨氣妬情，都勾引上來，又加身體上的創痛，助燃了心頭的怒火，這時他雖低着頭不敢仰視，但望着薨貞的胸腹之間，直希望手中能有把利刃，立時戮他個透心涼，無奈手頭既沒利器，而且也不敢發洩，作洩有暗自切齒，薨貞夢想不到在這轉瞬之間，祇自己一語之失，竟把個鼻涕般的丈夫，激出了英雄志氣，將要殺她而甘心，仍然照樣洩她的氣，薛嵩這一勃發兇心，倒覺氣壯起來，身上熱不甚疼了，任着薨貞打罵推揉，祇像個不倒翁一樣，閉口無聲，最後薨貞氣也出得够了，力量也使得乏了，方才住了手，薛嵩仍照着往日情形，逆來順受，雨過天晴，好像沒事人子似的，點上烟燈，自己燒泡狂吸，藉以助氣止疼，並且叫太太看着自己雖被打罵，然而心悅誠服，毫無怨言，薨貞休息一會，緩過力來，又在旁叨叨嘮嘮的數落丈夫沒用，還說我嫁你這無能的廢物，真是傷心這些年了，家裡外面，大事小事那一件不得我操心勞力，你只懂得出門擺架子，回家抽大烟，何曾幫過我一點，現在這件事，你但分是個有用的，替我多看一眼，多說一句，就落不到這個分兒，就說方才少帥在我打盹時才走了，你若是個活人，

在樓上替我照管着，見他要去，不用你攔，也不用你勸，祇借着送他，高聲說兩句話，把我驚醒，事情就可以全盤變了樣，媽的，你才犯不上幫我，有工夫還在床上裝死兒呢，薛壽高忙分辯道：我不是跌傷了走不得路，再說你也沒分咐我這樣辦，薛壽高聽了，拾起一隻茶碗，擲了過去，幸而沒擲中薛壽高，在床欄上撞昏了她，戟指大罵道：你還敢用話堵我，你的腿又不是齊根，寸步難移，倘若現在着了火，看你跑得動不，你說我沒吩咐你，你就不管閑帳，這是麼大的事，有麼大的關係，你就不會自己尋思尋思，難道你腦子空了，把腦髓賣給藥舖，配了鬼腦丸，罵着又故意囉嗦薛壽高，向他說道：今日這事，祇怨你不肯替我留神，把步帥放走，我祇朝你妻人，你不把他想法弄來，我這口氣沒法喘，咱們有死有活，薛壽高在平日若遇這等難題，定要張皇失措，戰慄無言，但此際却好似有了主心骨兒，則言並不驚慌，一面滾着烟管，一面凝眸尋思，薛壽高聽了，仍慢調斯理的道：你可必這樣着急，小呂還用我去找他，你進後監獄過後，輩子才怪，薛壽高聽了，仍慢調斯理的道：你可必這樣着急，小呂還用我去找他，他自個兒自然會來，薛壽高道：放屁，你看今兒他錢都留下了，好計算清了帳，永斷葛藤，他還有個來呀，薛壽高急道：你怎麼不明白，方才不是小呂因為過來不見雪宜，才惱着走的麼，由此可見他對雪宜並沒足興，還正戀着呢，今兒雖生氣走了，明兒想起，要再和他聚會，自然不能上岳家登門明找，勢必還尋你來，何必急在一時呢，薛壽高聽了，覺得他所說倒也有理，自思怎麼沒想到這層，經白生了半天的氣，小呂只要對雪宜尚未厭棄，遲早終必和她重敘歡好，那就仍得找來操縱，想着心中重生希望，不由怒氣漸平，身清覺得乏了，但對着丈夫仍不肯稍遜顏色和輕喜易怒，失却平日的尊嚴，爲他所輕，就又數落了一頓，方才餓了丈夫，走將出去，在她出門時，可惜未曾回頭，若一回顧，必然可以望見向所未見的奇景，那薛壽高本來閉着眼，頹萎倦臥，現着半死的樣兒，但薛壽高一轉身，他突然雙目睜得比牛卵還大，切齒握拳，向着薛壽高的後影兒，作勢猛擊，據人傳說，古時武衛家有一種氣功，在數十步外揮拳作勢，向人打去，對方必受內傷而死，薛壽高若有那種工夫，看他所用力量，必然使

蕪貞五內俱崩，可惜他只練烟槍，未誦拳術。蕪貞竟毫不知覺的走了。但只這種背後揮拳的情形，已是薛壽嵩向來所沒有的壯舉，他已習慣於奴顏婢膝，笑罵由人，眼睛永是呆迷迷的，未曾睜大過，腰兒永是彎曲曲的未曾挺直過，在太太面前，尤其馴似綿羊，柔堪繩指，任憑打罵，沒有第二付面孔，今日却因太太行爲，過於激刺了他的心，突然發生了英雄氣概，危險思想，不但背地形於外貌，而且在蕪貞走後，他還對着烟燈，作了多時籌劃，至籌劃得什麼，那就不得而知了，蕪貞做夢也想不到這久經制伏萬分服貼的丈夫，竟會在片刻之間突生離叛心思，仍滿不在乎的，回到樓上自己臥室，也未吩咐僕婦自己拉過枕頭，安置了她的嬌軀，這時她的氣憤，已在丈夫身上發洩過了，並且由丈夫的解釋，重得了新希望。心中已平靜許多，精神也實支持不住了，就拉過幅被子，蓋在身上，閉目安睡，過了不大工夫，忽被敲門聲驚醒，她朦朧中問了聲誰，外面是個女僕，高叫太太，小姐請您過去，蕪貞一聽女兒傳喚，甚爲不悅，他家中本來就不大講究尊卑長幼之禮，蕪貞不悅，並非罵着女兒沒有規矩，而是因爲料着女兒必無要事，不該無端驚醒好夢，就罵那女僕道：滾開，我才睡下就來吵嚷，小姐有什麼事，她不會自己過來，那女僕忍氣說：太太，倒不是小姐請您，是外面有、來接小姐，小姐不去外面又催請得緊，小姐生了氣，教我來和太太說，蕪貞道：什麼話，你說得糊裡糊塗，到底是誰家接小姐，女僕道：就是昨兒來的那位岳小姐，蕪貞一聽，猛然一擦被子，跳到地下，披上一件旗袍，開門跑出，幾乎把向外的女僕撞倒，直向鳳枝臥室走去，忽見在樓梯口旁邊，立着門房張泰，在那裡似有所待，着貞忙招手叫他過來，問是誰家來接小姐，張泰回稟道：就是夜裏來過，接回岳小姐的那位尤副官，方才又開着岳公爺的汽車來了，說是岳小姐請咱家小姐去一回，有事面談，順便在那邊吃早飯，我就煩孫奶奶上來回小姐，小姐說不去，我只好托詞回覆尤副官，就知尤副官說他們小姐吩咐，定要請鳳小姐去，有要緊事，非得立刻見面不可，他們小姐因爲昨大路上吹了風，頭痛很重，不能出門，要不然就自己來了，鳳小姐若不去，他沒法交代，盡力磨着找替他說好話，他還在門房裡聽信兒呢，小姐倒是去不去，該怎麼回覆他，這時孫媽也在旁說道：小姐一聽岳家來請，就說不去

，以後岳家裏的人磨着不肯走，一死鬼來告，只得又上來替他說，小姐哭兒了，屬了我一頓，又轉身向床裡睡，再不說話，我只得來請太太……菲貞擺了擺手，心想雪宜半夜才回家去，這時也不過才睡醒一覺，想着看看手表，已經將到正午，忽地恍然自悟，暗自點頭，雪宜昨夜回家以後，必然極昏睡，早晨醒來，憶起夜間的事，她那小心眼裡，必然有所尋思，第一女孩子心是軟的，任憑外貌多麼端莊，禁不住一嘗到男子滋味，就要把心翻過來了，她一尋思和少帥這一夜姻緣，必然愛上了她，再說雪宜是個舊腦筋的姑娘，心思絕不能像現在的摩登太太小姐那樣開通，把男女的露水姻緣，看作隨意消遣，偶然看對了眼，就可以發生關係，春風一度，各自東西，連詢問姓名都嫌多事，桑明濮上，密約幽期，直如流水行雲的清滯，若是一個女子，相與了一個男子，就要嫁他，一個男子結識了一個女子，就想娶她，那就要被認為思想落伍，迂腐可笑，並且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因為新人物都主張兩性自由，誰肯放棄了多方面快樂，而只被一個人把持住了呢，雪宜却還未曾接連這樣歐美的新潮美俗，而仍保持她舊閨閣的固執心理，這由平日言行上便可看得出，也許她多讀了女兒經，認為女子終身，只能接近一個男子，雖然平日極自矜重，擇婿甚苛，但若因為意外原因，和一個陌生男子有所沾染，也就不管對方的品貌年齡如何，甘心認命的嫁他，像古時鍾建負我的事，就是例子，雪宜以前雖然未必有意於少帥，但既已失身於他，那迂迴的心，或者覺得此身已污，不能再事他人，因而倒把芳心寄托到少帥身上，決定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更希望少帥有所表示，俾得安心，但他不能直接去尋少帥，只好仍求中間的人，替她正式撮合，大約這就是她來請鳳枝的原故，料想她這時不知如何芳心展轉，才那樣切囑來人，非把鳳枝請去不可呢，這倒是我的好機會，方才老東西說少帥戀着雲宜，必然仍來求我，話雖說得有理，但小呂那沒準的脾氣，遲早却難決定，現在雪宜這面主動邀約小呂，他當然聞呼即至，我便又可從中取事了，想着就決定慫恿鳳枝前去岳宅，探聽雪宜意思，當時推開女兒房門，見鳳枝仍向床裡睡着，知道她必非真睡，就坐在床邊，推着她肩頭，柔聲呼喚，滿以為她必然裝睡不理，那知鳳枝猛一翻身，現出淚痕滿面的臉兒，哭着喊道，你還逼我，我是那一世造的孽

，難道非得死了不能饒我，弗貞才知道他正哭着，就說道，這又爲什麼，好孩子，快起來，我跟你說話，鳳枝發憤道說什麼話，我知道，你是要我上岳家去，我就是不去，弗貞道，爲什麼不去呢，人家誠心來請你，你跟雪宜又是同學素來要好，昨夜她又從咱們家醉着走的，就是不請你，你也該看她去，鳳枝搖頭道，少來這一套，我說不去，一定不去，讓雪宜惱了我更好，弗貞道，就是不看雪宜，你也得幫娘到匪兒呀，這件事你是知道的，雪宜夜裏那樣兒回家，今兒一早就來請你，定有要緊的事，她不能出來，所以非你去不可，你明白這件事關着咱一家的運氣，你爹的官職，現在雪宜和少帥有了這一回好兒，她就是少帥的愛人了，你現在不去，得罪了她，就跟得罪少帥一樣，好孩子，別教娘着急了，鳳枝聽着，心中更氣，不由哼着說道，別吓嚇我，我不怕，她跟他睡了一夜，就是愛人咧，我跟他……說着覺得臉上發燒就咽住了，但仍搖頭堅決不允，上文已經說過，鳳枝每次任如何拿定決心，終敵不過乃堂的花言巧語，恩威並用，無論什麼事情，都是鳳枝倔強下結果終爲弗貞屈服，但這回事情，出於往例，鳳枝本是個天真少女，雖有這樣濫污的母親，却因向在學齡生活之中，與弗貞形跡疏隔，便有沾染，也不甚深，還保持着少女的本質，自從去年暑假學校畢業，同居家中，漸漸出去交際，稍覺繁華，但也毫無軌外的行爲，不料恰在這時，少帥歸國，廣交女性，大有潘安風流，群情趨附之勢，弗貞勢利蕩心，想要抓住少帥，遂其大欲，却因自己年老色衰，不堪進奉，只得把女兒貢獻出去，誰知依然未能得法，鳳枝在慈母照顧之下，就這麼委屈的犧牲了，論起鳳枝，固係全由母親撥弄，本身既不懷春，也未行媚，而且根本不愛少帥，但既和少帥發生關係，就難免心情轉變，漸漸有了感情，這本是人情之常，譬如一個沒有成兒，沒有對象的少女，一旦被父母主婚，嫁給一個男子，她對這陌生男子，不但沒有愛情，而且有些畏惡，但至結婚之後，因爲他名義上已是丈夫，身體上又生關係，就要心情一變，不特想佔有這個丈夫，而且希望丈夫如她思好異常，鳳枝在和少帥發生關係以後，方才漸茁情苗，那知立刻發現少帥並不愛她，她雖傷心，尙懷後望，以後漸次體察，竟證實少帥並沒把她放在眼裡，更別說心上了，這刺激已然够大，昨夜雪宜又被落入陷阱，那毫無心肝的

證親，竟強她入空伺候，又說少帥趕了出來，鳳枝五頭之中，不自知覺的生了妒妬，她本無妒妬雪宜的理由，而且根本沒那樣思想，却只因少帥對雪宜太已重視，對她太已輕藐，比較會過於難堪，因此她雖然自覺已把少帥當作仇人，任他與何人要好，自己卻無所動心，又知道雪宜完全處於被害地位，自己並有恨她的道理，然而心中竟有了一種潛意識，認為雪宜是自己傷心的根源，簡直再不願見她了，故而今日一聞岳家來接，就決意不去，弄真前來相勸，又無意中說出雪宜是少帥愛人，需要巴結，這更刺痛了她的心坎，更堅固了她的意念，以夜任弄真說破了嘴，他只咬定一句，寧死不去，若是定要我，只有先弄死我，把死屍捨去，弄真急得滿身是汗，問她什麼理由，她也不說，急得打她兩下，她也不哼氣，就誤得工夫大了，孫媽又敲門報告，岳宅來人又在催促，弄真只說教她等着，一會就去，但是鳳枝首勸無效，最後說出一句道，你怕得罪雪宜，不會自己去麼，老伯母瞧着姪女，不是正應該，何必一定逼我死，這句話提醒了弄真，心中豁然開悟，暗叫對呀，何必一死逼她，自己去不是一樣，雪宜要見鳳枝，當然爲着少帥，有話煩她傳遞，我去了還許比鳳枝有用，有該計議的事，可以當面商量，省得來回就誤工夫，雪宜現在必已明白我的主謀，有話也不致碍口，而且我去到岳家，藉口因雪宜酒醉回要，不放心前來瞧看，這家人不但不會疑心，還顯着我有禮呢，想着就問鳳枝道，小死了頭，你算會折磨我，這一點事都跟你娘拿醋，好，不用你，我就自己去，回來再跟你算帳，說完匆匆走出，直奔浴室去洗面整容，氣沖沖的把臉盆放滿了水，洗了幾下，方用毛巾把臉上塗滿了肥皂，忽聽樓梯中間的電話響起來，隨聞孫媽在外喊太太電話，弄真因自己正在洗臉，鳳枝又正嘔氣，一定不肯起床，孫媽又天生是電話響，耳朵不沒毛病，但一聽電話聲音，就錯到豈有此理，有一次官座處來電話，她聽了大怒，罵人家說你是棺材舖，你們家才用棺材呢，有這麼攪生意的，他媽的祖宗奶奶，罵了一頓，惹得對方大興問罪之師，因此再不敢奴她接聽電話，這時弄真因爲無人去接，又料着或是腳上來的，就吩咐孫媽給撥到樓下去，原來薛宅一架電話，共有三個被礙，樓下的撥礙，恰在薛壽嵩臥室內，撥到樓下，就是教薛壽嵩接聽了，弄真吩咐完了，又繼續整飾了容顏，回到臥室，換



了衣服，挾着大衣，還自下樓，方到樓下，猛見薛壽高立在室門內，向外探頭，臉上顏色甚為奇怪，到日睜得很大，似乎精神方受震動，薛真以為案日對面這名挨打受罵的情形，看得慣了，以為他聽見自己下樓，恐怕又來尋事，故而震驚，所以不覺奇怪，反以他能下床走起為異，就問道，你怎麼下床出來了，是見夜裏並沒有跌着，只是裝躲躲懶，薛壽高並不理會他的話，只瞪着眼兒，吃吃的道，你……上那兒，薛真道，我上岳家去，看看雪宜，薛壽高咳了一聲，道，岳宅不是接鳳枝去……去麼，薛真聽了，並沒想他在臥室高臥，何以知道岳宅來接鳳枝，只沒好氣的答道，小姐端架子了，可不得我這老差障跑麼，說着，就轉身出去，薛壽高看她，張口似欲有言，隨即把眉一縐，把眼一閉，臉上現出怨恨之色，咽了口唾沫，轉身扶着桌子，一窩一拐，又回到床上，咬牙自語道，隨你倒着去，我才犯不上管，頂好教這賤人，得點報應，替我解恨，說着冷笑不已，原來方才來的電話，撥到樓下臥室，薛壽高掙扎下床一問，對方是個男子，却不肯自述姓名，問明了薛宅是誰，就說現在岳慕飛派人去接你們小姐，不是好事，最好別教你們小姐到岳家去，薛壽高不知岳家派人來接鳳枝，聽着莫明其妙，就向他問是什麼原故，那人不肯再講，只又說句你記住別教小姐前去，說完便自把線斷了，薛壽高尋思半天，才想出一點因由，他並不知雪宜已死，事情已變到萬分嚴重，還想雪宜昨夜在此與少帥幽會，雪宜必不會自己聲張，旁人更不能知道，這來電話的警告接鳳枝勿去岳宅，也許岳慕飛因女兒昨夜遲歸，怒其失檢，然而怨及延請的人，所以要叫鳳枝去責罵一頓，但他一個堂堂師長，怎能和小女孩吵嘴，可是這打電話的雖不知何人，却說得似乎嚴里，莫非雪宜失身的事，業已破露，那可就不行了，我只寧可信其有，趕快囑咐鳳枝，勿去岳宅，以資保重，鳳枝被她娘已毀得苦了，可不能教她再受委屈，想着掙扎走到門口，方要喚人，忽見薛真由樓上下來，正要攔住她告訴，不料先被她迎頭罵了兩句，又由她口中知道岳宅業已派車來接，又知道鳳枝不肯前去，薛真自充代表，立時心中一動，想起她方才發現的劣跡，自己正在腐心切齒，如今恰有這事，倘然岳慕飛那裏真有歹意，就教她領受也好，她為情人把鳳枝毀了終身，現在她代表鳳枝去受點凌辱，正是公道的事，古人說惠

毒於人甚矣哉。真是不錯，薛壽高爲着怨恨，竟坐視薛貞入險境，不加阻止，薛貞若非今日過於強狂，過於大意，洩漏王開元的秘密，激動了薛壽高的積恨，也必不致於此，可是薛壽高也實不知事態變化惡劣到那樣程度，只認爲薛貞此去，最多受番凌辱，替自己稍解怨恨，才任她自去，若知道雪宜已死，當然要聯合自衛之公道，又豈肯知道不管呢，且按下這裡，再說薛貞出了大門，見汽車正停在門外，她拉門走上，那位在車旁立着的尤副官，一見是她，不由大詫，叫道，薛太太，您……您……：：：小姐怎不去呢，薛貞道，我們小姐也悶不舒服，不能出門，我替她見你家小姐，尤副官吃驚道，我們小姐，致請薛小姐，您去……：：：我看還是請薛小姐……：：：薛貞發怒道，請薛小姐，薛小姐病了，可怎麼辦，難道還捨了去，我去不是一樣，她們小姐妹的事，我全知道，你絕落不了包涵，尤副官心中爲難，主人要的要點兒，本是小小姐，如今太太頂了去，恐怕不合主人意旨，這差事又要幹，倘若堅持定要小小姐前去，又恐惹她生疑，鬧得一個不去，越發沒法交差，好在她母女全是一案裏的，就帶她走吧，想着嘖嘖兩聲，忙上到前面車夫座旁，車夫立刻把車開了起來，其速如飛，不大工夫，車已到岳宅門外，只見門口，站了七八個人，軍服便裝全有，內中一個軍裝的趕下台階，開了車門，看見薛貞，似乎一怔，口中叫了聲薛太太，薛貞認識他是昨夜去過的張德標，就點點頭走下車去，那張德標向才跳下的尤副官問怎麼薛小姐沒來，尤副官回答薛小姐病了，張德標使個眼色，說聲你陪太太進去，我先稟報小姐，如飛跑進去，薛貞隨尤副官徐步入門，只顧向前看，並沒留神門口這群，臉上顏色多麼慘淡可怕，及至經過庭院，將入樓門，張德標已迎出來說小姐請薛太太樓上坐，尤副官就引導她一直上樓，到了一間房門，尤副官一掀簾門，薛貞走進去，只見是很大一間房子，陳設非常精雅，只是地下有許多破碎，磁器玉器，好像新經撞過的，不解何故，向東面看，見還有一間內室，掛着門帘，向西面看，立刻大吃一驚，原來自己最願見的岳慕飛，正在一隻寫字檯後面端坐著，口中吸着雪茄烟，面色青得可怕，但微帶笑容，薛貞看見他笑，心中方覺稍安，岳慕飛見了欠欠身，和聲說道，薛太太來了，難得光降，您是來看小女吧，小女在房裡，請裡面坐，說着向那掛門帘的內室



道，這……這是……沒沒有……的的事……她只……只在我……我家喝酒……那有那  
有……人來……賤……岳慕飛目眦欲裂，猛一咬牙，那藏在袖中的手槍霍地伸到檯面上，握  
着冷碧森森的手槍，直對着蕪貞說道，你要替那個入死，就不用說，說着手一動，似將開槍，蕪貞  
嚇得怪叫道，別打，別打，我說，說，岳慕飛道，快說，若是假話我仍要你死，蕪貞舉手抱頭，抖得  
如秋風敗葉，應聲說道，我說……實話，饒……饒我……真……饒我……那……那是……  
……是……岳慕飛眼光直注着她，好似兩條電光，口中隨着道，是……是……快說是誰，蕪貞  
似受了催眠術，跟着說道，是……是呂克成，這成字方才出口，同時砰的一響，寫字檯上冒出一團  
白烟，蕪貞額上現出個圓孔，紅血白漿，直湧出來，猛地向後面倒，岳慕飛殺死蕪貞這一天，恰正是  
帥府七姨太太胡素娟的二十五歲壽辰，呂帥的三位寵姬，三姨太太沈秋，只於和呂帥保持相當感情，實  
際已有些落伍了，於是剩回七兩位姨太太平分春色，四姨太太白鳳寶出身微賤，毫無知識，只知爭寵  
於枕席之間用心於金錢之上，所以雖然有寵，却是聲譽不彰，素娟因是女學生出身，深有心計，懂得  
怎樣樹蠶固位，怎樣佔勢弄權，又常以夫人資格，陪呂帥接待外賓，參加典禮，久已出盡風頭，外面  
的人，幾乎悞認素娟是帥府夫人，一切文武屬僚，也認爲素娟權力超乎群姬之上，所以對她十  
分巴結，這時遇到壽辰，自然有趨附之徒，先期提倡張羅，召集了津京出色的名伶，演唱堂會，爲她  
大規模祝壽，這日帥府之中，除了沈秋鳳寶等一班同勢，難免因妒寵而氣憤，其餘的人，都欣然奔走  
，比在大帥作壽時還加熱鬧，且說素娟的妹妹月娟，自從用計把岳雪宜陷入薛家，就自脫開清靜身兒  
，守在家中，閉門不出，只聽消息，她知道雪宜一被小呂汚辱，定然不肯苟活，無論能死與否，只要  
被岳慕飛知道，這場風波就起來了，月娟真是聰明，把岳家父女的個性，久已認識清楚，她爲這事預  
備了三道計策，第一道是使胡楚天成爲帥府衛隊旅長，把禍患光棍在心腹之中，第二道便是傾陷岳雪  
宜，使愛小呂汚辱，激怒岳慕飛起兵復仇，若一攻帥府，胡楚天必與他響應外合，立將氏呂傾覆，但  
若是岳雪宜被辱並不聲張，或是岳慕飛知道後仍隱忍不肯舉動，月娟還預備撥弄的辦法，但岳慕飛便

是有意復仇，也許因為圖謀萬全有所籌備，需要延遲些日子，月娟在這延遲的日期中，還有第三條計策發動，由此看來，月娟爲變成全志雲志願，也真熬實苦心了，不過雪宜的被辱是她料得到的，雪宜自盡也是她料得到的，岳慕飛的發覺女兒身死的緣故，去向薛家報仇，也是她意料之中，不過她認爲岳慕飛的報復薛家，必應在傾覆呂氏之後，或者同時，因爲他若有意舉事，不會先打草驚蛇，反弄得不可收拾，月娟却絕沒想到岳慕飛是由萬蕪貞口中探出女兒死因，一時憤恨難禁，竟將蕪貞打死，事情已逼得火烈風狂，欲罷不能，欲遲不可了，在蕪貞駕返瑤池後兩三個時辰，當天午夜四點鐘，月娟正坐在起居室中，暗自思索，岳事宜的事，不知發展到什麼程度，大約她的劫數總已難逃，不過她受污之後，作何歸着，也許她外面玉潔冰清，而實際楊花水性，竟能包羞忍恥，毫無表示，倘若她真個如此，那就盼她從此改貞爲淫，和小呂來往不斷，我仍有法去激動岳慕飛，只怕他忍了這口氣，一擊不響，從此杜門不出，那就大費周折了，現在我一點消息也不知道，真覺氣悶，岳薛兩家都是非之地，不好去看，只得仍就耐心等待，但盼外面有了岳小姐病亡的消息，那就算天助我成功了，想會忽聽電話鈴響，懶洋洋的前去接聽，原來是舊日狎友白太太，從帥府打來的，那白太太借着月娟的介紹，和自己的努力，已經巴結上七姨太，得以出入帥府，這時正在那裏張羅呢，只聽她笑着說道，二小姐麼，隨又壓了聲道，我真該死，還叫二小姐，打嘴打嘴，喬太太同時聽得兩下清脆的掌聲，原來她在那邊真個自打嘴巴，打完又笑叫道，喬太太，我是白斬雞，哈哈這是你二小姐……：……：……：喬太太給我起的好外號，我自己說出來，省得你叫，我說喬太太你怎還不來呀，這兒拜壽的人全已來齊，只等你一位，方才帥太太可抱怨了，她說別人全到了，就是我妹妹架子大，這會兒還沒影兒，我的好太太，你快來吧，這兒有新鮮玩意兒看，毛道尹送了兩盆桃樹小盆景，樹身樹枝全是赤金，樹葉是翡翠，樹上結的桃兒，是珊瑚雕的，另外二十五朵金花，花心全嵌着大塊鑽石，這份兒禮值大發了，我真開了眼，還有任知縣送了二十雙高跟鞋，是上海定作來的，滿鑲珠寶，皮鞋底印着那知縣一家人的名子，好東西多着咧，你快來看，這時台上也正唱着好戲，小樓的狀元印才下去，現在改了崑腔，是柳紅

梅的伴唱，你聽，這不正唱着小姐小姐多豐采，簡直是誇你呢，你可記着當初那個舊兒，快來套，這小夥兒更漂亮了，月娟本來正在含笑，聽到這兒，立刻沉下臉兒，發出怒聲道，白斬雞，你少胡扯。可知道現在我是什麼人，那白太太聽了，知道把錢下錯，急忙又自打嘴吧，連罵了許多聲，我真該死，我真混蛋，你這就丟下他，我已親自催過我兩回了，那白太太諾諾連聲，又說請喬姑老爺一塊兒過來，你告訴我姐姐，我這就去。他已親自催過我兩回了，那白太太諾諾連聲，又說請喬姑老爺一塊兒過來，你言下好似自居爲月娟娘家人了，月娟說了聲姑老爺沒在家，閉上你的嘴，隨即把錢掛了，自思我倒忘了，這時帥府女客甚多，岳雪宜經了昨夜的事，當然未必能去，薛家母女，却必在座，我可向她們詢問，而且雪宜倘若發生了什麼事故，此際必有人知道，或者已在那裏傳說了，想着就上浴室洗了臉，又回臥室坐在妝台前梳妝小姐們的修飾，向來是費工夫的，何況今日又是胞姐壽辰，自然更要打扮得花枝招展，教姐姐高興，他在大衆中出風頭，於是她自己兩手不閑，又加上婢女僕們的六隻手，一直趕忙，還費了一點半鐘，方才收拾停當，她立起對鏡端詳，左右顧影，又燃了支紙烟吸着，才吩咐汽車開出預備，她才出室將要下樓，忽見門房進來，低聲說喬老爺出門外站着。月娟心中一陣悽然，暗叫志雲你也真痴了，難道幾天也等不了，我已爲你費盡心血，偏置得差不多，過幾天或者便能大功成就，咱們就可以長久斷守了；現在我還是不能見你，想着就向門房低低吩咐一聲，那門房把兩扇鐵門俱都開放，讓汽車倒入院中，月娟由樓上走出，一躍上車，車夫立即開了出去，轉入街道，恰在志雲身旁掠過，車如飛馳，志雲望着車內的月娟，見她低頭下視，好似故意不睬自己，但是身上穿得非常華麗，臉上更修飾得珠光寶氣，顯得特別美艷，不由更添愛慕之心，但轉想自從那日前從我家回來，就似觸了我，任我每日在門外盤桓，絕不理我，千數日前的戀愛夫妻，變成了陌路，真教我心碎腸斷，但我很原諒她，她必是因爲瞧見我母子對湘蘭的親熱情形，聽見我母子背地裏對她的議論，認爲愛重湘蘭，對她只是虛情假意，故而負氣和我斷絕，如今湘蘭已然另有男人，負我到底，我要把苦衷申訴，她只不給機會，但我總以爲長此以往，必有一日得她回心轉意，因爲看她情形，也似十分

傷心失意，常在家中獨居孤守，有時出門，也只粗頭亂服，毫無興致，但今日却改了常態，看她打扮得多麼漂亮，記得只有新婚後一同出門時，曾是如此打扮，自從拒我不納，也不再見她修飾，我還嘆息女爲悅已者容，我不在她身邊，她竟梳洗無心了，然而今日她忽然漂亮起來，坐車出去，對我隱隱不隱，莫非她又爲另一個悅她而容了，志雲想到這裏，不禁心憾體頭，再想月娟昔日那樣浪漫，和我結婚後立誓收斂，幾乎另易一人，好像全改邪歸正了，但她那樣悔改只是爲我而然，現在既已和我離開，自難免故態復萌，或者現在她已經又有愛人，當然我已不是商賈之列，再在這裏徘徊，只有招魂的厭，又有什麼用處呢，志雲想着心傷絕望，又氣又恨，怔了半天，低頭掩淚而去，這且不提，再說月娟在車上思索了一路，所想的當然不外志雲本身，和關乎志雲的事，及至到了帥府由側門走入，穿過花園，便到東花廳的大院，這大院便是壽堂，五間大廳的對面，搭着三座很寬闊的戲台，中間還有四五丈見方的空地，容納上千的男女來賓，這時院中已在開筵，各席上觥籌交錯，燭光相輝，許多僕役在人際中來往送菜，但檯根簷下，却站滿了人，因爲台上這時正是名角張毓庭的捉放曹，唱來聲音並茂，客人們看得都忘了飲啄，那五間正廳，掛滿紅綠，綴滿電燈，照得香氣盈盈，在這初春天氣，竟有幾十隻茉莉白蘭編成的花籃，密排在簷下，濃香撲人，中間三堂，全把隔扇卸下，一敞通氣，佈置壽堂，除中間香案之外，却是密排的條桌，桌上擺滿了所受禮物，五光十色，門巧爭妍，內中不知有多少人民脂膏，多少官僚心血，若論起價值，大約給一個便可成爲當地首富，月娟由衣袋內走進廳中，廳內坐的幾個女客，看見了她，都迎上來，殷勤招呼，好像衆星捧月似的，把她圍在中間，說長道短，月娟不耐煩理她們，就問我姐姐呢，一位五十多歲，鬢髮蒼白的老婆兒，應聲說道，我乾娘在東裏間歇着呢，這半天多麼亂哪，虧她老人家精神很好，直支持到這時候，方才是我勸她老人家進去歇着了，她說完了，其餘的女客都同聲嘆着嘴兒，資嘆不已，似乎全心疼這位壽星，以嬌嫩之身，酬應千百客人，受了前所未有的勞苦，向所未有的磨難，凡有人心的誰能不爲憐惜，但這憐惜之比，須要高聲表達出來，以求室內的人聽見，月娟倒不注意，她只是聽那老婆兒稱自己姐姐爲乾娘，覺

得詫異，不由注目細聽，才看出這老漢兒是本地一位紳士趙敬亭的太太，那趙敬亭向來以辦慈善為業，曾當過善堂董事，兼恤黎會會長，放生會會長，只因善於黃緣，巴結認識了兩位闊人，就漸漸的節節提高，居然他的太太有一次跟胡素娟同席，這趙太太有極特長，善於說笑話，能够說相聲似的，把自己醜踐得豬狗不如，以博眾人的笑樂，素娟和她談了幾句，次日就上帥請安，從此纏上了，跟腳進步，替丈夫謀差事，素娟被她磨得沒法，便對呂帥說項，委趙敬亭作了屠宰場場長，於是放生屠宰，就並行不悖起來，趙太太因對素娟無恩可報，居然奇想天開，要認她作義母，素娟真是字她開心，竟承認了，這一來趙敬亭却如虎生翼，在外自稱是帥府門前的嬌客，在外倚仗勢力，欺壓良善，無所不為，有一次向一富商店勸捐，那商店拒步了，他一怒就把店主送了警察廳，說他阻撓善舉，務須重辦，恰值那廳長是房正棟，惡他無恥，就把這件事向呂帥請示，呂帥大怒，立即撤了他的屠宰場的差使，從此趙敬亭再不發生殺之權，只可別了待屠的牛羊，專向魚鳥行善去了，趙太太自丈夫落職，也會幾次央求乾娘，素娟也只知道他夫婦的行爲，不但未肯施展回天之力，反而連乾女兒也饗以閉門之羹，於是趙太太絕跡於帥府，已然甚久，月娟也久違這老義侄女了，這時見她居然在座，心想這老厭物真是神通廣大，姐姐早已不許她進門，怎麼又鑽了進來，也就不屑理她，轉身走向東裏間，那位趙太太已趕過來，代打門簾，月娟走入房內，見素娟正歪在軟榻上，身下凡有空隙，都墊滿了綉枕，在她脚下，却發現了白太太，正側身坐在短榻上，彎着腰兒，伸着頸兒，又把兩隻自肥的拳頭，向素娟腿上輕輕捶着，她見月娟進來，忙立起迎接，接斗蓬，接皮包，又搬過隻楚子，請她坐在素娟對面，口中濫用新文化的情書名詞，叫着我的小八寶羅漢的活佛爺，我的天上掉下來的活寶貝，你怎這時才來呀，帥夫人又教我打過一回電話了，月娟本來歡她討厭，只因以前曾是狎友，調謔已慣，不好變臉，只淡然不理她，也不接受她的讓座，自坐到素娟身旁，笑道，我還沒給姐姐拜壽呢，素娟拉住道，來到就是，那有這些閒文，這半天把我都攪昏了，方才躲進來歇一會兒，你且陪我說說話，志雲來了麼，月娟覺得這話有些難答，就附耳低語道，他今天本該來給姐姐拜壽，姐姐千秋，外邊還都到齊全



，已親豈有不來的呢，而且他從晚兒也打算要來，是我把他關下，這裡面有個原故，等明兒清閑了，我再對您說，說着由身上取出一個素緞小盒道，這是志雲教我帶來的壽禮，兒子雖小，您看個人心兒吧，可是我的禮還沒預備，只可先欠着，素娟笑着打了一下道，謝謝妹夫，我也不想你送禮，只要你莫把別人送的帶走幾件就成了，月娟笑道，那你说着了，少時我準得檢好的帶點兒走，素娟道，你都拿去也成，只是別動任知縣送的高跟鞋，月娟道，爲什麼，我聽說那鞋上都有名字，素娟道，是啊，就因爲那名字，字方才我還問那位任太太，她說求帥夫人給我們增福消災，帥夫人好比一層天，跟着我們，就好比太陽照着我們，我也沒的可說，只好留着當玩藝兒，你想鞋上有男子名字，怎能穿呢，月娟道，這不要臉的東西，若依着我我就把鞋全散給了頭老媽，教她們探香，外帶免了他的知縣，素娟笑道，何必呢，官兒不打送糧的，這總算他一番苦心，我又何必計較，當下姊妹說了一會，月娟問呂帥可曾過來，素娟說方才曾在這邊聽了一齣李吉通的獨木關，又聽了杜鐵紅一齣桑園會，因爲老生黃福山配得不好，又太沒規矩，唱到半截，就給趕下去，杜鐵紅倒賞一百，黃福山一個錢沒落，還丟了大臉，我倒覺着他怪可憐的，何況又是好日子，就派楊副官去撫慰他兩句，又給了一百鬼錢，正在說着，忽聽外面台上文派突然止住，只聞人聲嘈雜，似乎發生什麼事，素娟大愕道，怎麼正唱着止住了，難道又……月娟聽着也覺詫異，因爲舊戲的樂器，向來嘈雜，而且高得聒耳，照例遇到戲中情節該啞場，樂聲才偶然止息，否則即在兩齣的過度期間，也仍繼續吹奏，尤其真演唱中間，突然停止，既顯得異樣沉寂，而且樂止後顯出大聲似乎都在竊語私語，許多人的小語囁々，却似衆蚊成雷似的合爲嗡嗡巨響，情形實可詫異，素娟要走出去看，忽然有一個濃裝少婦，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向素娟道，姐姐又出事了，這準是梁保粹出的毛病，月娟見來者是新任督察廳長江漢生的太太，和素娟是乾姊妹，江漢生之所以成爲素娟親信，歷受素娟囑咐，就全由這位太太鼎力玉成，平常月娟因着素娟關係，也和他姊妹相稱，感情甚好，這時聞言就插口問什麼事，江太太看見月娟，只拉着她的手，並不顧得寒暄，就喘吁吁的道，台上唱着捉放曹，斷張橋廬和穆麻子的唱到一半，梁保粹忽然跑來，

喝令立刻停住了，也不知爲什麼，底下的戲還沒扮好，竟空了台了……她才說到這裏，只聞外面響了小鑼，原來臨時抓個丑角，先墊唱連腔了，這裏素娟兒江太太滿面驚惶，更摸不清原故，就問他道：「難道這齣捉放曹又唱出錯兒來了麼？」大帥也沒在這兒，真怪了，江太太道：「捉放這齣戲並沒有唱罷，不比方才黃福山唱桑園會，對角角尖了規矩，是他自取，現在張毓庭跟糜子都唱得滿不錯，姊姊，你想，這齣捉放裏面可有一句玩笑的話麼？」素娟點頭道：「是啊，這真……我曾聽人說過，穆麻子唱戲沒有板眼，難道爲這就不許他唱？」大帥又那懂得什麼板眼，可是除了大帥和我，誰敢說這句話，這得我出去看看，說着立起就向外走，這時月娟心中忽有所悟，正要說話，忽兒外面又走進一人，却是那位西美之一的章稚株，她和江太太素日要好，進門幾乎和素娟撞個滿懷，她連忙說了幾句我太慌了，差點兒沒撞着您，就轉向江太太道：「梁保粹這小子真該死，我才向孫副官探問明白，原來這邊點什麼戲，大帥不知道，他正和費參謀長等人在書房閉談呢，梁保粹這小子看見這邊唱捉放曹，不知他狼心狗肺裏怎麼想出來的，竟在鸚鵡蛋裏挑骨頭，跟大帥一說閉話，大帥向來是聽他的，不但立刻教煞住了戲，聽說這發了陣脾氣呢，素娟等着眼兒道：「這捉放曹是一齣頭正經的戲，再說……月娟不等她說完，便已插口道：「我明白了，他準是這麼挑的，捉放戲裏不是有個呂伯奢被曹操屈殺了麼，普通都簡稱作殺呂，這呂字豈不正犯了大帥的姓，上面又安個殺字，人們平日聽熟了，自不留神，可是在這裏却對了景兒，有人一破解，自然顯着太不吉祥了，章稚株點頭道：「對，對，一點不錯，我聽見孫副官他告訴，梁保粹那小子就是借着這殺呂兩字對大帥說的，素娟才恍然大悟道：「哦，我這才明白，可是梁保粹爲什麼……說着忽見江太太面色慘白，瞪目切齒的出神，手中把一條絲帕用力擰絞，絞得手指都裂破了，還是不覺，素娟由詫異道：「第一會兒戲，又算什麼，我並不在于這個，梁保粹那小子單在這裏鬧把，我早該警告他個樂兒，二妹你又何必生這閑氣，江太太聽着，忽然把腳兒一頓道：「我不是生氣，我是……說到是字，猛又嚥住，素娟愕然道：「你是……你到底爲什麼，章稚株接口答道：「太太這半天在房裏，大概還不知這齣捉放曹是誰點的，是江廳長點的吧，月娟這才明

白江太太所以如此着急的原故，他丈夫犯了呂帥忌諱，受了很大恥辱，結果還不定落到什麼地步，她怎會不驚惶憤恨呢，這時那江太太得韋稚珠代爲說破，立時挨到素娟近前，身一矮跪倒，拉着她手兒哀叫道，這實是漢生惹的禍，漢生可不是成心，他若能想到殺呂這一層，天胆也不敢點這齣戲，這只是梁保粹誠心找碴兒害他，我直說吧，自從漢生陞了聲廳，梁保粹就對漢生露出要錢的意思，警察廳長是肥缺，漢生才接職幾天，那有錢孝敬他，因此就得罪了，他這次定，話方說到這裏，忽然聽外面有人叫着江太太，直奔進來，月娟認得來人，是帥府中的舊婢女，早已嫁爲黃團長夫人，雖然貴爲命婦，但一回到帥府，就仍執奴婢之役，不但供舊主人的驅使，而且對到般較有地位的閻太太，都巴結得十分圓滿，所以人人都歡喜她，這位團長夫人進門一見江太太在素娟面前跪着，就要抽身退出，但江太太已回頭瞧見她，素娟叫着她問有什麼事，團長夫人道，江廳長在外面等江太太說話，托我請她快去，素娟就拉起江太太，令她快去，江太太把含淚的眼兒，望着素娟，似乎求她等待自己回來，繼續祈請申訴，素娟點頭道，你去吧，問明白了，咱們再商量，江太太才匆匆走去，這裏素娟對衆人痛罵梁保粹，說這小子真混帳，你就是和江漢生不對，安心毀他，也該看看日子，瞧瞧地方，怎麼偏擇今天，這不是給我眼裏打拳頭麼，我真後悔，在馬禿子造反那天，沒早早的把他獻出來，留下這免子咬人，說着哦了一聲道，他收拾江漢生，大概就是對付我的先步，在馬禿子圍帥府時，我曾竭力主張推他出去受死，好平馬禿子的氣，這小子從那時就記下我的仇了，一定是……說着就沉呻不語，似在暗自打算，月娟心想姐姐突發的這一點思潮，比江太太哭求三天的効力還大，她因憶起舊事，認定梁保粹對他仇深似海，把本身辱入旋渦之中，難免要挺身去與梁保粹對抗，至於替江漢生作主，自然是意中應有之事了，這也是江漢生夫婦的洪福，才使姐姐如此着想，梁保粹却是倒運，只顧和江漢生不對，不料惹出這樣勁敵，其實姐姐和江漢生的相互關係，久已明顯，梁保粹難道不知，竟冒然在這打草驚蛇的事，倘然由此吃虧，也是禍由自取，想着見江太太已由外面回來，走到素娟跟前，又要下跪，素娟連忙拉住，按她同坐在榻上，便問江廳長說什麼了，江太太咬着牙，恨恨的道，真

第二回 打鳴驚鴛夢搖湘女怨 落花逐水計賺阮郎歸

在馬禿子攻帥府第一聲砲響之後，同時又一聲哄咚巨響，這廳中的桌椅，都震動了，大廳裏好像死了一半，連姨太太們竟沒一個喊叫，人人心中都明白，必是馬占魁因為過了時限，未得復，已在開砲攻擊，這第一砲不知打中了那裏屋子，說不定第二砲就把這廳堂打成飛灰，衆人不約而同的呆了一兩秒鐘，又同時恢復靈性，都向廳外奔逃，還是朱玉堂較為鎮定，一百倉皇奔逃，一

快招呼人到門上，告訴我們已經承認條件，就把梁保粹送出，暫且不要開砲，那知就這時，又全滅，衆人更是肌破魂飛，號叫着四下亂鑽。呂將軍已端不住大帥的架子，摸索逃進廳裏，

餘聲更密，料着變兵必在加緊攻擊，但不解大炮何以沒繼續開放，他伸手亂摸，想摸着一位姨太太，好同覓藏身之處，那知摸着又被絆了脚，原來地下倒着個人，他強力站起，摸着那人，覺得

爲滑膩，又帶着戒指，以爲是自鳳寶嚇昏了，跌在當路，就竭力拉他起來，奔到大廳裏，

已是筋疲力盡，就坐在地上喘氣，這時外面的槍聲，好似暮天暴雨，比戰場上還加激烈，再加回外

男女啼號之聲，直疑到了世界末日，呂將軍在這黑暗之中，不比當衆需要矜持，就盡量

然轟的又響了一炮，呂將軍跳起老高，把頭撞在牆上，也不覺疼，倒

，他倒不是享受溫柔，而是爲着補助肌量，及至他和那人一對臉兒，覺得有

寶，但在驚惶之中仍未釋手，只咳了一聲，便聽那人顫聲喊道，大帥救命，呂將軍聽

，心中好生有氣，沒來由錯把他拉來，其低喝道，你別喊，梁保粹這時在大帥懷抱之中，不覺又現出

他的本色，嬌啼着說道，大帥你是救了我，你可別再把我送給馬禿子，我倒不是怕死，是捨不了我的

好大帥啊，呂將軍此際那還聽得這一套，猛地把他推開，

衝着帥府打的，馬占魁既然這反，當然一不作二不休，先攻破帥府，把我們

好，爲何又停住不向裏打了呢，接着又聽鎗聲雖然照樣緊密，但聽着越打越遠，好似戰事焦點已離開帥府門前，呂將軍才生出徼倖的念頭，心想莫非有那個忠義將士，領兵來救，把叛兵趕走了，果然不大工夫，就聽有一群人從前面跑來，爲首的是賈全忠，手裏舉着電筒尋着大帥，呂將軍急忙跳起，作出安靜的態度，迎了出來，賈全忠見呂將軍，就高喊道，大帥洪福齊天，危險已經過去了，岳慕飛帶着他的部下，已經把馬禿子的變兵趕走，現在正四下追勦，不過府門還沒敢開，請大帥放心吧，呂將軍一聽，立刻精神百倍，腰板一挺咳嗽一聲，恢復了原來的凜凜威風，手捻鬍子道，本來這跳梁小丑，不直一擊，我早知道很快的可以解決，好，我們到前邊去辦理善後，說着就同賈全忠同前走，這時喜信已傳遍府中，每個藏在床底廁後的人，都已鑽了出來，個個都要表示不會害怕，姨太太們都提高聲音喊女僕，立時又變成一片喧嘩，和外面的鎗聲相應，各屋中也都點上蠟燭，呂將軍心內一鬆，才覺犯了煙癮，但當此時實不能再到在內庭，就命各副官取煙具送到前面花廳，並且教四姨太太派個燒煙的婢女同去，他才和賈全忠等走出，用電筒照着路，進了花廳，馬弁們燃上多數蠟燭，隨後便有捧着煙具進來，却並非是副官，而是那位死裏逃生的梁保粹，才得着了活命，便又巴結差使，放下煙具，蹲下就要燒煙，賈全忠看見，對他說梁處長告訴你個消息，你可別太難過，你的家被馬禿子燒了，細情怎樣還不知道，梁保粹一聽，立刻暈倒，呂將軍皺着眉頭兒，令馬弁把他扶到別的屋裏救治，另外四姨太太派來婢女急速燒煙，吸了兩口，朱玉堂孫寶錦等都進來同大帥道賀，呂將軍一面吸煙，一面向大家詢問細情，賈全忠道，馬占魁叛變，大概是因爲軍餉的事，至於細情，還不能明白，不過在他發動的時候，可真危險，若不是衛隊上那個排長，搶着關上轅門，叛兵就攻進來了，呂將軍道，那排長什麼名字，保粹你先賞他兩千塊錢，立即提陞營長，呂將軍還照着往日習慣，把要務交梁保粹辦理，及至說出才覺失口，很難爲情，便自低頭吸煙，賈全忠接着說道，衛隊長從白天就回家過年去了，衛隊也只剩一百多，沒人統帶，居然還能奮勇抵禦，人人勇戰，把馬禿子一族人擋住，沒容他們搶上來，幸而工夫不大，仰仗大帥洪福，岳師長的兵也就到了，最危險的是馬禿子拋進講條件的信

來，已經架好了砲，只等答覆，岳師長的兵恰在這時趕到，馬禿子一面迎敵，一面發令開了一炮，萬幸岳師長派兩營人衝鋒，沒容馬禿子開第二炮，就打了交手仗，把砲奪過來，這真是天帥洪福齊天，保佑全府和全省人民免遭大難，呂將軍舉着煙槍道：賈參謀長，今天的事，多虧你調度有方，慕飛的救兵，也真來得神速，你兩個都是頭功，陶開遠却非斃不可，但不知外面的治安怎樣，李棲梧可曾出去了沒有，賈全忠道：他並沒出去，一直在門上幫我指揮，呂將軍大怒道：好個男子，不聽我的命令，快抓他來，說着就見一個副官走入，立正報告道：報告大帥，叛兵已經向西退下去，岳師長才從府外經過，並沒下馬，只留下一營兵，幫衛隊防守帥府，岳師長又向西追剿變兵去了，現在有陶衛隊旅長在外面叫門，請示大帥，轅門可開不開，呂將軍咬牙道：陶開遠來了，好，放他進來，就勢傳我命令綁了他，就在門口槍斃，那副官連應叱叱，呂將軍又道：李棲梧還在門上，把他也綁了，副官道：李廳長方才沒等開門，就爬牆出去了，呂將軍冷笑了一聲，揮那副官出去，稍遲一會，就聽外面很清脆的槍聲響，衆人明白那陶開遠已經身辭陽世，魂返家鄉，不由都慘然相視，呂將軍吸足了煙，便對衆人講起道理，述說自己存心忠厚，待人無虧，馬禿子不是早年收編的匪首，當時有多少人要收拾他，是我竭力保護，並且從營長直提拔到旅長，如今竟這樣報答我，陶開遠平日是我信任的人，從一個軍官學生，直陞到帶我的衛隊旅，不想這樣玩忽職務，在這緊要時候擅離職守，方才朱廳長說的有理，我的性命不算回事，可是我若死了，這兩省立刻天翻地覆，幾千萬百姓顛沛流離，那是多大罪孽，陶開遠這樣處分，還便宜他，說着又嘆氣道：反正是人心太壞，媽的都這麼忘恩負義，我從此得了教訓，對用人可小心了，衆人聽着，口中都唯唯稱是，但心裏全被刺了一下似的，又詫異大帥只罵馬禿子陶開遠，却對罪魁禍首的梁保粹，不提一字，好似仍有袒護之意，大家都有些不服，內中是朱玉堂却因曾作借力殺人之計，暗示大帥獻出梁保粹，眼看順利成功，不料救兵一來，使梁保粹死裏逃生，他日後如何能忘却此仇，不由心中懷上鬼胎，這時外面槍聲漸絕，府門已開，一般在家度歲，文武官員，夜中飽受驚恐，縮頸深藏，此際打聽得叛兵已逃，帥府無恙，大家不約而同的都趕奔而來，文

的要搶先作麻鞋赴難之臣，武的也爭先的作單騎勤王之兵，夜而經過翰林彈雨的御府門前，這時一變而爲馬龍車水，熱鬧非常，這般人見着大帥，有的叩頭請罪，有伏地痛哭，漸漸記前廳卻擠滿。呂將軍大不耐煩，方要揮他們出去，忽又想起呂克成尙未見面，甚不放心，就問大家誰曾見着，這次却有一個人知道踪跡，却是才來赴難的海關監督薛壽高，他聽死大帥一問，臉上忽紅忽白，嚅嚅喘喘的說道，少帥在……壽高家裏，呂將軍聽了，坐起臉目問道，他在你家，怎麼還不到來，薛壽高誠惶誠恐的說道，少帥在前半夜到壽高家去，方才坐下，外面就響了槍，少帥便要回府是壽高竭力央求少帥保重，不要出門，少帥非常着急，到後半夜才睡下休息，壽高出門時沒敢驚動，大約少帥一醒也就回府了，呂將軍聽了，沒說什麼，但朱玉堂聽着心中暗叫冤枉，原來小呂並沒在自己家中長久逗留，早如此，我又何必出來，在這裏受盡驚恐，還爲稚珠掛肚牽腸呢，他那裏知道，呂克成今日到他家去，不過爲着銷磨時間，根本沒想久留，因爲他在半夜還有個要緊約會，這約會却與正在替他們呂家奪奪江山，保護身命的岳慕飛，大有關係，因爲小呂的岳慕飛的女兒岳雪宜，久已覬覦，只苦不得如願，因爲薛壽高的女兒，和雪宜同學，雪宜常和薛家來往，小呂纏磨薛壽高的太太，代爲設法，偏巧薛太太正是個慣操王婆事業的人，對於搬風弄月，具有專長，薛壽高的官兒，就由她那柄非正式的媒婆手段造成，他雖知岳慕飛利害，但因貪圖小呂的報酬，竟利令智昏，代爲安排陣式，約定在除夕夜裏，由她女兒鳳枝出名，約雪宜到家玩耍，她却暗地備下損盡陰德的藥，想給雪宜飲下，使少帥得其所哉，小呂得此良機，自然早去等候，那知他一到他家，外面便已兵變，雪宜自然不能赴約，小呂對外面亂事尚不焦急，只爲雪宜失望，懊恨萬狀，薛太太急得沒法，只得派自己女兒暫且陪少帥開心，這就是夜中的事，薛壽高所說的少帥正在他家睡着，確是實話，不過另外還受着優待一層，却沒對大帥表白出來，未免虛負盛情了，呂將軍方問過薛壽高，忽聽門外有副官喊岳師長到，呂將軍不由拋槍坐起，隨見岳慕飛一身戎裝，昂然而入，呂將軍忙迎着叫道，二弟，你辛苦了，今兒你算救了老哥哥，岳慕飛正色行個軍禮，報告道，叛兵已經勦盡，馬占魁跑到郊外，用槍自殺，亂事完全平定，請大帥放

心，呂將軍拉着他的手道，好好，二弟，你真是勞苦功高，若沒有你就沒有我了，你坐下，坐下，岳慕飛不坐，仍正色道，報告大帥，馬占魁是因爲梁保粹趕扣軍餉，才叛變的，現在他雖死了，可是照梁保粹的行事，將來還不定逼反多少人，請大帥細想，呂將軍此際萬分感激岳慕飛，對他的直言，自不拂意，但當着衆人，有些發窘，口中連說這話有理，我當然有辦法，但心中恨不得把這段事快掀過去，恰巧這時呂克成由外面進來，呂將軍猛得主意，就叫道，克成，你過來，給二叔叩頭，我父子的性命，是你二叔救的，甚至是你二叔保的，你以後對二叔得跟對我一樣，呂克成聽得父親命令，雖尚莫知就裏，只得從命向岳慕飛叩頭，岳慕飛連忙拉起，旁邊站的薛壽高看着，想起夜中呂克成所作的

事，再瞧現時所行之禮，不由轉過臉去幾乎笑出聲來，正在這時，又有人跑進報告，說犯人監獄曾被變兵攻入，打死監獄長，把那行刺大帥的重犯何鵬救走，其餘犯人也全跑了，衆人聞聽全都一怔，馬禿子這次叛變，可謂危機懸於一髮，倘若叛兵攻進帥府，莫說關到玉石俱焚，即使呂氏一人被殺，就算群龍無首，任有岳慕飛等忠勇之士，也將無以爲力了，好在呂氏大運未終，尚有餘福未享，那保衛帥府的衛隊長陶開遠，雖然遠離關守，幸而衛隊中一個排長，當叛兵襲來，首先瞥見，急忙指揮兵士，關閉轅門，轅門一閉使衛隊兵士得以從容防守，馬禿子再攻轅門，受制於牆上屋頂的機槍，不能斬關而入，兵心已餒，這就犯了兵法頓兵堅城之下那條大忌，及至岳慕飛大兵，一到便自潰逃，這一着竟替呂帥保住了這一角江山，事後呂將軍論功行賞，第一個岳慕飛，封爲津清鎮守司令，給了十萬元

的犒賞金，以外又把全省煙酒稅局的局長，給了岳慕飛的秘書長洪大業，以資調劑，第二個是參謀長賈全忠，陞爲兩省鎮撫使署的總參議，至於那個衛隊中的排長，名子叫作曾士寶，依呂帥的意思，就想破格提陞，把他補了陶開遠的缺，但因他資格太老，恐怕兵士不服，若在普通隊伍，還可以軍令

壓制，惟有這衛隊，却是大帥身家的護法御藍，莫說全部激變，即使一二人心中不忿，也恐釀出危險，所以大帥斟酌之下，只得把他暫行陞作營長，多賜金錢，以爲抵補，另外還有個罪魁禍首，趕扣軍餉的梁保粹，和有忝職守使全城糜爛的李棲梧，兩人都該有極重處分，關於梁保粹，呂將軍已經



面許岳慕飛，決定從嚴治罪，但是當時未曾下令，到了大帥休息一日之後，由四姨太房中出來，對梁保粹的痛恨論調，已改變了，梁保粹又請求私見，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大帥對他的處分，竟再也不提，只於掩飾耳目，把他調作內府的財政處長，其實呂將軍回來就以家天下爲主義，在他管領下的財政，向來公家私財，沒有分別，所以梁氏改了名義，依然握着全部財權，至於李棲梧在變亂之時，若不是心中機靈，脚下滑溜，早一步跳牆出去，回警廳行使職權，恐怕也就和陶開遠一路歸陰了，事後也是經四姨太太替他說話，他又竭力辦理善後，不辭勞苦，以求將功拆罪，故而大帥怒意稍回，但是叛兵碰開監獄，把囚犯放走不少，連那行刺大帥的重犯何鵬，也逃跑了，這責任却要軍法處擔負，但軍法處却把責任推到警察廳，說是監獄守兵本少，只能管理囚犯，却不能抵禦外兵，附近本有警察分區，聞變竟未相援，否則不致失陷，這一狀告得好像在李棲梧搖搖欲墜的飯盤上，又給了一下打擊，李棲梧雖然拚命善後，兩日不食不寢，把眼熬得桃兒似的，但每到帥府稟謁，呂將軍總是不見，這下當告訴他寵眷已衰，吉凶難定，李棲梧嚇得走頭無路，只想大帥所以震怒，大半是因爲刺客何鵬逃走，自己倘能設法把何鵬捉住，或者可以獲得轉機，於是嚴諭部下，在全城中分頭搜查何鵬，限期務獲，他的部下，也爲貪圖陞賞，求免責罰，全體出動，在全城中都佈滿網羅，挨戶搜查，但是查了幾天，仍是杳無踪影，李棲梧急得要死，整大學着黃金台劇中伊立的話，莫非他上了天，莫非他入了地，向部下嚴厲追比，但是李棲梧作夢也想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奇巧的事，那重犯何鵬，一面在他搜查之中，一面却又在他女兒保護之下呢，內中情由，還要從根源說起，原來李湘蘭自從投奔喬宅，送走志雲，當夜便接到妓女玉花，送來志雲的信，報告已被劫入胡宅，逼允婚事，湘蘭因恐志雲執拗，危及性命，就甘心自行犧牲，假作喬大人口氣，寫了封要志雲允婚的信，托玉花帶回，然後悄然離開喬家，投入風雨之中，飄蕩行去，她自被李棲梧責打，逃了出來，因爲實無投止之處，才忍恥投到未婚的婆家，這時又由婆家出來，當然仍無去處，她這闖關之身，根本也想不到那暫供止宿的旅館，心中悽悽惶惶，空空蕩蕩，自思幾點鐘前，由家中出來時，走到河邊，曾發生過投河的念頭，如今恐怕非要實

行不可，但是自己並不識路，想投河該向那裏走呢，幸而這雪雖未止，風已漸息，可以容得她踏雪徐行，她心裏雖想着奔到河邊，但是古語說得好，螻蛄尚且貪食，爲人豈不惜命，所以她在覓死之中，仍不斷求生之望，思索可以投止的地方，且延短時間的殘喘，想了一會，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原來湘蘭是李棲梧的姪女，對外假稱親生，在前文已然發表過，湘蘭在本身父母生下之時，因爲母親多病，所以自襁褓中便被乳母喂養長大，那乳母姓德，是位旗人，天生性情忠直，湘蘭到八九歲時，父母雙亡，自然更和這乳母相依爲命，那德媽因無子女，待湘蘭直比骨肉還親，但是她自己看透李棲梧，心裏奸詐狼毒，自湘蘭落到叔父手裏，李棲梧看待確是不錯，但德媽他總說他不是真心憐愛，時常因爲湘蘭一衣一食，供給不周，就對人抱怨，李棲梧聽到耳裏，自然惱怒，屢次要辭退他，都被湘蘭央求得收回成命，直到湘蘭十五歲的那年，德媽又惹惱了李棲梧，李棲梧雷厲風行，立行驅逐，湘蘭央勸無效，德媽負氣走後，仍是念記舊主，隔些日還偷來瞧看，告訴湘蘭說，她已在河北二馬路一家愛美女子學校，作了女僕，湘蘭念着舊情，每來必給她點錢，或是衣服，那知又被李棲梧知道，硬說德媽有竊盜嫌疑，分付門房，不許她進門，湘蘭由那時就和德媽消息不通，至今已五年多了，這時突然想起了她，幸而地名還記得清楚，好像憑空落下救星，決定前去尋覓，雖知爲時已久，也未必還尋得着，但好容易想起這一條唯一指望，怎能不去撞撞運氣，湘蘭主意已定，欲待喊輛車子，無奈在這風雪冬長，便是車夫，也貪戀暖室溫衾，拉晚班的車已歸家休息，拉早班尚在作着好夢，湘蘭走遠了，並沒遇到一個行人，只得硬着頭皮，向值崗的警士詢問路徑，幸而道兒尙非甚遠，湘蘭問了五六個警士，走了一點多鐘，才道了二馬路，她以一個伶仃弱女，方經連夜失眠，數番打擊，又在晨風中跋涉風雪長途，早已筋疲力盡，只能忍着眼淚，掙扎前行，一進二馬路，她看着兩旁，多是兩三層的高樓，却是家家閉戶，雞犬無聲，好像這世界整個死了，只她一人活着，湘蘭想着德媽曾說她執教的學校，名叫愛美女子學校，門牌是一五五號，就沿途尋覓，走到馬路中間，才尋着那家學校，門外掛着牌子，名稱和牌子全對，湘蘭一見，就好像已經遇到親人一樣，通身全都有了力量，看看門上，安

着電鈴，就按了幾下，但半晌沒人答應。湘蘭只得再按，那知連按十多次，裏面一直沒有影響，湘蘭走路時候，身體因動生熱，尚可支持，這時站得工夫一久，身上都凍僵了，心裏一急，就舉手捶門，又連捶數次，忽聽頭上砰砰亂響，湘蘭抬頭一看，原來頭上便是兩扇樓窗，窗裏有人也在捶着玻璃，湘蘭便高聲問這裏可有個德媽媽，但只見窗內有個女人亂髮蓬飛的頭兒，向外觀看，僅見她口吻張闔，却不聞聲，想是那窗子已糊住，既難開放，又不通氣，裏面人的聲音透不出來，湘蘭的語聲自然傳不進去，接着見那女人臉兒，倏隱去，湘蘭不敢再來敲門，又不肯走，怔了一會，便聽門內有腳步聲音，門兒開了，只見裏面立着兩人，一男一女，女的就是窗內所見的人，年紀起碼有三十六七，滿臉都是綉紋，但臉上的粉約有銅錢厚薄，乾裂的嘴唇上，胭脂雖濃，但已斑駁剝蝕，一塊塊的深淺痕跡，好像伏着許多新吃飽的甘蠶皮的臭蟲，額上還擠着一行紅點兒身上披着一件深紅色鑲黑絨邊睡衣露着脚下的大紅繡花鞋，一見便知是個自覺着永是十八歲的老風流兒，那個男子却只二十多歲，生得像個下裝後的小且似鬢角下的短髮，直留到耳下，學作電影明星范倫戴諾的式樣，也披着一件西裝厚呢外衣，底下却露着嫩綠色華絲葛的皮袍，通身上下，現着一派的油滑氣，最妙是二人看年紀好像母子，却是互相擁抱，好像因為天氣太冷，藉此取暖似的，女人的一隻手，還伸到男子外衣袖管裏，兩個鼻孔，更偎貼到一處，湘蘭一見，倒羞了個面紅過耳，只得低下頭去，方要說話，但那婦人已先開口，嘴似爆豆般的說道，這位女士，想是來報名的吧，你也太心急，大概昨兒一見我們招生廣告，今兒忙得迭的就跑了來，求學的心真太盛了，難得啊，說着又向那男子拋個媚眼，笑道，這也是咱們學校名譽太大，所以這位女士，只怕滿了額考不上，趕五更來報名，說着似乎對那男子接吻，以資慶賀，幸而忽然生了羞恥之念，又兼那男子舉首躲避，未及實行愛情表演，就向湘蘭道，女士，請進來，交報名費註冊吧，湘蘭聽她住了口，這才自表來意道，我不是來上學，是我人的，那婦人一聽，面色驟變，兩眼瞪圓，大嘴一撇，立刻改了和悅聲音，呵七音叫道，你找誰，湘蘭吃吃的道，我找一個女僕姓德的，請問可還有這裏，那婦人聽了，不知怎麼竟大怒欲狂，搖頭頓足，指着湘蘭

罵道，你是甚麼樣的，誠心攪我呀，大冬天五更頭上，捶門找人，你們家裏大人怎麼教訓的，快你媽的滾蛋，她這一怒，身體亂搖，肌肉亂顫，臉上隔夜的厚粉，原就有些不相依附，要向皮膚告辭，這時更自不安於位，紛紛下落，被風一吹，湘蘭眼前似起了一陣白霧，那男子瞧着湘蘭，向婦人說道，她尋姓德的女僕，我沒聽說有這個人啊，那婦人憤憤的道，這都是沒影兒事，還是前四五年，我姐姐活着的時候，有一個姓德的老媽，這個人早已走了，也許早已死了，今兒忽然半夜有人找她，教我無故的挨冷受凍，一氣真得給她個耳光，說着又向湘蘭道，快滾吧，我這裏沒德，缺德，說着將身一退，倚入男子懷裏，忽的一響，就把門關上，罵罵咧咧的進去了，湘蘭望着那已關之門，聽明德媽早已不在，一陣傷心絕望，又加被罵得羞窘難堪，猛覺腦中轟的一聲，眼前似見天旋地轉，接着目中一黑，立即失了知覺，跌倒在地，不知經了多大時候，忽覺由喉嚨沖入一股熱氣，直透丹田，隨即四肢都覺暖融融地，恢復了知覺，只是頭腦昏昏，勉強睜開了眼，先看見灰黑色屋頂，接着又瞧見半段用舊紙糊的窗戶，心裏稍爲清醒，自思我現在那裏呢，便聽耳旁有人低聲說道，醒過來了，湘蘭一驚，頭兒微側，才見身邊坐着個身穿青衣的半老婦人，向着自己微笑，手裏還拿着隻水盂，湘蘭心中才恍恍惚惚，想起自己夜中經歷，不由怔怔問道，我這是在那裏，你是誰啊，說着便要動身坐起，那知身上酸疼，毫無氣力，只把頭兒抬了一抬，仍舊倒下，那婦人按着她道，快不要動，老實躺着，這是我的家，在二馬路後街，我看你準是位大家小姐，怎麼會倒在馬路上，哦，你先養神，不要說話，湘蘭聞言，淚如雨下，淒然道，我覺着已經死了，這麼爽快的死，倒也不錯，怎麼又活轉來，是你救的我吧，老婦人點頭道，不錯，你倒的地方，正在愛美學堂門外，我正上那學堂去，看見了你，本想先把你送到學堂裏灌救，那知那學堂的女校長說你清早敲門找人，攪了她的好夢，正恨着你，一定不肯收留，我只得把你搭到家裏來，湘蘭喘着氣，望望房中，見自己睡的一鋪大炕，地下生着煤球爐，火光熊熊，滿屋除了桌椅之外，並無長物，只是日用的炊爨飲食之具，却極完全，看樣兒這婦人必是境遇寒素，只在這獨開房子，就道，媽媽，我現在實在沒法謝你，你貴姓啊，那婦人道，什麼謝不謝，別多

想吧，我姓趙，你呢，湘蘭嘆氣不語，那婦人見狀，便改口問道，小姐瞧你這樣兒，還是大家的闊閣，怎麼冒冒風雪，清晨奔波，莫非有什麼難心的事麼，你的家在那裏住，有什麼人，可要我給送信去，湘蘭搖頭道，沒有家，也沒有親人，那婦人愕然，望着她道：那麼，你從那兒來呢，湘蘭含悲道，趙媽媽，不必問吧，我現在不能說，將來也許有告訴你的日子，那趙媽媽點點頭道，你不願說，不說也罷，不過方才我聽那愛美學堂的校長說，你到學堂敲門，找一個姓德女僕，是麼，湘蘭點頭，趙媽媽道，你尋她作麼，小姐告訴我吧，我認識那德奶奶的，湘蘭聽了，不由又生希望，叫道，是麼，你認識她，她在那裏，趙媽媽道，那德奶奶是北京人，約摸有五十歲，對不對，她早就回了老家，一恍三四年沒音信，我在這地方住了也有六七年，替着出賣家門的醫生，德奶奶在愛美學堂當老媽時候，跟我熟着呢，以後她走了，那個女校長也沒另雇人，只用我每天去兩趟，買買東西，收拾屋子，一月給幾塊錢，說着忽地打住，又望着湘蘭，你可說哪，我那德奶奶幹什麼，湘蘭未言早已心酸，頓聲說道，她是我的乳母，從小兒抱大我的，我現在特來投奔她，誰想她又早走了，說着就舉手拭淚，那知趙媽媽忽然握住她的手腕，瞪目問道，哦，你姓李吧，湘蘭吃驚道，你怎知道，趙媽媽道，我是聽德奶奶說的，她告訴我，在一個李家連住了十五年，抱的小姐，叫……什麼……湘蘭是你吧，德奶奶提起來就哭，說跟小姐比親母女還親，若不是你叔叔趕出來……說到這裏，似乎猛有所觸，面色一變，望着湘蘭搖頭道，不對，不對，你若不是那位李湘蘭小姐，現在你的叔父李棲梧，正是呂啓龍手下紅人，你怎麼落湘這樣，湘蘭聽她說得這樣清楚，不勝詫異，失聲叫道，哦，你怎麼知道我叔父的名字，趙媽媽上似乎現出笑影，但是一瞥即逝，說道，這也是我聽德奶奶說的，李棲梧那樣有名的人，誰不知道哪，說着端詳湘蘭面上顏色，點點頭道，不錯，我信你是李湘蘭小姐，快告訴我，怎麼落到這裏，哦，我明白了，德奶奶常提你的人品眼兒，又說你叔叔好險陰毒，莫非你家裏出了什麼事吧，湘蘭聽她竟先提破自己隱痛，自覺不好再行隱瞞，但又思她祇是個買珠花的窮婆子，和自己素不相識，怎可以隨便傾吐心事，正在躊躇未答，趙媽媽似已窺知她的思想，就立起正色說道，

李小姐，你別把我當作好打聽人家私事的無知婦女，實告訴你，我也是個有來歷的人，不過這來歷也和你方才那句話一樣，暫時我不願說，將來也許有告訴你的日子，我向來對人家，沒多說過話，沒多管過事，今天既然問你，當然幫助你的心思，可是你若不願說，我也不能強你，自己思量着吧，湘蘭在初醒時，見這趙媽媽形容猥瑣，口角粗笨，祇是個窮巷老婦，及至這時向自己正色詢問，竟似換了個人，雙眸大張，射出異樣光來，臉上也添了無限英爽之氣，不特減去了十歲年紀，而且看出她年青必是個出色的美人，再加意氣揚揚，言詞侃侃，湘蘭不由心喜，但非常詫異，她怎很快變了樣兒，那知趙媽媽說完，又緩緩坐到炕邊，雙眉一垂，腰兒一轉，又變了猥瑣老婆，方才的英武神光，忽又收斂淨盡，不可復覓，湘蘭才悟遇到異人，就拉住了問道，趙媽媽，我現在未路窮途，你既救了我的命，論恩情像我的父母一樣，我自然不能瞞你，不過我所經的事，奇百怪，得慢慢的說，三則我現在除死，就得隱姓埋名，你可得替我保守秘密，趙媽媽點頭道，我也是隱姓埋名的人，和你正該同病相憐，你放心吧，說着又問湘蘭可覺飢餓，且吃些東西再說，湘蘭腹中本餓，但口中還委推辭，趙媽媽已知就裏，就不由分說將吃食齎齊，湘蘭吃完，精神漸覺恢復，就倚牆而坐，把自己經歷，都仔細說了，情由雖長，但是悲歡離合，都發至於一夜之中，趙媽媽聽着，時而驚心，時而憤恨，時而嘆息，最要聽到湘蘭為救那志雲性命，甘自犧牲，假作妾母書信，使丈夫另娶他人，自行出走，忽地紅了眼圈，看着湘蘭，猛把她抱到懷裏，問道，我的姑娘，你太可敬了，這種事聖人也作不出來，可是你連自己也受苦了，若有人對我說這樣一段故事，我真不能信，世上那有這等心狠的人，可是出在你嘴裏，我信，我信，準沒一字是假，我這眼睛會看人呀，咳，咳，還算上天有眼，教你遇見我，說着又仰天叫道，呂昏龍你倒真多瞧的了，我若不為顧着自己的……說到這裏，忽又咽住，只哼了兩聲，湘蘭不知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也未着意，仍接着訴說完畢，趙媽媽撫着她的肩頭道，你現在把事已作絕了，那喬雲雲接到你的假信，一定要應允胡家親事，等到他明白你的好處，那時已經生米作熟飯，沒法挽回了，即以喬雲雲永遠心裏有你，他也不敢負罪呂昏龍，和胡家再行離婚，錯非呂

啓龍倒了，胡家跟着勢敗，你或者還有指望，可是呂啓龍勢力，若再接續十年八載，你的青春就算整個就快，更莫說再長了，還有喬志雲那年青的少爺，心裏沒一點準兒，一受胡月娟迷惑，連他爹的仇都暫忘記，何況你呢，所以我覺着你這事情辦得……咳，我也不能說你錯啊，湘蘭淒然道，我也沒想錯不錯，只想看這樣辦，志雲將有性命之憂，他一家就全完了，我的前途更是無望，不如毀我自己救他一家，趙媽媽聽着，怔了半晌，才道，過去的事沒法講了，這時喬志雲也許和胡月娟拜了天地，你也已經落到這裏，便是後悔也來不及，只說你以後想怎麼樣吧，湘蘭流着淚，才說出個我字，趙媽媽已攔住她道，我多麼問你，你已說過，只在德奶奶一條路兒，你若不嫌這裏受屈，就暫且同我住着，咱們慢慢想法，你若願意，就不許客氣，湘蘭見她如此熱腸，自己又正無家可歸，就道，媽媽，你肯收留，我自然願意，不過……趙媽媽道，够了，別往下說，我還養得起你，你從此就把我當作老奶母德奶奶，咱們同住着，再不許說生分話，湘蘭聽她情意懇摯，心中一陣感激，又想和她長久同住，應該有個正式稱呼，就提議認她作乾娘，趙媽媽竟不謙遜，祇笑着道，姑娘，祇要你不覺委屈，我也不謙辭，你別看我是個貧婆，若是活動心眼，換個地方，只怕是乾兒子乾女兒，要擠破門呢，你也無須行禮，一說就算了，湘蘭也沒注意她說的什麼，跪下便行大禮，趙媽媽大馬金刀的承受完了，拉起湘蘭起來，笑道，從此你就是我的女兒，可憐我孤鬼兒似的，過了這些年，雖然有個兒子，也和沒有一樣，今兒得到你，就算一樁喜事，料想你對別人那樣好心，待我也不會錯，可不知我這乾娘，幾時才對得住你磕的幾個頭，說着攬湘蘭到懷中，撫愛半晌，又掀開窗簾，指着院內說道，這裏雖是條小胡同兒，可是院裏還清靜，這小院只三間房子，一間東房我住，兩間西房，是一家姓朱的夫婦住，現在他夫婦回原籍辦喪事去了，還得個把月才能回來，所以只剩下我一個，你來得正好，我上學堂幹活兒去，你看家，省得來回鎖門了，湘蘭聽她提起學堂，便問那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可是校長，怎那概兇橫，趙媽媽笑道，她正是學長，名子就叫張自美，提起她真是笑話兒，她不是個沒有出閣姑娘，年紀快四十了，從七八年頭裏，就和他姐姐張愛美，立了這個學校，以後她姐姐死了，學校

已歸她自己，教着二三十個學生，請一個教員幫忙，收的學費，倒够過的，那知到了今年夏天，她忽然遇着個姓賈的少年，不知怎的，迷住心竅，簡直成了老開花，鬧得風聲浪不好聽，她就半嫁半姘的，把姓賈的弄到學校同住，那姓賈的唱過文明戲，真是個拆白黨，張自美的積蓄，都被他騙去花了，還執迷不悟，好得密裏調油，你今兒在她正睡得香甜時候，前去打擾，怎會不招罵呢？再說還有個原故，這學校裏，長久請着一位女教員，張自美自從有了這姓賈的，就改了脾氣，因為那女教員年青貌美，只怕姓賈的愛上人家，奪了幾已的寵愛就托個原故，把人家辭退，又另換一個，過了沒幾天，她見姓賈的又和新女教員眉來眼去，一氣又辭退了，以後不敢再請女教員，就登報招聘男的，來了幾個人，張自美愛財如命，都嫌要的薪水太多，惟有一個姓何的情願盡義務，只要一張床，兩頓飽飯，張自美貪圖便宜，就聘用了，姓何的二十多歲，人既漂亮，學問更是出色，聽張自美說，憑他的能為，教大學也用之不盡，自覺買了便宜貨，那知過了兩三個月，就在前幾天，姓何的那日早晨出去，一直沒有回來，直到昨兒，才聽外面風言風語，說呂啓龍被刺，刺客姓何，已經捉住了，說的年貌衣服，都很彷彿，張自美聽兒怕受連累，正懷鬼胎，你湊巧清早捶門，她一定嚇個不輕，還會不跟你發脾氣，湘蘭聽了，點頭道，這倒巧了，您說的這姓何的，可是名叫何鵬趙媽媽愕然道，不錯，你怎知道，湘蘭道，前兒我在家裏便聽跟我叔父的馬弁說，刺呂大帥的刺客，是個年青人，經軍法處審問，別提多麼挺硬，上了許多刑法，一句話也不說，只承認姓何名鵬，至於住處黨羽，只是不招。昨兒我叔父進內宅去罵我，又說出這何鵬是喬志雲捉住的，喬志雲捉刺客的時候，正是他父親在軍法處被呂啓龍槍斃的當兒，你看世上真有這樣巧事，竟被我這苦命的遇上了，趙媽媽抿着嘴兒，嘖嘖兩聲才道，左不過冤怨緣罷了，往後看吧，除了死的不能復生，活的將來都該有報應，壞人不能長久得意，好人也不能長久受苦，那個何鵬，我早看出他大有蹊蹺，只沒料到作出這手兒的事，我若早知道他要去行刺，定要勸他稍忍幾時，呂啓龍雖然大運將終，可是現時賊星還旺，何苦白送小命呢，不過我看何鵬那人方面大耳，日後很有福澤，絕不致於橫死，也許有救，湘蘭聽他說得這樣迎達，便問乾娘莫非會相面



麼，趙媽媽微笑不答，湘蘭更覺這位乾娘意思深長，形跡詭異，絕非市井貧嫗，必然大有來歷，但料着問她也是枉費唇舌，只得留心暗自體察，從此湘蘭就住在這裏，趙媽媽對她嗷寒問暖比慈母還加溫存體貼，每日去到學校兩次，餘時只在家中陪着湘蘭，常常買些雞鴨魚肉，教湘蘭幫她燒煮，作熟了圍爐共食，談笑融融，頗有天倫之樂，趙媽媽又常出去買來糖食藥品，把湘蘭當小孩兒似的，逼着她吃，湘蘭因她過於破費，想她生涯細微，來源有限，爲自己如此揮霍，心裏不定，及至發現了炕底，藏着很多的錢鈔，才知她非常富裕，因而把這位乾娘看得越發神秘了，又過了幾日，這一天早晨，趙媽媽忽然由破箱內取出一件青布的男子棉袍，當件外套似的，披在身上就出門而去，直到正午，方才回來，湘蘭問她那裏去了，趙媽媽說上車站去看個熱鬧，湘蘭問着什麼熱鬧，趙媽媽道，我聽說呂啓龍的兒子呂克成新從外國回來，今兒到天津，我想看看呂克成是什麼樣兒，就上車站去等，那知兵警把得太嚴，不許近前，我自等了半天，只見呂克成坐的汽車，真上車，湘蘭當時也沒介意，再過了兩日，這天晚上，趙媽媽又穿上那件大棉袍，戴了頂破布帽，自己出門，到半夜方才回來，湘蘭又問她何往，趙媽媽却含糊答應，二二便收拾安寢，並枕說着閑話兒，趙媽媽忽然問道，姑娘，你把我這乾娘，真當做親娘一樣看麼，湘蘭道，真呀，莫說我受您恩德，您只看這世界上，可還有第二個愛我的人，趙媽媽道，是呀，李棲梧對你算是義斷恩絕了，喬家又波你自己弄得過斷，這時你果然只有我這個乾娘了，那麼乾娘問你一句話，你可要實說，湘蘭道，您說吧，我怎能對您撒謊，趙媽媽道，好，我問你，你心裏可還想着喬志雲，湘蘭想不到她有此一問，一時回答不出，紅了臉兒，趙媽媽又道，你可說呀，湘蘭才吃吃的道，我不知道不想，他已娶了胡月娟，我還有什麼可想，趙媽媽插口道，你怎知道他同胡月娟已經結婚，湘蘭道，我只於猜想着，並沒聽誰說，趙媽媽道，你猜得很對，他們真的已經結婚了，你怎樣尋思呢，湘蘭將手掩面，半晌才道，沒什麼可尋思的，不過許許給喬家，不管志雲怎樣，我總是喬家的人，趙媽媽道，我早料着你有這樣想頭，果然不差，姑娘，乾娘並不是教你學壞，只是替你負氣，你自己認定是喬家的人，可是喬家不把你當作喬家的人，你怎樣

呢，湘蘭默然半晌，才道：你怎麼來由說起這詞，三驢你說，我自從那夜到了喬家，在母親跟前跟志雲行過了禮，就自覺把一世的事交代過了，志雲應允胡家婚事，是我教他作的，並不是他負我，我怎麼對他變了本心，趙媽媽道，這樣說，喬志雲自去和胡月娟享受家業富貴，你就甘心永遠爲他熬受淒涼歲月了，湘蘭顫聲道，我也說不到爲他，只是自己認命，趙媽媽拍着枕頭道，好，你真節烈，可是在這年頭兒，誰給你上烈女傳呢，乾娘我雖是一個老頭們，也闖蕩去半輩子，敢說是歷練出來的好人，眼睛裏鏡子，心子有天平，沒錯看過人，如今遇見姑娘你，倒把我難住了，我看你這一朵花沒開的人兒，若平白的湮沒了，真疼得狠，從認你那天起，沒一時不替你思路兒，起初我還覺着，志雲雖然娶了月娟，說下是不心清願，婚後回家，知道你這片苦心，定然有個標兒，即使他懼着胡家勢力，不敢反覆，也得暗地撒出來，各處找你，跟你定個夜來約會，那樣還算他一片良心，你也算有了指望，我算着呂督龍大運將終，不出三年，就要滿盤都空，那時志雲還可以拋開月娟，跟你破鏡重圓，我這想頭，若是真能如願，自然是最好的結果，在前幾天，我不時到喬宅左邊探訪，才知道志雲日和月娟結婚，就同住到老呂賞的雲樓裏，兩人燕爾新婚，男貪女戀，志雲連母親都忘了，一直沒有回家，喬老太太每日傷心哭泣，我得了這個消息，還想眼兒爲賞，耳聽是虛，沒敢對你訴說，直到今天，我因爲聽說老呂的手下，今晚在開家花園歡迎呂克成的會，又去瞧看熱鬧，藏在花園外面汽車縫裏，正等着呂克成，那知志雲月娟倒先來了，兩人下車，攜手抱腰同裏走，那肉麻的樣兒，我看着有氣，就裝作叫出，跟着月娟，故用話嘲笑她，誇她稱心如意，月娟起初自然嫌惡我，但到聽我的話，立刻歡喜，賞了我十塊錢，才和志雲樓抱着進門去了，看他二人的樣子，那沒羞恥的月娟，倒是真愛志雲，志雲更嫌被月娟迷得神魂落魄，那份兒人得喜事精神爽的得意神氣，大概連死爹活娘，都已忘了，說着推着湘蘭道，姑娘，我敢保他如今作夢也想不到你了，那樣肯我忘仇的混賬人，還有什麼指望，姑娘，你這片血心，算酒到麩土上了，湘蘭聽着，只覺頭頂轟然一聲，天旋地轉，身體直如墜入萬丈深淵，只想乾娘所言，是非虛假，志雲果然如此負心，自己真悔不如死了，湘蘭當日既然自動斃

牲，甘居局外，志雲與月娟成婚，自爲是意中當然之事，而新婚夫婦，表現愛尚，也是人間大道理，沒有什麼奇異，這時她聽了趙媽媽所言，應該一笑置之，何以又這樣動心呢，這就因爲湘蘭對於志雲，原是情深一往，那時甘自退讓，只爲偉大的愛情所激，出走之後雖自覺都已解脫，但是春蠶自縛，仍在繭中，此際一聞刺心之言，不由真情暴露，方寸中不知是何滋味，似悲似恨，似苦似酸，似嫉妬，似懊悔，種種感情，一時暴發，把一顆芳心真將用碎，趙媽媽看她將被蒙頭，身體抖顫，就搗開她頭上的被兒，撫摩着嘆息道，姑娘，我爽興都說了，破解開你的死心眼兒吧，我回家路上，一面氣憤一面思索，喬志雲實已曲降胡月娟，死心踏地過下去了，莫說呂昏龍誓且不倒，就是立刻倒了，胡月娟有的是錢，必然挾着他一同遠走高飛，也許上海，也許外國，反正不會想起你，再說喬志雲戀着胡月娟，爲她有財有勢，本人又風流，又時髦，姑娘你呢，任你多麼端肅穩重，只這八十年前的老腦筋，就此不上胡月娟那樣狐媚，會迷惑人，再說財勢，你空有個作官的叔父，也和我的兒子一樣，好像在兩個世界上放着，所以我看，無論變成什麼樣兒，你也沒有得到喬志雲的指望，你那一樣也爭不過胡月娟啊，好姑娘，你死了這條心吧，我是替你生氣，替你可惜，才說這不管你傷心的狠話，姑娘你要信服乾娘，拋開喬家這一段，乾娘準能給你打算個好收場，趙媽媽說了半天，嘴角都起沫，以爲總可以把湘蘭說動，從此忘却影事前塵免得終日愁眉淚眼，自己再替她另尋歸宿，既免虛負她的美貌青春，也不枉自己認這乾女兒一場，這原是一片熱腸，一團俠氣，那知湘蘭忽然拭乾眼淚微現笑容，淡淡道，乾娘，別提這話吧，我已和喬家斷絕關係，任他怎樣，與我無干，我現在心裏只有乾娘，你只肯長久收留我，就是我的福氣，若說別的路兒，我覺着還不如死呢，趙媽媽見她起初聞言悲泣如痴，最後竟轉回常態，說出這樣的話，便明白自己的話算白說了，她若非懷疑自己所言出於虛構，便是仍抱着女子從一而終的古訓，寧使男子不仁，自己不能不義，趙媽媽想着，心中甚爲懊惱，方要再勸，但一轉想，便住口不說，打個呵欠，自己閉目而睡，湘蘭却轉側終宵，淚濕性眸，她並非如趙媽媽所想的那樣思想腐舊，只是對於志雲這樁婚姻，起首雖由家長訂定，而實在由她本身當面自選，

一種處女神秘心情，久已有所專注，又加雪夜投奔婆家，既受到喬夫人撫愛，又和志雲行過交拜之禮，芳心密鑲深鵲，更有了生死不渝之志願，且她把志雲看得極重，所以自甘犧牲，把自己看得極輕，所以對本身前途，根本不加思索，這時聽趙媽媽這一番話初還難過，繼而想到自己雖和志雲只有須臾晤對，但看他那端重誠厚的樣兒，絕非負心無恥的人，即使他和月娟同居之後，未曾歸家，那也許是由於月娟監禁之故，至於他和月娟情形狎褻，也許是虛與委蛇，這樣一想，就有些疑惑乾娘所言失實，但也不好駁辯，只可含混作答，語氣却暗示堅決之意，及至趙媽媽睡後，她又前思後想，覺得乾娘雖多不入耳之言，只說自己無望與志雲復合，却是實情自己一身飄泊，終久如何是了，想着悲不自勝，哭了一夜，次日早起，趙媽媽見她雙目血紅，已知其故，也不說破，只和她說笑慰藉，從此再不起喬家的事，一恍兒又過了數日，已是大年除夕，趙媽媽置辦了許多年貨，預備和湘蘭過年，在白父母二人，依着當地習慣，包着水餃閒談，趙媽媽說起外面如何熱鬧，富貴人家過年如何揮霍，又提到在街上經過，見闊宅府第，都在懸燈掛彩，異樣繁華，湘蘭聽了，不由暗生感觸，想到志雲必和月娟相守度歲，在那呂帥所賜穴樓中，享受快樂，自己却在這蓬門陋室，忍受淒涼，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了，不知他對新婚過着新年，也會偶然憶起我這苦鬼兒麼，想着又念自己雖孤，還有乾娘相伴，那婆母喬夫人，才真可憐，她的丈夫被呂啓龍殺害，兒子被月娟霸佔，我這兒媳，她那日曾說過要永久相依為命的，也拋下她走了，今日當着新年，她一人冷冷清清，不知如何難過，回想她那慈祥的面容，對我那樣真摯的情意，真覺感念難忘，只如今被情勢所迫，莫說隨身侍奉，就想去見她一面，也不能，湘蘭這樣想法，滿腹悲酸，不能自止，但因時當年節，對着乾娘，只得強顏歡笑，到了晚上，點上煤油燈，趙媽媽忽然想起一事，向湘蘭笑道，大年下的，還忘了給你買個花燈，這除夕街上熱鬧，可以開心，就給了她兩塊錢，令她就近購買，早去早歸，湘蘭應着出門，信步南行經過鐵橋，隨着大隊行人，瞧着街市風光，走出很遠，她邊落尋着帶燈的店肆，到了一道街口，覺

得腰酸，就小立休息，忽然有個半老的婆子，頭戴紅花，手提食盒，像是送禮的樣兒，向街口閒立的一個男子，打聽道兒，湘蘭無意中聽這婦人所說的地方，正是喬宅那條胡同名，不由心中一動，又見那男子指點明白，老婦致謝而行，湘蘭由那胡同名，想起喬夫人又生孺慕之心，也不知要作什麼，竟舉步隨那婦人入去，拐了幾個彎兒，才到了地方，那婦人自向前行，湘蘭將到喬家門前，方自愕然一怔，自思我糊裏糊塗，來到這裏作什麼，隨又轉想，既已到了這裏，不能和婆母見面，只得在外行個禮兒給婆母拜年吧，但反怕宅內人出來看見畏畏怯怯走向門外，見大門敞着，門房黑暗無燈，光景非常悽慘，心中方自一陣悲感，忽然聽得遠處似有咳嗽之聲，湘蘭只當宅內有人出來，倉卒奔避，跑出幾步遠，才立住休息，忽聽遠處槍聲四起，湘蘭大驚，急忙向回走，經過喬家大門外，便見迎面有幾個人跑來，喊着外面開了兵變，街上槍子亂飛，咱們回不去了，先找個地方躲躲，喊着飛跑而過，湘蘭嚇得魂不附體，一時慌不擇路，就進了喬家門內，又怕外面再有人進來，倉卒中把門闔下，這時僕人王升出來看見，請她進去，湘蘭倒跑出門外，又怕外面再有人進來，倉卒中把門闔下，這時僕人中曾表過的，湘蘭入內，發現了胡月娟，也住在宅中，又察知了志雲對月娟果然恩愛非常，方知乾娘所言不虛，既而進入內室，月娟因悞會志雲心在湘蘭，說出退讓之語，志雲竟哭將起來，湘蘭更自灰心絕望，知道自己已成贅瘤，無顏再留，正要尋機會躲走，恰巧這時梁保粹宅弟被焚，大家出去觀看，湘蘭趁着喬夫人和月娟仰首上望，便悄然而溜將出去，到了門外，疾走數武，捲入小巷之中，見轉便轉，這時街上雖已斷絕行人，小巷却無危險，她轉出很遠，料着喬家的人追不到了，才坐在人家石階上休息，耳中聽着槍聲，恨不得有隻流彈飛來，把自己打死，想着方才所經的一切，禁放聲而哭，好在這時無人來往，她儘可哭個痛快，但是她心中並非全是悲慟，另有一種羞憤的情感，她便哭不出來，只覺心中隱隱作痛，她這時身體僵木，又料着大街不能通過，只可枯坐原處，直到大明日出，還是不見行人，她向街口探望數次，都被警察阻回，耗到將近正午，街上方才解嚴，行人漸漸多了，湘蘭方得覓路而歸，走到大街，遇見洋車，忙喚一輛坐上，直奔二馬路後街，到了家門，打發了車

鑄，見得門關閉，就舉手敲門，那知敲了半響，沒有答應，湘蘭心中詫異，初疑乾娘沒在家中，俱見門從裏面開，又顯見她是在家，也許是在家，也許是睡着了，就又用力捶門，一面喊叫乾娘，這才聽門內有人問道，誰啊，湘蘭聽這說話是陌生男子口音，大爲驚異，倒問裏問道，你是誰呀，裏面的人問道，你是趙媽媽的小姐麼，湘蘭應了一聲是，聽見門兒開了，門內立着少年男子，頭髮長如乞丐，面目垢污，有如病人，身上穿着趙媽媽那件青布大棉襖，形色非常詫異，湘蘭大吃一驚，不知家中何以突出此人，又不辨乾娘那裏去了，竟在門外不敢走入，那男子擺手教她進門，湘蘭才跨入門限，那男子已快把門關上，湘蘭見他舉動凶莽，更爲驚懼，忙躲開幾步，問道，你是誰呀，那男子似欲向躬，但腰方一彎，似乎疼痛難忍，細眉裂嘴的道，小姐，我是趙媽媽的朋友，才來了一會兒，湘蘭聽她言語文雅，心方稍釋，又問道，我乾娘呢，那男子道，趙媽媽出去尋找小姐去了，湘蘭才想起自己終夜未歸，外面又鬧得亂，乾娘必不放心，故而出去尋找，就又問她出去多大工夫，那男子道，趙媽媽上壞了，從半夜就出去找小姐，中間回來過兩次，這次出去才不大會兒，湘蘭聽了，深感乾娘關切，欲待出去再尋找她，又恐弄得兩下撲空，只得坐待歸來，又想着男子既是乾娘朋友，自己以主人地位，應該招待，就招呼他房裏坐，那男子唯唯，隨湘蘭走入房中，湘蘭見他行走不便，似乎腿上有什麼毛病，進到房中，又嚙呀一聲，撲地坐到炕上，湘蘭料着必有病，就自摸摸水壺，想給他壺水喝，那知壺中只有冷水，就自斟了一盃，向他道，先生，你有病能喝冷水麼，那男子道，謝謝小姐，我喝過了，請問您可有剪子，賞我一用，湘蘭就由炕邊取了一把剪子，遞給他，那男子接過，對着桌上的梳頭鏡子，把頭上亂髮，和臉上長鬚，全部剪掉，湘蘭見他弄得滿地頭髮，心中甚是厭惡，暗想這人好沒道理，要剪髮怎不上理髮館，却跑來人家房中，弄得遍地污穢，人生面不熟的，又當着女子，真太不懂事了，想着又見他用乾布拭面，更自不悅，却見那男子剪完鬚髮，露出本來面目，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男子鬚髮甚長，夾着泥污，把臉上的皮膚都遮蔽了，這一前除，又拭面淨目，竟現在一個俊雖少年的本色，只是眼睛深陷，帶着病容，那少年似已看出湘蘭神情，忙向着她道，小姐，請原諒

我放學，我恐怕這時來個外人，認出我這凶犯形跡，又怕有性命危險，所以趕着剪去，湘蘭聽了，這才明白，怪不得看他形跡有異，還只當是個乞丐，那知竟是囚犯，囚犯怎會跑到乾娘家裏，想者不由又怕起來，變色說道，你原來是囚犯……怎麼跑到這裏來呢，那少年道，小姐你該聽趙媽媽談過我，我就是刺呂啓龍的何鵬，今夜夜裏關兵變，攻開監獄，我被人救出，唯聞腳跡，放我自己逃命，我不在愛美學校作事，想奔回校裏改了裝再逃，不料走到河北，忽遇趙媽媽，他本是出去尋找小姐你的，看見我，問明原由，聽我說要回學校，他就攔我，說張白美夫婦狠心，見我回去，必然報官請賞，勸我另尋地方躲避，我因本地沒有熟人可投，正自爲難，趙媽媽就把我領到家來，教我等候，她出去尋着小姐，再給我想法子，小姐，你不要害怕，我現在雖難保死活，可是絕不會連累人的，湘蘭聽說他是刺客何鵬，不由注目端詳，心思乾娘真好多事，怎把個刺客弄到家裏，又想這何鵬便是高志雲和呂啓龍中間的介紹人，倘要何鵬刺老呂，志雲便不會立下救駕功勞，老呂也不會特別報答，把胡月娟嫁他，那樣自己知志雲的婚姻，便致有這樣挫折了，這何鵬豈非自己命中魔星，但又聽思，自己現在已被志雲傷透了心，從此算義斷恩絕，對這何鵬，又有什麼恩怨計較，只是這何鵬音知道，這情山暫時我不能說，湘蘭低頭，忽看見地下的斷髮，不禁生疑，就問道，何先生，我記得你刺呂啓龍，不過于幾天以前的事，怎在獄裏長了這樣長的頭髮呢，何鵬一笑湘蘭正要聽說何鵬連說長髮的緣故，忽聽外面有、捶打街門聲音，湘蘭忙走出去，隔門一問，原來是趙媽媽回來了，急忙將門開放，趙媽媽在門外聽得湘蘭聲音，已自驚喜歡狂，進門就一把揪住湘蘭道，好孩子，你買燈買到那裏去了，這一夜差點把我急死，你到底截在那裏，怎麼回來的，湘蘭道，我的話長了，娘快進屋裏燉和燉和，慢慢說吧，說着就關上街門，母女就一同走進屋中，何鵬立起招呼，趙媽媽道，何先生，你還不認識我這女兒吧，何鵬道，我自己拜見過，趙媽媽指着湘蘭道，她姓李，是我的乾女兒，我跑了一夜，就爲的找他，又向湘蘭道，你倒是躲在那兒，快說呀，湘蘭不想把紅塵的傷心事，告訴

